武俠世界

奇謀妙計奪掌門（民初黃浦江風雲錄）王一龍・新著

以設局騙人爲業的石九開是青龍門掌門人，因爲病重，決定在兩個關門弟子中擇其一，繼承衣砵，豈料那兩個弟子正受考驗期間，不單各出奇謀爭掌門，而且也頻頻「中招」，後來又牽涉到另一些人故事，撲朔迷離，高深莫測，情節詭異。



$4.00

第27年

41

編者話

王一龍今期替本刊撰寫一部黃埔江風雲錄——「奇謀妙計奪掌門」，故事內容以民初時代作背景，題材相當新穎，鬥智鬥力，各逞奇謀。講述一個以設局騙人爲業的青龍門掌門人，因爲病重，決定在他兩個關門弟子中選擇其一，繼承衣鉢，豈料這兩個弟子在考驗期間，不單各出奇謀爭奪繼位，而且還……後來又牽涉到另一些人的秘事！全文超逾十萬言，充滿撲朔迷離、莫測高深、詭異離奇氣氛，詳情請參閱本刊第3頁。

☆　☆　☆

黃鷹的中篇連載「天劍」今期終結，情節發展高潮迭起，切勿錯過。由下期起，作者另一新篇「霹靂無情」開始刋出，屆時敬請購閱。

☆　☆　☆

十里洋場的上海灘，是藏龍伏虎之地，這裡不但隱異匿奇，也是燈紅酒綠，夜夜笙歌場所，因而光怪陸離之事，一幕一幕接踵而生，令你爲之目不暇給……下期龍乘風的巨型小說——「上海灘」，保証令你嘆爲觀止，故事節奏緊湊，火併場面觸目皆是，刺激緊張，請留意下期本故事的刋出。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20.00
　　　　　一年港幣 $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46.00
　　　　　一年港幣 $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06.00
　　　　　一年港幣 $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41期
（總號 138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奇謀妙計奪掌門

民初黃埔江風雲錄／王一龍・文　可飛・圖

鴻鵠未至　噩夢先臨

六月暑天，烈日當空，上海法租界裏的呂班路的石板，幾乎可以燙熟鷄蛋。

正午時分，石公館內外都有保鏢在巡邏，一片森嚴，那幾個保鏢在烈日之下，渾身汗出如漿，仍然來回走着。

公館裏的內廳，却門窗全閉，門外還有兩個大漢在把守，這兩個大漢不是石公館的保鏢，是上海青帮的殺手。

內廳裏面共有六個人，五男一女，四個男人圍着一張四方桌，站着的那一男一女，男的年紀已不少，臉如蜡黃，咳嗽之外，還帶氣喘，女的穿旗袍，不斷替他搥背。

那五個男人都是全套西裝皮履，還結了領帶。

女的一套旗袍，襟前還別着一朶大白玫瑰，就像是出席什麼重要的宴會般，廳裏雖然有兩把電風扇，吱吱地轉動着，但三個人都額角淌汗。

那坐着的四個男人却在玩牌九。

穿西裝當然可以玩牌九，在石公館玩牌九却要門窗全閉，便顯得十分出奇。

那六個人的年紀，十分平均，坐在方桌手把骰子的，是個二十多的青年，他叫齊羽，上海的朋友都喚他「六公子」，他對面那個也是青年，年紀跟他相若，叫丁盛，人人均稱他「二少爺」！

齊羽右手邊是個上了年紀的胖漢，叫梁應湘，在商界裏還有點名氣，右手那個大約四十左右，雖然打扮斯文高貴，但仍難掩其臉上的煞氣，他叫金通，不過這個名已很久沒人叫了，通常一般人都尊稱他一聲金爺。

站着的那個老頭便是此宅主人石九開，內外都叫他九爺而不名，扶着他的那個中年女人，是他的繼室寧鈴！

廳裏的氣氛有點沉重，石九開咳了一陣，喘着氣道：「開始吧！」

齊羽吸一口氣道：「這一手我要殺對家，和次門，輸尾門！」說罷把骰子向桌上一撒，那兩顆骰子在桌上轉個不停……

× × ×

石九開今年六十七，在上海已住了七年，一般人只知道他是個歸國華僑，結束了在異地的生意，回上海享福，實際上他是老千集團「青龍門」的掌門人！

石九開曾率門人遠至南洋各地設局，賺了不少錢，但他知道天下無永遠不被揭穿的把戲，是以不斷更換地點，五十五歲回國，在各地都呆過，最後才來到這十里洋場定居。

梁應湘是石九開的師弟，早年跟石九開走南闖北，自己也有「生意」，但他很早便收山了，到上海做正當的生意，對「青龍門」的事，從不過問。

提起「青龍門」還得解釋一下這三個字的來源，高明的千術，可以釣到很大的魚，往往使擺局的人，旦夕之間便成富豪，有一登龍門，聲價百倍之勢，而始創人因出身青帮，爲了不忘本，故此在龍門之上冠以一個青字。

梁應湘今日是來當見證人的，而金爺也是如此，他是上海青帮黃埔區的頭目，因爲「青龍門」與青帮的淵源，再忙也得抽空來。

齊羽是個孤兒，對自己的身份毫不知情，所謂六公子，只是因爲羽字是六筆，他是石九開的愛徒。

丁盛的身份跟齊羽一模一樣，兩人同時進門，而二少爺，乃因丁字是兩劃而來的。

石九開很早出道，一生收過十個男女徒弟，齊羽和丁盛是他最小的兩個徒弟，先前那八個，如果不是被抓去坐大牢，便是已脫離石九開，到別省自立門戶，不過在江湖上依然以「青龍門」弟子自居。

不管如何，在石九開的心目中，那八個徒弟，沒一個可以跟齊丁兩個相比！

石九開患病已久，時日無多，因此急需安排後事，而第一件事，便是傳位，掌門只能一個，到底讓給齊羽，還是丁盛？

這個問題已困擾了石九開半年，眼看身體越來越不濟，他依然沒法作出決定，最後只好讓兩個愛徒鬥技，以決定冠軍誰屬。

石九開是「青龍門」的第二代掌門，而第二代中，如今除了他之外，只剩下一個梁應湘，所以他這個見證人的身份十分適合。

由於「青龍門」與青帮的關係，也由於齊丁兩個常在黃埔區活動，所以金爺的見證人亦是不能或缺，況且有金爺一句話，新掌門人在江湖上的地位，便不怕別人不承認！

× × ×

桌面上的骰子終於停定，是七點，丁盛先取，依次是金爺，齊羽和梁應湘。

齊羽十分鎮定，他拿了牌，看也不看，摸也不摸，而丁盛則十分緊張，以手指捺牌面，四隻牌是鴛鴦六七四，這手牌不用揭，也知道已經輸了九成九！

齊羽不看牌便將四隻牌分成兩副，喝道：「開！」

梁應湘首先揭開牌，前是長三配板櫈的鶩十，後是一對天，金爺則是地八和寶子！莊家揭牌，不算好不算賴，前七後九。正好實現了他的計劃。

金爺笑道：「眞是虎門無犬子，好好，九爺，你能調敎出這樣的徒弟，眞叫人羨慕！」聽他的語氣，似乎讚成由齊羽當掌門。

丁盛這時候反而鎮定下來，只聽石九開道：「說明玩三局，就不能更改，再來，這次，我要他輸給對家，而吃掉其他兩

門！」

齊羽推牌，洗牌，叠牌，丁盛忽然將牌調動了一下，手法極快，齊羽雙眼緊緊地瞪着，忽然抛下骰子，喝道：「龍頭鳳尾！」

骰子停下，是五點，莊家在首尾兩叠牌上各取兩隻，其他人依次取牌，揭牌時，丁盛果然吃掉齊羽，而齊羽只能吃掉梁應湘，却和了尾門。

這一手比上一手難度增加，能有此成績巳不簡單，齊羽一連三手都能夠過關，現在輪到丁盛做莊了，他神情凝重地抓起骰子，先報出此局的結果，然後抛骰子。

金通以爲齊羽之技巳極難得，豈料丁盛做來，竟然不比齊羽遜色。

丁盛三局「考試」過關後，石九開走了過來，望着兩位見證人，那兩位見證人也同樣望着他，看他們的表情，便知道，經過考試，仍難決定由誰繼位。

寧鈴道：「小齊小丁，你倆先出去洗個臉。」

齊羽和丁盛自然知道，他們要商量掌門人選，是以應了一聲，向師父師母和見證人鞠了個躬，便開門出去。

石九開待他倆出去才問道：「金爺，老二，你倆看誰比較高明！」

金通取出一根象牙烟咀來，套了一根三個五香烟進去，再用舶來火機將烟點燃，噴了一口濃烟，道：「以金某之見，他倆未分勝負，九爺！難怪你憂心。」

梁應湘道：「老大，還是由你決定吧！技術不分勝負，那就由人品和智慧來做準則吧，他倆跟你巳超過十多年。一切都逃不過你的雙眼。」

石九開又咳嗽起來，寧鈴待他喘定才扶他坐在沙發椅上，石九開先嘆了一口氣，道：「論人品，他倆都一樣，至於謀略機智，亦各有千秋，這才難辦！」

寧鈴在旁插腔道：「小齊比較圓滑，小丁較有義氣，小齊在隨機應變方面比較靈活，但小丁遇變時，十分鎭定，很能壓塲，說到武功，拳脚小丁較好，槍法又是齊羽較準，但這都只是比較而巳，比起他們的師兄師姐，他倆都是全材！」

石九開接道：「如果不是這樣，也不會只考慮他倆接位！」

梁應湘道：「本門素以設局爲主，而不尙在賭塲做手脚，師兄大可以在另一方面來考核他們！」

寧玲道：「去年巳試過，但他們兩個同樣完成任務，雖然齊羽騙到的錢比丁盛的多，但這只是對象的財產有分別而巳，與他們的成就無關，所以九爺並無看輕小丁！」

金通問道：「現在九爺決定讓位給誰了沒有？」

石九開道：「還要再考，不分出勝負，難以服衆！」

× × ×

齊羽與丁盛情同手足，他倆出了廳，都噓了一口氣，互望了一眼，一齊向浴室走去，他倆實在都需要洗個臉，鬆弛一下神經。

丁盛先走進浴室，齊羽略一猶疑也跟着走進去：「老丁，何必再麻煩師叔和令師父担憂，不如請他老人家逕自取消比賽吧！」

丁盛微微一怔，他顯然料不到齊羽會有此提議，輕笑道：「我不認爲這會令師父担憂！假如今日不分出一個勝負，我相信師父會更加煩惱！」

齊羽咬一咬唇，似乎下定了決定：「小丁，那我讓給你吧，做不做掌門，我根本不在乎！」

丁盛臉色微微一變，道：「你說什麼，我要你讓，假如你讓我，我也寧願不當掌門，爲了報答師父的恩惠，咱們還得全力以赴，要不讓金爺傳出去，反成上海灘的笑話！」

齊羽點點頭，道：「師弟說得也是！」一頓續道：「但不管由誰當掌門，咱倆的感情都不變。」他向丁盛伸出左手。

丁盛哈哈一笑。「這個還用得你說麼？」他伸出右手，齊羽連忙縮回左手，以右手跟他相握，兩人相顧大笑。

齊羽道：「師父他們不會這麼早傳咱們進去的，洗個澡吧！」

丁盛道：「我正想請你出去。」

× × ×

齊羽果然沒有料錯，石九開是在一個鐘頭後才召他倆到書房去的，書房裏只有他一個人，丁盛忍不住問道：「老師，師叔跟金爺呢？」

「他們都回去了。」

丁盛心頭一陣緊張，却裝出滿不在乎的神情道：「那麼老師一定巳有了決定，我跟老齊也不用再『兄弟鬩牆上』了！」

石九開臉色一沉，隨復嗆咳起來，丁盛連忙替他搥背，齊羽則扶他坐下。

石九開喝了一杯茶，道：「還沒有，我還要考核你們，你倆要隨時準備，總之這幾天之內，一定要作出決定……咳咳……我已等不及了。」

齊羽恭聲道：「老師請寬懷，病一定能好！」

「你們不用安慰我，都出去吧，叫你們師母進來！」石九開又道：「記着，我隨時會考核你們！」

「是！」齊羽和丁盛恭敬地應了一聲，然後才出去。

出了石公館，齊羽道：「老丁，你也還沒有吃飯吧，我請你去『愛皮西』吃西菜。」

丁盛道：「不，我另外還有點事。」說罷見門外有輛三輪車，便揮揮手跳了上去。

齊羽望着他的背影，微微一笑，却鑽進石九開的小轎車裏，對司機老何道：「去梁公館！」

不用問，梁公館便是梁應湘家。最近，齊羽跟梁家的三少爺和小姐來往頗密，是以老何立即開車，鐵門打開，小轎車像箭一般竄了出去。

老何一邊開車，一邊想道：「小齊和小丁表面上情同手足，但到底是不是眞的，往日小齊很少去梁家，最近爲何一有空便往那裏跑？唉，九爺死了之後，就能分曉！」

× × ×

丁盛叫車夫把車停在虞洽卿路的一棟公寓下面，他跑到對面花店買了一束玫瑰花，然後再走上一道樓梯。

樓宇不新不舊，但周圍環境頗靜，丁盛到二樓，伸手搖動門鈴，門鈴剛响，大門便打開，露出一張宜嗔宜喜的清麗絕倫的俏容來。

「麗怡！」丁盛把玫瑰花往她懷中一塞，「請恕我來遲了！」

那女人讓他進去，嗔道：「人家巳等了個半天啦，菜都凉了。」

丁盛乾咳一聲：「我可沒說什麼時候來的，誰叫你等？」

「正因爲你沒說是什麼時候來，才害得人家一早便等你！」

丁盛四顧一望，笑聲問道：「老媽子呢？」

「朱媽出去了，難道她不在，阿拉就不懂得把菜溫熱？」

丁盛跟着她去到灶房，問道：「你吃了沒有？」

「二少爺不到，誰敢先吃？」麗怡白了他一眼，一邊弄着菜。「昨晚一個朋友送來一瓶『威士忌』，是英國貨！」

「你準備請我？」

「當然。」

丁盛忽然湊頭過去，在她面上香了一下，却讓麗怡推出去。「去去，到廳裏坐去。」

丁盛坐在廳裏的沙發上抽烟，心裏頭癢癢的，他認識麗怡巳三個月，可是只到達摸摸手，香香腮邊的地步，這是他從未試過的，以前他要的女人，頂多一個禮拜，就可以得手，不過他也不想太急，因爲麗怡跟以前與他有關係的女人不同！她純眞，又是個黃花閨女，他甚至希望能跟她結婚！

抽了兩根烟，菜巳弄好，麗怡招呼他吃飯，還親自替他斟酒。丁盛忽然抓住她的手，道：「麗怡，你幾時帶我去見你父母？」

麗怡眨眨眼，道：「你什麼事要見家父母？」

丁盛哈哈一聲。「因爲我準備做她老人家的女婿呀！」

麗怡「啐」了他一口，道：「她老人家有三個女兒，都還未出閣，誰知道你要那一個！」

「當然是要你！」丁盛張臂過去，要抱她的腰，但麗怡巳閃開，坐在對面，示意他吃飯。

丁盛扒了兩口飯，心頭痕癢，無心進食，道：「麗怡，我說的是眞話，咱們結婚吧！我相信還供奉得起你。」

「供奉，說得多難聽！」麗怡舉杯，道：「試試英國酒吧。」

丁盛呷了一口酒，又問道：「麗怡，你要什麼條件，儘可開口。」

麗怡道：「你對我了解有多深？」

丁盛微微一怔，反問：「你的話，我不明白！」

「你對我的出身，背景知道不？也許我是個壞女人……娶了我要令你身敗名裂的！」

丁盛哈哈笑道：「我是個壞男人，壞男人娶個壞女人才相配哩！」

「婚姻大事，不能兒戲，我希望你愼重！」

丁盛嗯了一聲：「你表姐夫和表姐什麼時候才回來？」

麗怡微微一笑，道：「你想託他倆做媒？表姐夫上個禮拜剛有信來，他說那邊的工作環境不錯，上司對他也很好，還說公司有可能再開設分行，他很有機會成爲新分行的經理，所以看來短期內是不會回來了。」

「你是周大哥介紹給我認識的，由他做媒人本來最適合，不過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另外找人就是，當然他那份媒人禮，我不會忘記。」

麗怡替他勺湯，道：「表姐夫才不希罕！」

丁盛道：「小怡，你到底答不答應？你表示一下，也好讓我安心！」

麗怡嗔道：「我如果……還會巴巴地等你來吃飯嗎？」

丁盛大叫一聲，忽然走過去，一把將她抱了起來，說道：「小怡，過兩天準備一切！」

「好呀，明天咱們去蘇州吧！」

「明天，那可不行……再過幾天吧！我義父病重……」

「那就該給他冲冲喜！」

「冲喜？」丁盛忽然笑了起來，頭一低，一張嘴唇，便印在她紅唇上。

麗怡只微作掙扎，便放鬆了手脚，任其輕薄，未久，雙臂又纏了起來，勾住丁盛的脖子。

丁盛不停吸啜，只覺麗怡香津似的催情劑，使他體內的熱度不斷增高。這一吻也不知用了多長的時間，直至麗怡喘不過氣來，才把頭挪開，嬌喘起來。

「好熱……」麗怡輕輕掙扎，道：「放我下來，我要進房換件衣服。」

丁盛不爲已甚，放她進房，他去到桌旁，又倒了一杯酒，仰頭一口喝乾。他回頭，發覺麗怡的房門並沒有關緊，心頭不由狂跳起來：「這是什麼原因？」

他雖然還不算是花叢老將，却也非毫無經驗，暗道：「莫非她也想……哈哈，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想到此，他又喝了一口酒，然後躡手躡脚向麗怡的睡房走去。他先由門隙望進去，麗怡上身精赤，正攬鏡自憐，丁盛只見到她那一束、如絲如緞的纖腰，便巳忍捺不住，驀地推開房門闖了進去。

麗怡雙手掩胸，發出一聲尖叫。「小丁，你……你何必這般急色？」

這句話聽在丁盛耳中，不啻是欲拒還迎之詞，丁盛立即將她抱上床，道：「小怡，請原諒我！我……我忍不住了，但你放心，我一定負責，一有空，立即籌辦婚禮！」

麗怡拉了一張薄被蓋在身上，紅着臉道：「小丁，我的心早給了你，假如你肯承担一切後果，我……就隨便你吧！」言罷巳轉身向內，左手垂落，食指按在一個安在床架上的電掣上。

丁盛一邊飛快地脫着衣服，一邊道：「您放心，有什麼事我都負責！」

「把窗子關上……怪羞人的！」

丁盛赤着身體，笑嘻嘻地把門窗關上，再將窗帘拉上，然後一跳上床，把薄被踢在地上，麗怡轉回身來，熱情似火地送上紅唇。

丁盛立即吸住，一雙手掌在她身上撫摸。只一忽，麗怡已嬌喘起來，而丁盛亦抑制不了，翻身壓在她身上，房內一片春光。

麗怡忽然道：「慢慢來，不要太急！」丁盛才不理她，他像一頭發瘋的猛虎，非盡意蹂躪目的物不可！

就在此刻，房門忽被人推開，丁盛正在瘋狂中，完全不知道，兩條大漢手提攝影機進來，「擦擦」兩聲，鎂光連閃，驚醒了床上的鴛鴦夢！

噩夢

丁盛好像被人刺了一刀，翻身下來，轉過頭去，不料那兩個大漢已換好了鎂光燈，又拍下兩幅！

麗怡這才大叫一聲，趕緊檢起薄被，蓋在身上！丁盛穿上內袴，那兩個大漢已準備離開，其中一個年紀較大的道：「多謝二少爺合作，讓咱們做成了這宗生意！」說着將攝影機交給另一條大漢，那漢子拿了攝影機立即離開。

丁盛穿上了內袴，已鎮定下來，大喝道：「站住，別走！你們要什麼條件，說吧！」

那漢子快步下樓去了，留下來的那大漢道：「二少爺，你不用焦急，一切都可以商量！」

「你是什麼人？」丁盛拿出一疊鈔票來，摔在床上。「要多少錢？」

「阿拉姓張，是中西偵探社的。」

「哦，原來是張展宇張社長，久仰了！」丁盛穿好衣服，又將麗怡的衣褲拋到床上去。「張社長，咱們到廳子裏去說話吧！」

張展宇道：「阿拉忙得很……嗯，好吧，給你三分鐘！」他說着，首先退了出去。

麗怡忙道：「小丁，那些照片一定要拿回來，不管是什麼條件！」

「曉得，你放心！」丁盛目光一及，見床上並沒有落紅的遺跡，心頭微微一沉，板着臉走出大廳。

張展宇點着烟道：「二少爺，我先要聲明一下，您知道咱們吃這口飯的，拿了錢替人辦事，不能不來，也不能夠洩露委託者的身份。」

丁盛也點了一根烟，力持鎮定，微笑道：「張社長是有辦法的人，我相信只要你盡力，一定可以使這件事，圓滿解決，我可以付出委託人更高的酬勞！」

張展宇道：「敝社能夠在上海立足，就因爲咱們信義好，二少爺給再多的錢，張某也不敢要。而且我還可以看在九爺的臉上，向你透露一點，委託者身份非同小可，就連九爺也不敢碰他。」

丁盛臉色一變，急問道：「他到底是誰？」

張展宇已站了起來。「對不起，這個問題我已答覆了！二少爺，這件事不是錢可以解決的。」

「張社長，委託人拍了這種照片，有什麼作用？他侵犯人身自由，我可以去法院告他。」

張展宇搖搖頭：「你不敢告他的。問題不是出在你身上。」

「是誰？」丁盛忽然叫了起來：「難道……是麗怡？」

「她對你說她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叫朱春霞，以前在百樂門的藝名叫尹玲！」

丁盛大叫一聲：「放屁！」

張展宇掀熄烟蔕，道：「你可以去問她。」

丁盛立即轉身進房，奇怪麗怡竟然不在房中，窗子却打開着，他走近窗口，只見窗花上吊着一根麻繩，他探頭望下去，街角人影一閃，似是麗怡！

丁盛好像讓人捅了一刀，大叫道：「麗怡！」

麗怡爲什麼要由窗口溜掉？不言而明，她必然有事隱瞞着自己。

丁盛至今猶不能相信，這是眞的，他忽然如一陣風衝出大廳，可是連張展宇亦已不在，丁盛望着桌面上的殘羹，只覺這好像是一場春夢！

× × ×

丁盛穿好了衣服下樓，樓下附近並沒有碍眼的人。

丁盛跳上一輛三輪車，道：「去『愛皮西』！」

當車子停在愛皮西餐廳門口，丁盛急速地鑽進去。由於他常來，裏面的人都認識他。「二少爺裏面有位子。」

「六公子有沒有來？」

「今天還沒見到。」

「借個電話用一用。」

老闆把電話擱到櫃面上，道：「二少爺隨便。」

丁盛搖了個電話給他的朋友，他朋友在洋行工作，三代人都在上海生活，對上海的一切熟悉得不得了。

「請米斯特史聽電話。」

不久電話聽筒便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用英語道：「羅拔史，您是誰？」

「你這假洋鬼子，我是小丁，請教你一個問題，中西偵探社地址在那裏？」

「在四馬路十八號，你跟老張是朋友嗎？」

丁盛冷哼一聲，反問道：「你認識他麼？」

「見過幾次面，這個人很吃得開，手段圓滑，能說會道，聽說曾經去英國接受偵探訓練，很有點辦法，如果有事託他辦，穩當得很！」

丁盛不想將事情告訴他，道：「有空再聊！」他擱下電話，坐到卡位上，叫了一杯咖啡，一件三文治，腦海中不斷地思索着，剛才那件事。

此事可大可小，要不要告訴師父？這念頭剛翻上腦海，便爲他自己否定！這骨節眼上，假如讓師父知道，十九當不成掌門，他丁盛有信心用眞本領坐上去，可不能犯險！

忽然又有個念頭翻上來：「莫非這是老齊做的手脚？」他越想越覺得有理由，再也坐不下去，連忙付帳。

門口剛好停着一輛祥生公司的出租汽車，他連忙開門跳了進去，道：「四馬路十八號！」

司機很快便將他載到目的地，丁盛下了車後，抬頭望一望，正好有塊中西偵探社的招牌。丁盛剛走進去，裏面已有個職員和藹地說道：「先生，有事委託咱們代辦？」

丁盛道：「我找你們老闆，我叫丁盛，剛才跟他見過面。」

「請等一等。」那職員進去一會兒又出來，道：「社長請您進去。」他將丁盛引到社長室門口，然後敲門道：「社長，丁先生到。」

張展宇的聲音自裏面傳了出來：「請進！」

丁盛推門進去，張展宇從辦室桌後站了起來，伸手道：「請坐！小五，倒杯茶進來！」

「不用，」丁盛焦急地道：「社長，我問你幾句話，是不是齊羽委託你的？」

「坐下再談！」張展宇不慌不忙地遞了一根烟給他。他自己也塞了一根到嘴巴裏。「二少爺猜錯了，六公子跟你是兄弟，怎會陷害你？」

丁盛心頭一跳，目光灼灼地望着他。「你說這是有人陷害我？」

張展宇連忙改口道：「我一時間用錯詞句，總之不久自有人去找你。」

丁盛道：「張社長，你可以先透露一點口風嗎？也讓我到時有所準備。」

張展宇嘆了一口氣。「二少爺，你也是出來白相的，不曉得今次爲甚麼這般粗心大意！」

「你說麗怡，啊，對啦，你說她眞名叫朱春霞，曾經在百樂門貨腰？」

「我不騙你，這是事主供給的資料，她在百樂門當過兩天貨腰女郎，便被一位……大人物包起。」

丁盛試探地問：「要對付我的便是這位大人物？」

張展宇長身道：「二少爺，人家要怎樣對付你，咱們無權過問，總之我已將我的成績向他滙報，也可以說我的任務已經完成，相信一兩天之內，便有人去找你，請便吧！」

丁盛聽他語氣便知道不可能再探到什麼，何况人家已下了逐客令，是以便光棍地告辭。

出了中西偵探社，已是傍晚時候，只是夏天晝長夜短，夕陽照在屋頂，依然十分光亮，但丁盛的心情却佈滿陰霾！

三輪車和脚踏車不斷在他身邊駛過，丁盛毫無感覺，忽然他一個轉身，幾乎碰到背後的人，他喚了聲對不住，便向中西偵探社跑去。

這次他直接跑去敲張展宇的門。「社長，我是小丁，我要委託你辦案。」

張展宇親自來開門，含笑道：「你不會是要我代你查對方的底細吧？還是要咱們替你找朱春霞，對不起，如果是與本案有關的，格于行規，咱們只能割愛，請您體諒！」

丁盛如鬥敗的公鷄，揮揮手道：「那沒事了。」他雙手插在褲袋裏，由於一直在想着心事，又跟一個人碰個滿懷。

丁盛還未道歉，那人已怒道：「喂，你走過去碰到我，走過來又撞到我，到底要幹嘛？」

丁盛這才抬起頭來，打量他一下，那是個二十左右的青年，看來比自己還小一兩歲，五官端正，肩膊寬闊，高佻的身裁看來並不太强壯，英俊的臉龐却帶着一股冷森森的殺氣。

丁盛見他目光仍落在自己的身上，他心情本不好，不由怒道：「我是無意的，你兇霸霸的，要殺人麼？」

那青年道：「要你道歉！」

丁盛哈哈笑道：「你要二少爺向你這個鄉巴佬道歉？你憑的是什麼？」

那青年冷冷地道：「就憑鄉巴佬的一股傻勁，你不道歉，今日休想離開。」

「放屁！」丁盛忽然一拳，向對方搗出！

那青年反應極快，左臂一格，右掌在他肘下探進，抓其衣襟。

丁盛對自己的拳脚功夫，一向自視甚高，可是一見對方出手，也微微一懍，想不到這鄉巴佬，居然十分在行，連忙退了一步。

那青年得勢不饒人，飛起右脚踢出，丁盛大喝一聲，一側身，也踢腿反蹴對方大腿。

那青年右脚凌空一轉，避開丁盛的腿，但旋即又踢了上去，這一着大出丁盛的意外，他做夢也想不到，對方年紀輕輕，踢出去的大腿，竟然尙能凌空變招，大腿肚中了一記，幾乎仰身跌倒。

那青年標前一步，一爪向丁盛的手腕抓去，丁盛翻臂反抓其手腕，那青年再一變，化爪爲掌，閃電般在他小臂上切了一記。

這一下痛得丁盛眼淚水也幾乎淌下來，只覺胸膛一緊，衣襟已讓對方抓住，尙未來得及作出相應動作，對方的左膝又抵在他小腹上。

到這時候，丁盛已知道自己的功夫，比起對方，還差了一大截！

「你道不道歉！」

丁盛眞是進退兩難，幸而中西偵探社的職員已發覺丁盛跟人衝突，通知張展宇連忙趕出來，大聲道：「這位弟兄，請你給張某一個臉子，有話慢慢商量！」

那青年看了他一眼，道：「如果我要打他的，他早已倒在地上了，我只要他道歉！」

「二少爺得罪你麼？我代他向您道歉，請高抬貴手！」張展宇展開笑容，取出一包烟來，雙手奉上。

「我不抽，」那青年恨恨地鬆了手，指着丁盛怒聲道：「叫他以後別看不起鄉巴佬！」

丁盛悻悻然地道：「張社長，阿拉有事先走一步。」說着向他打了一個眼色。

張展宇自我介紹完畢，道：「請問兄弟貴姓？」

「關。」青年說話十分簡短。

「關兄弟是來上海探親的？嗯，請到敝社小坐一下如何？」

關姓青年略一沉吟，終於跟張展宇到中西偵探社，張展宇引他到社長室。「關先生仙鄉何處？」

「丹陽！」

「好地方，水陸交通兩便，去南京來上海都不遠。還未請教大名！」

那青年略一沉吟，道：「長河，關長

河。」

「來上海找親戚，還是來找活幹？」

「兩個都是。請問這裏是不是有家余記故衣店，剛才我找了幾遍都不見，請您指點一下。」

張展宇「哦」了一聲。「早搬啦，不過搬到那裏我就不知道。余老闆，我跟他很熟，替你打聽一下沒問題。」

「不，我要找的是他的一個夥計楊白金。」

「是管帳的老楊？也認識，關先生，你在什麼地方落脚？有消息，我派人通知你。」

關長河謝了一聲，長身說道：「不敢麻煩您，我明後天再來向您討消息，告辭了！」

「慢走，不送。」張展宇只送他出了社長室便站住，却向一個夥計打眼色，那夥計十分機伶，悄悄跟着他出去。

小王問道：「社長，這小子有問題，要派人跟踪他？」

張展宇微微一笑。「你懂得什麼？咱們得罪了丁盛，賣個人情給他，以後也好見面。」

× × ×

丁盛到新雅飯店開了個房，晚飯也不吃，便躺在床上冥想，今日一連碰到幾件倒霉的事，他一肚子都是火，心情一直沒法平靜下來。

他連抽兩根烟，依然沒法理出個頭緒，便下床到衛生間淋了個冷水浴，冰冷的水冲着他的頭，似乎有點功效，當丁盛再度躺在床上時，果然能集中精神思索。

他左猜右想，都猜不到是誰設計陷害自己，說來好笑，一向是自己設局佈陷阱，請人上鈎，却料不到自己也有吞鈎的一日！

最後他只能估計對方可能是曾經中過自己的局的人，他們要來報復。

丁盛在上海的朋友不少，他並不太怕，問題是猜不到對方下一步要制出什麼殺手鐧！

想着想着，腦海中又浮現了麗怡的倩影來，他做夢也想不到她是個貨腰女郎。

「他媽的，貨腰的也有這般純樸的嗎？」他心中嘀咕着，可是一想起床上並沒有落紅的遺跡，他心頭又是一沉！

他又安慰自己：希望這是師父佈下的局，要考核自己的鎮定功夫和應對能力，這樣他才能夠安心進入夢鄉。

× × ×

小轎車停在梁公館外面，齊羽下了車，對司機道：「老何你先回去，免得等下九爺要車子找不到。」

老何問道：「六公子，要我來接你回去嗎？」

「不用了，」齊羽剛走到梁公館大門前，裏面已有人將門打開了，「謝謝，三少爺在家嗎？」

「不，在書房裏。」

齊羽並不驚動梁應湘，他直接到樓梯背後的書房去。「三少爺，小齊！」

「進來。」

三少爺並不是二少爺丁盛的弟弟，他是梁應湘的小兒子，梁應湘生了三男一女，大子和次子，也算得是半個「青龍門」的人，但女兒和小兒子則完全沒沾過手。

齊羽推門進去，見梁應湘的女兒梁淑琴和小兒子梁輝正在奕棋，便笑問道：「誰輸了，今晚兒請吃飯。」

梁淑琴道：「這不是明來敲我一筆嗎？你明知三哥一向奕得比我好。」

「不怕，我來助你。」齊羽一望棋盤，又嘆了一口氣，道：「可惜我來遲了一步，已經無可救藥！」

梁淑琴使了小性子，將棋盤撥亂。「不玩了，讓你來吧！三哥，你一定要贏他，我想去紅房子餐廳吃黑椒牛柳。」

梁輝說道：「要贏六公子，才不容易呢！」

「我不管，一定要你贏。」

齊羽道：「要吃黑椒牛柳還不容易？我還沒吃午飯，你先拿點吃的來。」

梁淑琴哼了一聲：「原來是來打秋風。」嘴上這樣說，却還是跑出去吩咐傭人煮點心，回來又問：「你今天跟小丁比賽怎麼樣？」

「不分勝負，義父說以後再比。」

「其實應該由你來做才對，何必再選呢，誰不知道你年紀比他大。」

梁輝連忙道：「你別饒舌，才大那麼四個月，『青龍門』的事，爹不讓咱們管的！」

梁淑琴小嘴一噘，拉門出去。「不管就不管，稀罕！」

梁輝低聲道：「你要請琴妹吃牛柳，盡管請，但可不能來假的。」他擺好了棋盤，「誰先？」

「一向是你先下。」

梁輝連忙道：「我最近有進步了，你先！」

齊羽一笑，依言先下，梁輝的棋力不差，不過齊羽比他更高，每能控制勝負，經常只險勝，使梁輝一直要找他「報仇」，齊羽得其所哉，名正言順地老是往梁公館跑。

第一局剛結束，這次梁輝險勝，他哈哈笑道：「小齊，我沒騙你吧，最近跟同學砌磋，大有進步！」

齊羽正想讚他幾句，梁淑琴已推門進來，道：「點心煮好了，還不出來吃？爸要跟你吃。」

梁輝道：「小妹，今晚你可以去吃牛柳！」

梁淑琴喜道：「眞是我的好哥哥！」

× × ×

點心居然在樓上小廳吃，而且只有梁應湘跟齊羽兩個人。

「小齊，不用客氣！」

「小侄才不客氣！」齊羽心頭有點忐忑。

梁應湘吞了一隻水餃，低聲道：「小齊，你的心意我很了解，不過這時候，你實在不該來我這裏。」

齊羽臉上發熱，訕訕地道：「小侄自認光明正大……」

梁應湘道：「你當不成掌門還好，萬一由你來掌門戶，而愚叔又是證人，外人會說我偏袒，對你對我都沒有好處，你沒有信心憑眞本領，擊敗小丁。」

齊羽連忙說道：「二叔可能有點誤會了。」

梁應湘截口道：「是誤會也好，不是誤會也好，今日勝負未分，你更不應該來，你是聰明人，不可能不曉得。」

「青龍門」的弟子，都是心思玲瓏之輩，梁應湘雖然已洗手不幹，可是腦筋還沒變鈍，他一句話便揭穿齊羽的心思，使齊羽一時之間，答不出話來，只能低頭吃餛飩。

良久，他才抬頭問道：「二叔不希望小侄做掌門？」

梁應湘忙道：「愚叔完全沒有這個意思，我已經收山，誰當掌門都是一樣，當然我希望咱『青龍門』掌門是最出色的，而且人各有志，愚叔又怎會勉强你！」

齊羽心中琢磨他的話，知道他反對自己跟他女兒來往，看來他更不會讓女兒嫁給自己，嘿嘿，梁家如今已是正當商人，怎會把女兒嫁給老千集團的頭子？

齊羽心中暗道：「我討好你女兒，無非希望你能在師父面前說幾句好話而已，那刁蠻姑娘誰要？」當下便正容地說：「二叔說得有理，小侄一時魯莽，使你有瓜田李下之嫌，我已曉得該怎樣處理！」

梁應湘奸笑一聲，道：「愚叔一向都知道你是個聰明的孩子！羽侄，你前途無可限量呀！哈哈……」

齊羽放下碗道：「二叔，你慢慢吃。」說着站了起來，準備下樓。

樓下傳來梁淑琴的叫聲：「小齊快下來，三哥已擺好了棋盤等你。」

齊羽轉頭望梁應湘，梁應湘皮笑肉不笑地道：「既來之則安之！」

齊羽心領神會地下樓陪梁輝奕棋，連下兩局，一勝一負，天已向晚，梁淑琴已換好衣服，連聲催促。「三哥，你還不換衣服？」

「別急，我已一早約了同學。」梁輝故意壓低聲音：「是女的。」

梁淑琴又叫了起來：「想不到你還有這個秘密！幾時帶她回家？」

「別嚷給老頭子聽見！」梁輝瞪了她一眼。「時機成熟，她自會來咱梁家。」

齊羽道：「小姐，咱們先走吧，別躭誤三哥寶貴的時間。」

出了大廳，梁淑琴對傭人道：「叫小宋來，咱們要用車。」

齊羽忙道：「不要，很久未坐過黃包車……」

梁淑琴生性好玩，看一看自己的新衣服，道：「好呀，我也想坐黃包車，老劉，替咱們叫兩輛黃包車來。」

她的嚷聲給樓上的人全聽見了，梁應湘的大子自房裏出來，對父親道：「爸，這小子好像故意要帶小妹出去招搖。」

梁應湘輕哼一聲，道：「由得他，小伙子懂得什麼？以後，他才知道老夫的手段！」

× × ×

法租界的紅房子餐廳，上海人沒一個不識的，但光顧過那裏的人，却絕對不多，出入的人非富則貴。

梁淑琴年輕漂亮，衣服趨時耀目，加上他是富家千金，陪同的又是上海灘上的名人「六公子」，是故她一到那裏，便像一顆絢燦的星星，把裏面照亮，吸引了無數羨慕和妒忌糾纏不清的目光！

齊羽神態自若，風度翩翩，同樣令女食客們着迷。他先替梁淑琴拉椅，待她坐下，自己才走回對面坐下，侍應生立即遞上餐牌。

梁淑琴是聖約翰大學附設的中學高材生，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而齊羽在外國生活過，說起外語，就更加「番腔番調」了！

這一開口，都使在場的許多公子哥兒自嘆弗如。梁淑琴也意識到自己的「地位」突然提高，打開話匣子，滔滔不絕。

齊羽應對得體，沒一絲不耐，心中却害怕她無意中會洩露自己的身份，幸好，梁淑琴也不是草包，沒有被「勝利冲昏頭腦」，不應該說的話，倒也未在公衆場所宣之于口。

喝過餐後的飲品，齊羽便招手示意侍應生會賬，然後又替梁淑琴拉椅，再帶她離開。

餐廳外面停着祥與的出租汽車，還有幾輛黃包車，齊羽徵求梁淑琴的意見。她沉吟道：「夜深了，還是坐汽車吧！」

當他們向一輛汽車走去時，齊羽忽然見到車後突然冒出一個人來，在車尾箱那裏拔槍指向自己。

齊羽反應極快，肩頭一橫，將尚沉醉在羅曼蒂克中的梁淑琴撞開，而他自己則向車廂撲去！

「砰砰」槍聲噴出兩道暗紅，子彈擦着齊羽的肩膊飛過。齊羽落地之後，剛喘了一口氣，不料那輛汽車，忽然「呼」地一聲，絕塵而去。

如此一來，齊羽的軀體又暴露在槍管之下！

更大的噩夢

那漢子在汽車開動時，向後跳開兩步，手腕一落，槍管已指向地上，齊羽及時滾開。

「砰砰」又兩槍，子彈都落在地上，那漢子要想再把膛裏的子彈全部發射出去，齊羽亦已拔出手槍來了，那是一柄德製的「白金龍」，「卜卜」兩聲過後，那漢子已抛槍倒在地上！

齊羽自地上站了起來，掃掉身上的灰塵，梁淑琴直至此刻才尖叫起來。齊羽走過去，溫柔地問道：「你有沒有受傷？」

梁淑琴搖搖頭，掩臉乾嘔，齊羽拉她到餐廳裏坐下，他借電話打給巡捕房的唐探長。

齊羽安慰梁淑琴。「沒事了別怕！」

「小齊，我要回家，快送我回去！」

齊羽道：「巡捕房的人就快到，怎能走，他們一定也會問你的話。」

「你快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答案齊羽也想知道，是誰敢公然在租界裏當衆謀殺？

齊羽塞了一根香烟到嘴巴裏，劃火點亮，道：「你坐一坐，我去看看。」

梁淑琴突然自椅上「撲」過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臂，哭道：「小齊，我怕……我要出去。」她淚流滿臉，臉上的白色的粉，紅色的胭脂，全混在一起，像京戲裏的淨角，容貌、儀表跟十分鐘之前，完全不同。

齊羽嘆了一口氣，道：「好吧，你坐下，我陪你！」

他在此情況之下，依然風度翩翩，不慌不忙，不愧是「青龍門」的高足。

不久，外面走進幾條漢子來，一個問道：「誰叫齊羽？」

齊羽連忙迎上去，道：「唐探長，痲煩您！」

「唷，原來是六公子！」唐探長輕飄飄地哼了一聲，道：「先跟我到外面走一趟。」

梁淑琴忙道：「我也去。」

齊羽連忙替他介紹：「她是梁應湘的千金！」

「是梁小姐，請！」唐高德在租界裏混，見盡不少富豪，早養成奉迎權貴的工夫，回頭對一個手下說道：「你來保護梁小姐！」

「紅房子」外面已被巡捕房的人包圍，那個死者連人帶槍也躺在原地，旁邊也站着一個人，他便是唐高德的弟弟，唐小德。

唐高德指着地上道：「六公子，就是他暗殺你的嗎？他開了幾槍，你又開了幾槍？」

「就是他，他開四槍，我開兩槍。」

唐高德伸出一隻手來，攤開手掌。齊羽摸出那柄「白金龍」來，放在他掌上。

「哈，還是件上等貨，六公子好識貨。」

「幸好我識貨，要不躺在地上的，便是我了！」

「你認識他嗎？請看清楚！」唐高德向乃弟打了個手勢，唐小德亮着手電筒，光柱落在死者臉上。

「不認識，從未見過。」齊羽的確不認識他，所以神態十分自然。

唐高德轉頭再問梁淑琴。「梁小姐您認識他嗎？」

梁淑琴說道：「阿拉怎會認識這種男人！」

唐高德問了幾個附近的黃包車夫，然後再帶齊羽和梁淑琴到巡捕房。唐高德親自替他們錄口供。齊羽道：「探長，我那柄『白金龍』得來不易，可有辦法還回給我？」

唐高德微微一笑，道：「那人是你殺死的，雖然我相信你是爲了自衛，但這始終是兇器，怎可以還給你！嗯……」

齊羽察容辨色，知道有轉圜之機，便道：「探長有什麼困難？」

「就算我肯，也得封住別人的嘴！」

唐探長笑道：「六公子是明白人，無需我多說。」

齊羽道：「因爲它救我一命，只要不太令我難做，我願意贖回來。」

「你等我的消息，」唐高德道：「梁小姐可以離開了，不過六公子卻要找人保釋！」

「我是自衛的也要保釋？」

「手續如此，請別令我難做，你可以去打電話。」

就在此刻，一個探員也走來報告：「探長，梁家的大少爺要帶梁小姐回家。」

「請！」唐高德禮貌地向她肅手作請狀。

梁淑琴道：「小齊，我叫大哥保釋你，你寬心等一等！」可是她去了二十分鐘，還不見她兄妹進來，不但齊羽焦急，連唐高德也忍耐不住，忙叫手下去探消息。

一忽，那探員又進來，道：「探長，他們早走啦！」

「走了，」齊羽心頭一沉，一個念頭隨即翻上心頭：「莫非這是二叔爲了……所以派人來暗殺我？如果他不是事前知道，咱們又沒打電話回去，他怎會知道，而派梁耀來接淑琴？」

他越想越覺有理，一張臉全變了顏色，唐高德含笑問道：「六公子，已猜出誰是兇手？」

「不不，」齊羽急忙否認。「我肚子不舒服，您有沒有香烟？」

唐高德請他抽烟，還親自替他點烟。

「梁家不肯担保你，六公子相識滿天下，難道找個有點份量的朋友，也束手無策，還是想在咱們這裏過一夜？」

齊羽早失了平時從容不迫的態度，急問：「我義弟丁盛，可有資格担保我？」

唐高德噴了一口烟，道：「九爺不方便來，二少爺當然可以。」

齊羽立即打電話，他連打三個，都找不到丁盛，心中暗罵：「他媽的，他死到那裏去。」待要通知九爺，又生恐誤「前程」，最後打電話給一個做生意的朋友，黃君安。

黃君安也是花花公子，不過他跟一般的公子少爺，不大一樣，最低限度，他雖然常出去白相，但接掌了父親的一家公司之後，生意竟然大有發展，直至後來他父親把所有的生意全部交給他。

黃君安不是「道上」的人，但他爲人四海，又夠朋友，更喜歡賭幾手，所以跟齊羽很熟。齊羽認爲他是條「大魚」，所以遲遲未向他下「鈎」。

黃君安接聽電話，知道老朋友遇難，一口應允來担保他，過了半個鐘頭，他果然乘車到巡捕房，唐高德跟他也有點交情，立即替他辦手續。

× × ×

黃君安陪齊羽坐在車後廂，道：「六公子，要不要去滬西大舞廳散散心？」

齊羽道：「多謝了，我沒心情，改天吧！」

黃君安問道：「到底這是怎回事？」

齊羽將情況扼要地說了一下，道：「奇怪的是我根本不知道是誰要殺我！」

黃君安道：「我却奇怪梁大少爲什麼不担保你？請別怪我說閑話，你跟他妹子來往，他袖手不管，不夠義氣吧！」

齊羽心頭又是一沉，却笑道：「你別忘記，是因爲我才把他妹子嚇個半死！」

「他媽的，梁耀不是男人，以後別跟他來往，」黃君安道：「到我家去吧，我家裏還有幾瓶威士忌，替你壓驚！」

齊羽恢復常態，輕鬆地道：「我可沒驚過，假如我驚的話，倒在地上那個不是他，而是我了！」黃君安大笑。

齊羽在黃家過夜，雖然喝了許多酒，但躺在床上，居然沒法成眠，他心中一直琢磨一個問題，那個殺手是不是梁應湘僱來的？

假如是梁應湘僱來的，他是爲了警告自己不要接近他女兒，還是另有目的？

「他要扶植老丁？不可能……二叔早已退出本門，做起正當生意來，而且成績不錯，他怎會要染指『青龍門』？」

假如不是梁應湘僱來的，只剩兩個理由，一是對方「點錯相」，二是那些曾被自己設局行騙，事後醒覺的羊牯僱來的。

第一點的可能不大，第二點他對自己有信心，不相信羊牯會發覺自己被騙，因爲所有的大案，他都在遠處設局，而且改名換姓，別人就算醒覺，找到上海來的可能性也不大。

想了很久，他腦海中忽然浮上丁盛的影子來：「不會是老丁爲了要當掌門幹的吧？」

他輾轉反側，到天痲痲亮才模模糊糊睡去。到他醒來時，已是中午時候，他洗了臉立即掛個電話到九爺家，接電話的是師母寧鈴。

「義母有事嗎？義父的身體怎樣？」在外面他們師徒是以義父子相稱，以掩人耳目的。

寧鈴道：「你師父沒事，你昨晚喝很多酒？你要愛惜身體，愛惜前途，以後別喝那麼多，何況是這個時候！晚上再打電話來吧。」

「是，我知道。」齊羽擱下電話，立即點了一根香烟，再向黃君安家人告辭，出了黃家，他身上沒有武器，不敢大意，向四周看了一下，然後才跑到對面去，快步急走，恰有一輛三輪車經過，齊羽跳上車去。

車夫見他久久不作聲，忍不住問道：「少爺要去那裏？」

齊羽沉吟道：「紅房子餐廳。」

× × ×

丁盛吃過早餐，打了個電話去找師母，知道沒事，便走上大馬路，他神魂不屬，走了一程，決定再去虞洽卿路麗怡的住所走一趟。

大門緊閉，丁盛按了好一陣門鈴，才見朱媽來開門。「二少爺。」

丁盛問道：「麗怡呢？」

朱媽道：「我正在找她，她昨晚沒回來，你知道她去了那裏嗎？」

「不知道。」丁盛塞了十塊錢給她，走進大廳坐下。

他拍拍沙發道：「朱媽，你坐下吧，我有話問你。」

朱媽有點受寵若驚地坐下，道：「二少爺，你要跟我說什麼？」

「你是周成功僱來的？」丁盛問：「來了多久？」

「是的，我只來了四個多月，還差一個多月就期滿了。」

丁盛一怔，道：「他跟你協議，只僱你半年？」

「是的，他給我半年的工錢。」

丁盛臉色一變，道：「他僱了你一個多月便離開上海？你以前認識他嗎？」

「不認識，是中人行介紹的，嗯，來了一個月零七天，他夫婦便北上了，他臨走一個禮拜，小姐才由蘇州來，周先生叫我服伺她！」

「她眞的來自蘇州？」

朱媽一怔，反問道：「這……還有假的嗎？」

丁盛提高聲調。「你是確實知道，還是自己猜測的？麗怡告訴你的嗎？往日周成功在家裏，怎樣稱呼她？」

「是她說的……周先生好像叫她阿霞，我曾經問過小姐，小姐說，那是她的乳名！」

「平時有人來找她嗎？」

「沒有，除了你之外，並沒有人來找她，不過有時她會離開這裏，說去遊玩和買東西！」

「不用你陪嗎？」

「她不要我陪。」

丁盛再想想張展宇的話，又悔又恨，想不到自己終日打雁反被雁啄眼！這刹那，他把麗怡恨得牙癢癢的。

朱媽有點吃驚，問道：「二少爺，我倒杯茶給你。」

丁盛長身道：「不用了，假如麗怡回來，告訴她，我不會放過她！不過看來她不會回來了。」

朱媽急問：「二少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丁盛不答，快步下樓，又跳上一輛三輪車，道：「去四馬路。」

× × ×

丁盛到中西偵探社，張展宇又急道：「二少爺，你去那裏？咱四處找都找不到你。」

丁盛冷冷地道：「你不會去麗怡那裏找我？」

張展宇苦笑一聲，道：「我以爲瀟洒，誰知……嗯，坐下吧，我的委託人有一封信要給你。」

丁盛臉色一變，道：「在那裏？快拿來。」

張展宇將一封信交給他，封口黏得緊緊的，丁盛急不及待，撕開口封，取出一張白紙來。白紙上被人用報紙鉛字貼成了一封簡單的信：

「二少爺台鑒：你的底細，咱們已清楚，將來正需要你替咱們『設局』，相信你不會推辭！假如你敢違令，只要咱們把朱春霞的相片寄到警備司令部，相信『青龍門』從此就要完蛋！同時你也不可存有溜掉的思想，如果咱們找不到你，就會將那幾幅精采的照片寄出，請好自爲之。白虎門老大。」

丁盛心頭一沉，喘了一口氣，再看了一遍，然後問道：「白虎門老大便是委託你辦事的人？」

「什麼白虎門，青龍門我全不知道！」張展宇正容道：「二少爺，我以朋友的身份忠告你，他們叫你怎辦，你就怎辦，這是最聰明的做法。」

丁盛怒道：「你這算是威嚇我？哼，原來你同他們是一伙。」

「寃枉！我張展宇金漆招牌，何須做這種事？我可以透露一點口風，委託我的人有很多，其中包括大人物，而來找我談話的人只是個傳話人。」

丁盛吸了一口氣，續問：「朱春霞到底是什麼人？周成功眞的是她表哥嗎？」

「朱春霞跟周成功是什麼關係，我不知道，周成功跟這些人又有什麼關係，我也不知道，你是聰明人，自然可以猜測得到！」張展宇道：「我只知道朱春霞本是百樂門的舞女，但剛下海不久，便給司令

部的某一位大人物看上了，收了她做黑市夫人！」

丁盛只覺後背一片冰涼，良久才道：「不可能的。假如她是人家的黑市夫人，爲何可以去虞洽卿路那裏住了三個月？」

「她的黑市丈夫，最近不在上海，聽說回鄉省親去了。二少爺，你一認識她之後，便天天去找她嗎？你怎知道這三個月來，她一直是『小姑獨處』？」

「這是你情我願的事，而且我事先完全不知道。」

張展宇微微一笑，道：「你向我解釋完全沒作用！我是人在江湖……有些話我不能說出來，總之我可以向你坦白說一句：這宗生意我本不想接的，但又不能不接，我只能說到此爲止。」

丁盛長長吸了一口氣，張展宇遞了一根香烟給他，又在他肩上拍拍。「小夥子，船到橋頭自然直，不用担心，最重要的是面對現實。」

「你可知道，他們在什麼時候再來找我？」

「不知道，你有空便打電話來吧。」

丁盛懷着沉重的心情離開，張展宇望着他的背影，表情十分奇怪，他剛返回社長室坐下，不料關長河又來了。

「張社長，你替我找到余記故衣店的新地址沒有？」

張展宇道：「對不起，還沒查到，麻煩你明天再來一趟。」關長河唔了一聲，頭也不回地走了，張展宇立即皺起眉頭。

他的職員小施走了進來道：「社長，你明明已知道，爲什麼不告訴他？」

「這人身份有點奇怪，我不能貿貿然告訴他，說不定會對余老闆帶來不幸！」

小施一愣，還想問他，張展宇已經站了起來，道：「我出去一下。」他走到廳裏，對一個中年漢道：「老譚，開車。」

× × ×

中西偵探社的汽車停在虞洽卿路的一家故衣店外，這店子離朱春霞的居所並不遠，招牌十分新淨，上面就寫着余記故衣店五個字。

張展宇剛走進去，櫃後一個老頭已驚愕地道：「社長，是什麼風將你吹來？」

「路過，順便來看看，嗯，這裏比以前那裏大多了，恭喜啊，生意一定好！」

「馬馬虎虎吧！」余老闆忙叫夥計奉烟。

「我自個有。」張展宇邊掏烟邊問：「老楊怎麼不見？」

「咱們搬店不久，他就回丹陽了。」

「哦，那大概有兩三個月了吧？」

「五個多月啦，說他老婆病了，所以回去服伺她。後來他老婆故世了，便寄了一封信，說不幹了，我還滙了幾百塊給他，算是報答他在我店裏辛苦了十來年。」

「余老闆您仁慈呀！」張展宇跟他有一搭沒一搭地聊了一陣，便告辭了，心中對關長河的身份却更感興趣了。

楊白金分明已回丹陽五個多月，假如關長河跟他有交情，斷不會不知道，除非他已久不住在丹陽。他心中琢磨着，該不該把余記故衣店的地址告訴關長河。

返回偵探社，張展宇立即搖了個電話給余老闆：「余老闆，我是張展宇，嗯，我想請問，你認識一個叫關長河的小夥子嗎？」他把關長河的容貌形喩一番。

「不認識。」

「他說是老楊的同鄉。」

「那就不清楚了。」

「你知道老楊家的詳細地址嗎？」

「當然知道，要不我怎樣寄錢給他？」余老闆將地址唸了，張展宇記了下來，然後擱下電話。

他剛才點上一根烟，房門忽被人推開，進來的赫然就是關長河！

決賽

張展宇冷不防給他嚇了一跳，所幸他歷過不少風浪，呆了一呆，立即堆下笑容道：「關兄弟你怎樣去而復返？坐吧！」

關長河猶疑了一下，終於在沙發上坐下，問道：「張社長，你這裏還要不要僱職員？」

張展宇又是一呆，反問：「是誰想找活幹？」

「是我，你看我還能用嗎？」關長河雖然說得謙虛，他神情却充滿自信。

張展宇沉吟道：「關兄弟，對不起，敝社生意不太好，而且人手亦已足夠了，沒法請得起你。」

關長河居然沒再要求，而是道：「張社長認識的人一定很多，可知道誰需要用人？」

張展宇烟癮極大，又銜上一根，含笑問道：「關兄弟，你要我替你介紹工作，那也得先讓我了解了解你有什麼特長，對不對？」

關長河坐在沙發上，腰板子挺直，像一頭隨時可以撲起來的豹子。「那天你已經看過了。」

那天張展宇只看過他跟丁盛打架，他乾笑一聲，道：「還有其他的嗎？」

話音剛落，忽然眼前白光一閃，隨即見到報告板上的一張紙飛了下來，關長河若無其事，走前先拾起一枚銅板，再拾起那張紙和一根大頭針！換言之，他在極短的時間內，不用瞄準，便擊中大頭針。

打架，拋銅板，不能算是謀生的技能，但當功夫深湛時，又可以此爲生，何況是在上海這個地方。

關長河坐回沙發，把銅板放進衣袋裏，淡淡地道：「我不喜歡用槍，多數用刀或者銅板，我捨不得用大洋。」

張展宇當然知道他是在向自己介紹殺人的手法，但他說這種事，就像在說些與自己無關的閑話，那股子冷意，令張展宇也暗打寒顫！

半晌，張展宇才噴出一口濃烟，問：「你經常殺人？殺一個人要什麼代價？」

「目標不同，價錢當然不一樣，而且有的目標在遠處，還要算上車資。」

「很公道！」張展宇力持輕鬆，又問道：「咱們幹這一行的，跟局子裏的人都很熟，你能相信我？」

「吃你們這口飯的，絕對不能輕易得罪人，否則寸步難行！」

張展宇心房緊縮，再問：「你爲什麼不用槍？是不懂得使用，還是射不準？」

「是不方便，携帶不方便，開槍之後

，逃跑時也不方便。」

能夠用一雙手和金錢鏢殺人，而且顧慮周詳，這一定是個出色的職業殺手。但看他年紀還不到二十歲，張展宇心頭又泛起一絲疑惑。關長河好像十分坦率，但張展宇却仍覺得此人深不可測，令人摸不透底！

「你不抽烟，也不喝酒？玩不玩女人呢？」

「都不，那都會影响我的工作。」

「你是爲甚麼而活着的？」張展宇見他已有怒容，連忙岔開話題：「你剛自丹陽來這裏？」

「張先生，我不是你調查的對象。」

張展宇乾咳一聲。「你以爲楊白金會替你介紹工作？」

「我沒這樣想過，但他是我在上海唯一知道的人。」

張展宇「啊」了一聲，道：「你不認識他？」

關長河忽然站了起來，道：「張社長你好奇心太大了，這是你職業的本能反應，不過我勸你對我要例外，我走了，如果你要找我的，請到紅梅旅店，在閘北，你會知道的。」他走了兩步，又回頭道：「我知道你去過余記故衣店，我可以對你說，我對余記故衣店上下內外的人，沒有一絲惡意，請不要浪費你的時間。」說罷便開門出去了。

張展宇攤在他那張辦公椅裏，只覺後背冷颼颼的，他敲敲腦袋，自言自語地道：「這幾天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以後還有甚麼事會發生？」

× × ×

丁盛和齊羽是在第三天的午後再到石公館的，近來他倆已不常住在裏面。

地點依然是在內廳，人也還是上次那六個。

齊羽一踏進內廳，便不斷拿眼偷看梁應湘，但梁應湘却對他却熟視無睹。

丁盛的情況比齊羽更糟，但簡直坐立不安，神態最輕鬆的，便是金通。

石九開精神看來比上次更加不濟，他喘了好一陣氣才道：「我快不行了……所以這場『決賽』不能再拖延了……」

金通道：「九爺當然已經想到考核的辦法。」

「呂英明的三姨太，有一對三色玉鈪，誰能夠先將那對玉鈪取回來，誰便是掌門人！」

梁應湘插口問道：「老大，有沒有期限？」

石九開道：「當然是越快越好，要不恐怕我等不及了……我話已交代清楚，當你倆把玉鈪帶回來，我會再請老二和金爺來做證人……」說到這裏，他一口濃痰升上來，幾乎喘不過氣來。

這個會只開了十分鐘便散了，當衆人離開內廳，齊羽忽然道：「二叔，小侄有點事要跟你商量，請到我房裏坐坐。」

梁應湘看了丁盛一眼，點頭道：「好吧！」

丁盛冷哼一聲，喃喃地道：「幸好還有一個金爺，要不我早就退出比賽了。」

金通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小夥子，有志氣的人，一定憑自己眞正的本事去達成心願，祝你成功！」

× × ×

梁應湘問道：「你有甚麼事要跟我商量？」

「淑琴昨晚回去沒甚麼吧？」

「大概受驚過度，昨晚老是睡不着覺，又哭又叫，吵得愚叔也睡不下！」梁應湘問道：「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相信淑琴已將過程說給您聽了吧？小侄就是想不通，所以，才想請敎您老人家！」

「客氣。」梁應湘淡淡地道：「想不通只是一時而已，將來一定會想得通。」

齊羽臉色微微一變，澀聲問道：「二叔這話是甚麼意思？小侄不明白！」

「人家不會貿貿然向你開槍，當然是仇家！也許你以前的把戲被人拆穿，人家僱殺手來報仇。」

「說不定要殺的不是我，而是令千金！」齊羽說這句話時，一對眼睛一直瞪着梁應湘。

梁應湘神色自若，反問：「淑琴剛讀了書，與人毫無瓜葛，人家有殺她的理由嗎？」

「也許殺她是爲了二叔您。」

梁應湘大笑。「你不用替我担心，我不會有事！別怪二叔不提醒你，你以後出入要小心一點。」

齊羽心中暗道：「這算是威脅我？」嘴上却恭恭敬敬地應了一聲是。梁應湘離去之後，齊羽立即撥了個電話到梁公館。

「請小姐聽電話，我是六公子！」

「請你等等。」女傭恭敬地應着。過了一陣，她回道：「小姐不聽。」

齊羽心頭一動，耐着性子問：「她病了？」

「她今天精神好多了，剛午睡起來說心情不好不愛聽，還請您別再來煩她！」

齊羽心中大怒，又道：「那請三少爺聽電話。」

「三少爺去學校。」

齊羽擱下電話，覺得昨夜那件謀殺案，很可能跟梁應湘有關，他想了一下，決定去找師母。

石九開老妻在二十二年前死了，隔了兩年便娶寧鈴，當時齊羽跟丁盛年紀還小，只覺得這個新師母很漂亮，但是又很能幹，內內外外都是一把好手。

寧鈴是位高中畢業生，剛讀完書不久便嫁給石九開，對於寧鈴的家庭背景齊羽和丁盛都不大了了，但因爲她能幹，對兩個小徒弟也頗照顧，所以齊羽和丁盛平時都很尊重她！

石九開先後娶了兩位妻子，但都沒有生育過。齊羽和丁盛都覺得奇怪，便是石九開既然無後爲何不收養螟蛉子，甚至他跟兩個小徒弟雖然在外頭以義父義子相稱，但一回到家裏還是師徒關係。這一點，石九開分得很清楚，而且叮囑齊羽和丁盛不能壞了規矩。

寧鈴剛服伺丈夫睡下，走出房門，見齊羽就站在門口，不由一愣，問道：「小齊你要找師父？」

「師娘，我有點事要跟你商量。」

「好，到書房來吧。」寧鈴帶齊羽到書房。「說吧！」

「師娘，二叔是為甚麼這般早便收山的？」

寧鈴微微一笑道：「你問這個作甚？我未嫁給你師父，他便收山了，所以我亦不太清楚，你最近常往他家裏跑，難道是看到了甚麼事物？」

齊羽微微一笑，道：「我只是去找梁輝奕棋，也不是看到甚麼事。」

「目的就這麼簡單？」寧鈴的目光似兩柄匕首，要挖透他的心，接道：「咱們這裏沒人陪你奕？你的棋術，還不是師娘教的？」

「但師娘您最近那裏有空……」

寧鈴嘆了一口氣。「老二已儼然以正當商人自居，他不會輕易把女兒嫁給你的，假如你當上掌門，可能性更低！」

齊羽緊接問一句：「他也想染指掌門嗎？」

寧鈴微微一笑，道：「他要成為上海名流，又怎會將女兒嫁給一個老千集團的首腦？小齊，你年紀輕輕，前途無可限量，不要把精力花在這種沒有結果的愛情上吧！」

「是。」齊羽又問第二個問題：「師娘，咱那些師兄師姐可知道師父病重了？為甚麼不見他們來探望師父？到底一場師徒嘛！」

「我也已經有十多年沒有見過他們了，你在師父面前千萬別提這件事，免得他傷心！」

「這個我曉得。」齊羽頓了一頓，接續問道：「師娘知道他們為甚麼都離開師父嗎？」

寧鈴臉色一沉，道：「我只知道你們的大師兄還在天津大牢裏。」

「就是秦仲夏？」

「不錯，以後別提這個。」寧鈴問道：「還有甚麼事？我還得去找大夫拿藥去。」她走了幾步，忽又回頭：「小齊，快想辦法把那一對玉鈪騙回來，這才是正事，其他的你都別管。」

齊羽本來還想向她說出，昨晚險被暗殺的事，但見她匆匆出門，便把話吞了下去。

× × ×

丁盛出了石公館，金爺又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二少，你要努力呀，金某人一向看得起你，將來咱們好好合作！」

丁盛受寵若驚，但仍十分得體地道：「多謝金爺青眼，以後還得請金爺多多提携！」

金通彎腰走進小轎車，坐好之後，又探頭出來，說道：「小夥子，有事來找金某人。」

丁盛心頭一動，連忙應道：「一定、一定！」

汽車開出後，司機老何問道：「二少爺，要用車嗎？」

「不用。」丁盛走出門外叫街車，他要好好地計劃一下，怎樣奪取呂英明三姨太的玉鈪。他到了新雅飯店，開了個房，便又搖電話給羅拔史。「羅拔！今晚下班來找我，新雅四〇五。」

羅拔史道：「沒問題。」接又道：「你請吃晚飯。」

丁盛擱下電話，忍不住又撥了一個到中西偵探社。聽電話的正是張展宇。「二少爺，有一封信是要我轉給你的。」

丁盛立即緊張起來：「是不是白虎門寄來的？」

「不知道，有人從門下縫隙裏把信推進來，我今早上班看見的，信還未拆。」

丁盛收了綫立即趕到中西偵探社閱信，這次信件的內容十分簡單，但依然是剪了報紙上的鉛字貼上去的。

「二少爺大鑒：風聞貴門正在挑選掌門，咱們要你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你一定要盡一切力量當上『青龍門』掌門，知名不具。」

「眞是豈有此理！」丁盛一把將信撕開。「他們連這種事也要管。」

張展宇聳聳肩，表示愛莫能助，丁盛忽然想起金通來，忙撥了個電話給他。「請問金爺在嗎？我是丁盛。」

不久金通在話筒裏道：「我就是金通，甚麼事？」

「我想去拜候您，請問方便嗎？」

金通大笑。「有意思，小夥子，你現在就來吧。」

× × ×

二十分鐘之後，丁盛已到達金企業公司。金通是總經理，金企業只是個幌子，他的生意大部份見不得光！

丁盛買了許多禮物，他將禮物交給金通秘書，秘書便帶他進經理室。

金通一陣大笑，這已是他的標誌。「小夥子坐下。」他又取出象牙烟咀來，丁盛立即奉上一支英國烟，再替他點火，然後才在他對面坐下。

「金爺，你知道上海道上有一個叫白虎門的組織？」

金通眉頭一皺，道：「是甚麼來路？沒聽過。」

「我只是聽人說過，也許是別人知道我出身『青龍門』，故意弄個『白虎門』來跟我開玩笑的。」

金通看了他一眼，道：「你來找我，不是為了這件事吧？」

丁盛忙道：「當然不是，一是拜候您老人家，二是有點事要請教您！不知道金爺跟呂英明家裏的人熟悉嗎？」

金通道：「不熟，不過見過面，小夥子，我是見證人，別的事還可以商量，這件事我帮不了你，要不我就不能再在上海混了！」

丁盛臉上發熱，訕訕地道：「我不想請你帮助，我只想知道多點有關呂家的資料，否則無從設局！」

金通又噴了一口濃烟，道：「這就要靠你的手段了，要不，怎叫是考核。」

丁盛不便再求，聊了一陣，便灰溜溜地告辭。返回新雅飯店，羅拔史還未到，他一個人躺在床上沉思。本來他就希望能繼師父接掌門，如今多了「白虎門」那一件事，那就更加非得到不可了，換言之，他必須趕在齊羽之前得手。

希望幻滅

六點鐘的時候，丁盛接到羅拔史的電話：「老丁，對不起，今天不能來了，改天再見吧！」

丁盛心情本已不佳，聞言不由罵道：「他媽的，是那個女人迷住了你。」

「是我媽媽患了急性盲腸炎，現在進了醫院，我實在走不開！」

丁盛用力摔下電話，大聲咒罵着：「他奶奶的，我二少爺也不止你一個羅拔史！」他正想再撥電話，忽然電話响，他以為是羅拔史打來，抓起話筒便道：「他媽的，用不着你了。」

不料聽筒裏却飄來一個嬌滴滴的聲音。「丁先生，有位周先生，說是石公館的人，在下面等您，您見不見他？」

周信一向是石九開的親信，這時候找到新雅來，自然有急事，是故立即道：「請你叫他等一等，我立即下樓。」

丁盛穿了鞋立即下樓，果然見到老周在大堂裏急得直踱步，他忙問：「老周，什麼事？」

「九爺進醫院，太太叫你立即趕去醫院。」

丁盛心弦一下子拉緊，趕緊拉着周信跑出去，拉開一輛出租汽車的門，道：「快上去。」

周信對司機說道：「海格街紅十字醫院。」

丁盛問道：「怎會突然進醫院。」

「下午太太去找邱大夫拿藥，回家便發現九爺昏迷了，所以立即送他到醫院去。」

「醒了沒有？」

「聽說有清醒過，但邱大夫說，怕他捱不過今晚，太太立即吩咐咱們四處找你倆！」

「老齊知道了沒有？」

「我不曉得。」

紅十字醫院在徐家滙區，由大馬路到那裏，足足要二十分鐘的車程，丁盛心急如焚，不斷催促司機。

到醫院大堂，已見到司機老何。「二少爺，九爺在二一七號房。」

丁盛走了兩步又回頭問道：「老齊来了沒有？」

「剛上去不久？」

丁盛立即飛快跑上二樓，只見走廊裏有許多石公館裏的人，見到他都喚道：「二少爺！」

丁盛見齊羽也在門外，稍鬆了一口氣，問道：「九爺怎麼樣？」

齊羽搖搖頭，道：「乾娘在裏面。」話剛說罷，房門忽然打開，邱大夫出來，道：「九爺請二少爺和六公子進去。」齊羽和丁盛立即進房。只見石九開躺在床上，寧鈴和梁應湘則站在床畔。

病房裏已無別人，齊羽與丁盛一齊走前去，低聲呼喚道：「師父，您覺得怎麼樣？」

「我……不行了……你們聽着，我死了之後，由……小齊……接位……是『青龍門』的第三代掌門……」

丁盛只覺得腦海是「嗡」的一聲响，脫口問道：「師父，難道老齊已取得到那對三色玉鈪。」

「我……我……主意已定，你不必多言。」

「師父，這也得有個理由，」丁盛抬頭望了梁應湘及寧鈴一眼，目光中充滿怨恨。

「因為……小齊比較……早到……」

「但我比他早三天進門。」

梁應湘道：「小丁，你師父已決定，再說不當掌門也不是不能活下去！」

寧鈴也說道：「不錯，做掌門，責任很重。」

石九開喘着氣道：「小齊……你，要……好自為之……不要令我失望……你們要和好……不要分開！」

「是，師父放心，」齊羽心花怒放，表面上畢恭畢敬，十分嚴肅。

石九開閉上眼睛，輕輕點頭，梁應湘道：「你倆出去吧！」

丁盛又用狠毒的目光瞪了他一眼，然後才大步出房，老何迎了上來，問道：「二少爺，九爺怎樣？」

「沒什麼。」丁盛推開他，向樓梯走去。

齊羽叫道：「老丁，你幹什麼？義父已快了，你連這一點時間也等不及。」

丁盛嘿嘿冷笑。「你是掌門，自然該留下來。」

「他老人家將您撫養成人，難道你便不該留下來見他最後一面！」

「嘿，剛當了掌門，便急不及待要使威風，少爺才不吃這一套。」

此言一出，眾人又驚又愕，須知道「青龍門」幹的是老千，一切以騙為主，所以每人的身份都要保密，門規有一條乃嚴禁向外洩露自己和同門的身份，丁盛這樣一叫，是犯了門規。

丁盛話說出口之後，也吃了一驚，但回心一想，又覺得沒什麼大不了，反正石九開已快死，而自己又當不上掌門。

周信走上前，一手將他拉住，道：「小丁，咱們了解你的心情，但現在你的確不能走，要不石九爺可要傷心透了。」

丁盛冷靜下來，也覺得現在一走，不但「青龍門」的人看不起自己，而且也難以在上海立足，便乘機下台，道：「我留下來不是為了你，而是為了義父。」

齊羽以背向着他，沒有答話，石九開雖然只收了十個徒弟，但「青龍門」的人，却不單止是他的傳人，還有外面亦以千術為生的，只要他願意加入，而接受「青龍門」的門規的，都是「青龍門」的一份子，不過，掌門職位却一定要由嫡系弟子担任！

青龍門每次設騙局，得手之後，都論功行賞，但掌門人那一份最大，即使有的「局」掌門只作顧問，甚至完全沒有沾手，也可以參予分紅。

現在的丁盛和齊羽利益差不多，但從今開始，齊羽的地位和收入都遠遠超過丁盛，若非這樣，這兩人又怎會為了爭奪掌門，而各出奇謀！

過了一陣，邱大夫和幾個護士去而復返，還携來了一些醫療儀器，眾人立即讓開，大夫進去之後，梁應湘和寧鈴却回來了。

寧鈴疲倦地揮揮手，道：「你們先去吃飯吧！」眾人仍站立着，沒一人離開，她又回頭道：「老二，你走吧，有事我再通知你！」

「那好，你也得保重，我先走了。」

寧鈴道：「你們先去吃飯，等下來替我。」

齊羽道：「乾娘，我陪你！」

「也好。」

丁盛窩着一肚子火，道：「大家跟我先去吃飯，乾娘，咱們到大同酒家吃飯，有事叫老齊打電話去。」

× × ×

青龍門的人坐了一大張桌子，這裏面除了周信跟石九開最久，最得其信任之外，有個叫喬石的，最有威信，因爲他除了「技高」之外，還很有義氣，當丁盛點了菜之後，他又吩咐跑堂的炒兩碟河粉外賣，準備帶去醫院。

丁盛道：「兄弟們，剛才兄弟一時激動，說話失了分寸，請大家包涵！」

事實上，不但石九開難以選擇得繼任者，連他門下的人，也覺得齊羽和丁盛難分難解，因此他們知道丁盛失敗，亦替他難過。

喬石首先說道：「小丁你剛才說過什麼，咱們都沒聽見！」他環視同伴，其他人也紛紛表示忘記丁盛說過什麼。

人多數同情失敗者，其實失敗者條件不一定比勝利者强，只是心理如此奈何！

上菜之後，勸解丁盛的人越來越多，丁盛大覺意料，暗中又生了一絲希望，心裏另有計劃，假如這些人都服從自己，則齊羽雖然是掌門，也不過是個無兵司令！

當衆人返回醫院，大夫跟護士巳離開病房，病房裏只有寧鈴和齊羽，寧鈴一見到他們回來便走出病房，說道：「九爺睡着了，不要進去吵他，你們都回去吧，我在此過夜！」

喬石看了丁盛一眼，把那兩包炒粉河遞給寧鈴，大夥兒便下樓去，丁盛對喬石道：「喬大叔，你帶他們回去吧，我到新雅去，有事打電話給我。」

「怎不回公館睡覺？」

「我想靜一靜。」

「也好，凡事看開一點。」

丁盛忽然用力握住他的手，道：「多謝你的安慰，我一定記住您。」

喬石微微一笑，道：「大家總是一家人，不用客氣。」

× × ×

丁盛躺在床上，一夜沒睡，他巳當不成掌門，如何向「白虎門」交代？

這一夜他在床上翻來覆去，想得很多，心情越是紊亂，他想在半夜當開上海，可又嚥不下這口氣。

忽然一個以前從來未想過的問題，翻上腦海，爲什麼石九開臨死，他其他的弟子，却沒有一個趕來上海，是他們不知道嗎？

石九開爲什麼不通知他們，是他們巳跟他斷絕消息，爲何會這樣，如果說那些徒弟忘情負義，但也不可能八個人全都如此。

原因在什麼地方？師父對徒弟不起？是爲了寧鈴？

梁應湘又爲什麼要提早收山？他一向巳不理「青龍門」的事，爲什麼最近又熱心起來。

這些問題一個接着一個翻上腦海，丁盛更加了無睡意！

石九開一向在自己和齊羽臉前不提那八個徒弟，只有一個例外，便是大師兄譚仲夏！譚仲夏因騙局被揭穿，把所有的事都統攬上身，所以被判二十年監禁，被囚在天津大牢裏，如今是生是死也不知道。

既然譚仲夏有恩師門，爲什麼師父不派人去探監？

「也許大師兄巳死在牢獄裏，」丁盛想道：「但其他師兄和師姐呢？我記得師叔說過，師父有兩個女徒弟。」

一想起梁應湘，他牙齒咬得格格作响。「師父臨時宣佈由齊羽當掌門，一定是受他和師母的影响！嘿嘿，今日下午他還和齊羽進房商量哩，莫非齊羽答應給他什麼好處？卑鄙！」

他點了一根香烟，仍沒法抑止思緒，道：「齊羽靠此手段爭到掌門，也不光采，他害怕掌門會讓我奪去，證明本少爺比他有本領。」

他以爲醫院會有電話來，那知一夜到天亮，居然一個電話也沒有，看看巳是凌晨六點鐘了，丁盛便搖了一個電話回石公館。

電話响了好一陣才有傭人聽。「我是二少爺，醫院有沒有電話來。」

「沒有。」

丁盛擱下電話才覺得一陣睡意襲上心頭，他拉一拉被子躺下，不久便睡着，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忽被床頭的電話鈴聲吵醒，丁盛像一頭受驚的兔子，突然坐了起來，抓起電話用含糊的語調道：「誰？」

聽筒裏傳來喬石的聲音，「是小丁？我是喬石！」

「師父去啦？」

「不，我剛來醫院，九爺還在睡，大夫說是睡覺，不是昏迷，但他身體依然很弱，隨時有危險，你還沒醒？」

「現在幾點？」

「九點十五分。」

「剛睡了一陣，有事嗎？」

「沒有，我怕你惦掛，打個電話告訴你，讓你安心，你再睡睡吧，有事我通知你。」

丁盛擱下電話，塞了一根烟到嘴巴去，點了火又抓起話筒，接通中西偵探社的電話。「張社長。」

「我就是，您是……是二少爺。」

丁盛道：「不敢當，我告訴你，九爺巳將掌門讓給齊羽，我無能爲力，老頭子快死了。」

張展宇「哦」了一聲，急問：「二少爺，您現在那裏？」

「新雅酒店四〇五。」丁盛說罷擱下話筒，也拋掉烟蒂，縮進被窩裏繼續睡覺，當他再度被電話鈴聲吵醒時，巳是正午十二時半。

「誰？」

聽筒傳來的是張展宇的聲音：「二少爺，是我！他們限你在三天之內，坐上青龍門掌門金椅！」

「鬼話！」丁盛大聲吼道：「他們想坐，叫他們自己去。」他用力摔下電話，抓起櫃上的袋錶一望，便下床盥洗。

電話第三次响起時，丁盛滿咀牙膏沫子。這次打來的又是張展宇：「二少爺，這是我最後一次代他們傳達，他們警告你

，朱春霞的黑市丈夫巳經回來了，假如你不依他們的話去做，地球上就沒有你這個人！」

丁盛吃了一驚，睡意全消，急道：「喂，老頭子巳決定了，我還有甚麼辦法？總不能當着衆人的臉，用槍威脅他更改主意吧！」

「不威脅老頭子，難道便沒有別的方法嗎，他們一口咬定你有辦法的，因爲你是聰明人，我要說的都說完了。」張展宇說罷便擱下電話。

丁盛抓住話筒，發了一下怔，身子忽然顫抖起來。白虎門說的也有道理，要當青龍門的掌門，也不是沒有辦法，只要殺死齊羽，掌門自然由丁盛接掌。

丁盛雖然騙過很多人，但他從未殺過人，一想起殺人，他又打了個寒顫！

除了騙人之外，他再無其他謀生本領，而平時花用又大，他幾乎沒有什麼儲蓄，假如能順利溜出上海，以後的生活亦堪慮，就更別想過奢侈豪華的生活了！因爲只要白虎門借上海警備司令部發出的通緝令，他丁盛便要過流亡的生活，根本沒法再行騙！

丁盛發了一陣怔，才再回衞生間盥洗，然後下樓乘車趕到紅十字會醫院。

石九開巳經醒來，但病情雖沒有惡化，亦沒有好轉，只能吃流質的食物。寧鈴和齊羽巳經回去休息，守在床前的是喬石和周信。梁應湘來過一陣，又回去了。

丁盛見石九開雙眼一直閉着，好像不想跟自己說話，十分沒趣，便向周信打了個眼色，走出病房。

周信跟他到走廊，問道：「二少爺有話交代？」

「不，我記得你跟九爺好像巳經有三十多年了？」

「是的，快三十五年了。」

「那九爺以前那一批親弟子，你都認識？」

周信臉色一變，反問：「二少爺您問這個幹甚麼？」

丁盛沉聲道：「到底認不認識？」

「都認識。」周信臉上的表情亦十分堅決。「假如你想知道什麼，請親自問九爺！」

「他病這麼重，我還能問他嗎？」

「那你就問太太吧！」

「她多數不會說。」

「假如連太太也不說，我還能說嗎？」周信道：「二少爺，請別爲難我。」

「我只想知道他們的名字和地址，萬一九爺留不住，也該通知他們來送殯！」

周信道：「這些事自然有太太和小齊安排，二少爺不必多管！」他頓了一頓再道：「而且，我提醒你，你也不用去問別人。」

丁盛心頭大怒，不過却不發作，只嘆了一口氣：「我也想不通到底你們爲何這般神秘！」他對此事越加產生好奇。

周信道：「假如沒其他事，我回房去了，不過我也不會將你剛才的話告訴任何人！」

丁盛心頭又是一跳。「多謝您，我知道你一向有分寸，吃過午飯沒有？」

「吃過了，你呢？去吃吧，我看醫院這裏，暫時也沒有其他事。」

丁盛悶悶不樂地離開醫院，他心頭像一團亂草，只覺得，不如意的事，全集中在這幾天發生，好像餘勢未了！下一步還有什麼不好的事要發生！

丁盛心頭無端端一沉，連忙跳上一輛出租汽車，道：「去四馬路。」

孤注一擲

丁盛到中西偵探社，張展宇出外辦事未返，他只好到附近吃了點東西，然後回偵探社等候。張展宇一直到五時才回來，他見到丁盛，完全不感意外，含笑道：「二少爺要告訴我好消息？」

丁盛巳有幾天未看過報紙，剛才枯坐無聊，把過去幾天的報紙全看了，他抓起一張舊報紙，指着一段新聞道：「張社長，朱春霞就是孫副司令的人？」

張展宇是成精的狐狸，吃吃一笑。「我沒說過，也不會說，你是聰明人，應知有些事不該問，因爲問了也沒有答案，何必令大家尷尬？」

丁盛將門閂上，將一疊錢抛在桌上，道：「張社長，我付錢跟你研究點問題，希望你不要跟我打官腔。」

「我不是做買賣，有權不接生意。」

丁盛長長吸了一口氣，道：「要我在三日之內坐上青龍門的金交椅，除了殺死齊羽之外，再沒有其他辦法，張社長可有妙策？」

張展宇吃吃笑道：「連聰明如二少爺也沒有辦法，張某人還有什麼辦法？」

丁盛忽然一把扯住他衣襟，沉聲道：「張展宇，你該聽過狗急跳牆這句話！」

張展宇臉色一沉道：「二少爺，你千萬不要胡來，要動武，姓張的雖然年紀巳有一大把，但相信還不會輸給你，而且要對你不利的絕對不是我，你找錯對象！」

「假如我一定要你供出一切呢。」

「我只好向巡捕房求助，你莫忘記這裏是英租界，我是在英國接受訓練的。」

張展宇拍開丁盛的手，道：「你以爲這宗生意好『吃』？我根本不想惹麻煩，不過是因爲惹不起對方而巳！」

「你替不替人殺人？」

「中西偵探社做的是正當生意，絕不會接這種生意，請你另聘高明。」

「你黑白兩道認識的人不少，可否介紹一個可靠的？」

「我不會接過這種生意，不知誰可靠，不過……」

丁盛見他話中有話，忙道：「請說下去。」

「有一個人，你也認識他，我覺得這人倒是個合適的人選。」

丁盛微微一怔，急問：「那是誰？」

「就是我，請開門。」外面忽然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張展宇點頭示意丁盛開門，當丁盛見門外站着的那個男人，赫然是那天跟自己打過架的關長河時，不由又是一愣。關長河淡淡地道：「你記不起我了？」他反手將門關上。

張展宇道：「兩位請坐下談吧，張某出去一下，你們之間的事，我是全不知道。」此人果然是條狐狸，絕不讓麻煩沾及

。他把桌上那叠錢，拋回給丁盛。

社長室裏只剩下兩個人。丁盛看了關長河幾眼，關長河目光毫不退縮，反瞪着他。丁盛忽然有點如坐針毡的感覺，這才發現這個鄉巴佬不是尋常的人！

良久，他才問：「你殺過人沒有？」

「你說呢？」

這剎那，丁盛忽又覺室內充滿了懾人的殺氣，他訥訥地說：「你殺一個人多少錢？」

「不同的目標，價錢當然亦不一樣，你要殺誰？」

齊羽那兩個字在丁盛喉頭裏翻騰了好一陣才迸出来：「齊羽！」

「我要他的資料。」

丁盛扼要地將齊羽的特點說了一下，道：「這幾天他會經常在紅十字會醫院出入。」

「有他的照片嗎？」

「有。」丁盛取出皮篋來，自內找出一幅照片，照片裏有兩個人，一是丁盛，另一個便是齊羽。關長河把照片撕開兩爿，將一爿交給丁盛。

丁盛又問：「多少錢？」

「三百個大洋，先付三分二，得手之後再付餘下的三分之一。」

「你拿了錢，如果丟如黃鶴，我去那裏找你？」

關長河道：「假如我先殺人，而事後你不付錢，我豈不是白白替人辦事，還要担上風險？」

丁盛想了一下，咬牙道：「好，一言爲定，我後天晚上就要他的人頭。」

「我不會割人頭給你，這又要多担風險！後天殺死他，大後天早上，便有有關他被殺的新聞，隨便你看申報還是新聞報，都會知道，而且，時間太緊，要多加一百。」

丁盛臉色一變，但此刻已如肉在砧上，唯有啞忍，道：「明早你再來這裏先領三分二的酬金。」

關長河已站了起來，道：「我今夜就要，九點鐘在五芳齋等你，逾時不候，明天交錢，再添一百，因爲我未收到酬金時，暫時不做工作，時間太緊迫，危險性便增加。」

丁盛不禁怒道：「你不覺得自己太過份了？」

關長河伸手去拉門，冷聲道：「做生意，買賣雙方都要有誠意才行，我絕不勉强你！」

丁盛忙道：「好，準時九點鐘見。」

關長河去後，張展宇又走進來，道：「二少爺還有什麼事嗎？」

丁盛眼珠子一轉，道：「我想請你到紅房子吃西菜，請你賞臉！」

張展宇瞪着他，詫聲道：「你還敢去紅房子，難道二少爺不知道前晚六公子幾乎被人暗殺嗎？」

丁盛幾乎跳了起來：「眞的？我怎會聽不到一點風聲？」

張展宇哈哈一笑。「二少爺這些天都爲了坐金交椅而忙碌，當然不知道，我的消息得自巡捕房，千眞萬確！」

「誰會暗殺小齊？這會不會是一場把戲？」

「根據向我透露消息的朋友說，當時情況十分危急，如果不是六公子身上帶着槍，一定逃不過刦數，看來，不像是場把戲？」

「狙擊手死了？」

「死在六公子的槍下！」張展宇道：「六公子只開兩槍，兩槍都中的。」

丁盛心念電閃，假如齊羽眞的被人暗殺，而自己又中了圈套，是不是有人要對付「青龍門」？這個人又是誰？他跟「青龍門」有何仇恨？

張展宇道：「二少爺若還不相信，巡捕房裏你也有認識的人吧？大可以去問一問！」

「我不是不相信，只是覺得裏面有蹊蹺，是不是設局讓我入圈套的人，暗殺齊羽？」

張展宇一愕，這個問題他可沒想過。

丁盛長身道：「謝謝你，說不定以後我還要請你調查！」

「調查什麼？」

「是誰要謀殺齊羽的。」

「那麼該由他來查，二少爺我沒空陪你吃飯，你請吧！」

「你們並沒有這個規定吧？」丁盛開門出去，道：「過兩天再說。」

×　×　×

丁盛籌了二百五十個大洋，拿到五芳齋交給關長河，便乘車去醫院，齊羽還在那裏，丁盛對他道：「今晚我來，明天輪到你！」

寧鈴也同意，齊羽只好離開，石九開依然在熟睡中，而寧鈴的床就在旁邊。

丁盛拉了一張椅子坐在床邊，問道：「師娘，大師兄還在天津大牢裏嗎？」

「我怎知道？你師父一向不談以前的人和事。」

「二師兄叫什麼名？」

「你問這個幹啥？等你師父精神稍佳之後，再問他吧，而且他以前那些徒弟，我亦不熟悉。」

「師娘多少知道一點吧？聽說我有兩位師姐，不知排行第幾？」

「好像是第五跟第七，她們都已洗手，並且脫離本門。」

「師娘可知她們爲何要離開？」

寧鈴臉上毫無笑意。「以前的事，你最好少提少問，總之你自捫良心，師父跟師娘有沒有對不起你！」

「我是師父跟師娘一手養大的，恩重如山，不會忘記！」

「那就好，夜深了，我也要休息了，你到外面去吧。」

丁盛應了一聲，乖乖坐在走廊的長櫈上，閉起雙眼似在養神，心中却惦掛着暗殺齊羽的事。不久他便睡着了，幸而一夜平安無事，天亮之後，喬石他們來了，丁盛進病房向師父問候。

石九開雖然醒來，精神却無多大起色，也開不了口，丁盛跟他說話，他只能眨眨眼，喬石低聲道：「小丁，你回去睡覺吧，有事會通知你。」

×　×　×

關長河倒也沒有作什麼特別的準備，只是化裝到醫院和石公館一帶走了幾趟，跟齊羽朝過相，將他面貌緊緊記在心中

，便回去睡大覺。

傍晚，他到火車站，買了張次日凌晨去蘇州的火車票，便返回紅梅旅店睡覺。

齊羽隔晚到醫院，傍晚去，到次日天亮才離開，而日間便在石公館裏睡覺，要殺他在路上不太方便，到石公館行兇，更加危險，最好的辦法是到醫院下手。

關長河睡至半夜下床，在房裏打了一趟拳，出了一身汗，使精神集中起來，然後再洗一個冷水浴，換好衣褲，穿戴整齊地離開旅店。

旅店附近有通宵營業的小食店，關長河吃了一碗餛飩，一碗油菜飯，然後步行過蘇州河，找到一輛汽車，乘去靜安寺路下車，再步行去醫院，他做事果然小心。

醫院裏面雖然有人當值，但夜深人靜，關長河手腳乾淨俐落，攀爬跳躍如履平地，倒也不費多少工夫，便給他混進去。

關長河並不直接去找齊羽，而是到漿洗房去，找到一件大夫穿的白袍，再圍上大口罩，然後才上樓。

一個女護士拿着一個冰袋，由樓上走下來，關長河並不畏縮，擦肩而過，而那女護士只瞥了他一眼，微點一下頭，算是給醫生打招呼，便低頭下樓。

關長河脚步絲毫不停，在二樓走廊上走着，二一七號病房外面，空間較大，那裏一向擺放着三張長櫈，讓探病的人和等候的人休息，現在這三張長櫈仍在，却不見有人。

關長河微微一怔，轉身向兩頭探望一下，不見有人便走近房門，貼耳靜聽。裏面亦沒有聲音，關長河輕輕旋動門柄，可是裏面鎖上了。

他心中想道：「莫非齊羽今晚睡在裏面？」

限期是在明天晚上之前，但假如今晚下不了手，明晚就要去石公館，這是他所不願的，是以他略一沉吟，决定攀牆而上，由陽台進入病房下手。

主意拿定，關長河又向樓梯走去，經過厠所門口，他心頭一動，决定進去看看，冷不防裏面走出一個人來，兩個人碰個滿懷，都因猝然而發出一聲驚叫！

那人被關長河一撞，退了兩步，抬起頭來，關長河目光倏地一亮，這人便是他要下手的對象：齊羽！

就在他呆了一呆的時候，齊羽已經自他身旁經過，他當機立斷，右脚伸出一勾，左拳順勢向他小腹擊去。

不料因爲剛才那一撞，力量出奇地猛，使齊羽有了戒心，關長河那一勾，只能使他上身幌了一下，但關長河那一拳竟然被他以臂格住。

不過關長河那一拳，力道之猛，又大出齊羽之意料，退蹬了幾步，關長河撲上前，右拳又迎胸搗出，這一拳勢力更猛，就像是頭老虎！

「砰」的一聲，齊羽中了一拳，仰天栽倒，幾乎喘不過氣來，關長河飛躍過去，雙脚朝他身體踩去。

齊羽能被石九開選爲繼任人，自有他過人的地方，這剎那，依然保持冷靜，發力翻滾，不過厠所地方狹窄，他小腹及右臂又中了一脚。

關長河上身俯下，一手如叉，一手抱拳再擊其小腹。

齊羽右脚忽然用力一掃，關長河身子一幌，齊羽左脚一曲，向上撑起。

關長河及時向後一退，伸手入袋摸出一枚銅板來，與此同時，齊羽亦自懷內摸出槍來，他一向是使慣左手的，可惜關長河事先不知道。

關長河這一驚非同小可，銅板立即出手，「噹」的一聲，擊在槍管上，槍管一沉，但仍然叫响，「砰」！

子彈呼嘯出膛，射在關長河的脚上，關長河只覺右脚一陣灼熱，知道今日徹底失敗了，不敢怠慢，急忙退出。

「砰砰」！兩顆子彈又擦肩而過，幸好齊羽已被關長河打傷，手腕不穩，否則若在平時，這兩顆子彈，必定送進他的後肩！

關長河急如喪家之犬，由樓梯上連滾帶爬急下，齊羽忍痛爬起來，跟蹌追到樓梯口，再追到樓下，只見醫院裏的人都聞槍聲而跑過來。

齊羽道：「有人要暗殺我，你們可有看見一個穿白袍的男人嗎？」他目光一低，見地上有一行血漬，便忍痛追出去。

冷不防兩枚銅板飛射進來，齊羽一驚，急忙把頭一偏，閃過這致命的一擊，但射向其手腕那一枚，却沒能躲開，「噹」的一聲，手槍已經跌落地上。

手腕受傷，痛得齊羽額汗連淌，低頭一望，那枚銅板竟還嵌在肉中，待得他右掌在左臂拍了一下，銅板才彈跳落地。

齊羽彎腰以右手檢起手槍，匿在柱後向外觀察，已沒了兇手的踪影，良久，他才大着胆子走出去，只見花園裏的地上有一件破爛的白袍，他知道兇手受傷之後，撕爛白袍，紥緊傷口逃逸。

兩番被人暗殺不死，齊羽既驚又有點慶幸，當他走上二樓時，大夫和護士都已趕來，齊羽忙道：「沒什麼事，打攪大家了！」

那大夫叫一個護士帶齊羽去敷藥。半個小時之後，他到二一七號房裏，跟寧鈴說話。

「那人是誰？」

「不知道，他臉上掛着大口罩，只能看到眉毛和眼睛。」齊羽先將剛才的經過說了一遍，再說出大前晚在紅房子餐廳外面遇伏的經過。「師娘，你說這是不是同一件事？」

寧鈴急問：「你爲什麼不早說？」

「我……怕影响師父跟您，而且已經事過情遷……」

「今晚的事，證明並非事過情遷，只怕還會有第三次！」寧鈴忽然又「咦」了一聲，「爲什麼老二也不說？」

「是嗎？我也估計他不會說。」

寧鈴雙眼一睜，問道：「你這話有什麼含意？」

「沒有，只是我的一種直覺！」

寧鈴又看了他幾眼，道：「你對師娘說話也吞吞吐吐？」

「沒有事實根據的事，我不敢說！」齊羽又摸出那枚銅板來。「師娘有聽過人家提過，有誰是以銅板殺人的嗎？」

寧鈴搖搖頭，道：「我一向不理這種事，怎會知道。」她跟齊羽都沒有留意到

，石九開在這個時供，眼皮居然跳動了幾下！

改變被動地位

丁盛忽然被一陣電話鈴聲吵醒，他以爲是醫院打來的，不料聽筒裏傳來的却是關長河的聲音：「二少爺！對不起，我失敗了，你另聘高明吧，二百五十個大洋，我會還給你。」

丁盛像被人捅了一刀，睡意全消，怒道：「你不是誇下海口嗎？哼，還有一天，失敗了可以再試。」

「我已經受了槍傷，也要怪你沒有在事先告訴我，他是左撇子，要不他絕對沒有能力拔槍！」關長河說罷便掛了綫。

丁盛發了一陣怔才擱下電話。只剩一天，很難再找到機會殺死齊羽，何況他連番受襲，一定會提高警惕！

當不當得上掌門，尚在其次，最嚴重的是白虎門那方的警告，他不能不爲自己的前途着想，也不能不担心自己的生命！

丁盛點了一根香烟，斜靠着床架沉思，由認識朱春霞開始，自始至終，他便被人暗中操縱，被動地聽人命令，既然殺不了齊羽，最佳的辦法便是殺死「白虎門」老大，問題是他不知道這個是誰。

但不管如何他絕對不能再苟且下去，他一定要反擊，才有生機！

丁盛一想到此，立即捺熄烟蒂下床，盥洗之後，換了套衣服，悄悄溜出飯店。由大馬路去四馬路，並不太遠，他步行而去，此刻是凌晨四時，街上沒有行人，但黑暗中似乎隱藏了無數的殺機！

丁盛以大無畏的精神勇往直前，一直至中西偵探社門外才停下來，這時候大門自然緊閉着，丁盛在附近看了一下，便匿在一根柱子後面。

假如白虎門神通廣大，知道丁盛暗殺計劃失敗，他們一定會再送信來，那麼丁盛便有機會見到他了。也不管送信的人在「白虎門」內的地位是高是低，他最低限度掌握了綫索！

凌晨長街寂靜，時間也似乎過得特別慢，丁盛又恐有人對他不利，不斷轉頭望着四周，因恐暴露位置，是以不敢抽烟。

時間終於溜過了一個鐘頭，這時候居民開始把尿桶拿出街上去，等候糞車清理，一時之間，空氣中充滿了異味，丁盛自小錦衣玉食，幾曾受過這樣的苦，儘管他心中雖然不斷地咒駡着，但雙脚仍寸步不離。

「鈴鈴鈴！」糞車夫搖着鈴子，慢慢走近，又終於經過了，那老頭見到丁盛，顯然十分奇怪，不斷拿眼看他，丁盛只當作沒見到他。

不久，天色已亮了，街上漸有行人，丁盛換了一根遠一點的柱子，摸出一根香烟來點上火。

他在那裏一站，便是四個鐘頭，這時候街上已十分熱鬧，賣早點的舖子早就開門營業了，丁盛又飢又餓，依然不敢動，直至見到張展宇上班，他才到斜對面的一爿小麵店吃早頓。

丁盛狼吞虎嚥，把那碗麵吃光，便忙着到偵探社去，張展宇見到他，頗爲驚詫：「二少爺，怎麼今天這般早？」

「白虎門有沒有信來？」

「還沒有！」

丁盛暗噓了一口氣，往沙發上一坐，道：「關長河失敗了！」

張展宇明知故問，道：「他什麼事失敗了？」

「他殺不了齊羽，反讓齊羽的槍射傷了他！」丁盛這時候也不跟他嘔氣，用懇求的語氣道：「老張，你也不希望我完蛋吧？請介紹一個職業殺手給我。」

「依我的經驗及眼光，關長河實在已是一流的殺手，不管他是職業的，還是業餘，現在我在上海都不能找到一個比他更高的人！」

「那你叫我怎辦？」丁盛欠一欠身聲音也提高了不少：「你叫我任人擺佈！」

張展宇聳聳肩，抛了一根香烟給他，道：「我實在沒有辦法，你去找別人吧，你跟金爺有交情吧，也許他有辦法替你解決困難！」

「假如要他替我殺齊羽，那是沒有可能的事，而且他也不見得一定肯帮我！」

丁盛頓了一頓，道：「假如我請你替我查上次暗殺齊羽的幕後人，你收費多少？」

張展宇道：「這不是收費的問題，而是我認爲不好查，因爲那個殺手不是上海人，假如我眞要深入調查的話，需要很多有關齊羽的資料，那就等於探知了你們青龍門的秘密了，這是一件燙手的山芋，假如眞的這樣做，事情穿了，你也不能在青龍門立足！」

丁盛吸了一口氣，道：「好，那改一個題目，你替我調查我的六個師兄二個師姐的下落和名單！」

張展宇沉吟道：「你能夠供給什麼資料給我？總不能叫我去問石九開吧？」

「我只知道大師兄叫譚仲夏，他被判二十年牢獄囚在天津，應該尚未期滿！」

張展宇想了一下，道：「我只調查這個人的詳細資料如何？」

「也好，費用多少，屆時向我要！」

丁盛連忙長身開門出去。

張展宇也不送他，只在記事簿裏記下譚仲夏、二十年，天津八個字，接着他查了電話，便離開偵探社，直赴郵電局。

他花了半個鐘頭，才找到他要找的人聽電話，這人姓賀，是在天津局子裏管罪犯檔案的。「老賀，我是張展宇，有一件事要厤煩你……」他在電話裏向老賀說出要查的資料。老賀欣然答應，說將盡快通知他。

當他返回偵探社，小王對他道：「剛才郵差送來了一封信，放在你桌上。」

張展宇也不以爲意，走進辦公室，抓起信便拆開展閱，那封信的形式跟白虎門給丁盛的一模一樣，他一顆心立即提了起來。

張社長台鑒：你是聰明人，請勿接受丁盛的任何委託，這對你沒有好處，知名不具。

張展宇跑到外面問道：「信是在什麼時候收到的？」

小王看一看壁鐘，道：「九點前收到的。」

張展宇重回辦公室，目光落在信封上

，却發現了一個秘密！信封上有地址和收件人的名字，沒有付信人的地址，只寫白緘，右上角貼着寄本城該付的郵票，但郵票上並沒有印戳。

張展宇略一思索，更知道對方一定有人在附近監視，丁盛一早來偵探社，必是引起了對方的思疑，所以立即寫了此信，欲蓋彌彰之下，反而露出了馬脚！

再稍加思索，對方託人送信時，自己尚在郵電局等候，打長途電話，因此對方還未知道自己已接受丁盛的委託，亦未知道委託何事。

張展宇坐下抽烟其實他並沒有瞞騙丁盛，他是在接了生意之後，才發覺棘手，他雖然不知道對方的底細，但對方所展露出來的「實力」，却令他不敢不遵令。不過張展宇也不是一個任人擺佈的人，他忽然決定要「免費」爲自己調查一下。

他要調查白虎門的底細，要知道他們揑住丁盛的把柄的目的，即使不將結果告訴丁盛，自己亦希望了解，免得無端端被利用。

最重要的一點，張展宇害怕對方在最後會向自己下手，以免洩露底細，假如揭開對方的底細，便可作防範，而且越早越對自己有利。所以他要改變被動的處境，化被動爲主動！

× × ×

丁盛離開中西偵探社，立即趕返新雅，並打電話到石公館。接聽電話的是一個綽號「兔子」的同門。「二少爺，六公子今晨遭人暗殺，受了輕傷，現在剛回來，剛才我打電話去新雅找不到你。」

「我下樓出去吃麵！」頓了頓，丁盛問道：「是誰暗殺老齊的？」

「不知道，九爺沒有事。」

丁盛道：「我回去看他。」

丁盛去看齊羽，一爲掩飾，二爲探知他第一次受襲的情況。

齊羽受的傷並不重，除了手腕的傷在醫院敷藥外，身上的拳傷，則找跌打師傅治理，他剛回去不久，丁盛便來電話了。

齊羽對他亦有點疑心，不過他們以前的感情極佳，雖然最近因選掌門的事，使雙方有了心病，但若說丁盛會因此僱人殺他，他亦難以相信！

當他剛吃了麵，丁盛亦到了。丁盛表現得十分情急道：「老齊，到底是怎麼回事？」

齊羽道：「到我房裏來，」兩人進房之後，齊羽坐在一張大籐交椅裏，點上烟，將經過仔細說了一遍。「老丁，你可知道有誰用『金錢鏢』殺人的？」

三十年來，已很少人練這種暗器，未聽過。那人爲什麼要殺你？」

齊羽苦笑一聲，道：「我正想跟你琢磨一下！」

「我昨晚聽一個在巡捕房裏辦事的朋友說，你在紅房子餐廳外面也受襲，兇手死在你槍下，當時梁淑琴還跟你在一起，你爲什麼不說？師父跟師娘知道嗎？」

齊羽又嘆了一口氣：「這又是一件無頭公案！我也是在今晨遇襲之後才告訴師娘的。」

丁盛冷冷地道：「如果沒有今晨這件事，我還以爲這是你做的把戲呢！否則你爲什麼不說。」

齊羽臉上已有慍色。「我爲什麼要演這場把戲？」

「哈哈，英雄救美，最容易得到美人垂青啊！」

齊羽怒道：「我要女人還得用這種下三濫的技倆？」

「那你解釋一下，爲什麼不『揚』出來？」

齊羽考慮了一下，道：「老丁，我不知道你還當不當我是兄弟？」

丁盛微有愧色，却裝作生氣的模樣道：「那天我在醫院的態度是不對勁，但事後我已想通了，不信可問其他兄弟。」

「我跟你出生入死過，與你共同合作釣過無數大魚，二十餘年的共同生活，我亦相信你不會這般涼薄！」

丁盛大聲道：「這個當然，要不我爲什麼立即趕來探望你！」

「好，我就跟你說了吧！不過現在說的話，只許你知道，不許你告訴任何人，你可得先答應我。」

丁盛頗爲詫異，不過還是滿口應允。

齊羽道：「因爲我懷疑兇手是二師叔僱來的！」

丁盛一愣，隨即不悅地道：「老齊，你在耍我？誰不知道你最近老在鑽他這條綫？三頭兩天便往他家裏轉。就算他不當你是未來的女婿，跟你的感情，也一定好過我。」

齊羽不理他，將自己的看法和梁應湘交談的情況和盤托出。「他不會讓他女兒嫁給我，只是表面上碍着師父的臉子，不好明說。」

「就算他不要你做女婿，也用不着殺死你！」

「老丁，你可知道師叔爲何一早就金盆洗手？」

丁盛心頭一跳，反問道：「難道你知道？」

「我問過師娘，她不說，我却感覺裏面可能有什麼隱情！」齊羽道：「以前咱們一直沒有懷疑過，八位師兄師姐不與師父來往的動機，但如今師父病入膏肓，照說即使師父以前對他們不太好，也該來探病！」

丁盛也點上一根烟，道：「我正想跟你商量這個。身爲師弟，居然連師兄師姐的姓名也不知道，也算奇事！」

「老丁，你說他們是不是跟師父師娘鬧翻了？」

「你說呢？」

齊羽道：「原來你還在猜忌我！」

丁盛噴了一口濃烟，道：「我看有可能是這樣，不過內情難測，可能比咱們想像的還要複雜！」

齊羽見他說了還是沒說，沉吟了一下，又道：「師叔是否亦因爲與師父有心病，所以才退出本門？」

「是的，但爲何他最近又熱心起來？這是值得研究的！說不定，他還想當掌門哩！」

齊羽道：「這個可能性不大，因爲他已洗手，也已有十多年不理本門的事，再回來當掌門，恐怕別人不服！」

丁盛又接上一根烟，他連吸幾口，然

後道：「我也有一件事情，想跟你琢磨琢磨。」

「什麼事？」

「你遭人暗害，我則中了人家的圈套！」丁盛將過程大概透露了一些。「他們對我下的第一道命令，是要我取得掌門，否則將對我不利，所以那天我才會突然失態！」

齊羽臉色一變。「他們如今對你採取行動了沒有？」

「還沒有，也許他們還不知道師父已經傳位給你。」

「那麼謀殺我的人，跟他們有沒有關係？」

「我不敢說，不過如果是他們要殺你的，大可以叫我下手，因爲如果我下手，你一定防不勝防！但他們並沒有這個指示，所以也許另有其人。」

「這到底是些什麼人？」

丁盛苦笑一聲。「假如我知道的話，還用得着跟你商量嗎？」

「那你準備如何應付？」

「只能見一步走一步！老齊，如果他們叫我下手殺你，我是寧死也不會聽令的，但只怕他們會派人殺你，你一定要小心才好！」

他以退爲進，齊羽果然十分感動。「我會小心的，但你也要小心！」一頓又說道：「你這件事情，要不要告訴師父和師娘！」

「暫時不必，師娘最近好像不愛聽我們的事，又何必令她担心！」

齊羽也接上一根烟。「喬石周信他們都是忠誠可靠的，也許咱們可以利用他們調查。」

「絕對不能動用他們，甚至連這件事也不能讓他們知道。你不明白？」

齊羽略一沉思，恍然道：「不錯，咱們的行動全在人家計算中，說不定裏面有叛徒！」

丁盛伸出一掌來，道：「老齊，我跟你同一條戰綫，共同解決這件事。」

「好！」齊羽也伸出掌來跟他一擊。

這兩人本是好兄弟，因爲爭奪掌門，而各逞心機，但此刻生命受到威脅，又捐棄前嫌！

中午寧鈴回來公館洗澡換衣服，她人好像瘦了，精神也有點疲勞，丁盛問道：「師娘，師父的病情有好轉嗎？」

「沒有，還是拖着，眞煩人！醫又醫不好，這樣半死不活的，反而難受！」

齊羽連忙安慰她。寧鈴道：「有什麼事發生嗎？告訴我，我代你們轉給你們師父知。」

丁盛忙道：「沒事。」

寧鈴望着他道：「小齊已連番遇險，可能下一個便輪到你，你可得小心！」

「多謝師娘關心，我曉得。」

「你們不用去醫院了，暫時休息幾天吧，我叫周信和喬石去。」

× × ×

吃過晚飯，齊羽因受傷，還沒什麼，丁盛可悶得發慌，幸而不久史羅拔打電話來。「小丁，老魏上星期在跑馬廳刮到了一大筆，今晚請客，咱來找你。」

「去那裏？」

羅拔史道：「先去燕雲樓吃京菜，然後去滬西。」

「你不用來了，在燕雲樓見面吧！」丁盛擱下電話，上樓換衣服，臨出門時，心頭一動，拿了一柄匕首插在靴筒裏。

老魏其實不老，三十還不到，不過他是在座八個人之中，年紀最大的。這八人說是好朋友也行，說是「狐朋狗黨」亦不錯！吃喝玩樂，總在一塊兒多。

齊羽和丁盛各有一批朋友，還有一批共同認識的朋友，像這幾個人，齊羽便跟他們不熟。

頭一道菜是北京塡鴨，丁盛因已吃了飯，又嫌這種天氣，吃這種東西太膩，所以只喝不吃，幸而再來的白雲豬手，却是他所嗜的。

羅拔史舉杯道：「來，咱們敬老魏一杯，祝他萬歲！」

另一個叫小春的道：「萬歲有個屁用，最要緊的是再向跑馬廳刮一筆，咱們才有口福！」

老魏罵道：「他媽的，阿拉無贏錢的時候，弗請過你？」

衆人酒酣耳熱，話也多了，說話毫不忌憚，粗言穢語時時衝口而出，終於酒足飯夠。老魏問道：「有誰退出的沒有？」

有兩個退出，結果六條漢子分乘兩輛車子，直赴滬西大舞廳。燕雲樓近黃浦江，由東至西路程可不短，不過這些人都已習慣了，也不覺得如何。

到滬西，裏面已有七成上座，老魏是熟客，領班亦即領他們進去。「魏老闆您的桌子已留好了！」老魏塞了十塊錢給他，昂然而行。

那座位還是挺好的，靠近舞池，衆人叫了飲品，老魏道：「小翠、蕭湘、珮珮有客嗎？叫她們過來！嗯，你介紹幾個來吧！」

領班畢恭畢敬地道：「諸位都是大老闆，那我就代勞替你們挑幾個來坐，包您們滿意！」

羅拔史揮揮手道：「速速辦事，弗爿說話！」

領班去後不久，先來的是珮珮和蕭湘，還有一個叫玉燕的，蕭湘道：「魏老闆，小翠有桌子，一回就來。」她剝了一顆花生，餵老魏吃，老魏樂得哈哈大笑。

羅拔史搖頭道：「六男三女，成何體統？」

「來了！」一個嚦嚦鶯聲道：「小妹雲仙，請老闆們多多捧場！」

羅拔史道：「就算小翠來了，還差一個。」

雲仙咦了一聲，道：「綺紅呢？咦，她怎麼退回去了？」

丁盛順着她的目光望去，身子忽然一震，一聲不吭，推席而起，羅拔史道：「小丁，你急什麼？」

丁盛大步追那女子，那女子似有所覺，微一回頭瞥了他一眼，滿臉驚恐，丁盛看了她半張臉，心中更加認定這個所謂綺紅，就是化名麗怡的朱春霞。

朱春霞見他追來，走得更急，頭一低，鑽進女厠去了，丁盛要跟着進去，不料却讓守在門外的一個保鏢伸手攔住，道：「男人進不得。」

另一個保鏢也道：「老闆，您先回去等等，她很快就出來，裏面還有別的女客，實在不方便！」

丁盛正在氣頭上，那裏管得這許多，倏地將左邊那個保鏢用力推開，再在右邊那個的脅下加了一肱，趁他們呆了一呆之際，快步衝進女厠！

兩個舞女正在對鏡補粧，突然見到一個男人怒氣冲冲闖了進來，都發出一聲尖叫。

「別吵，快叫綺紅出來。」

四格抽水馬桶都有門，而且相隔之間的牆亦甚高，其中只有一格的門關着，丁盛用力踢門，道：「朱春霞，你跑不了的，乖乖的快出來。」

裏面沒有應聲，但那兩個保鏢亦已衝了進來，而那兩個舞女則尖叫着跑出去，那個被丁盛打了一肱的保鏢，道：「你再不出去，老子便不客氣了！」

丁盛道：「這是我跟朱春霞之間的事，沒你們的事。」

那保鏢怒不可遏，立即揮拳望丁盛搗去，丁盛伸手一格，正想回拳，另一個保鏢亦衝過來，飛脚踢丁盛的腰側。

丁盛沒奈何只好伸手將其撥開，同時退了一步，第一個保鏢得勢不饒人，立即跟進，連打兩拳。

丁盛閃開第一拳，却閃不開第二拳，但他仍能反擊，在對方小腹上擊了一記，另一個保鏢又被他一腿迫退。

就在此刻，那領班已帶着老魏和羅拔史衝進來，大聲嚷道：「停手！」

那兩個保鏢悻悻然退出厠所，老魏問道：「小丁，到底是甚麼事？」

丁盛問領班：「綺紅的眞名是否叫朱春霞？」

「好像不是，咱們沒看她的證件，也不知是眞是假，只記得她說是蘇州人！」

丁盛咬牙道：「沒錯，就是她！這婆娘跟人合作，設圈套害我！我一定要問問她。」

羅拔史道：「算啦，你還不是好好的？男人難得被美人騙一次也……」

「不，她害得我好慘！而且我也不是要打她，只是要她供出其他人而已，你們不知道，他們到現在還揑住我的把柄！」

領班見事情嚴重，便去拍門。「綺紅，醜婦終需見家翁，出來吧！」

裏面還是沒有應聲，領班低頭從下面縫隙裏望進去，叫道：「沒有人。」

丁盛急問：「裏面有沒有窗子？」

寧鈴在書房與二徒研討近日發生的事情。

「每一格都有。」

丁盛頓一頓脚又一陣風般衝了出去，一口氣由大門口跑到旁邊的橫巷裏，可是那裏還有朱春霞的芳踪？他返回大門口，問守門的印度人。「你有看見綺紅嗎？」

「她乘汽車走啦。」

領班怒道：「還未打烊，又沒客人帶她出去，你怎麼不攔住她？」

「她說身體不舒服！」

羅拔史一手勾住丁盛的脖子，道：「小丁，別淨想不開心的事，咱們再進去玩玩，那個蕭湘也不錯嘛。」

丁盛怕他們問長問短，便道：「不去啦，我沒心情，你們自個玩兒吧，我回家了。」

老魏十分世故，點點頭，道：「早點休息，看開一點，改天再陪你玩。」

丁盛跳上一輛出租汽車，却不回石公館，而赴新雅飯店。當他到櫃台拿門匙時，女服務員交一封信給他。「丁先生，這封信是一個姓張的先生給你的。」

丁盛低頭見信封上還寫着九時十五分幾個字，便立即上樓。

決心反擊

張展宇那封信裏，夾了一張白虎門的信，信很短，只有兩行：

丁盛台鑒：知你已無緣當掌門，甚是遺憾，再給你兩天時間，讓你設法殺死齊羽，切切勿誤，否則閣下前途堪虞，知名不具。

丁盛看後一把將信撕掉，拋進廢紙箱

裏，再看第二封信，那是張展宇寫的。

丁老弟：找你不獲，請即來電：35774，張展宇即晚。

丁盛解開上衣的鈕扣，立即搖電話給張展宇，這電話不是中西偵探社的，又沒有寫明是那裏的，是以當有人抓起聽筒時，他小心翼翼地問道：「請問，張先生在嗎？」

那邊的人問道：「姓張的有很多人，你找哪一位？」

丁盛沉吟道：「張展宇。」

「你是誰？」

「我姓丁。」

那人忽然哈哈笑起來。「二少爺！我就是張展宇。」

「你在家裏？」

「不，這是我職員家裏的，電話是公司替他裝的！」張展宇道：「有時候在家裏打電話不太方便。」

丁盛才不管他。「您找我什麼事？」

「那封信你看過了？他們消息眞靈通呀！今天早上還寄了一封信給我……」張展宇將收信情況告訴他。「你準備怎樣？眞不行的話，就算了吧，我替你想過，假如你殺了齊羽，他們又多抓住你一個把柄，那就永無翻身之日！」

丁盛不由出了一身冷汗，他銜上一根烟，才將剛才發現朱春霞的事告訴他，張展宇道：「你告訴我，有什麼作用？」

「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我恭喜你，朱春霞再出來貨腰，證明那大人物不再要她了！可能一回來就不要，他不在的時候，你跟她鬼混，問題絕對不大。」

丁盛心情亦輕鬆了不少。「我也是這樣想，英雄所見略同，所以他們再下命令，我都當他放狗屁，哈哈，我現在是脫苦海啦！」

張展宇語氣沒有他一半興奮。「我也脫苦海了，再不用替你們轉達，不過我又要提醒你，朱春霞回去一定會告訴他們，所以他們爲了保密，很可能殺死她，也可能會殺死你和我！」

這個可能性倒很大，丁盛不由呆了一呆，張展宇道：「依我看，你還是回石公館睡覺，比較安全！」

丁盛頓了一頓才道：「我會小心，我委託你查的事，有眉目了沒有？」

「已開始進行了，一兩天之內，將會有消息！假如你有新的資料，請隨時供給我！」

丁盛心頭一動，連忙問道：「你認識梁應湘嗎？我想你替我查一查他最近的行動。」

張展宇「哦」了一聲：「他似是個正常商人，你調查他有甚麼目的？」

「他以前是本門的人，大約二十年前洗手，但最近他對本門的事又熱心起來，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你照我的話去做，此事我已徵得齊羽的同意，因爲他亦懷疑梁應湘是最近這幾件事的幕後策劃人！」

齊羽如今已是青龍門的掌門，既然他同意調查梁應湘，張展宇自然放心得很，便答應丁盛的委託。「二少爺，以後你最好少點往我偵探社跑，我怕有人監視，有必要時，現在這個電話可以用，我不在，你找小施或者施太太。」

丁盛見他有收綫之意，忙道：「慢，老張，你再替我調查周成功，他是蜆殼公司北平分公司的副經理。」

張展宇道：「要調查這麼多人，我怕人手不夠。」

「你可以轉託行家，錢方面沒問題，你打電話給我。再見！」

× × ×

張展宇的話不無道理，丁盛在次日一早，便悄悄離開飯店，乘車回石公館，他將昨晚所見到的和委託張展宇的事，告訴齊羽。

齊羽聽見朱春霞露面，也替丁盛高興。「老丁，你解除威脅了！」

丁盛咬牙道：「我一定要反擊，我只恨咱們發現問題太遲！」

齊羽微微一怔，問道：「你指的是那一方面？」

「師兄師姐跟本門的關係，」丁盛瞪着齊羽。「我忽然覺得師父跟師娘似乎隱瞞許多事，他們表面上對咱們推心置腹，但實際上可能不是那回事。」

齊羽雖然不能接受他的看法，但一時間也找不到理由反駁，半晌，他忽然冒出一句話來：「師叔母是瘸腿，一向深居簡出，就連我最近也只見過她兩次，你說師叔洗手是不是因爲她？」

「她瘸腿是由樓上摔下來斷的，應該與此無關。」

「這只是梁應湘說的，事實如何，你我都不知道。」

「何不問梁三少爺？」

齊羽點點頭，道：「大家分頭進行，不過要謹愼一點。」

× × ×

下午，張展宇打來了電話，道：「二少爺，關長河派人將那二百五十個大洋還給你。」

丁盛覺得這人還有義氣，便低聲對話筒道：「他人在那裏，安全嗎？」

「不曉得。」張展宇言畢就收綫。

與此同時，齊羽卻乘老何駕駛的車去梁應湘家。梁應湘不在家，幸而守門的人還是開門讓他進去，大少爺梁耀，二少爺梁燦一向都跟父親做生意，這時候也不在家，只有三少爺在書齋裏讀書，梁淑琴則不見。

齊羽直接去敲梁輝的門，梁輝開門見到齊羽，神情微現驚訝，道：「你怎麼會來？」

齊羽心頭一動，反問：「你們不准我來嗎？」

梁輝忙道：「不是……我聽爸說你受了傷！」

「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傷，三少爺，來一局吧。」

「明天我要去測驗，正在臨急抱佛脚哩！」

「一局棋花不了多少時間，難道你不知道要勞逸結合嗎？」齊羽態度有點强橫，將桌上的書本推開，放上棋盤。「你今天不陪我，以後別想我陪你。」

梁輝跟他的感情本就不錯，只是礙於父令，所以不敢跟他多接觸，這時候他也不管了，把棋子往桌上一放，道：「來就

來，難道三少爺會怕你不成！」

齊羽故意使拖延戰術，每下一步，都經過長時期的考慮，梁輝不耐煩了，道：「喂，你以前不是這樣的。」

「你小妹怎樣啦，是不是那晚兒被嚇出病來了！她生我的氣呀！」

「事後生了點病是眞的，生你的氣倒是未必，不過……我說了你別生氣，爸好像不大同意她跟你來往。」

齊羽哈哈一笑，道：「愛情不成友情在。也不該因此而連電話都不聽呀！你爸的出身，你也知道吧？我想不到他會看不起我！」

「也難怪，今日不同往日嘛！」

「是呀，我早有一事想問了，你老爸爲何突然洗手不幹？」

梁輝一怔，道：「難道你認爲一生行騙才是正途？不准他幡然大悟？」

「我總覺得有其他的原因，這世道，你不騙人，人也會騙你，既然那些羊牯，要讓人騙，何不由我去騙？」

梁輝哈哈一笑。「瞧你！這就是貴門的宗旨？那什麼叫道德，什麼叫道義呀？還有修養跟行善這些詞兒嗎？」

「對，你媽是什麼時候瘸腿的？」

梁輝道：「剛生下小妹不久。你問這個幹嘛？」

「那是十八九年啦，你們兄弟跟她的感情不大好？」

「胡說！不過媽因爲成了半殘廢，性情變得孤僻，不喜歡跟人聊天而已！」

「你老爸對她怎樣？」齊羽道：「當年你爸年紀還不大，爲什麼不討個姨太太呢？」

「去你的！」梁輝在他肩上擂了一拳。「你再胡扯，以後就別來了。」

齊羽哈哈一笑，道：「不扯就不扯，不過我知道其實你自己也有許多疑問，不過不敢問而已！哈哈，大學生居然沒有一點窮究的精神，也算異數！來來，輪到你下了！」

× × ×

齊羽沒有猜錯，梁輝對家裏的許多事，都有許多疑惑，只是礙着父母不敢問而已。齊羽那幾句話，却像一塊石頭，抛在他心湖裏，引起陣陣的漣漪！

他心中暗道：「大學生的確要有窮究的精神，今晚一定要問問爸，可不是爲了小齊，而是爲了……明眞相！」他送了小齊出廳，返回書房，收拾好棋具，又書寫溫習，不久房門忽被敲响，便不耐煩地道：「誰呀？」

外面傳來傭人的聲音：「三少爺，外面有個女人說要找老爺！」

「老爺未回來，你叫她走吧。」

「她說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老爺商量。」

梁輝打開房門，怒道：「你別來煩我，叫她去公司找老爺。」

那傭人囁嚅地道：「她說她不去公司，假如老爺不在她要找太太，假如太太不見她，她要在門外叫嚷，那就會影响老爺的聲譽！」

「哼，她在威脅？」梁輝不禁大怒道：「通知巡捕房！」

傭人說道：「這件事情看來不簡單，咱不敢作主，三少爺，不如你出去跟她說吧。」

「好。」梁輝抛下書本，怒冲冲走出去，不料門外那女子不但年輕，而且十分漂亮，他氣勢登時烟消雲散，訥訥地道：「小姐貴姓名？」

那女子反問：「你是誰？」

「我是梁應湘的三子梁輝，你找家父到底爲了何事，可否先告訴我？」

「我不是不想告訴你，是怕說了之後，會影响你跟令尊的感情！」

梁輝一怔，訥訥地道：「家父未返，小姐可否留下姓名和聯絡地址？」

那女子想了一下，道：「那我等下再來，請你叫他等我，否則他聲譽將大受影响！」她說了便轉身走了，剛巧有一輛三輪車經過，便坐了上去，車子開動時，她回首向梁輝嫣然一笑。

梁輝呆了一呆，魂魄都似跟着她的車子去了，心中不由暗暗道：「可惜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咦，她跟爹有什麼關係？不會是……」只覺心頭一片冰冷，悶悶不樂地走回書房，書本上的鉛字，就像是蝌蚪，在上面亂鑽，却沒一字鑽進他的腦海內！

幸好丁盛不在，否則他一定不會讓那女子離開，因爲她就是朱春霞。

× × ×

當梁應湘回家聽了梁輝的報名之後，臉色一變，拍桌大叫道：「豈有此理，胡說！」

梁輝忙道：「爸，難道孩兒還會騙您？爹，那人到底跟你有什麼關係？」

「簡直……」梁應湘揮揮手道：「滾吧，你爸已一大把年紀，難道還會跟個小姑娘有關係不成？」

梁輝鬆了一口氣，道：「爸說得有理，不過假如她眞的再來，您可得想個辦法解決。」

梁應湘忽又叫兒子過去。「不管那女人是不是神經有問題，這件事都不要告訴你媽！」

梁輝道：「這個，孩兒自然知道，爸，你準備怎樣對付她？」

梁應湘想了一下，道：「沒你的事，你出去吧，叫老楊進來。」梁輝應了一聲出去。

一忽，老楊便進來了，老楊並非姓楊，他姓梁叫白楊，是梁應湘的疏堂弟弟，是梁府的管家，自梁應湘洗手之後，便一直跟着他，算是個心腹。

「老楊，下午有個女人來吵鬧，你在嗎？」

「老爺，當時我因爲出去，所以不知道。」

「你守在門外，那女人一到，你便攔住她，等我出去跟她直接傾談。嗯，先替我打個電話去西湖飯店，叫他們替我留個雅座，我要跟人談生意。」

梁白楊恭敬地應了一聲便退出去了，梁應湘雖然在兒子面前力斥其非，但此刻却難以安心，他烟癮不大，現在已在抽第四根了。

梁輝同樣亦坐立不安，不斷跑出大廳，希望能再見到那女子一臉。不久傭人便叫開飯了。梁輝道：「我不吃……不餓，

餓了再吃點心。」

就在此刻，只見大門外的梁白楊探首喚道：「三少爺，請您快通知老爺，說要找他的人來了。」

梁輝略一猶疑，反而走到鐵門邊探望，只能見到那女子半張臉，恰好她轉頭過來，又對他微微一笑。梁輝似被人封住了穴道，不能動彈。

半晌，他下定决心去開鐵門，梁白楊才知道，他並沒有進去通知，便沉聲道：「三少爺，這是老爺交代下來的要事，你再不進去通知，萬一老爺怪罪下來，可得由你承担！」

梁輝對這位管家還有幾分畏懼，只好轉身進去通知父親。「爸，你又說跟她沒關係，爲什麼又要去見她？」

梁應湘厲聲道：「你幾時開始管老子的事！」一頓語氣稍軟。「不管老子認不認識她，這件事來得蹊蹺，我也得弄清楚眞相。」

「爸，你要跟她出去？我……我跟你一齊去，萬一有事也多個人照應。」

梁應湘臉色又是一沉。「你留在家裏好好讀書，考試成績不好，要你好看！你老子歷過了多少風浪，難道連一個女人也應付不了？」他抓起一個皮公事包，便大步出去。

司機忙問：「老爺要用車嗎？」

「不用。」梁應湘走出大門，便叫梁白楊去找街車。他轉頭問道：「小姐，阿拉並不認識儂，儂找阿拉什麼事？」

「梁應湘，你並不是上海人，何必冒充？你雖然不認識我，但是一定認識杜麗娘！」

梁應湘臉色一變，急問：「你跟她是什麼關係？」

「表姐妹。」

「她……好嗎？現在她在那兒？」

話猶未了，一輛出租汽車已駛至，梁應湘拉開車門，道：「小姐請上車。」

梁白楊連忙走過來。「老爺，要派人去那裏接應嗎？」

梁應湘考慮了一下，道：「暫時不用，你們等我的電話。」說罷彎腰鑽進車廂，汽車立即絕塵而去。

× × ×

梁應湘沒有打電話回家，但他竟去了兩個多鐘頭，不過却完整無缺回家，梁白楊一直守在大廳電話旁，直至此時才鬆了一口氣，道：「老爺，您再不來，我便準備帶人去西湖飯店了。」

梁應湘態度十分輕鬆。「假如有事，就算我不能打電話，那裏的幾個跑堂，跟我都熟，還會見死不救嗎？」

梁輝在黑暗中冒了出來，低聲問：「爹，那女子到底是什麼來路？」

梁應湘揮揮手，道：「沒什麼，以前設局現在『露餡』，她是苦主的女兒，我賠了三分之一給她，已完滿解决了，睡覺去吧！」

梁白楊道：「這女人也厲害，事隔這麼多年，還會找上門。」

梁應湘道：「沒你們的事，以後不要再提，更不許讓太太知道。」說罷走進自己的書房，順手反鎖，解開衣扣，敞開上衣，開着電風扇吹風，狠狠地吸着烟，而且一根接着一根。

看他絕不輕鬆，而事情亦必非他剛才所說的那樣，已經完滿解决！至於眞相到底如何，恐怕只有他跟朱春霞才清楚。

梁應湘忽然用力摔下烟蒂，長身走至窗旁，望着外面。昏黃的路燈看來是那麼衰弱孤寂，盡管所有的路燈全亮着，也沒法驅除黑暗的恐懼！

梁應湘此際的心情，是否也如此？

× × ×

七月初了，中午的上海，依然十分酷熱。丁盛在石公館裏吃了午飯，忍不住跑進浴室洗澡，才洗了一半，房門忽被敲响。「二少爺，一個自稱是新雅飯店的雷部長打電話來，請您聽，您聽不聽？」

丁盛微微一呆，道：「你告訴他，我回頭給他打電話。」他匆匆洗好澡，披上浴袍，便跑出大廳打電話。

電話生叫他稍候，不久那邊便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二少爺，剛才那人送封信來給你，我只說你出去吃飯，沒敢說你回石公館……」

丁盛知道他在討好自己，便截口道：「你做得很好，那封信有什麼特徵？寫信人是誰？」

「信封密械，上面只有您的姓名，下面還畫了一頭老虎！是誰寫的我不知道。但送信人却說這是一封急信，所以我才會在這個時候給電話你。」

丁盛心頭猛地一沉，又聽雷部長道：「二少爺，您自個來拿，還是咱們派人送給你，不過現在客多，如果要送，最快也得一個鐘頭後的事。」

丁盛想了一下，道：「四〇七號房有沒有客住？啊，還空着，好，替我換一間房，你立即叫人將信放在四〇七號房桌上，我等下就去！」他擱下電話，立即回家換衣服，他本想去通知齊羽，但又怕那封信會洩露他暗殺齊羽的事，結果還是打消主意，獨自一人去新雅。

丁盛叫司機將車停在遠處，再跑到永安公司打電話給雷部長，知道已辦好一切，於是由新雅後門進去，也沒敢乘電梯，由後梯走上四樓，見走廊上沒有扎眼的人，然後叫服務員去取房匙。

當他走進房時，一眼便見到桌上放着一封信，他忙不迭撕開來看，信果然是白虎門寫的。

丁盛仁兄台鑒：閣下運氣極好，居然讓你碰到朱春霞，不過你也不用高興得太早，咱們會直接對付你，希望你保重！知名不具。

丁盛忽然覺得有點好笑，自己正决定反擊，而對方也似乎在部署更加凌厲的攻勢！

翻查舊案

丁盛似一個洩了氣的皮球，斜躺在床上，他足足抽了一根烟才恢復了點精神，然後撥內綫電話給雷部長。「老雷，假如有人詢問請你別告訴他，我住在這裏！」

雷部長忙道：「這個當然，二少爺請放心！」

「送信的是個怎樣的人？」

「是一個住在附近的賣報童拿來交給守門的。」雷部長問道：「二少爺，那封信不是有什麼問題吧？」

「沒什麼！」丁盛頓了一頓又道：「那報童叫什麼名字？」

「我問過了，他小名虎子。」

「以後如果有人再送信來請您替我留意點，我不會忘記你的好處！」說罷他收了綫，又接通了中西偵探社的電話，聽電話的就是張展宇。「老張！我是丁盛。」

「二少爺，天津那裏的消息還未來，一有消息，我就會通知您。」

「我給電話你，不是爲了這件事，他媽的，他們神通廣大，居然知道我住在新雅酒店。」

張展宇截口問道：「你是說白虎門？你還住在新雅？我早就叫你搬了。」

丁盛道：「你聽我說，」丁盛將白虎門派賣報童送信的事說了一遍。「你可以替我查一查那個叫虎子的賣報童嗎？」

張展宇忽然哈哈大笑起來，丁盛不悅地道：「這時候你還笑得出來，他媽的，想不到你沒一絲同情心！」

「你應該知道自己尙有沒有把柄落在他們手中。」

丁盛沉吟道：「應該沒有。」

「這不成了，既然沒有把柄落在他們手中，你還怕什麼，假如他們眞想殺你，又怎會在事前通知你？這不是提醒你防範嗎？所以他們這封信的目的，只在恫嚇，也因此你根本不必担心。」

「我一切都好像在他們眼皮底下，能不担憂嗎？」丁盛說道：「老張，我已搬到四〇七號房，假如不在公館，多數在這裏。」

「我記下了，如果你担心的話，只須提防他們在你背後放冷槍，憑我的經驗看，這個可能性不大，不過不怕一萬，最怕萬一，你小心一點就是。」

「他們沒再跟你聯系？」

「沒有，有事我會通知你，我還有點事，有事再聯系！」張展宇言畢便放下電話。

丁盛又發了一陣怔，便匆匆由酒店後門溜掉，想了一下，跳上一輛汽車，直赴醫院，他到二一七號房居然找不到人，立即又到樓下查問，原來寧鈴生怕再有刺客騷擾石九開，着人把他搬到三〇八號房，如此即使有人要爬上去，也較困難。

丁盛到三〇八號房外，不見喬石等人，心頭一揪，輕輕叩門，裏面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誰？」

「請問這裏是不是石九爺的病房？」

裏面那人道：「不是。」

丁盛一怔，略一沉吟，忙道：「可是老周，我是小丁！」

房門拉開一縫，露出周信的半張臉來，他看清楚是丁盛之後，便開門請他進去，但隨即快手關回，病房有兩張床，一張是病人睡的，一張較小的是陪睡的，門後還放着一張帆布床，看來不是周信睡的，便是喬石。

石九開仍躺在床上，閉着雙眼，寧鈴低聲道：「你師父睡着了，別吵醒他，小齊的傷怎樣？」

「快好了，師娘，今晚我來保護師父吧！」

寧鈴搖頭道：「不必，你倆的孝心師父跟我都知道……」

「既然師父需要人保護，爲什麼不讓我跟小齊來？」

寧鈴嘆了一口氣道：「你跟小齊自身難保，假如住在醫院，豈不引狼入室！」

丁盛心中有愧，低頭應了一聲，見師父仍未醒來，正想告辭，寧鈴忽道：「小丁，你過來，老周，你出去一下。」

周信應了一聲開門出去，丁盛跟寧鈴坐在那張小床上。「師娘有什麼見教？」

「今晨你師父醒來，頭腦比較清醒，我便將你昨天問我的話轉達，可惜他只說了一個名：杜麗娘。她是你師父的第七位徒弟。」

丁盛心頭一跳，急問：「杜麗娘現在何處？」

「她離開你師父已久，怎知道。」

「師父還說了什麼？」

「他只說了三個字，便又昏迷了，不過他什麼人都不說，只說杜麗娘，相信她是個重要的人物。」

丁盛脫口問道：「師娘說她是個重要的人物，是指那一方面？」

寧鈴瞪了他一眼道：「我怎知道！嗯，她留給你師傅的印象必然很深！」

「師娘見過她沒有？還知道此姝什麼資料？」

「我只見過她一次，還只是匆匆一見，她年紀可能比我小一點，嗯，人長得很漂亮，以前你師父很疼她！」

丁盛打蛇隨棍上。「師娘還知道其他人的姓名嗎？」

寧鈴沉吟了一下，道：「你八師哥年紀比七師姐略大，他還未算滿師便跑了，人倒也長得帥，不比你們差，如今也都是四十許人了，啊……我想一想……你師父從來不在我面前提以前的事……嗯！他好像是姓朱！」

「姓朱？」丁盛心頭又是一動。「師娘只知道這些？」

「等你師父清醒時，我再替你問一問吧！」

「師父的病……」

寧鈴搖搖頭，嘆息道：「還是老樣子，拖不了多少天！小丁，你先回去吧，嗯，其實有關你們師兄師姐的事。你師叔也清楚。」

丁盛心頭又是一動，還想問，寧鈴已道：「改天再來吧，有消息我也會打電話回家，叫老周進來。」

丁盛恭恭敬敬向她鞠了一躬，然後出去。「周信就在病房外，他叫他進去，便向樓梯處走去，剛走了幾級，忽然想道：「我何不去找師叔，也許他肯透露！」主意一定，又覺無意思便退回三樓，走進厠所，這時候，三〇八號的房門已關上了。

當他走出厠所，遠遠見到邱大夫在敲三〇八房門，他敲得很有規律，裏面沒問一聲，便將門開了，丁盛立即縮回去。

待他再出來時，房門已關上，丁盛躡手躡脚走過去。只聽房裏有說話聲，細聽一下，雖然聽不清楚裏面說的是什麼，但其中一個聲音，他却肯定是石九開的。

石九開不是睡着了嗎？怎地又醒來跟邱大夫說話？可惜聽不清楚他們說些什麼

，丁盛生怕裏面的人出來碰見尷尬，聽了一陣便急步下樓去。

× × ×

丁盛並非去梁府，而是到富城貿易公司，這是梁應湘生意最大的一家公司，他通常在這裏是主持業務，丁盛果然在這裏找到他，梁應湘剛送客出門，見到他不由一愕，悄聲道：「你先進去坐。」

梁耀和梁燦不在這裏，他們分別主理梁應湘另外兩家公司，梁應湘進來，帶他進經理室。「小丁，你什麼事找我？」說着他塞了一根香烟到嘴巴裏。

丁盛連忙替他點火。「師叔，我有點事請敎……」

梁應湘截口道：「我早已告誡你，在外面不許叫我師叔，你要問我的事，不說我也能猜到幾分，能答的我自然會答，不能說的，你再求我，我也不會開腔！」

「其實這並沒有不能回答的可能性存在。」

梁應湘正容道：「每個人都有他的立場，別人絕對不能勉强，小丁，我還有事要辦，你有話快說吧。」

「我想知道在我之前那八個師兄師姐離開師門的原因，懇請你告訴我！」

「這件事你不直接問你師父，何况小齊也問過同樣的問題了，我亦不答。」

「好，既然你不答這個問題，下一個該沒有問題了吧，我那八位師兄師姐的姓名你是知道的，請你告訴我。」

梁應湘居然十分固執。「這個問題我亦不答。」

丁盛長長吸了一口氣，才說道：「杜麗娘和姓朱的八師兄的事，你一定也知道吧？」

梁應湘臉色大變，脫口問道：「你……你怎會知道？」

「是師父說的，可惜他後來又昏迷了，師娘示意我來問你。」丁盛目光灼灼地瞪着他。

梁應湘怒聲道：「胡說，他爲何自己違反協定，你從何處知道的，你見過了阿輝？」

丁盛心頭猛地一跳，却笑道：「三少爺不是本門的人，我怎會去找他，這的而且確是師娘代師父傳達的，否則我又怎會知道？」

梁應湘胸膛急促地起伏着，使得丁盛心中疑團更盛，他忽然大胆地問道：「師……梁老闆，你認識一個叫麗怡的女子嗎？這人的眞名叫朱春霞，巧得很，她跟我那八師兄同姓。」

梁應湘一張臉忽然漲紅，大聲道：「快滾，我以後不要再見到你！」

「師叔，自家人你怎地說出這種話來？」丁盛亦萬料不到梁應湘反應是如此的强烈！

梁應湘已站了起來，扯着丁盛的袖子道：「快滾！」

丁盛站了起來，道：「不用你拉，我自己會走！」他走了兩步，忽又回頭道：「梁老闆，莫非你跟她們有見不得光的關係？」

梁應湘剛褪色的胖臉，又充滿了血液，他突然又一把扯住丁盛。「你怎知道這回事？你認識朱春霞？」

丁盛暗道：「我怎知道他們有怎麼一回事？咦，莫非……」心裏想着，嘴上却道：「假如你肯坦白的話，我自然亦會和盤托出。」

梁應湘臉上露出兇狠之色，沉聲道：「快說，是不是你師父告訴你的？」

丁盛道：「大家傾盡所知，你自然會清楚。」

梁應湘冷哼一聲，突然鬆了手，道：「叫你師父小心一點，他既然不仁，我亦不義！」

丁盛急問：「我師父做過什麼不仁的事？」

梁應湘冷笑道：「他自己做過什麼事，心裏明白，想不到他臨死連義氣也不顧了！」

丁盛見他說得兇狠，恐會鬧出大事來，忙道：「師叔，我雖然有些話不便說，但可以肯定地告訴你，這不是師父說的，而朱春霞是……是我……自己在無意中認識的。」

梁應湘臉上沒一絲表情。「你走吧！」當丁盛離開之後，梁應湘立即抓起電話筒……

× × ×

丁盛帶着一肚子的疑問乘車返回石公館。齊羽經已下床，正在廳裏看報紙。丁盛道：「你好睡啊，到現在才下床？」

「你去那裏，我找不到你。」

丁盛道：「到房裏來。」他帶齊羽到自己睡房，脫下鞋襪，把脚架在床畔，上身斜躺在籐椅裏，點了一根烟，這才一五一十將經過告訴齊羽。

齊羽目光連閃，問道：「杜麗娘到底跟師叔有什關係？爲什麼他一聽到她的名字，臉色就變了？」

「我也奇怪！」丁盛捺熄烟蒂，再點上一根，道：「是否因爲她師叔才離開本門？」

齊羽目光一亮。「問題是他們之間有什麼關係！」

「我相信杜麗娘肯定是個重要的人，否則師父不會在那種情况下，只唸她的名字。」

齊羽忽然在自己大腿上拍了一掌。「剛才梁輝打電話來，說昨天黃昏有個女人來找他老爸，還向我說那女人貌若天仙，人見人愛……」

丁盛目光大盛，急問：「他可有說出那女人的面貌嗎？」

「我沒有詳細問他，也不曉得師叔跟那女人有……」

「打一個電話問他。」

齊羽二話不說，立即出廳打電話，過了五分鐘才回來，將朱春霞的面貌形容了一番。丁盛皺着眉，道：「好像就是朱春霞！」

齊羽心頭一跳，道：「有可能，否則師叔不會追問你怎會認識她。她跟杜麗娘有什麼關係？」

丁盛又吸起烟來，喃喃地道：「朱春霞與杜麗娘又有什麼關係？八師兄姓朱，她是不是他的女兒？」

齊羽問：「朱春霞有多大年紀？」

「她對我說是十八歲，但實際上有多大，我亦不知，說不定有二十歲。」

齊羽低頭沉思，丁盛問道：「你在想什麼？」

齊羽抬頭問道：「你有辦法再找到她嗎？」

「只怕她一見到我，一定會避而不見。我在想她跟設圈套的白虎門又有什麼關係？」

話音剛落，房門忽被人敲响。「二少爺，有電話找你。」

丁盛忙不迭跑出廳接聽，聽筒裏飄來張展宇的聲音：「二少爺，天津那裏已有消息，你有空嗎？咱們一齊吃晚飯，最好請你帶點錢來。」

「要多少？」

「一二百個大洋已夠。」

「關長河不是有錢在你那裏嗎？先用吧！」丁盛又問道：「我帶齊羽來，方便嗎？」

「我沒意見，咱們在國際飯店頂樓見。半個鐘頭後到，我已訂了位。」

× × ×

張展宇果然神通廣大，在國際飯店裏仍可拿到一個清靜的雅座，外面還加了一道屏風，以免讓人聽見。

丁盛先派了烟，然後替他倆介紹，齊羽忙道：「張社長大名，如雷貫耳，今日有幸相見，更覺見面勝似聞名！」

張展宇說道：「六公子的大名，張某更是久有所聞！」他從懷裏掏出一張紙來，續道：「你們的大師兄秦仲夏在十四年前已經死在獄中，是懸樑自盡的，但却對外宣稱染急病而亡！」

丁盛心頭一跳，喃喃地道：「他爲什麼自盡？」

「據我的朋友說，獄裏的犯人因他夠義氣，都很敬佩他，而且他家裏的人對有關人員有所『貢獻』，因此秦仲夏在獄中的生活，比一般人好得多。是以他自盡似是另有原因。」

「會不會因爲厭世？二十年的牢獄歲月，不易捱得過！」齊羽道：「張社長知道他的家人的下落嗎？」

「秦仲夏進獄時已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聽說他被捕時，妻子還在坐月。」

張展宇說至此，侍應生把酒菜端上來，他立即住口，說些風花雪月的俏皮話。侍應生去後，齊羽道：「張先生，咱們先乾一杯！」

張展宇舉杯一敬，邊吃邊說：「秦仲夏被捕之後，他妻子曾經搬去天津住，一直到秦仲夏故世，大概因爲天津生活程度高，所以搬到城外居住。」

丁盛急問：「住在那裏？」

「敝友去查過，原來他們最近又搬了，不過秦家兩姐妹都嫁給附近的農夫，相信能找得到秦仲夏的妻子程英英。」

齊羽道：「秦仲夏那個小兒子呢？」

聽說他很早便離開母親和姐姐，至於去那裏，暫時還查不到。不過敝友還查到兩個人，這兩人以前常去秦家，聽說是送錢給程英英，我估計是你們的師兄，一個姓黎、一個姓林，無人知其名字。自從秦家兩姐妹出嫁之後，這兩個人便再未出現過。」

丁盛懊喪地道：「可惜不知道那兩個男人的姓名和底細！嗯，有沒有女人去找他們？」

「這個敝友沒有提及。」

齊羽道：「張社長，你一定知道秦仲夏因何被判二十年監禁的。」

「其實你們也該知道……二十年前，你們青龍門在天津設局，下手的對象是個洋人。這洋人剛田英國到華不久，結果洋人先中美人計，再在生意上賠了一大筆，出面跟洋人接觸的，主要是秦仲夏！本來洋人也不知自己中了計，但却爲一個中國人識穿，向洋人仔細分析。洋人大怒，但他在天津也有勢力，跟局子裏的人稔熟……最後秦仲夏跟你們師父被捕，洋人運用外交方面的壓力，要弄死你們師父。」

張展宇說至此，又喝了一口酒，然後續道：「不過你師父也有個有利的條件，洋人拿不到眞憑實據，可是外交方面的壓力也是非同小可的，局子裏便一直將一干人扣押起來，大約過了兩個月，因爲洋人態度强硬，最後秦仲夏便出面一手將所有的罪名攬下來……聽說當時局子裏有人曾經跟九爺有協議，所以在秦仲夏認罪之後，九爺他們便獲得釋放了。」

齊羽又問：「當時梁應湘也有份？」

張展宇道：「這個我沒有問。」

丁盛道：「咱們再求你一件事，請你向貴友拿一份名單，有關這件案子的所有人！」

張展宇道：「我試試再求他一下，一有消息便來通知你們。」

齊羽道：「張社長若果需要錢銀的，但請開口。」他說罷離座去廁所。

丁盛壓低聲音問：「關長河有再來找你嗎？我始終覺得這個人很可疑！」

張展宇銜了一根烟問道：「他有什麼地方可疑？」

「那天在貴社門外他似乎在等我！」

張展宇眉頭一掀，半晌才問道：「他跟踪你？」

「當時我沒留意。」

張展宇道：「有機會我替你摸摸他的底！」由於恐怕齊羽回來聽見，兩人又改說些閒話。

齊羽回來道：「張社長，可否再請你調查一個女人？」

「是不是朱春霞？我不便調查。」

「不，是杜麗娘！不過咱們沒有多大資料，她以前也是本門的人，跟梁應湘似乎有點關係！」

張展宇想了一下，道：「待弄到那份名單再說吧！」

意外的變化

丁盛與齊羽聯袂返回石公館，傭人道：「二少爺，梁家三少爺和梁太太打了好幾次電話來找你。」

丁盛一怔，問道：「他們可有說找我什麼事嗎？」

「沒有，但找得很急，您出去之後到剛才已搖了五六次。」

「奇怪！」丁盛看了齊羽一眼，慢慢走近電話機畔，就在此刻，鈴聲又响，他立即一把抓起來，他以爲是梁家打來的，不料聽筒裏傳來的却是雷部長。

「二少爺，又有人送信給你，這次送

信給你的是一個老太婆，是本店的清潔女工，據說有個男人給她十個銅板，僱她轉達的。」

丁盛未知凶吉，心頭怦怦亂跳，轉頭看了齊羽一眼，道：「你且將信放進房間，我有空就去拿。」他放下聽筒，皺着眉頭。

齊羽走過來，問道：「什麼事？」

丁盛低聲道：「白虎門又有信給我，你打電話給梁輝，看是什麼事兒。」

齊羽接通了電話，道：「請三少爺聽電話！」

不久，又聽他道：「我是小齊，你找小丁什麼事？」

「我爸爸到現在還未回家。」梁輝的聲音透着焦急。

齊羽低頭看一看袋錶，說道：「現在才九點半而已，早着呢，可知他要去那裏嗎？」

梁輝道：「下午小丁去找過他的，他回來了沒有？請他來聽電話。」

齊羽瞥了丁盛一眼，將話筒遞給他。「他要你聽。」

丁盛接過電話，懶懶地道：「三少爺有什麼指教？」

「小丁，你今天下午爲什麼去找我老爸？」

丁盛略一沉吟，道：「爲了昨夜來找你爸的那個女人。」

梁輝驚詫地叫了一聲。「你認識那女人？」

「我不能肯定，所以才去問你老爸，那知道他却將我趕出來，然後我就返回石公館，剛才跟小齊一起去吃飯，你不相信的，可以問他。」

「我……相信你……那個女人叫什麼名字？」

丁盛沉吟道：「聽說她以前在百樂門當過舞女，最近又到滬西客串過，眞名朱春霞，但却對我稱叫麗怡。」

「你怎會認識她？」

「我只能告訴你，這女人十分厲害，我曾經栽在她手裏。」

梁輝難以置信地道：「不會吧，你這個二少爺，怎會栽在她手中？」

「信不信由你，你不用緊張，說不定你老爸是去找她。」

梁輝急問：「你怎知他去找她？他對你說過嗎？」

丁盛冷冷地道：「我只是猜測而已，其實你亦不必緊張，現在還未到十點，男人三更半夜才回家的多得是。」

梁輝忙道：「你不知道的，我老爸如有事不回家吃飯，或是遲回家一定會先打電話回來，但今夜到現在還沒有電話！」

丁盛道：「我不曉得你們是不是懷疑我謀害你爸，他是我師叔，我從來沒有忘記，又怎會去害他，只是今日他的態度也令我詫異！」他簡單地將經過複述一次，便擱下電話。

齊羽問道：「你要回酒店拿信？假如師叔眞的失踪，他們可能已展開『攻勢』，你得提防這又是一個圈套，叫老盧代你去拿信吧！」

丁盛想了一下，終於同意。老盧也是青龍門的人，齊羽以掌門人的身份令他去取信，丁盛又掛了一個電話給雷部長。

× × ×

老盧很快便將信取來，交給丁盛，信封上的字跡跟上次一樣。丁盛便到房裏拆閱。

丁盛二少爺台鑒：念你一直頗守「規矩」，咱們決定給你一個機會，請你二十四小時之內，離開上海，永不回來，這是最後通牒，假如違抗，將請你在地球上「消失」！知名不具，即日。

丁盛又驚又怒，拿着信去敲齊羽的門。齊羽看後，道：「你準備怎樣應付？」

丁盛往床上一躺，道：「我也不知道，你說呢？」

「你跟局子裏的人熟，不如請他們保護你……」

「不行，假如這樣做的話，咱們的底細很快便會暴露！」丁盛忽然冷笑一聲：「他們要殺我，難道我會束手待斃？」

「問題是他們在暗，你在明。所謂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丁盛忽然問道：「爲什麼他們最近又不對付你？」

齊羽面色一變，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認爲他們下一步還是會對付你，所以你也得小心！」

齊羽目光忽然一亮，道：「喂，會否是咱們的師兄師姐幹的？」

丁盛搖搖頭，道：「這個問題我早想過了，他們最多跟師父師娘過不去，又怎會對付咱們？咱們跟他們連面也未曾見過呀！」

齊羽苦笑道：「那我實在想不通，到底是什麼人要跟咱們過不去！」

忽然房門又被敲響，外面傳來女傭的聲音：「六公子，請您聽電話。」

齊羽心頭一跳，道：「莫不是說曹操，曹操就到？」他出去一忽便緊張地跑回來，道：「小丁，原來師叔被人打傷，現在同濟醫院。」

丁盛霍地自床上坐了起來，問道：「是誰打傷他的？」

「電話是由醫院打去梁家的，梁輝剛接了電話便打給咱們。」

丁盛略一沉思，道：「咱們去醫院看看他。」

「你不宜再露面，還是我去吧！」

「二十四小時的限制，現在才過了一小時，一齊去吧！」丁盛說罷已走回自己房裏換鞋。

齊羽跟着進來，却遞了一柄槍給他。「把這個帶上，今日不同往日，小心爲上！」丁盛素來自恃武功高強，一向不帶槍，不過正如齊羽所說，今日不同往日，是故略一猶疑便接了過去。

× × ×

丁盛和齊羽到病房，只見梁應湘身上包了許多紗布，精神萎頓，梁太太因殘廢所以沒來醫院，但他三子一女，全都在床前，丁盛和齊羽進去，他們才轉過頭來。

丁盛故意落在齊羽後面，齊羽道：「二叔，傷勢不重吧？」

梁應湘有神無氣地道：「還好……死不了……只縫了幾針！」

「那裏受傷？」

梁應湘道：「腰上那一刀最深……其他的不打緊！阿輝，快打電話回家，免得你媽掛慮！」

梁輝出去之後，齊羽又問：「二叔，是什麼人將你打傷的，在什麼地方？」

「在蘇州河畔……虞洽卿路……黑暗中看不清楚是什麼人，他們臉上都包着手帕。要不是剛巧有車經過，我一定比你師父早去。」

齊羽道：「二叔是正當商人，怎會發生這種事，嗯，你去那裏找人？」

梁淑琴忽然回頭白了他一眼，道：「你不知道我爸失血很多嗎？老是嘮嘮叨叨的，不讓他休息，是甚麼意思？」

丁盛在背後道：「梁小姐，小齊這樣問是爲了你好！你忘記上次在紅房子餐廳外面發生的事嗎？」

梁淑琴發起小姐脾氣來。「都是你們不好，如果不是你們，我又怎會受驚？今日，我爸被人暗殺，也一定是你們招引來的！」

丁盛冷笑說道：「小姐，請你說話之前三思！上次說不定人家要殺的是你，只因爲小齊推開你，所以子彈才射向他的，哈哈，想不到有人恩將仇報，連電話也不聽！」

梁淑琴臉上一紅，道：「我……沒做過什麼壞事，人家怎會殺我？」

「我也很奇怪，爲甚麼大少爺會知道，而一早去巡捕房接你。」

梁耀忙說道：「當夜有個生意場上的朋友，也在那裏吃飯，是他打電話通知我的。」

梁燦忙說道：「大哥四妹，爸有話要說！」

只見梁應湘揮揮手，道：「你倆先回去吧，有話改天再說，先別將這件事告訴老大，免得讓他担心！」

齊羽恭敬地道：「那請二叔早點休息，咱先走了！」他拉着丁盛走出醫院，外面沒有車，兩人信步沿街而行。「小丁，你看是不是朱春霞和杜麗娘幹的？」

丁盛眉頭緊鎖，道：「不會吧？假如是她倆幹的，師叔也用不着再瞞咱們。」

「難說，假設師叔跟她有不可告人的關係，在子女面前怎方便說？」

丁盛道：「他倆年紀相差頗大，怕不會吧？」

「總之這件事複雜之至，眞想不到近來會有這許多事發生！」

丁盛心頭一動，問道：「這許多事發生在選掌門人前後……」話未說罷，他眼角一瞥，忽見黑暗中有人自梯口鬼鬼祟祟走出來，匿在柱後，他急忙將齊羽推開。「小心有暗箭！」

話猶未落，兩道槍聲已驚破了寂靜的黑夜，槍聲一落，隨即聽見齊羽哎唷一聲驚叫！

丁盛急忙奔至一根柱後，把槍掏出來，齊羽手按後肩，踉蹌奔過來。

「砰砰砰」！又是幾道冷槍，子彈刮臉而過，丁盛漫無目的地還了兩槍。

就在此刻，另一旁又響起槍聲，這邊射來的子彈，更具威力，齊羽見旁邊有個垃圾箱，扶傷跳到後面蹲下，他艱辛地摸出槍來，只覺後肩一陣疼痛，鮮血不斷自傷口湧出，體力迅速下降。

丁盛緊張得像頭豹子，不斷探頭自柱後向前窺望，昏黃的路燈下，見對面竟有兩個大漢，不斷向這邊開火，迫得丁盛不能露身。

齊羽向有神射手之稱，可惜受傷之後，手腕沒法保持穩定，連發數槍，却未能射中。

丁盛再探頭出去，發現對面有個人冒險衝過來，他心頭一沉，正想開槍反擊，但另外兩人的槍同時向他射來，子彈幾乎擦着鼻子飛過，使他只好縮回去，轉頭問道：「小齊，你覺得怎樣？」

齊羽喘了一口氣，道：「假如不能擺平他們，根本就跑不了，小心，他們有人衝過來。」

丁盛冒險探頭，向街道連發三槍，那彎腰衝過來的漢子已至行人走廊，跳到根柱子後面。

「砰」！忽然一顆子彈從斜刺裏飛來，那漢子大叫一聲，飛摔到馬路中心。

這一着大出丁盛的意料，未知凶吉，心頭怦怦亂跳！也不過一忽，一條黑影自梯口飛出，伏在柱後向對面射擊。

他只射了兩槍，對面便啞了，接着有人道：「二少爺，你還不快追。」

丁盛呆了一呆，脫口道：「是你！」旁邊柱後飛出一條人影，丁盛急追過去，那人忽然住步回頭道：「你不去追他們，反來追我幹甚麼？」

丁盛道：「我以爲你也在追他們，關長河，你爲什麼要救我？」

「上次失手，欠你一筆人情，今次還給你。」

「你怎樣在這裏？」

「你還是趕快去追那兩個人吧！」關長河又奔跑起來，跑動時大腿微痛。

丁盛脫口叫道：「有空給我電話！」他向另一個方向追去，可惜那兩個大漢已不知去向，他又担心齊羽的傷，便又跑回去，將齊羽扶起來，丁盛見他受傷頗重，索性抱起他，一口氣跑到同濟醫院，雖然他因習武的關係，體格健碩，也累得氣喘吁吁！

丁盛將齊羽交給醫生，立即去找梁應湘，但他病房門外却掛着一個牌子：請勿騷擾。

丁盛又喘息了一陣，然後打電話到局子裏報案，打了電話，他坐在手術室外面等候，不斷地抽着烟，忽然心頭一動，又掛了個電話回石公館。

電話響了好一陣才有人聽。「小黃，六公子受槍傷，現在還在手術室，你們快來同濟醫院。」

小黃吃了一驚，睡意全消，問：「嚴重嗎？」

「不輕，最少得躺十天八天！」丁盛對着聽筒大聲道：「快來，等下局子裏的人來調查，我可能要離開醫院。」他說了不給對方時間，立即擱下話筒。

大約再過半個鐘頭，局子裏果然派人來請丁盛，丁盛說道：「請等一等，好不好？」

「你要等誰？」

「等齊羽出手術室。」

那探員略一考慮，便答應他的請求，

先在手術室外作了個簡短的記錄，丁盛不供出關長河，只說黑暗中有人開槍打死一個槍手，他因爲趕着送齊羽進院，所以沒追上去問其姓名。

那探員十分詫異，忙問：「那個人你完全不認識，他爲甚麼要救你？」

「那人開了槍便追其餘的槍手了，我根本看不到他的面孔，又怎知道認不認識他？」丁盛道：「就算不認識也不奇怪，你不許人家有仇恨嗎？」

說着石公館的人已到，丁盛長身道：「咱們走吧！」

他回頭向小黃交代了幾句，便與探員下樓了。

分區探長姓區，他先帶丁盛赴殮房認屍。「你看清楚，是不是這個？」

「剛才我根本沒看清楚。」

區探長揭起白布，丁盛低頭一望，那人年紀已四十多歲，但看其體格，顯然仍十分矯捷，一身緞子唐裝，裁剪合體，唇上的髭子亦修剪得很整齊，一望便知不是一般流氓二吊子。

丁盛忽然覺得有點眼熟，心頭有點亂，區探長已問道：「是不是這個人？」

「大概錯不了。」

「開槍的人，槍法極準，子彈由左背透入，直中心臟，一槍畢命，不簡單，咳，這柄手槍的威力亦不小哩！」

丁盛道：「我眞的不知他是誰，老實說，我比你們更想知道。」

「那這個人你認識嗎？」

丁盛越看越覺得臉熟，但又肯定不是在剛才見過的，因爲那時候燈光暗淡，又在槍林彈雨之下，那有時間讓他仔細瞧？而當死者被關長河打死之後，臉又貼着地面，更不可能看得到。

那麼這人到底是誰？自己又在何處見過？

丁盛不想將心中的感覺告訴他，便道：「我仔細想過了，從來都未見過他，看來他是個殺手，受僱于人的。」

區探長道：「咱們到外面談吧！」兩人出了殮房，他遞了支香烟給丁盛。「二少爺，聽說六公子前些日子也遭人暗殺，這件事是巧合呢？還是上一次的延續？」

丁盛苦笑一聲，道：「你問我，我問誰？」

「請跟咱們合作。」區探長噴了一口烟，道：「以我愚見，這是上次的延續，爲什麼他們要將六公子置之死地呢？」

「也許這次人家要殺的是我呢？不過黑暗中看不清楚，誤中副車也未定。」

區探長微微一笑道：「那就更好了，人家要殺你，你不可能不知道內情，即使是要殺六公子，誰不知二少爺自小便跟他在一起，你必然知道，請跟我回局子！」

丁盛呆了一呆，幾乎想一拳將他打暈，沒奈何只好乖乖跟他返回局子裏，接受盤問。

丁盛費了許多唇舌，才說服區探長，使他相信自己的口供，當他返回石公館，天已麻麻亮，他知道齊羽沒有生命之憂，便放心睡大覺！

他連日身心皆疲，是以睡得極沉，直至一陣震耳的房門响聲，才把他驚醒。

丁盛抓起床頭櫃上的袋錶一看，已是下午三時半，連他自己也覺意外，竟可以睡得這般死。

房門响聲不絕，他不耐煩地道：「知道了，我醒了，等下才吃。」

外面傳來女傭的叫聲：「二少爺，有個男人打電話給你，叫你一定要聽，我問他貴姓，他又不說，您聽不聽？」

丁盛應了一聲，他仍惺忪，塞了一根烟到嘴巴裏，劃火點上才開門出去，到廳裏抓起話筒，喂了一聲，聽筒便傳來一個聲音：「是丁盛嗎？」

「不錯，你是誰？」

「二十四小時已快屆滿，我勸你一句，還是早點離開上海吧！」

丁盛料不到白虎門居然敢打電話上門，愣了一愣，睡意全消，忍不住用力吸了一口烟。

聽筒裏又道：「二少爺，請您保重，咱們綫眼四佈，你逃不過咱們的監視的，昨晚齊羽便是一個經驗。」

丁盛急道：「喂，你到底是誰？咱們之間到底有什麼仇恨？」

那人似乎有點不耐煩，提高聲音：「總之你要命的便立即乘四時三十五分的火車離開上海。」

丁盛冷笑一聲：「誰知道你們會不會在火車上下手？那我不是太冤嗎？」

「咱們是講信義的，只要你離開上海，再不回來，咱們絕不會向你下手，你聽清楚了沒有：……其實，我也是不想殺死你的！……」

丁盛忽然覺得這人的聲音頗爲耳熟，心頭一動，輕叫道：「關長河……」

「叮！」聽筒傳來一聲响，對方已收綫了，丁盛仍緊緊地抓住聽筒，心中仍在辨別那人是不是關長河。假如是關長河的話，豈不奇怪，昨夜他才救自己，今日又打電話警告自己，這怎樣解釋？

還有，他是不是白虎門的人？丁盛忽然又覺得此人極之神秘！

去而復返

烟頭灼痛了丁盛的指頭，他才霍然而醒，一邊摔下烟蒂，一邊抛下話筒，不料電話鈴聲，隨即响了起來，他一手抓起，大聲道：「喂，石公館。」

「請叫丁盛聽電話。」

丁盛認得仍是剛才那個人，便沉住氣問道：「閣下還有什麼指教？」

「二少爺，有些事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不宜說出來。」

丁盛道：「我不明白，我認爲事無不可對人言！」

那人冷冷地笑道：「是眞的嗎？假如我將你僱我去暗殺齊羽的事抖出來，你想後果會怎樣？」

丁盛身體忽然顫抖起來，連手指也覺得冰冷，對方直認不諱是關長河，不但令他加深幾分疑惑，也增添幾分恐懼，忍不住問道：「那你到底意欲何爲？」

「很簡單，還是那句話，離開上海！」關長河的聲音沒一絲感情。「你不要試圖要局子裏的人保護你，那會令得你身敗名裂，青龍門再不能在中國立足。」

丁盛深深吸了一口氣，問道：「你今日想殺我，又何必在昨晚救我？」

關長河的聲音也有點憤怒。「我正在後悔！你我以前的恩怨，現在一筆勾銷，下次見面，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你們人多勢衆，爲什麼你不敢說出你的身份……喂喂！」對方已經收綫，丁盛也只好擱下話筒。

丁盛心亂如麻，伸手在衣袋裏摸烟，才記起烟一直放在床頭櫃上，當他長身才發現原來喬石就站在旁邊，他心頭一沉，喬石已問道：「誰打電話來的？」

「一個昨夜救我跟小齊的男人，今日又迫我離開上海。」

喬石聲音有點淩厲。「他叫什麼名，是什麼來路？」

「我只知道他叫關長河，大約二十歲左右，其他的什麼都不知道。」丁盛言畢走回睡房。

喬石一直跟着他。「他用什麼理由威脅你？」

「我跟一個叫朱春霞的女人上床，被他們拍了照片，原來那女人是司令部一位大人物的黑市太太！」丁盛是青龍門的高足，撒個謊實在比吃油酥還不費勁。「你滿意了沒有？」

「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大概一個星期之前。」

「爲什麼從未聽過你提及？」

「我告訴你就可以解決嗎？可惜師父病重，要不我一定向他報告一切！喬大叔，我沒有做對不起青龍門的事，你兇巴巴的，什麼意思？」

「有沒有做對不起本門的事，現在還不知道。」

丁盛也火了，霍地摔下烟包，站了起來，大聲道：「你憑什麼用這種態度跟我說話？」

「爲了本門的安全和利益！」

丁盛哈哈一笑。「說不定這些都是你攪出來的。」

喬石一呆怒道：「你怎可胡謅，我懷疑你當然有理由，因爲你做不成掌門！」

「幸好這件事發生在師父宣佈掌門入選之前，」丁盛不得不下險棋。「你不相信的，大可以去找張展宇——中西偵探社社長。」

「誰知道他是不是跟你串通的？」

「事實恰恰相反，他是對方僱來跟踪我的，照片也是他拍的。」

「你再說詳細一點！」

丁盛拈了一根烟點上，道：「那個組織叫白虎門，他們要我乘四時廿五分的列車離開上海，否則便要殺死我！」

喬石輕哼一聲：「石公館雖然不是龍潭虎穴，却也不是容易進得來的。」

「你要我終生坐在家裏？這跟死人有什麼分別？」

喬石沉吟一下反問：「那你準備怎樣應付？」

丁盛想了一下，毅然道：「我暫時先避一下，日後再慢慢想辦法。」

「你要去那裏？」

「南京！」丁盛忽然走到門口，大聲喚道：「老盧，請替我打個電話去火車站訂張票子，是去南京，越快越好。」

丁盛從衣櫃裏取出一隻大皮箱，檢了些衣服和重要的東西到衣箱裏，喬石一直冷冷地望着他，忽然道：「你該先請示九爺！」

丁盛不禁一怔，問道：「師父還清醒嗎？」

喬石吶吶地道：「你師父不清醒，也得告訴你師娘！」

丁盛又想了一下，道：「說得也是，我先去醫院走一趟，再去火車站。」

喬石忙道：「你這不是引狼入室？別忘記你現在的處境，怎可再去醫院？」

「病房裏沒有電話，甚不方便……」

丁盛有點爲難地道：「喬大叔，麻煩你代我向師父師娘和小齊告辭！我到南京之後，會打電話給你，假如師父有事，我一定趕回來。」

喬石又想了一下才道：「好吧，我代你轉達就是。」說罷老盧已進來，說車票已訂好，是四時廿五分的。丁盛不敢怠慢，抓起皮箱，叫老何開車送他去車站。

× × ×

丁盛乘坐的是頭等車廂，一個人佔一間小房間。他坐在軟軟的卡座上，一面望着窗外飛逝的景物，一面抽烟沉思。

對於關長河先是毛遂自荐作槍手，再而拔槍相助，最後又嚴詞迫自己離開上海，他實在想不通裏面的關節！

喬石的話也使他極不高興，他居然管起自己，而且好像有恃無恐般。丁盛不由想道：「難道是師父師母授權給他的？」

他越想越覺得事件之複雜性，越來越出乎自己的意料：「難道師父師母也懷疑我？他們爲什麼會提防我？哼，我替青龍門賣了許多年的命，難道他們都忘記得一乾二淨了？」

車上開始賣飯了，丁盛故意暴露，走去餐卡用膳。不久天色已黑，而火車也逐漸接近蘇州城，丁盛心頭忽然一動，立即跑回自己的座位。

火車速度減慢，進入蘇州車站，車廂裏人羣一陣騷動，許多人爭先恐後下車，丁盛忽然提起皮箱，擠在人羣中下車。

他一離開火車站，立即跳上一輛三輪車，要車夫送他去飯店。車夫賣力地踩着車蹬，丁盛不斷轉頭留意四周的動態，四周似乎沒有人留意他。

丁盛開了房，又趕着到郵電局掛了個長途電話給張展宇。張展宇竟然尚在偵探社裏辦公，他一聽到丁盛的聲音，便叫了起來：「你去了那裏，我四處找不到你，連石公館的人也說不知道。」

「我現在蘇州城，因爲關長河警告過我，要我立即離開上海！」丁盛將情況扼要地向張展宇講述了一次，「我本來想去南京，臨時決定在蘇州下車。」

「你去蘇州下車一定有道理。」

「我想調查一下朱春霞和周成功的底細！」丁盛問道：「你急着找我是爲了什麼？」

「天津那邊有消息回來，梁應湘當年亦牽涉在那件案子裏，不過當年梁應湘叫子湘，我估計即是他，而石九開那位置却是由一位叫高九錫的代替，相信這是他們做案時的化名。」張展宇頓了一頓，又問道：「關長河的行動怎會這麼矛盾？他又不像是白虎門的人。」

「你有證據嗎？」

「沒有，」張展宇道：「除非他今日又接受白虎門的聘請殺死你，但又念舊情，所以勸你離開上海。」

丁盛也覺得這個可能性很大，不由再問道：「那你認爲我該怎辦？」

「暫時避一避也好，二少爺，關於二十年前天津那件詐騙案的資料，我已掌握了許多，而且今天也跟賣報童虎子談過，有點收穫……」

丁盛截口問道：「他知道白虎門的底細？」

「有些話不方便在這裏說，你住在那裏？我明天坐早車去蘇州城找你，見面再詳談。」

丁盛大喜，道：「這就更好了，我在飯店㝛等你。」他說了飯店的名稱，忽然心頭一動，道：「請你今晚順便替我查一查小齊的傷勢和石公館的動靜。」

「我盡力而爲就是，只怕時間不允許，二少爺，你暫時不要在蘇州活動，以免惹來殺身之禍！」

丁盛心頭一暖，覺得此人能在黑白兩道吃得開，果然有道理，當下連聲答應。

丁盛返回飯店，叫侍應生送一碗麵到房內，吃飽之後，洗了一個澡，便上床睡覺。

第二天醒來，精神充沛，丁盛盥洗之後，又在飯店裏吃早餐，然後換好衣服等候張展宇。料不到張展宇在十一點才到。

丁盛心中焦急，却堆下笑臉，遞烟遞茶。張展宇點上了烟，道：「我帶了兩個人來，他們去調查朱春霞和周成功的底細，我要先帶他們去拜會幾個人。」

丁盛放下一塊心頭大石，說道：「張社長人面廣闊，蘇州這邊，也一定有不少朋友？」

張展宇含笑取出一張白紙來，說道：「天津一案，有關方面的人，都記載在上面。」

丁盛接過來，立即看了一下，其中赫然有秦仲夏、杜麗娘和朱棟的名字，因此估計除了石九開和梁應湘之外，其他人都用眞名，下面還有秦仲夏的妻女的姓名，獨沒有他兒子的名。

張展宇又道：「齊羽的傷勢已沒大碍，不過還得躺十天八天床才能拆綫，梁應湘的病況亦有好轉，而令師也仍在醫院裏。在公館內好像有了變化，大門深閉不知他們的動靜，到今早還沒有人出入。」

丁盛問道：「梁家情況如何？」

張展宇不答反問：「到底你師父患的是什麼病？又說命在旦夕，爲何又能拖延到今天？」

「他一向有高血壓、心臟衰弱之症，最近又得了腎病，非常嚴重！」

張展宇道：「我大胆妄測，白虎門很可能是你那些師兄師姐組織的，目的可能是爲了爭奪青龍門的掌門！」

「他們基本上可以說得已脫離本門，又怎可以回來做掌門？而且掌門人的權和利雖然較大，但既然不在本門，獨自賺錢，其實比做掌門好處更大！」

張展宇再問：「你師娘跟你師父的感情好不好？」

「好！」丁盛語氣十分肯定。「師娘非常尊重師父，也克盡婦道！」

張展宇在房內慢慢踱着方步，良久忽然回頭問道：「你敢不敢再回上海？」

丁盛微微一怔，反問道：「那有作用嗎？」

「有些事我不方便插手，一定要由你出面。」

「但我一出面，可能就有危險！」

「我自然會有所安排，不會叫你白白回去送死！」

丁盛目注張展宇，道：「我相信你，一切聽候你安排！」

「你暫時依然住在這裏，我回上海之後，會不斷跟你聯絡，你暫時不必打電話回石公館，就當作自己已經失踪。」

「好！您吃飯了沒有？咱們下樓吃飯，我請。」

張展宇微微一笑，道：「咱們最好分開吃，我先下去，假如我手下回來，叫他們到樓下等我。」

張展宇的手下一直等到張展宇吃飽飯回來，還未來交差，張展宇十分鎭定，道：「調查兩家說來簡單，却是一件極其複雜的事，說不定他們要晚上才回來，你先去吃飯吧。」

丁盛吃飽飯回房，張展宇已躺在他床上睡覺，他不敢驚動他，坐在床前的椅子上，靜靜地抽着烟。約莫再過半個鐘頭，房門才被人敲响。

丁盛輕聲問道：「找誰？」

張展宇已經醒來，大聲叫道：「一三五！」

外面傳來一個聲響：「六四二！」

張展宇道：「是我手下回來了，快開門！」

丁盛打開房門，見外面兩個漢子小王和小施，立即讓他們進來，熱情地問道：「兩位吃過午飯沒有？」

小施道：「已吃過東西了。」他接過丁盛遞過來的香烟，在椅上一躺，長長吁了一口氣，然後才點烟。

張展宇對他手下的性格，瞭如指掌，含笑下床走進衞生間，道：「一定有好消息了。」

小王快快道：「咱們查過，周成功根本沒有表妹，不過他跟朱春霞的確認識，而且相識已久。」

丁盛興奮地道：「我要知道的是朱春霞的底細。」

張展宇洗了臉出來，道：「慢慢由頭說來。」

「朱春霞的父親姓朱，叫棟，母親姓杜，隣居都叫她朱大嫂，無人知道她叫什麼名。」小王拿出一本記事簿出來，邊看邊說：「他們是在十八年前搬來蘇州的，當時朱春霞已經一歲多。」

小施接道：「朱家就是在周成功家隔壁，周家以前生活頗爲拮据，得到朱家接濟，才可以完成高中學業。最近兩年來，朱家的客人比前多了，而且他也經常不在蘇州。朱大嫂身體一直都很差，時常臥病在床，去年年底便死了，在她死後不久，朱棟也離家了，直至現在還未回來，而朱春霞則在今春離開蘇州，隣居都覺得很古怪，當咱們去調查時，他們亦很樂意提供資料，也很想知道朱棟父女的下落。」

丁盛道：「朱棟相信必就是朱樑！」

張展宇却問道：「朱家跟隣居關係怎樣？平時有什麼人常來找他？」

「朱家平時跟隣居來往不多，但一家三口對人都很和藹，隣居有困難也會帮助他們，不過有個住在對面的老婆婆，冷眼旁觀，却發現朱棟對朱春霞表面上不錯，但神情却似有點不耐和厭惡！

「我當時不大相信，再問她，老太婆說假如朱棟是疼女兒的，有兩件事也必需要做的，第一，女兒已快二十歲，應該替她找個婆家，第二，他不該在妻子剛死後不久，便離家不回來。」

張展宇皺眉思索原因，丁盛心頭一動，將朱春霞去找梁應湘的經過告訴張展宇，張展宇臉色一變，點了一根烟抽吸。

小王道：「據那老太婆說，常有一位中年婦人來找朱大嫂，那女人一到便關在屋子裏，有點神秘，看她的模樣，似自遠方來的。」

丁盛看看手上那份名單，上面除了杜麗娘之外，尚有一個叫衞貞的女子，便問道：「可知那女人是不是叫衞貞？」

「不知道，她們都不知道。」

張展宇問道：「還有什麼特別的資料沒有？」

小王道：「周成功已無家人在蘇州，他倆也不在。」

張展宇自丁盛手中拿去那份名單，低頭看了一下，喃喃地道：「秦仲夏的妻子姓關。」

丁盛目光一亮，脫口道：「你說他跟她有關係？」

「很有可能，」張展宇喃喃地道：「只是他既然是秦仲夏的兒子，爲什麼既救你，又要殺你？」

「你不是說過，他可能受僱於白虎門的嗎？」

「假如白虎門就是朱樑他們聯合起來，反對令師的組織，他們一定會有來往，就不會出現矛盾。」

丁盛道：「他們爲什麼要反對我師父，秦仲夏是自願認罪掩護其他人的。」

「也許他們還有其他事，未爲咱們所知，」張展宇揮揮手，「你們兩個去吃點東西吧。」

丁盛問：「老張，虎子可有透露白虎門的消息？」

張展宇微笑道：「我還在覆核，有眞實的消息，再通知你。」

小王和小施出去之後，張展宇低聲跟丁盛商量了一下，便道：「就這樣決定，我去郵電局後便回上海。」他抓起公事包，又回頭道：「不要送，等我的電話。」

丁盛果然躺在床上等電話。大約過了四十分鐘，他接到張展宇的電話，「二少爺，汽車明日上午到，車牌是四七三二，記住，車子到後，你便上車，司機會帶你到安全的地方，其他必需品，我已叫他準備！」

× × ×

丁盛整天都窩在房內，無所事事，又因連日來所遭遇到的事，令人心煩，因此他只覺得渡日如年！

第二天上午十點半，一個男人敲開丁盛的房門，道：「二少爺，我是張社長的朋友，他要我來接你回上海。」

「請問貴姓名？」

「姓一，名三五！」

這是暗號，來人所述跟張展宇交代的一樣，丁盛便放心讓他進房。「請坐，貴姓？」

那人道：「小姓俞，名英華，久仰二少爺大名！」這一次通的是眞姓名，他把一個小皮箱放在桌子上，「這是張社長給你準備。」

「咱們幾時上車？」

「慢！」俞英華道：「現在還早，咱們六點鐘再走。」他又站了起來，「我還有點事要辦，六點在獅子林正門口見。」

× × ×

張展宇替丁盛帶來了一盒呂宋烟，一副平光眼鏡，一撇短髭，還有一塊黑色的軟膠，丁盛先貼上短髭，再把那塊軟膠貼在左嘴角，就像多了一顆黑痣，最後他換了一套乾淨的衣服，架上眼鏡，樣貌已全然改變。

丁盛再檢查了一下，便拿着皮箱下樓，乘三輪車去獅子林。六點鐘，俞英華依時駕車而至，奇怪的是車廂裏還有個高貴的少婦。

俞英華示意他上車，丁盛把皮箱放在車尾箱，便拉門上了後座。汽車出了蘇州，俞英華才道：「莉莉，這位是楊老闆，楊老闆，莉莉小姐由現在開始便是你的太太，以後你們要夫妻相稱！」

丁盛自然明白俞英華不想暴露身份，所以故意說自己姓楊，那女人也不追究，向他嫣然一笑，挪一挪臀部，貼着丁盛而坐，肩膀輕輕倚着丁盛，丁盛也老實不客氣，伸手過去，摟住她的纖腰。

沉車不徐不疾地駛着，終於在四個鐘頭後到達上海，俞英華把車停在一棟小院外，道：「以後兩位便住在裏面。」他拋了一串鎖匙給丁盛，丁盛取了皮箱，汽車又刷地一聲疾駛而去。

真相已明

丁盛心底忽然升上一股寒意，假如這是張展宇跟白虎門設下的一個陷阱，可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莉莉輕輕推了他一下。「老楊，你還不開門？」

丁盛裝作輕鬆之態，打開大門，走了進去，屋子是黑燈暗火，背後「得」的一聲响，原來莉莉已亮着了打火機，丁盛借着微弱的光綫，按到燈掣，把電燈開了，再將門關上。

莉莉咦了一聲：「這地方不錯呀，又華麗又乾淨！」

丁盛看了兩眼，也覺得這個地方頗爲合意，眞不知張展宇怎樣找來的，他推開一扇房門，那是書房，睡房則在裏面，一張大床，床單枕頭一應俱全，而且十分整潔。

莉莉道：「坐車吹得一身都是沙塵，我要先洗個澡，你洗不洗，要不要我服伺你？」

丁盛不是正人君子，但這個時候可不敢掉以輕心，敬謝不敏了，床頭櫃上還有一具電話機，旁邊有一個大衣櫃，莉莉打

開衣櫃，忽然驚喜地叫了一聲：「唉，漂亮極了！」原來衣櫃還有睡袍，還有一套衣裳。

莉莉拿了睡袍到後面去洗澡，丁盛則乘機到屋裏各處走了一遍，避免有事發生時，可以奪路逃跑，就在此刻，房裏的電話忽然响起，丁盛快步走到電話機旁，猶疑了一下，才在床裏坐下，抓起話筒。

聽筒裏飄來一個熟悉的聲音：「找楊老闆！」

丁盛認出是張展宇的聲音，噓了一口氣，道：「老張，你葫蘆裏賣什麼藥？」

張展宇聲音嚴肅：「二少爺，您放心，我張某拿人的錢，替人消災，也絕對顧道義，不會害你！」

「這女人是什麼來路？」

「她不是平常的女子，記住，不可跟她上床，這女人是帶刺的玫瑰……」

丁盛提高聲音道：「我要知道的是這個女人的底細，誰要跟她上床，我現在提起女人都害怕！」

「她是個『保鏢』，我查過沒問題，你相信我就是！我現在打電話給你，除了想證實你回來了沒有，還要告訴你一件事，六公子受到騷擾，有人去找他！」

丁盛吃了一驚，道：「誰去找他？他沒事吧？」

「詳細情況我還在打聽，有進一步的消息，我會再給你電話。」張展宇說罷便收了綫。

丁盛微微一怔，跟着聽得一陣脚步聲傳來，連忙放下話筒，心中想道：「莫非關長河又去殺小齊？」

×　×　×

才八點四十五分，上海正開始其璀燦多姿的夜生活，但醫院裏已一片寂靜，病人們由於沒事好做，都一早上床，開始其漫長的睡眠。

寂靜昏暗的走廊，忽然有一個穿白袍的醫生和護士走過來，這兩人臉上都戴着口罩，眉眼以下的部位全被口罩籠住。

醫生走到病房外面，輕輕叩門，道：「大夫復診！」

房門被拉開，那護士道：「逢星期三夜大夫夜診！」

開門的是小黃，他略一猶疑便將門拉開，大夫手上捧着針筒藥盤，頸上掛着聽筒，小黃完全放心，大夫進去之後，護士忽然回頭說道：「把門關上，病人不能吹風！」

「是。」小黃轉身關門，忽然後頸被人擊了一記，他猛覺雙眼一陣昏黑，他軟軟地攤倒！

那護士動作十分俐落，右手一抓，扯住小黃，將他放倒地上，當小黃轉身開門時，齊羽也恰好醒來，雙眼見到眼前出現一個穿白袍的人，上次的經驗立即翻上腦海，他剛想叫，只見那醫生手臂一直，一柄手槍，已伸了出去，槍管直插進他嘴巴裏。

「六公子，每個人都只有一條生命，希望你跟咱們合作！」大夫把槍拿開一點，左手抓住被角，將被子扯了下來，這樣齊羽全身便暴露在他眼皮底下，不能在被底下弄手脚！

齊羽眼角一瞥，見小黃已經倒地，心頭又是一緊，却力持鎮定，輕笑道：「你我本不認識，我怎能跟你合作！」

「我怎不認識你，你是高九錫的關門弟子，高九錫也就是今日的石九開。」

這一點齊羽倒不清楚，不由一呆，脫口道：「你說我師父以前叫高九錫？」

「不錯！一直都叫高九錫，自天津一案發生之後，他才叫石九開！」那人聲音冰冷的道：「其實他眞正的姓名是不是叫高九錫，沒人知道，他對九爺這個稱呼却一直有偏愛！」

「你怎會知道？」齊羽道：「我現在已在你槍底下，又受了傷，你還害怕什麼，請拿下口罩讓我見識一下！」

大夫略爲猶疑一下，右手手槍仍指着其胸膛，左手脫下口罩，露出一張滄桑的中年人臉孔來，這人臉上皺紋雖多，但從其面形及五官推測，他年青時必甚英俊。「我叫朱樑，你很小的時候，我曾經見過你。」

齊羽心頭一跳，訥訥地道：「你，難道你是八師兄……」

朱樑哈哈一笑道：「想不到你還知道有一個八師兄叫朱樑！我跟九爺才七年，却不如你們那樣長！」他臉色忽然一沉，道：「我問你，九爺是不是已將掌門傳給你？」

齊羽心頭猛地一沉，心中不知該不該答覆他，是以故意轉頭問道：「這位護士便是我的七師姐嗎？」

「不是！」朱樑臉上忽然籠上一層殺氣：「你七師姐已經死了！」

齊羽盡量使自己的聲音聽來自然。「八師兄，我跟小丁，無時無刻都在念着你們，你可不可以告訴我，爲什麼要離開師傅嗎？」

「因爲他是個人面獸心的人，他不配做咱們的師父！當年老大在他甜言蜜語之下，答應把一切罪名担上身，但九爺却食言沒有設法拯救他，更沒有負担他一家大小的生活費。你說他還是不是人？」

齊羽又是一呆，道：「不會吧，大師兄一家四口，生活費花得多少？師父怎會拿不出來？」

朱樑冷笑一聲：「根本就用不着他拿出來，因爲咱們青龍門分紅的規矩，是在每一單『生意』的純利中，抽取四成，作爲福利金，萬一有弟兄失手，一則可作安家費，二則可作拯救費用，而這筆錢一直由他保管。」

齊羽道：「現在只取三成，但師父可沒說是福利金，而是他的顧問費。」

朱樑哈哈一笑。「他倒乾脆了，只是，老周他們爲什麼肯一直跟着他！」他忽然把左手一伸，說道：「把青龍玉珮交出來！」

「青龍玉珮？」齊羽有點摸不着頭腦，道：「這東西我根本不會聽過。」

朱樑神情比冰雪還冷。「他既然將掌門傳給你，自然將玉珮交給你，那是掌門的信記，而且是開啓青龍櫃的鑰匙。」

齊羽張大了嘴巴，道：「我怎完全不知道？八師兄，你千萬莫誤會，小弟眞的不知道，也從來未聽師父提過，那就更加不會將玉珮交給我。」

朱樑回頭向護士一幌頭，那護士立即

走前，伸手在齊羽身上摸索了一下，大概找不到，又將他的頭托高，亦檢查了枕頭和床頭櫃。「八叔，沒有。」

朱樑像在自言自語地道：「難道那老不死的，沒交給他？哼，他眞想將鑰匙帶進棺材去？」

齊羽問道：「你們要玉珮是爲了去開啓那個青龍櫃？櫃裏放着些什麼貴重的東西？」

「裏面除了放福利金之外，還有幾件價值連城的古董！幸好六姐聰明，偷走了他另一塊玉珮！」朱樑又解釋道：「玉珮一對，分陰陽，陽的那一塊，却是雕的；陰的那一塊則是刻的。本門的青龍櫃，一直存放在新康錢莊裏面，當年九爺跟老大老二和老三在那裏簽了一張契，任何人不得拿走那隻鐵櫃，除非他能夠捧出那對玉珮，順利地將櫃門打了開來。」

「裏面到底有多少錢？」

「保守的估計連現錢帶古董，約莫值二十餘萬大洋！」

齊羽不由「啊」地叫了一聲，朱樑道：「聽老二說，當年他們在東南亞找到不少寃大頭。只可憐老大在獄中苦候無佳音，沒有信心能挨過二十年，便索性懸樑自殺了！」

「所以你們便離開他？」

朱樑冷哼一聲：「若只是這一件事，咱們也不會這麼快一致行動，連師叔也宣佈洗手！」

齊羽急問：「那到底是什麼事？」

朱樑胸膛急促地起伏着，半晌才道：「這件事對我來說是一件恥辱，我足足忍了二十年，沒對外人說過……不過現在她已經死了，我……我還顧忌什麼？」

齊羽知道他必有段傷心事，而這件事，一定跟師父有關，他這時候充滿了好奇，連生命安危也置之腦後，欠一欠身，慢慢坐了起來。

朱樑神情激動，視而不見，竟然不加阻止。「七師姐雖然比我早入門，但却比我小五歲，咱們自小一起接受訓練，青梅竹馬，男才女貌，早已暗生情愫。不料當時九爺和師叔也暗中看上她……」

齊羽心弦一震，問道：「既然如此，師父爲什麼又讓她施美人計？」

「施美人計的不是她，是六師姐衞貞！老五扮她的丈夫！」朱樑道：「麗娘首先遭九爺迷姦，他不想要她爲繼室，因爲輩份不合！麗娘事後又羞又怒，便去找師叔商量，希望他能替她作主，不想梁子湘那笑面賊，也不是人！同樣用酒灌醉她，也沾污了她！

「假如梁子湘當時向她正式提出收她爲妾，麗娘因爲失了身，十九會答應他，但他用這種卑鄙的手段，却使她大爲反感！她性情一向柔弱，又不敢報復，最後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

齊羽驚問：「她自殺了？」

「幸而當時我對她尚未心息，去找她在無意中救了她一命，我勸她看開一點，她才說出肚子是已多了塊肉，但羞愧的却不知道那是九爺的還是梁子湘的！

「我對她一往情深，全不計較這些，便向她求婚，她爲我的精誠所感動，終於答應了我！我們在南京住了兩年，然後搬到蘇州居住，一直到現在。」

朱樑説到這裏，額上青筋突起，厲聲道：「麗娘雖然到現在才死，但她這二十年來，一直生活在噩夢之中！盡管我二十年來，幾乎寸步不離，也醫治不了她心頭上的創傷！她是含恨而死的！我本仍念九爺撫育之恩，但現在我决定報復。」

齊羽自然能夠理解杜麗娘的心情，試想一下，一個純潔的少女，兩番慘遭長輩迷姦，她不鬧至精神分裂已是萬幸！

齊羽吸了一口氣，輕輕地道：「但他現在也快死了！」

「就算他死了，咱們也要取回那筆福利金。老大事發之後，咱們都已洗手不幹，二十年來，已把積蓄吃得乾乾淨淨，而且也不甘心那筆錢給他獨吞。」

「你不是說過，沒有那柄陰匙，他也開不了那個青龍櫃嗎？」

「誰知道他死後，那家錢莊會不會變卦，把那個青龍櫃交給寧鈴？」朱樑冷冷地道：「那女人一向陰毒，又是個野心家！齊羽，我再問你一句話，你肯不肯跟咱們合作？」

齊羽問道：「你要我做些什麼？」

「你替咱們盜出那柄陽匙來！」朱樑道：「事成之後，咱們算一份給你。還有，假如你說一聲不字，便一槍打死你！」

齊羽苦笑一聲：「你看我現在這模樣，還能爲你們効勞嗎？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他那柄陽匙放在什麼地方。」

「以他的爲人，必放在身邊。」朱樑道：「他已將掌門傳給你，自然相信你，也不會提防你。有一個辦法，只要你制住寧鈴，他自然會乖乖交出來。」

「他既然這般涼薄，又怎會爲她交出鎖匙？其實咱們人多，也完全可以控制住寧鈴。」

朱樑道：「咱們不想作無謂的犧牲，你到底肯不肯？他這個人，這般刻薄，又剝削門人的利益，你帮咱們，根本不是反叛！」

「但他並無虧待我！……」齊羽見他雙眼兇光大熾，只好改口道：「你給我三天時間好嗎？」

「你是我的師弟，難道你這緩兵之計也可以瞞騙得了我？現在就去。」朱樑向護士打個眼色，那護士走過去，扯起丁盛。「下床！」

朱樑又戴上口罩，道：「你送咱們去紅十字會醫院，你敲開九爺的門。」

那護士忽然叫了起來：「咦，剛才那男人去了那裏？」

朱樑轉頭回望，道：「一定是他醒來之後溜掉了，咱們快！」

就在此刻，外面忽然傳來一陣慌亂的脚步聲。齊羽道：「你們快由窗口溜，遲則不及！我保證替你們守秘密。」

護士望着朱樑，朱樑道：「先離開再說。」他推開窗子，首先爬出去，那護士反應亦快，將齊羽往床上一放，也跟着鑽了出去。

他倆人影剛在窗口消失，外面便傳來小黃的叫聲：「裏面的人聽着，你已經讓咱們包圍住，乖乖拋械投降，凡事都可商量！」

齊羽心念電閃，懶懶地道：「進來吧，他們跑了。」

房門推開，湧進幾個大漢，手上都拿着武器，不是木棍便是刺刀，只有一個手上拿着槍。

小黃急問：「六公子，你沒事吧？他們呢？」

「我沒事！」齊羽嘴角一掀，道：「由窗口逃了。」

小黃跑到窗口外面看了一眼，恨恨地道：「算你們跑得快。」

那個手握手槍的男人是局子裏的，因家人入醫院，下班之後來探病，小黃便將他找來。他不大耐煩地道：「齊先生，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齊羽苦笑一聲：「我近來運氣實在背得很，剛遭人槍擊，又吃了一場虛驚！原來他們認錯了人，你說氣不氣人！」

小黃一怔，正想開口，猛見齊羽那一條胳臂垂在床外，向他輕搖，便乾咳一聲。「賀先生，眞麻煩你，改天有空請您賞臉吃頓飯。」

那探員倒樂得跟石公館的人打交道，便含笑道：「等內子出了院再說吧，既然沒事，我先走了。」

小黃和齊羽連聲多謝，小黃將所有的人都送出去後，立即將門關上，然後一個箭步跑到床前，問道：「你爲什麼要對他們說謊？」

齊羽反問：「你剛才聽到什麼？」

「我聽見他在對你說九爺迷姦了一個女子……我見他們沒留意，便連忙溜出去討救兵！」

「那個女子是七師姐杜麗娘，她現在死了，八師兄要來報仇，難道你要我對他們說出眞相？不管這件事眞的，還是假的，對九爺都有不好的影響！」

小黃不由張大了嘴巴，答不上來。齊羽又道：「這件事不要讓師父和師娘知道，免得影響他們！」

小黃雖然沒有說出去，但由於有份陪他到齊羽房裏捉賊的醫院職工有不少個，傳出去，很快便會傳到醫院的每個角落！

× × ×

莉莉走進房來，嫵媚地道：「你還不洗澡？」

「好！」丁盛也想一個人冷靜一下，便抓起內衣跑到澡房裏去，他洗了一個冷水浴，仍沒法使他冷靜下來，當他悄悄進房，莉莉已躺在床上，他猶疑了一下，轉身出房，不料莉莉忽然坐了起來，丁盛道：「你睡吧！」

莉莉道：「你不睡嗎？不睡明天那有精神？」

「我在廳裏過一夜吧。」

莉莉冷笑一聲。「這像夫妻嗎？你害怕我？萬一半夜有電話怎辦？」

丁盛改變主意，關上門走到床邊，問道：「我可以躺下嗎？」

莉莉挪一挪身，格格地笑道：「丈夫跟妻子上床，還要徵求妻子的同意嗎？」

她說得放肆，丁盛有點詫異，他躺下揭起薄被，睡了進去，莉莉又靠緊過來，她在他耳邊，呵氣如蘭地道：「我從未見過像你這樣英俊的男人！」

丁盛心頭一跳，已感到她那具火熱的胴體在接近，他下腹剛升起一團火，可是朱春霞那件事給他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他挪一挪身體，道：「莉莉小姐，咱們到底不是眞夫妻，還是保持距離較好！」

莉莉微微一笑，道：「我本想多賺一筆，你既然沒興趣，我只好睡覺！」說罷已轉過身去。

丁盛心中忖道：「老張不是說這女人不好對付嗎？哈哈，想不到她反而勾引我！」忽然心頭一動，一夜不敢睡，只閉上雙眼，而莉莉不久便响起鼻鼾聲。

× × ×

丁盛睡不着，齊羽何嘗不是？他想的比丁盛更多。朱樑那一番話，在他心湖裏捲成千層浪！

石九開眞的做出那種事嗎？果如斯，也難怪朱樑他們心有不忿，何况他們只是爲了取回自己應得的福利金。

萬一朱樑再來要脅自己替他們辦事，自己將如何自處？

最安全的辦法是立即通知石九開，但齊羽仍有一份正義，假如朱樑所說不虛，石九開在這件事中，便不值得同情了，所以他決定不通知石九開。

薈萃石公館

丁盛見天已亮了，便裝作醒來，打了個呵欠，伸伸懶腰，見莉莉尚在睡覺，便輕輕下床去衛生間，當他剛離開，莉莉便抓起電話筒……

丁盛盥洗回來，抓起烟包，點起烟來，當他吸了那根烟，莉莉才「醒」來。「你醒了怎不叫醒我？肚子餓了沒有？灶房有食物，我去煮給你吃。」

丁盛喜道：「原來你還會煮飯，難怪張社長會找你，謝謝你！」他又躺回床上，精神一鬆弛，便睡着了。

莉莉燒了一鍋湯麵，回房見丁盛睡着了，嘴角露出一絲冷笑，她施施然裝了一碗麵，坐在廳裏吃，還開了收音機。

莉莉剩下來的湯麵，剛好給丁盛做午餐，她風情萬種地一笑。「你眞好睡，昨天晚上怕讓我宰了吧？」

丁盛尷尬地一笑。「你說到那裏去了？昨晚因爲想着心事，所以睡不着。」他不敢跟她多說，匆匆將麵吃光，趁莉莉去洗碗時，進房打電話。

不料他剛進房，電話鈴聲已响了起來，丁盛一把抓起，沉聲道：「找誰？」

「二少爺？我是老張。」聽筒裏傳來張展宇的聲音：「昨晚好睡嗎？」

「有事找我？我正想打電話給你。」

「咱們查過，據說六公子是被人錯認仇家，吃了一場虛驚，但我却覺得事情不會這麼簡單，還在深入調查。」

「由我打電話跟他談行嗎？」

「他傷勢重，下床聽電話不大方便，而且……暫時不必，我今日打電話給你，主要是要告訴你一件事，石九開根本沒住在紅十字醫院三〇八。」

丁盛一怔道：「哦，他又換房了？」

「不，咱們已確實查到，他在你去蘇州那晚，便秘密搬回家裏住，而三〇八號房，則仍保留着，周信仍帶人在那裏，醫院登記簿上亦寫石九開的名。」

丁盛「啊」了一聲，聲音不由提高：「這是什麼原故？」

「裏面當然大有文章，我因爲還未想通，所以打電話跟你商量。」

「照說醫院當局也不會跟他合作，人走了還留病房給他。」

張展宇哈哈笑道：「也許他捐了一筆錢給醫院作經費，那就可以例外。」

丁盛想了一下道：「也許因爲小齊上次遇襲的事，令他心理有了負担，恐怕下一個會輪到自己，所以搬回家去。」

張展宇道：「這個理由我亦想過，但欠通。假如正如你所說的，他應該一早便搬回家住了，爲何要等小齊進院，而你又離開石公館他才回去？」

丁盛又是一呆，禁不住道：「你認爲他是爲了避開咱們！」

「有可能，只是我不太清楚你們之間的關係。」

「他對咱們不錯，咱們亦一向視他如父，根本沒有什麼需要躲避的。」

張展宇道：「我會再調查，你暫時不要露面，有消息我會再聯絡你。」

丁盛急問：「梁應湘回家了嗎？」

「今早剛出院，對啦，忘記告訴你一件事，小王昨晚發現朱春霞在醫院附近出現過，跟踪她時，又讓她撤掉！看情况似是去看梁應湘。」

丁盛心頭一動，道：「一定要再查此人，她必定知道內情。」

張展宇笑道：「這個不用你教。」

丁盛收了綫之後，房外的莉莉才飛快走回灶房去，丁盛心頭一動，走到灶房，見莉莉尚未洗碗，不由一怔，尚未問她，莉莉已先道：「也不知是水土不服，還是食物不潔，今日老是光顧衛生間，老楊，你不歇歇！」

丁盛望着她洗碗，問道：「你以前是幹什麼工作的。」

「什麼都幹，一般都帶有危險，楊老闆，你有仇家要追殺你？」

「沒有，你別亂猜。」

莉莉微微一笑。「如果不是，又何必神秘兮兮的？」

丁盛沉着臉道：「老張沒有告訴你，不許多問嗎？」

「不錯，正如你一樣，咱們也不喜歡別人多問！」莉莉把碗放進櫃裏，道：「有時候，知道了些不應該知道的事，會惹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丁盛像挨了一棍，索然無味地轉身過去。莉莉道：「等下我要去買菜，咱們先約定好暗號，我在外面敲三下門，你在裏面應兩聲，便表示沒有危險！」

丁盛立即緊張起來，莉莉却輕鬆地道：「只剩下一把麵條和兩隻鷄蛋，如果你肚子不餓的，明早再買也行，楊老闆，我看你好像不大信任我，不如你打電話給俞先生叫他來陪你。」

丁盛年少氣盛，心想難道自己還對付不了一個女人，當下冷哼一聲，說道：「你要去買早點去，多買一點，明天不用再買。」

「你可以將就還有什麼問題，大熱天，東西容易變壞，要不，最好一口氣請十天的菜。」

丁盛回房躺在床上，莉莉進房換衣服，居然不大防範他，丁盛心中益發覺得這女人有點奇怪。

自莉莉出去之後，丁盛便十分緊張，一直在戒備中，幸好她不久便回來，手上拿了兩大包東西，一切並沒有異樣，這才放心。

晚飯十分豐盛，莉莉拿出一小瓶紹與酒，道：「怕你不敢喝。」她爲自己斟了一小杯。

丁盛目注她臉上，道：「我爲什麼不敢喝？」

莉莉格格笑道：「男人喝了酒都會亂性，晚上又跟我睡在一起，怕你自己按捺不住嘛。」

「笑話！」丁盛抓過酒瓶，把酒倒進自己的碗內，莉莉只讓他倒半碗，便將他的手按住。「夠了，現在是非常時期，不能喝太多。」

她態度充滿矛盾，丁盛十分奇怪，却也不問，悶悶地吃着飯，莉莉照常收拾殘羹剩飯，到灶房洗碗，她聲音由裏面傳出來；「老楊，你先洗個澡吧！」

天氣熱，向街的窗子又不敢打開，整天都在淌汗，丁盛也很想洗個澡，莉莉替他弄好了水，便讓他進澡房。

丁盛心情異樣，想不到會跟一個陌生的女人一起生活，而這個女人雖然處處透着神秘，但對他却不錯。

當他洗了澡，穿着浴袍，施施然走進大廳時，體內的血液突然凝住，站立着不能動彈。

莉莉被人以臂繞住脖子，那男人在她身後，肩上透出一柄手槍來。

丁盛手上沒有武器，不能反抗，假如逃走，走廊又長又狹，根本逃不過他的槍口。

他吸了一口氣，澀聲問道：「朋友，你是誰？有什麼目的？」一顆腦袋在莉莉的頭後露了出來，丁盛又驚叫一聲：「是你？」

× × ×

齊羽的精神恢復得很快，一來體質好，二來年富力强，後肩傷口雖未拆綫，但下床作有限度的活動，總還可以的。

這些日子來，一直由小黃負責和老盧負責他的安全，兩人輪值，今早小黃回石公館後，老盧便來了，還帶了個大西瓜來。老盧一向沉默寡言，不爲齊羽所喜，但他跟石九開已有二十多年，一向忠心耿耿，表現不過不失。

齊羽吃了西瓜，一邊揩着嘴，一邊問道：「老盧，你沒有家人嗎？」

老盧微微一笑。「老家早沒了人，又不曾結婚，正式光棍一條。」

「你跟九爺很久了吧。」

「二十五年。」

「以前在那裏發達？」

「平津一帶。『生意』很小，跟了九爺之後才能大開眼界，只可惜近年來九爺很少設局，六公子您做的『生意』又很少用得到咱們。」

齊羽微微一笑。「有時人多，反而不方便。」

「是的，咱們老了，反應不如你們年輕的。」

「也未必……以後我還要仰仗您的大力。」

「六公子太客氣，我只希望能有一個安穩的晚年，不愁吃喝，於願已足。」老盧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做咱們這一行的，很少能永遠不被人揭穿，以我看你跟二少爺的闊綽手段，很有點感觸。」

齊羽心頭一動，問道：「你有什麼感觸？」

「你在重復你師兄們和咱們的覆轍，到暴露身份不能再騙時，手頭上沒有錢，怎樣過活？」

齊羽道：「上海不能混，咱們大可以去別處。」

「報紙上一賣，在中國就難混，到南洋去，一來要花很長的時間找尋對象，二來年紀大了，再跑到外面去，很不能適應那裏的環境。」

齊羽忽然想起朱樑的話來，半晌他試探地問道：「你沒想到改行做別的。」

「過了幾十年的安樂生活，叫咱們幹什麼，粗重的做不來，低賤的不肯做，論學識不如人，論本錢更不如人，你倒說說看，還有什麼好做的。」

齊羽不由默然，心中不無感觸，老盧忽然又長嘆一聲：「可惜咱們臨老身邊沒多少錢。」

齊羽道：「待我出院之後，便擇吉開張，找一筆大生意！」

老盧哈哈一笑：「就算生意再大，分到我手中的，才有多少。」

齊羽心頭一動，這才驚覺到青龍門分紅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剝削成份，再繼而聯想到朱樑的一番話，對石九開不免生了一絲反感。

「掌門出院之後，咱也不敢要求多賺，只希望您能爲咱們多謀點福利。」

齊羽心頭又是一跳，抬頭望着老盧，老盧却低頭去收拾西瓜皮……。

躺病床的生活實在很枯燥，才八點多鐘，齊羽便已睡着了，可是他才睡了一陣，忽又醒了，床前却多了幾個人，一柄槍指着自己的額頭，而老盧也被人制服。

假扮大夫的依然是朱樑，他道：「六公子，合作一點，下床吧。」

齊羽表示願意合作，邊下床邊問：「你們要帶我去那裏？」

「換衣服去石公館找九爺？」

齊羽一呆，脫口問道：「師父已經回家了嗎？」

「原來連你也不知道，」朱樑道：「到石公館，一切得聽咱的吩咐，對你自有好處！」

× × ×

自莉莉頭後探出來的，正是關長河，只聽他冷冷地道：「二少爺，請你舉起雙手。」

「你是怎樣進來的？」

「你管這些作甚，」關長河道：「現在要担心的是你自己的安危。」

「我不明白的是你爲什麼一下子救我，一下子又要殺我！」

「道理很簡單，因爲你是石九開的徒弟。」

丁盛截口說道：「而你是秦仲夏的兒子。」

關長河臉色一變，道：「不錯，算起來，你是我師叔。不過咱們早已跟青龍門脫離關係，我本來想在你和齊羽之間，選擇一個下手，當你們之間誰得掌門，我便可以得到青龍玉珮。」

丁盛又截口問：「青龍玉珮是什麼東西。」

「你無需知道太多，」秦長河接道：「我本來是單獨行動的，後來才知道原來五師叔和八師叔他們亦早來上海，要在石九開未死亡之前，拿到他那塊青龍玉珮，所以後來便跟他們合伙了，而我爲什麼不殺死你要殺齊羽？原因是我對你比較了解。」

丁盛苦笑一聲：「你現在還不是來對付我？」

「那是因爲情況有變，石九開突然返回石公館，咱們不知道他葫蘆裏面賣什麼藥？二少爺，家父跟九爺之間的恩怨，因爲你當時尚未進門，所以我不想一槍打死你，不過咱們對付石九開，可以說是師出有名，你現在便帶咱們去石公館。」

丁盛道：「我帶你們進去，你莫以爲石公館的人都肯聽我的話。」

「不用你担心，快換衣服。」秦長河忽然放下莉莉，押着丁盛進房換衣服，丁盛還希望莉莉能找機會救自己，但他失望了，當他換好衣服出來時，莉莉還在廳裏瑟縮着！

「開門。」秦長河向莉莉下命令，莉莉乖乖開門，三人一出小巷，便見到外面停着一輛汽車，秦長河叫他倆坐在後廂，他則坐在司機位上，開着車。

丁盛心想你亦太大意了，突然舉起拳頭，要向秦長河後腦擊去，忽然腰上一緊，一個女人叫道：「放下手來。」

丁盛回頭見莉莉手上一柄槍抵在自己腰上，大愕之下，不由放下手來，莉莉退後，倚在另一邊車門上，道：「你乖乖坐着不動，保證你安全。」

丁盛「啊」地叫了起來：「原來你們是一伙的，難怪他可以進屋。」

「你現在才知道已經太遲！我是你四師兄的女兒，幸好昨夜守規矩得很，要不現在便叫你吃些苦頭。」

丁盛不由怒道：「原來張展宇也是你們一伙的，他媽的！」

莉莉笑嘻嘻地道：「你冤枉他了，他不是咱們一伙的，只因爲連他也被咱們騙了。」

「飯桶！虧他還敢開偵探社。」

秦長河說道：「二少爺，你還是想辦法怎樣應付門公吧！假如進不了石公館，咱們便不客氣了。」汽車忽然停在一條橫巷外面。

丁盛心頭又抽緊，問道：「這裏可不是石公館，你停在這裏幹什麼？」

「等人。」秦長河轉過頭來，向四周探望，大約過了半個鐘頭，又有一輛車駛來，停在附近，車頭燈一閃一亮的，似在打暗號。秦長河也開燈回應。丁盛知道來的是他們的同黨。

約莫又過了兩根香烟的時間，又有一輛汽車停下，喇叭「嘟嘟」地響了幾聲。秦長河說道：「下車。」莉莉便押着丁盛下車。

先來的那輛車也打開了車門，車上走下幾個人來，其中還有一個是中年婦人，丁盛不禁心頭一動，問道：「您是六師姐嗎？」

那女人看了他一眼，秦長河道：「別作聲，走。」一行人穿入小巷，急步而行。丁盛自然知道這是去石公館的後門的。最後駛來的那輛車，載的正是朱樑和齊羽，當這些人進入小巷，他們的車也開了，却走向石公的前門。

守門的人聽見車聲走了過來，問道：「誰？」

齊羽探頭道：「老宋，我是六公子，開門。」他却看不到朱樑也在這時候伸手出去，向門內打了個手勢。一忽，鐵門便打開了，汽車直駛進去。

車一停定，車上的人便走了下來，朱樑一槍抵在老宋的腰上，向他打了一個眼色，道：「不許張聲，快帶咱去後門。」

「是！」老宋並沒有太大的驚慌，由花園繞上過道。直到後門，當他打開後門，外面的人便湧了進來。

齊羽低叫一聲：「小丁！」

丁盛一呆，急問道：「你怎麼也在這裏？」

朱樑低聲道：「不許張聲，老宋，帶咱們去找九爺！」

老宋帶他們由後面進入，石公館裏靜悄悄的，朱樑心頭一沉，低聲問道：「人呢？」

老宋向上指了一指。「在上面。」

朱樑抬頭望着樓上，黑燈暗火的。黑暗之中，似乎隱藏着無數的殺機！想起石九開狡猾機詐，他心頭登時一沉。

老五白南陵吸了一口氣，道：「老八，既然來了，自然得上去，我來帶路。」

六師姐衛貞忙道：「南陵，讓他倆先上，有事也可當擋箭牌！」

朱樑恨恨地道：「好主意！」他示意齊羽和丁盛走在前面，一行人便跟在他們後面。

朱樑他們雖然估計樓上會有埋伏，但却不知道這時候，外面竟有幾個人越牆而入。

恩怨一筆銷

石公館是石九開後來才在上海購建的，所以朱樑等人都未來過。那條樓梯似有十萬八千里長，幸而一路平安到達樓上。

朱樑低聲問老宋：「在那裏？」

「他平常都住在最裏面的那一間大房，回來之後也是住在那裏。」

朱樑冒險亮開手電筒，向四周照了一下，見那走道又深又長，略一沉吟，道：「五哥，你跟六姐守在這裏，小秦，你跟我進去。」

直至他亮着手電筒，丁盛才發現朱春霞也在其中，神情大爲震盪，睜大雙眼望着她。朱春霞却不敢看他，拉着莉莉站在衛貞後面。

朱樑道：「大家跟着來。」衆人躡手躡腳，來至最後一間房門前，朱樑示意齊羽去叫門，齊羽伸手敲了幾下。裏面便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誰呀？」

「師娘，是我，小齊。」

「你甚麼時候出院的？」

「因爲發現了一件秘密，所以偷偷出院向師父滙報。」齊羽說這句話時，心頭十分異樣，他從來未曾瞞騙過師父。

房門霍地拉開，寧鈴忽然「哎」地一聲：「怎地有這許多人？」

朱樑將丁盛和齊羽一推而入，背後的人都湧了進去，朱樑喝道：「開燈！」

燈光亮起，床上只見到石九開一個人躺着，房內只有他兩夫婦！朱樑鬆了一口氣，暗道：「眞是天助我也！」

石九開忽然從床上坐了起來，朱樑槍管一抬，喝道：「別動！」他背後那「護士」將房門鎖上。

石九開睜開雙眼看了他們一下笑道：「很好，新舊門人都來了，很好很好！」

朱樑走前，道：「你自然知道咱們來的目的。」

「小朱，你對師父說話也用這種語氣嗎？」

朱樑厲聲道：「別提這回事，你把咱們害得還不夠嗎？」

石九開哈哈大笑道：「我害過你們甚麼？」

朱樑背後閃出一個男人來，一臉滄桑，年過五十，喝道：「你當年當着大家說老大認罪之後，便會設法去救他，你到底救過沒有？老大進牢之後，你有給他家人一點錢嗎？」

「他家人不能生活嗎？」

秦長河道：「我便是秦仲夏的小兒子。當年如果不是衆師叔接濟咱們，咱們一家大小早餓死了！」

「老大賺的可不少哇，怎會連家裏的生活費也欠缺？」石九開不慌不忙地道：「我不送錢給你們，有兩個理由，第一，我不知道你們家窮得這樣子，第二，你們可曾想過，咱們雖然僥倖免難，但難保沒人監視咱們，我若拿錢給你們，就會暴露眞相。須知當年小秦一口咬定這件案子跟咱們完全沒關係，跟咱們也不熟悉，既然如此，怎能送錢給他！」

齊羽心中暗舒一口氣，忖道：「師父到底不是太涼薄的人！」

不料那蒼老的漢子冷笑一聲：「你害怕暴露，亦可以悄悄滙錢給他們，再不行也可以派人送錢去，誰叫你親自送？老大家裏的錢，都使在獄卒的身上，這種情況根本可以想像得到。」這句話正好戳穿石九開的謊言，衆人神情又再激動起來！

石九開臉色一沉，喝問：「你到底是誰？」

蒼老漢子淒淒地一笑。「連你也認不出來吧？我是老二何永成！」

「小何？」石九開一怔，訥訥地道：「你……怎會這般老？我記得你是跟老五同歲數的。」

何永成悲憤地道：「因爲這二十年來，我都是活在徬徨、憤怒、悔恨之中，又要憂愁三餐，能活到如今已是萬幸！」

石九開嘆了一口氣，道：「你既然生活有問題，爲何不來找我？」

何永成哈哈笑道：「老大的遭遇，七妹的下場，兄弟們早已寒心，咱們爲你立了多少功勞，得到的是什麼？錢都在你袋子裏，出面的却是咱們，騙局被戳穿，最

危險的也是咱們！」

石九開道：「老七的事……咳咳，那是他願意的。」

「呸！」朱樑一張臉漲得通紅，道：「你再敢胡說一句，我便一槍打死你！」

話音剛落，房門突然「啪啪啪」地響了三聲，何永成喝問：「誰？」

石九開忽然用力地咳了起來，就在此時，房門那隻大衣櫃的門忽然張開，跳出三個人來，手上都拿着快慢機，床下也露出兩柄槍。

在此同時，石九開一個翻身，滾落床後，哈哈笑道：「小朱，快把槍抛在地上，快！」

朱樑狠狠地道：「我跟你們拚了！」

寧鈴笑道：「千萬不可魯莽，你一個人死了不打緊，但外面那些人全在咱們手中！」她忽然推開房門，只見喬石和周信持槍進來。

喬石走到朱樑身前，一把奪下他的槍，朱樑怒道：「周信，你跟了他這許多年，得到什麼好處？」

周信道：「好處很多！要不我爲什肯替九爺賣命？」

老盧道：「咱們拿到那筆福利金，大伙兒後半生都有飯吃！」

石九開在床後站了起來道：「但我一直給他們兩口飯吃，所以他們還是忠心於我的！」他轉頭問道：「喬石，找到那塊玉珮沒有？」

「找到了！」喬石把玉珮抛給石九開。「在老五身上找到的。」

石九開大笑，道：「現在你們知道我爲什麼要裝病了嗎？就是要引你們出來，要不那筆錢，我亦拿不到。」他由身上摸出另一塊玉珮，仰頭大笑。

丁盛驚叫道：「你……你的病是裝出來的？」

石九開冷冷地道：「假如我眞的病得那麼厲害，早就死了！這是我跟邱大夫串通的，眞以爲我有腎病？見鬼！」

丁盛臉色一變，澀聲道：「師父，你眞令我失望！」

石九開指着丁盛和齊羽道：「你們兩個也令我失望，發生了這許多事也不通知我，幸虧老子寶刀未老，料敵於先，否則這件事豈不要讓你倆破壞！」

齊羽冷冷地道：「原來你一直在利用咱們！」

「不錯，我在利用你們，但如果不是我，你們又怎會有今日？」

丁盛道：「你已經有了這許多錢，還要剝削徒弟門人的血汗錢，到底是爲了什麼？」

石九開道：「因爲我的身份已經暴露，而我年紀大了，身體又不很好，所以不想再到外國去！所謂坐吃山崩，我不能不留點給自己，假如有了那筆福利金，我的生活便完全不愁了，小丁啊小丁……哈哈，原來你還未長大，白花花的錢，有誰會嫌多？」

外面的人已將衞貞他們推了進來，石九開道：「你們放心，到底一場師徒，只要你們不反抗，我自不會殺你們，等我拿了那筆錢，離開上海之後，你們亦會得到自由！」

朱樑咬牙怒道：「你這頭老狐狸！」

石九開冷笑一聲：「罵得好，我是老狐狸，虧你們跟我這許多年，居然學不到一成功夫，還有胆罵我？飯桶！我佈下這個局，將你們一網打盡，單只這個便夠你們學一生一世！」

何永成嘆息道：「咱們以爲你快死了，所以……」

「所以證明你們功夫未夠！所以那筆錢應該歸我所有，因爲如果沒有我，你們根本沒法立足，更莫說騙人了！」石九開又是一陣大笑，繞過大床，向房門口走去。「喬石、周信，我早已約了錢老闆，今夜去開青龍櫃，你們看住他們，一拿到錢，我便回來。」

他拉着寧鈴，向門口走去，但一出了房門，便又站住。

「老大，你就這樣一走了之？」

原來梁應湘和他的兩個兒子手上都握着槍，站在門外。

石九開像被人捅了一刀，尖聲道：「老二，你不是受了傷嗎？」

「那是我跟朱樑他們合演的一齣好戲！你眞以爲他們這麼傻嗎？」梁應湘道：「請你進房說話。」

石九開仍存一絲僥倖，邊退邊問道：「既然你們是一路的，爲什麼不是一齊行動呢？」

「因爲咱們不知道你的那塊玉珮收藏在那裏，現在既然知道了，咱們自然得出現！」梁應湘左手一伸，道：「拿來。」

梁耀大聲喝叫道：「裏面的人放下槍來，要不咱們可要殺死九爺了！」

喬石轉身對衣櫃裏的那三個人道：「快放下槍來。」朱樑走過去，將他們的槍繳了。

石九開伸手進懷裏掏，他掏出來的不是玉珮，而是一柄槍，冷聲道：「老二，連你也反我，咱們同歸於盡吧！」

話音剛落，周信手臂自他身後伸過來，將他的槍搶去，道：「九爺他們要的只是錢，不是人命，你何必冒險！」

石九開臉色大變，怒道：「你跟他們是一伙的？」

喬石道：「別怪錯他，他是被我拉下水的！九爺！咱們覺得你這樣做，一來犯門規，二來太過份一點。那筆福利金可是咱們的血汗錢，你不該私吞！」

石九開胸膛不斷地起伏着，沙啞着聲說道：「我對你跟老盧一向不錯，你竟敢反我？」

喬石道：「那筆錢本就是大家的，假如你得不到鎖匙，也開不了青龍櫃，所以現在對你來說，根本沒有損失，但對弟兄們却有莫大的好處！」

石九開大叫道：「我開了青龍櫃，也會留一份給你們。」

喬石冷冷地道：「難說得很，你跟太太拿了錢之後，還會回來嗎？這屋子你早已抵押給銀行了。」

石九開臉色一變，轉頭道：「老二，我沒有對你不起吧？」

梁應湘冷笑道：「我已經忍耐你三十年了！你知道我爲什麼會洗手嗎？因爲我知道再跟你，我永遠都不會發達，也永遠不能自立，你什麼事都要插一手，什麼意

見，都要以你爲準，再跟你，還有什麼意思？」

梁應湘伸手進懷，把兩塊玉珮都摸了出來，道：「老大，咱們走啦！」

朱樑道：「要走一齊走，青龍門的人都有份，大伙兒一齊走。」

丁盛、齊羽也被衆人擁着出去，就連那三個躲在衣櫃裏的人也跟梁應湘出去。剎那間，偌大的石公館只剩下石九開兩夫婦。

石九開好像蒼老了幾年，雙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下面傳來一陣車聲，那些人都離他而去了。

寧鈴跺脚道：「這次眞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你出的餿主意！」

石九開忽然狂笑起來，笑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寧鈴怒聲道：「虧你還笑得出來。」

「我爲什麼不笑？老二拿走的那把陽匙，是假的。眞的我放在抽屜裏，哈哈，他們要跟老子鬥心機，還差一截哩！哈哈哈！……」

寧鈴道：「但你也沒贏，因爲你得不到陰匙！」

「有了陽匙，他們始終會再上門，屆時我自然也有辦法對付他們！」

寧鈴忽然走到大立櫃前，拉開櫃門，裏面有個暗屜，她取出鑰匙，將抽屜打開，拿出一塊玉珮來。

她看了幾眼，道：「這是眞的？跟那塊假的，根本一樣！」

「假的跟眞的只有一個地方不同，差那麼一點點，就開不了那口櫃！」

「眞的？」

石九開笑道：「這是我在失去陰匙之後，偏巧匠打造的，還有假的？」

寧鈴忽然轉身快步向門口跑去，石九開臉色大變，伸出右脚一勾，寧鈴被絆倒地上，「砰」的一聲響，玉珮落地，摔個粉碎！

寧鈴一呆，大叫一聲：「你摔碎了寶匙，我跟你拚命，我當年爲什麼要嫁給你這個老頭？因爲你有錢，現在，什麼都沒有了，我跟你拚了！」她向石九開撲去。

可是，她身體只動了一下，便又停住了，只見石九開反手按住胸膛，一張臉全沒了血色！忽然「砰」的一聲，整個人跌倒地上！

寧鈴又呆了一下，才輕輕叫道：「九爺，九爺，九爺！」她一聲大過一聲，但石九開都沒有反應！半晌，寧鈴才走過去，俯腰伸手探他的鼻息，忽又發出一聲尖銳的叫聲！

黑暗中，閃出一條漢子來，他只站在門口看了一下，便重新隱去……

× × ×

清晨，新康錢莊還未開店，門外便站了好些人，都是青龍門的門人。個個臉上都有興奮之色，看他們眼眶烏黑，眼白紅筋顯現，便知道一夜沒睡。

店門終於開了，何永成跟梁應湘首先走進去，對一個夥計道：「找你們錢老闆，咱們要開青龍櫃！」

夥計請他們進內堂，錢老闆認得梁應湘和何永成，因爲當年他們陪石九開來辦手續。

「九爺呢？」

梁應湘道：「九爺病重，自己不能來，所以叫咱們來！」

當年他們跟新康錢莊立約時，便有認匙不認人的條例，所以錢老闆也不再問，開了一個鐵門只帶梁應湘和何永成進去。

這密室裏，密不透風，裏面放着許多個鐵櫃，但只有一個是髹青色的西洋大夾萬。錢老闆道：「請開啓！」

梁應湘與何永成自然還記得密碼，很快便打開夾萬，但夾萬裏面還有一個鐵鑄的櫃子，跟夾萬焊在一起，鐵櫃上有個龍頭，青龍的眼却是兩個洞。

梁應湘和何永成，一人拿着一塊玉珮，用中間突出的一個尖端插進去，然後旋動着。

何永成那邊立即響起一陣「格格」的機械聲，但梁應湘那邊却沒有反應……

× × ×

新康錢莊的內廳，吵成一片，一個夥計突然進去，叫道：「老闆，外面有個自稱是中西偵探社的張社長，說要進來見大家！」

錢老闆略一沉吟，道：「好，帶他進來。」

張展宇進來之後，道：「諸位不用爭，梁先生拿到的那塊玉珮是假的！」

梁應湘大叫一聲：「老大好狡猾！眞的還在他手上嗎？」

「心臟病暴發已死了！」張展宇道：「昨夜我也進石公館，你們離開之後，我還留在裏面……」他將寧鈴砸碎的玉珮的經過說了一遍，衆人都好像洩氣的皮球，剎那間，靜得只聞呼吸聲，忽然有人哭了起來……

× × ×

青龍門是解體了，而丁盛也想離開上海，臨走時去找張展宇。張展宇笑道：「我從虎子的口中得到珍貴的綫索，查到朱樑的落脚處，也知道莉莉的身份，我估計他們不會殺你，因爲他們目的是求財，所以大胆利用你……」

丁盛不悅地道：「你利用我做莉莉的餌！」

張展宇續道：「幸好並不辱命！」

「我想不通的是他們爲何讓朱春霞給我佔便宜？」

「朱春霞跟秦長河一樣，根本不知道他們的計劃！她來到上海，舉目無親，便到百樂門下海，失身給司令部的某位大人物，之後才讓她養父知道，所以她便服從朱樑的安排，設下圈套……」

丁盛雙眼瞪着他，道：「你是幾時知道的？」

張展宇道：「你去了蘇州之後，我便查清楚，爲了了解全部眞相，也想看看你們怎樣解決，所以不告訴你。」

丁盛怒道：「他媽的！你們都是騙人精，全都是狐狸，只會利用別人！」

張展宇冷冷地道：「請二少爺記着，以後也不要再以騙人爲榮！你還年輕，前途無限，希望你自惜羽毛，好自爲之！調查費只算二百五十個大洋吧，你給秦長河的那筆錢，還在我這裏，不用再付了……」他還未說罷，丁盛已一陣風般向外衝了出去……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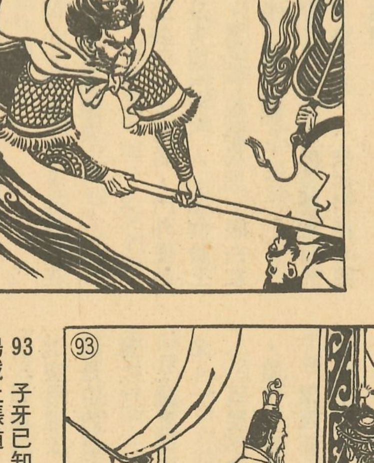
封神榜故事之十四

關趙于・編繪

姜子牙伐紂（四）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個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的是姜子牙被西岐武王封爲掃蕩成湯大元帥，統帥三軍，向東進發，與商紂軍士幾番較量，最後奪取了孟津重地，乘勝向朝歌進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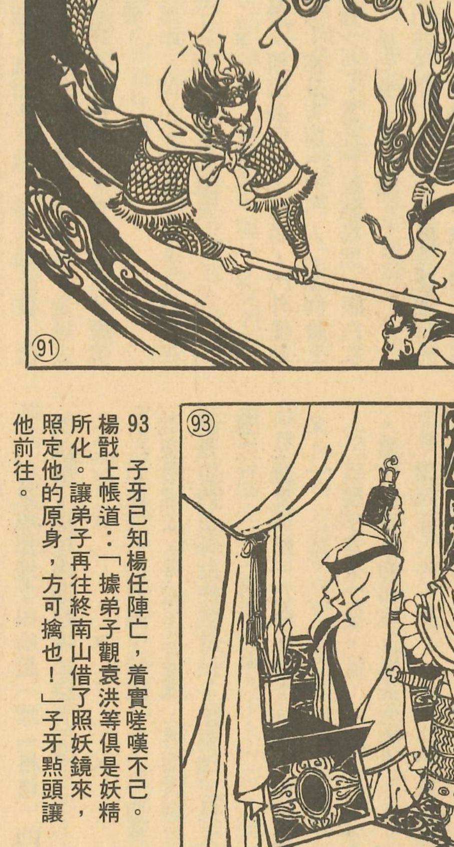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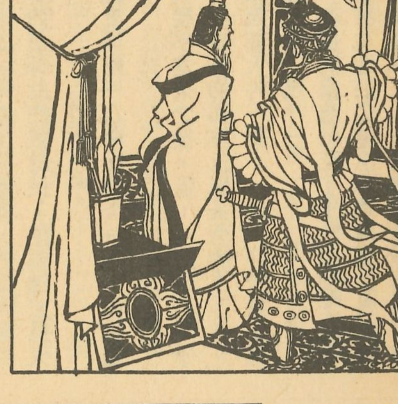





91 楊任正欲取五火扇扇袁洪。袁洪卻擧元神棍打來，楊任躲閃不及，被袁洪打死



92 戰至天明，未分勝負。子牙鳴金，兩下收兵回營。

93 子牙已知楊任陣亡，着實嗟嘆不已。楊戩上帳道：「據弟子觀袁洪等俱是妖精所化。讓弟子再往終南山借了照妖鏡來，照定他的原身，方可擒也！」子牙點頭讓他前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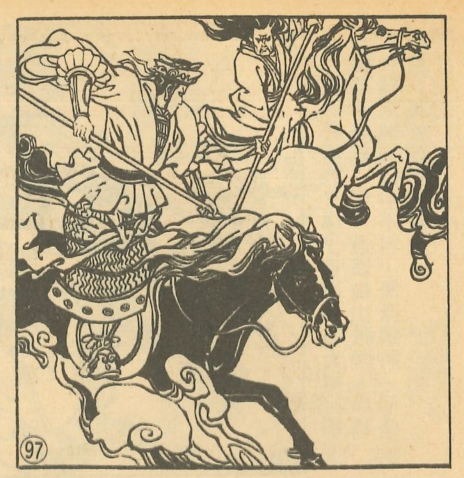



94 楊戩借了照妖鏡來見子牙道：「此梅山妖怪，弟子擒他也。」正說着，袁洪一馬當先來周營搦戰。



95 子牙帶領衆諸侯出營。兩下列成陣勢。子牙對袁洪道：「天下歸周，已成定局，你若早早歸降，不失封侯之位。若不識時務，悔無及矣。」

96 袁洪大笑道：「你不過一丁村夫，敢出此大言！」回顧常昊道：「與我拿了。」常昊縱馬挺槍，飛也似的，直取子牙。



97 楊戩催馬舞刀抵常昊。二馬往來，刀槍並擧，未及十五個回合，常昊拔馬便走。



98 楊戩隨後趕來。突然，一陣怪風卷起播土揚塵，愁雲靄靄，冷氣森森。楊戩取出照妖鏡一照。原來常昊在馬上變成一條大白蛇，正趁黑霧來傷楊戩。

99 楊戩搖身一變，化作一條蜈蚣，身生兩翅，飛在白蛇上頭，將白蛇一刀，剪成兩截。

100 袁洪知白蛇已死，大怒，縱馬使一根棍，大呼道：「好楊戩，敢傷我大將！」來戰楊戩。



101 在旁的哪吒登風火輪，現三頭六臂，使火尖槍，抵住了袁洪。



102 未及數合，哪吒使出九龍神火罩將袁洪罩住，用手一拍，現出九條火龍。有七十二變玄功的袁洪，早已借火光而去。

103 吳龍見哪吒施勇，使出雙刀來戰哪吒。楊戩縱馬舞刀來助哪吒。吳龍料戰不過，撥馬便走。哪吒正要追趕。楊戩道：「道兄休趕，讓我來也。」

104 吳龍見楊戩趕來，即在馬下捲起一陣黑烟，遮住身體。楊戩取出鏡子一照，吳龍原是一條蜈蚣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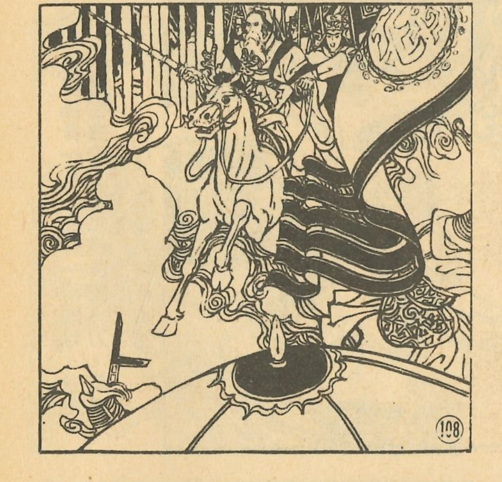
105 楊戩搖身一變，化作一隻五色雄鷄，飛入黑霧之中，一嘴將蜈蚣啄作數斷，又除一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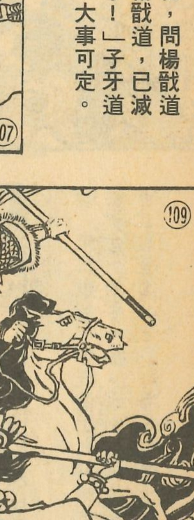
106 袁洪見楊戩又傷了自己一員大將，很是惱怒，報仇心切。連派梅山猪精、牛精、狗精大戰周營。不料，周營衆將，個個英勇，將妖精盡數殺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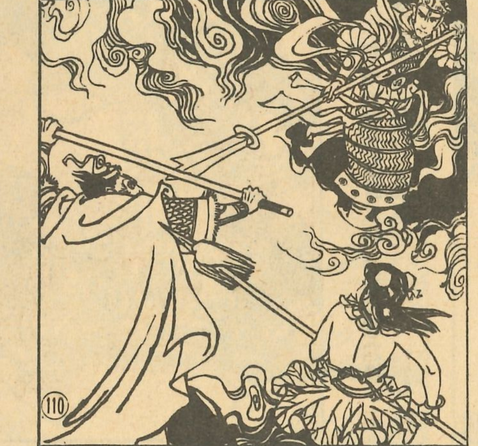

107 子牙大爲高興，回營升帳，問楊戩道：「已滅梅山幾個妖精？」楊戩道，已滅六妖，只剩下白猿袁洪一個了！」子牙道：「今夜劫湯營，滅了袁洪，大事可定。」說罷，命衆將回營准備。



108 二更時分，一聲炮响，周兵吶喊一聲，子牙親乘坐騎，一齊殺進湯營。




109 北伯侯崇應鸞沖進左營，李靖、韋護、雷震子殺進右營，楊戩、哪吒殺入大營，進中軍來戰袁洪。



110 袁洪連忙上馬，使一根鐵棍，恰逢楊戩，也不答話，二馬相交，只殺得難分難解。



111 袁洪與楊戩大戰數合，力不勝支，現出原形，起在半空，將楊戩劈頭一棍，打得火星激射。



112 有七十二變的楊戩，隨化一道金光，起在空中，也照袁洪頭頂上一刀劈將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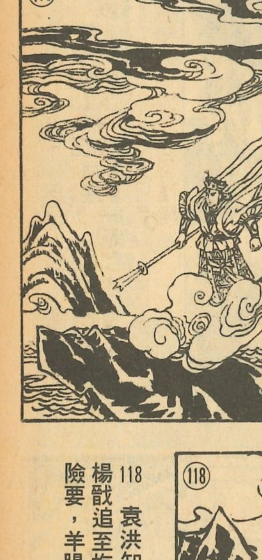
113 此袁洪也有八九功夫，隨化一道白氣，護住其身。楊戩大喝道：「梅山猴頭，焉敢弄術，拿住你定要剝皮抽筋。」



114 袁洪大怒道：「你有多大本領，敢將我兄弟盡行殺害，我今日將你碎屍萬段，以解我恨！」



115 他二人各使神通，變化無窮，盡使其巧，不相上下。袁洪暗想：「大營已破，料已難支，且將他誆上梅山，那時擒他不難。」遂棄了大營，直往梅山逃去。




116 楊戩見袁洪從白光逃走，乃棄了馬，借土遁緊緊追趕。

117 袁洪突然變成一塊怪石，立在路旁，楊戩趕來一看，立即變一石匠，手執錘鑽，上前錘他。

118 袁洪知他識破，化陣清風往梅山而去，楊戩追至梅山，不見了袁洪。卻見梅山形勢險要，羊腸小道，兩旁古柏喬松。



119 楊戩四面一望，忽聽得崖下一聲猛响，闖出千百隻小猴，手執棍棒，朝楊戩亂打。



120 楊戩見衆猢猻亂打，自知不能取勝，便化一道金光而去。剛轉過一坡，不覺想起師尊曾授他一寶，令他爲難之時方可取出一觀。他急忙取出一看，乃是「山河社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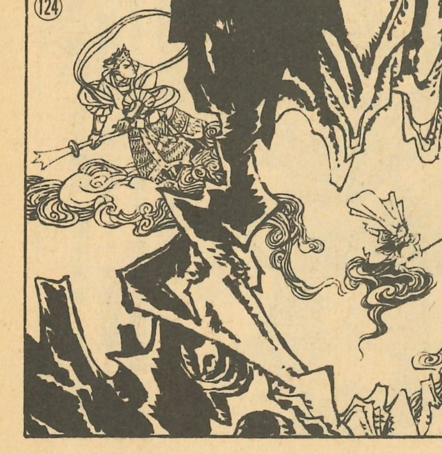
121 楊戩心中甚是歡喜。便依法行之，懸於一大樹上。




122 然後楊戩復上梅山，按原路尋找，果然聽見袁洪大聲叫道：「楊戩，你此行想來送死！」楊戩也不答話，使刀直取袁洪。



123 袁洪使棍劈面相還。二人大戰一會，楊戩轉身就走。袁洪隨後追趕。



124 袁洪跟着楊戩上了另一座高山。袁洪不知此乃「山河社稷圖」，入了圈套。




125 袁洪上了「山河社稷圖」，覺得四周有無窮變化之妙。思山即山，思水即水，想前即前，想後即後，袁洪不覺現出白猿猴的本相。




126 忽然一陣香風撲鼻，異常甜美。這猴兒爬上樹去一看，見一株桃樹，綠葉森森，兩邊搖蕩，下墜一枝紅滴滴的仙桃，顏色鮮潤，嬌嫩可愛。



127 白猿高興異常，攀枝穿葉，摘下一個，不覺香氣撲鼻，心中大喜，一口吃下，然後倚松坐下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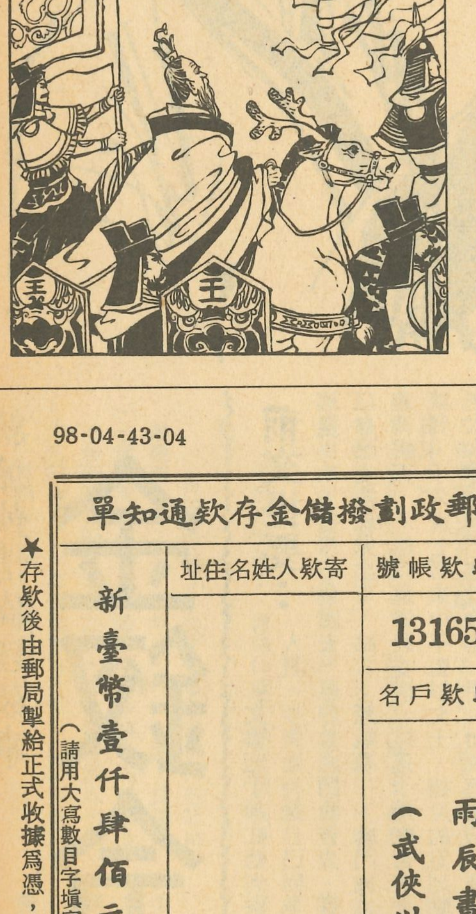


128 未及片刻，楊戩仗劍而來，白猿猴欲待起身奮戰，竟拔不起腰來。原來是食了仙桃，再也動彈不得。

129 此時，楊戩一把抓住白猿的頭皮，用縛妖索捆住，收了「山河圖」拎着白猿回周營而來。

130 楊戩將白猿猴擲於轅門外，見子牙道：「弟子已將白猿猴擒來，請元帥發落。」

131 子牙大喜，命將白猿猴推至中軍帳。子牙當面怒斥白猿猴惡妖，害人無厭，阻隘王師，罪不容誅。命人推出斬首。



132 姜子牙奪取了孟津重地，命衆將整頓人馬，乘勝向朝歌進軍。（本段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于飛虹聽到唐老太太的女孫珠兒被擄，受對方押作人質，要脅她押送自己回翠園紅樓，作爲勒贖條件。于飛虹既然逃避出來，當然不會回去，但鑒於唐門的苦衷，珠兒無辜受累，提出兩個條件，第一：以自己交換珠兒出來，第二：想觀摩一下唐門施毒技巧。唐老太太初時不答應，認爲她義薄雲天，不能有違道義交情，經過于飛虹苦苦要求，只好答應，叫唐七去和對方接頭談判，不久唐七帶來中年藍衫文士，據說約定地點不符，珠兒已兼程而來……另方面唐老太太亦將唐門施放暗器一手，如賣藝表演，使在場人等嘆爲觀止……

駁靈禽護送嬌娃 化干戈偃息紛爭

「不管是否約定，但我們是希望老夫人把于姑娘送入翠園紅樓，老夫人沒有作到……」中年文士說：「這臨時變更，總要多化費一些時間！」

「如果你們要的是一具屍體，老身可以照你們要求行事……」

「不用了……」青年文士說：「咱們已經尊重了老夫人的決定……」

「那就人換人，咱們把于姑娘交給你們，但要換回珠兒。」

「是！在下已經派人去接唐姑娘……」

「珠兒未到之前，你仍不能把人帶走……」唐老太太說：「這一點，老身堅持……」

中年文士笑一笑，道：「唐姑娘恐怕要入夜之後，才能趕到。」

唐老太道：「我們就等到那個時刻……」

中年文士道：「好！一言爲定，但在下希望知道，老夫人如何生擒了于姑娘……」

唐老太太是何等老辣的人，冷哼一聲，道：「唐七沒有告訴你麼？」

「他們沒有問，孩兒沒有說。」

唐老太太道：「其實，什麼也用不着說，這裏有很多證據，閣下不會自己看麼。」

中年文士哦了一聲，伸手檢起一隻巨蜂，仔細瞧了一陣，道：「好手法！」目光轉注那羣死蟻身上，點點頭，才回顧着于飛虹，說：「姑娘，唐門暗器，只是天下三毒之一，但足以震駭人心，看來，走江湖，不是一件很輕鬆的事了？」

于飛虹道：「你可是跟我說話麼，」

「是啊……」中年文士微笑，道：「能讓在下由心中敬重的人，放眼當今天下，屈指可數……」

「你是說，你很敬重我……」

「是！飛虹姑娘，妳就是那極少數的人物之一！」

于飛虹道：「你是誰，怎會認識我？」

「飛虹姑娘人間仙子，在下怎會不識，至於區區的姓名，日後，再行奉告。」

「你不想說，我不勉強，不過，快些把唐珠兒帶來，我雙手被縛，難受得很！」

「唉！姑娘少在江湖走動，不知江湖險惡，既然綁的難過，可否讓在下爲姑娘鬆綁？」

「不行，我答應過唐老夫人，唐珠兒未送回來之前，我不能鬆綁雙手！」

「姑娘……」中年文士說：「唐珠兒，大約還要一個多時辰才到……」

「唉！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了，我總不能言而無信，甘冒危險……」于飛虹一臉無可奈何的神情。

「冒險……」中年文士回顧唐老太太一眼，笑道：「哦！姑娘是担心唐老夫人的暗器？這個，由在下和唐老夫人……」

「你最好免開尊口……」唐老太太冷冷的一哼，說：「交出唐珠兒，老身立刻動身離此，你們擄去珠兒這筆賬，老身可以忍下，以後再算。」

中年文士臉色一下子變的十分嚴肅，似想發作，但立刻又換上了一副笑容，說道：「老夫人如此堅持，只好讓于姑娘多忍受一些痛苦了。」

于飛虹說道：「你爲什麼不能要他們快一點？」

「已經很快了，在下也很希望早一些把姑娘接離此地……」中年文士吁一口氣，接道：「這也可以使姑娘多瞭解江湖中事，弱肉強食，有時間明明是舉手之勞，就可以幫別人一個大忙的事，但是却因爲意氣之爭，而不肯應允！」言語中充滿了挑撥之意。

唐老太太心中忖道：這傢伙是何許人物？分明有一身奇高的武功，但却又從未聽人說過，于姑娘年紀幼小，莫要中了他的挑撥離間之計！

但聞于飛虹歎息一聲，道：「要四川唐家出面抓我，是你們的授意……」

「咱們只是要求唐老夫人把妳送往翠園紅樓，江湖上風險重重，對妳不太適合……」

「我不回去……」于飛虹說：「但我見識過了唐家的暗器手法之後，自知無法抗拒，只好要求她們用我交換唐珠兒了……」

「既是出自于姑娘的自願，當然很好，……」中年文士微笑，道：「咱們會想辦法把姑娘平安的送回翠園紅樓……」

「我不要回去……」于飛虹大聲叫嚷道：「隨便你們帶我到那裏去都行，但不要送我回去！」

唐老太太暗道：看她焦急之情，似非裝作，看來，她是真的不願回去了？

「好商量，好商量……」中年文士平和的說：「姑娘不肯回去，咱們不會勉強的。」

于飛虹換上了一臉笑意，說道：「是真的嗎？」

她嬌美如花，這展顏一笑，更如百花怒放，那中年文士看的一呆，忖道：當真是姿容絕世，能使羣芳失色……

但口中却連連應道：「當然真的，在下又怎會欺騙姑娘？」

「哦！那你們準備帶我到那裏去？」

「姑娘希望到那裏呢？……」中年文士說：「天下有無數風景美麗的地方。東海日出，太白積雪，廬山雲氣，黃山奇松，姑娘想到那裏去，在下都可以代爲安排。」

瑤華仔細打量那中年文士一眼，只見他神態儒雅，確有一種飽讀詩書人的氣質，只是雙

目中閃動着冷厲和狂傲的光芒，大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氣概。

狂傲和儒雅兩種不同的氣質的衝突，使得這個人看上有一些怪異。正和他的言語一般，口氣溫和，但用詞却狂大自負。

「你是說，我想到什麼地方，你們都能够爲我安排的了？」于飛虹微笑着說：「那豈不是要有和皇帝一般的權勢？」

中年文士略一沉吟，道：「這個，有些不同了。我們沒有辦法安排妳住入象徵着權威的皇宮，但却能供應妳尤過帝王的享受，也許皇帝不能作到的事情，我們能够辦到。」

「噢……」若華大不服氣的說：「說說看，什麼事皇帝辦不到，而你們能够辦到？」

「姑娘……」中年文士看了若華一眼，接道：「舉一個簡明的例子，我們能使你們自由自在的遨遊七海，點塵不驚，這就是皇帝不能辦到的事，他可以動員千軍萬馬，大內高手，前呼後擁的保護他，所以，他無法得到那份自由安詳。」

若華想了一下，道：「除此之外，還有些什麼？」

中年文士道：「很多，很多，天下有的，我們大概都能辦到！」



若華道：「你好大的口氣！」

中年文士淡淡一笑，道：「若華姑娘，這是立刻就要兌現的事，在下如是信口開河，則如何向于姑娘交代呢？」

若華不禁吃了一驚，道：「你知道我的名字？」

中年文士道：「是，在飛虹姑娘身邊的人，在下又怎麼不知道呢？」

突聞長空一聲鷹鳴，傳入耳際。

抬頭看去，只見一隻碩大的巨鷹，繞空盤旋。

中年文士突然由懷中取出一隻竹哨，放入口中，吹出了長短不同的哨音。

那巨鷹突然疾撲而下，飛落在中年文士的肩上。

中年文士伸手由鷹翼下取出一個摺好的紙箋，一揮手，巨鷹騰空而去。收回竹哨，打開白箋看了一陣，雙手一合，紙箋化作碎屑飛落，緩緩說道：「于姑娘，飛鷹傳來訊息，他們將以最快的速度把唐珠兒送到此地，再有頓飯工夫，應該可以到了。」

若華道：「最快的速度是什麼？」

中年文士微微一笑，道：「問的好，他們現在還在百里之外，半個時辰之內可以趕到，



姑娘請想想看，什麼樣的辦法，才會有這樣的速度？」

若華沉吟了一陣，道：「就算是千里馬，也來不及。除非，他們會飛過來？」

中年文士笑道：「若華姑娘果然是聰明的很，除了用飛之外，確沒有辦法再快了。」

他說的問題，非夷所思，人人都很關心，但都不好意思開口來問罷了，只有若華胸無城府，冷笑一聲，道：「人怎麼會飛，眞是胡說八道！」

中年文士道：「人不會飛，世間最好的輕功，也不能飛，但可以用飛的東西，把人帶過來。」

于飛虹想到在那絕谷之中，利用兩隻小紅鳥，把自己帶出來的情形，如是有一種飛禽，力量够大，把一個體形瘦小的女孩子帶上飛行於空中，應該不是不可能的事，問題在，那等飛行力强大的猛禽，如何會聽人的指揮。

「鳥……」若華說：「什麼鳥能有那麼大的力量，把一個人運送到百里之外，牠又如何肯聽人的指令呢？」

中年文士淡然一笑，道：「若華姑娘，任何動物，都可以馴服，包括了會飛的大鳥和人在內，只是馴服的方法不同，當然技巧是最重





要的條件。」

于飛虹心中忖道：看起來，他們是一個組合，一個實力龐大又神秘的組合，連唐老太太這等老練的江湖人物，竟似也不知曉內情。

她心中千思百轉，但表面上，却是神色不動。

一場山崩地裂的生死大刦，使得于飛虹變的深沉起來。

「好吧……」若華嘟起了小嘴巴，道：「我們等着瞧吧……」

「不錯，很快就可以證明了，在下是不是信口開河的人？」

中年文士淡然一笑，盤膝坐下，閉上雙目，運氣調息起來。

時間在一種僵持中渡過。

唐老太太寒着一張臉，肅立不動，唐七心中很焦急，但却不敢多言插嘴。

于飛虹也變的心平氣靜，雙手被縛，靜坐在篷車上，運氣調息。

原來，她忽然想到了絕谷石壁留言上，有一種和一般內功不同的運氣坐息之法，開始練習起來。

倒是瑤華和若華，心中焦急如焚，但見于飛虹靜坐不動，也只好强自忍下。

夜幕低垂，暮色蒼茫。

一聲長嘯，劃破了夜空傳來。

中年文士一躍而起，口中說道：「你們來遲了？」

一個黑衣勁裝的大漢，飛躍而至，道：「是！路上出了一點變故，所以……」

神態間十分恭謹。

「什麼變故……」中年文士神情冷厲的說：「唐姑娘有事情麼？」

「沒有，沒有，唐姑娘很平安……」

「人呢？」

「到了……」黑衣大漢仰天長嘯。

但聞鷹鳴夜空，由遠而近，兩隻巨禽空降，放下了一個軟兜。

若華凝目望去，只見兩隻奇大的巨鳥，腿上各繫有一條絲帶，連結在軟兜之上，軟兜中，放着一個黑衣姑娘。

兩隻碩大的巨禽，合力把一個人，由空中運來此地。

若華沒有見過那樣大的鳥，也不知道牠們的名字，只覺似鷹非鷹。

黑衣大漢解下繫在兩隻巨禽上的絲帶，一揮手，兩隻巨禽，展翼而去，雙翅搧出的激蕩風力，吹的人衣袂飄動，車篷顫搖。

健馬低嘯，惶惶不安，似是對兩隻巨禽十分畏懼。

中年文士低頭看看兜上的黑衣少女，突然伸手遙空發掌，解去那黑衣姑娘身上的穴道。

唐老太太巳飛奔而至，冷聲叫道：「你幹什麼？」

中年文士道：「唐姑娘在天空飛行，天風激蕩，咱們只好點了她的穴道，適才，在下替她解穴。」

黑衣少女巳站起身子，叫道：「奶奶。」一躍而起，撲入唐老太太的懷中。

「珠兒，妳沒有事吧？」

「我……」唐珠兒活動了一下身體，道：「沒有事，只是被他們點了穴道……」

中年文士接道：「那是因爲唐老夫人急欲見妳，咱們只好採用飛行運送，爲了姑娘的安全，只好點了姑娘的穴道，免得姑娘在高空中受驚。」

唐珠兒點點頭，道：「凌空飛行，很好玩哪，我不會害怕的，用不着點我穴道。」

「姑娘覺着好玩，咱們可不敢冒這個險，高空飛行，雲氣拂面，萬一姑娘貪玩，跌出軟兜，在下如何向唐老人夫交代……」中年文士微笑，說：「好在來日方長，如是姑娘喜歡，日後還有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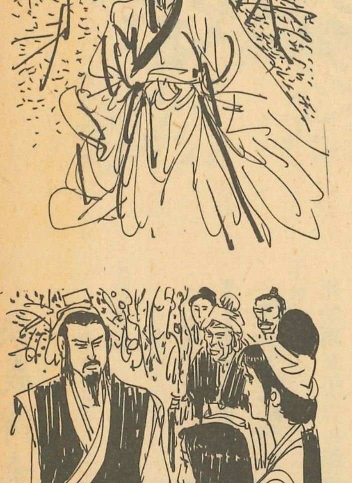
唐珠兒道：「眞的……」

中年文士道：「在下一向言出必踐，唐姑娘……」

唐老太太冷冷的接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人交給你們了，此後，有什麼變化，和唐門無關了。」

唐珠兒道：「奶奶，這是怎麼回事？」

「回去再說……」唐老太太目光轉注到中年文士身上，道：「請給老身一個回答。」



中年文士點點頭道：「好！煩勞之處，日後再謝。」

唐老太太不再答話，牽起唐珠兒，轉身而去。

片刻之間，唐家的人，走的一個不見。

中年文士目光轉向于飛虹道：「于姑娘，在下幸未辱命，交還了唐珠兒。」

那知于飛虹端坐車中，似未聽聞。

中年文士吁了口氣，道：「于姑娘，在下在和姑娘說話。」

于飛虹仍未回答。

瑤華、若華，也有警覺，探首向車中望去，只見于飛虹一臉汗水，滾滾而下，心中大驚，急急叫道：「小姐，你怎麼了？」

中年文士一皺眉頭，舉步向前行去。

若華利劍出鞘，攔住了中年文士，道：「你不要過來。」

「在下沒有惡意，唐家善用毒藥，于姑娘是不是中了毒？」

瑤華伸出右手，抓住了于飛虹的右手，人也翻入車中。

耳際間響起了于飛虹細小的聲音，道：「瑤華，不要聲張，快些在我『命門』『玄機』穴上送入內力。」

瑤華點點頭，雙掌齊出，按在于飛虹「命門」、「玄機」穴上源源送出內力。

這時，茶花、劉星，都巳經警覺，圍了上來，擋在車前，阻止了中年文士，不能接近篷車。

中年文士雙眉聳動，似想發作，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肅立未動。

周杰、姜金，也走了過來，低聲道：「若華小姐，怎麼了？」

若華道：「不知道……」

「我沒有事……」篷車中傳出來于飛虹的聲音，道：「你們都讓開去。」

瑤華低聲說道：「姑娘，要不要替你解開索繩。」

于飛虹搖搖頭，道：「不用了……」

瑤華跳下篷車，于飛虹也緩步下車。

劉星、茶花，疾退旁側。

中年文士淡淡一笑，說道：「姑娘，怎麼了？」

「大概是綁的太久……」于飛虹歎口氣，說道：「心中懊惱，氣血不暢，好像是暈過去了！」

中年文士打量了于飛虹一陣，微笑道：「太氣忿，會怒火攻心，姑娘怎會甘心束手就縛的呢？」

「我看她針傷蜂羣，藥毒羣蟻，太可怕，太毒辣了，一旦觸怒了他們，我這些隨行的人，豈不是都要遭到了毒手……」

「原來姑娘心存仁慈……」中年文士說：「四川唐家的毒藥暗器，確有可怕之處，姑娘能忍一時之氣，未和他們動手，果然是大智大慧的人……」

于飛虹目光轉動，回顧了一眼道：「唐家的人呢？」

「走了……」中年文士說：「他們巳經帶走了唐珠兒。」

（未完．廿六）

俠義傳奇小說



天劍

（續完）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樂天引領衆人，到達無名山莊，向衆人解說壁畫上所繪的幾樁血案，是他當年追踪劇盜朱雲亭，來到這盜賊世家，殺死朱藻父子後，錯手又殺死一個孕婦，此事本無人知，詎知當年朱雲亭傷重不死，在杜樂天走後，剖開孕婦肚子，取出仍然活着的兩個嬰兒，壁虎便是其中之一，還有一個，杜樂天懷疑就是周濟，此時，上官無忌爲了兒女之仇，不待多問，遽下殺手把周濟殺死，但却連杜九娘也一併刺斃，南宮絕一旁也來不及援手，這一來却把上官芳嚇呆了，杜樂天目睹慘劇，氣惱得一聲大叱：無忌，你瘋了，上官無忌應聲沒有……

風冷劍冷　血流淚流

杜樂天厲聲道：「那你爲什麼要殺九娘？」

上官無忌道：「因爲在我眼中，她實在該死！」

「什麼？」杜樂天大吼：「你在說什麼？」

「有些事情岳丈大人還是不知道的好。」

杜樂天斷喝道：「你不說我這就打殺你！」

上官無忌道：「岳丈大人中原無敵，小婿却是到現在仍不服。」

杜樂天怒道：「你以爲我不會動手？」

南宮絕伸手截道：「老前輩暫且息怒，我們先弄清楚這件事。」

杜樂天尙未答話，南宮絕已問上官無忌。「上官兄到底是姓上官還是姓朱？」

「朱——」上官無忌應得很爽快。

杜樂天吼道：「什麼？你是朱雲亭的後人？」

上官無忌緩步走到右面壁畫那個無面的少年像下。「也是壁虎的兄弟。」

杜樂天睜大了眼睛，好像仍有些懷疑上官無忌的說話。

上官無忌接道：「家父心在右胸，倖免一死，然而武功亦散失，復仇的希望也就只有寄託在我兄弟二人身上。」

杜樂天呆望着上官無忌。

「當年我的挑戰你，原就是一試你的武功高低。」上官無忌一頓才接下去：「一試之下，不由心寒，壁虎亦認爲，憑我們二人的武功，絕非你對手，即使暗算，成功的希望並不大，既然你看上我，也就順水推舟，只等機會看如何下手。」

杜樂天沉聲道：「可是你一直都等不到機會。」

上官無忌歎息道：「無論你爲人如何，對你的武功我一向都是佩服得很，中原無敵這四個字，江湖上的朋友無疑並未過譽，我雖然如此接近你，始終找不到機會下手。」

杜樂天道：「我看你是沒有胆量。」

「也許——」上官無忌微喟道：「每一次當我接近你，準備下手，就發覺你混身上下無懈可擊。」

杜樂天冷笑不語，上官無忌又道：「壁虎也試過幾次準備出其不意突然暗算，但結果都是像我這樣，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他才會選擇殺手這種工作，在工作中磨練自己，這些年來他學得很多，也學得很成功。」

杜樂天道：「爲什麼你們不試試？」

「一擊不中便沒有第二次機會，在沒有足夠把握之前，我們是不會隨便出擊的。」

杜樂天恨恨的道：「你却是娶我的女兒爲妻。」

上官無忌道：「只有這樣才能夠更接近你，但我們雖然有夫妻之名，可以說一直都沒有夫妻之實。」

「那麼高兒、雄兒……」

上官無忌冷冷的道：「高兒雄兒鳳兒都不是我的兒女。」

杜樂天一怔，道：「胡說——」

上官無忌搖頭道：「虎毒不食兒，他們若是我的兒女，我如何下得手？」

「你……」杜樂天詫異地瞪着眼睛。

「高兒是壁虎殺的，雄兒鳳兒也是，雖然並不是我下的手，但知而不救，與親自下手並無多大的分別。」

杜樂天混身顫抖，道：「那他們……他們到底是……」

上官無忌道：「你眞的到現在仍然想不到？」

杜樂天突然怪叫起來：「周濟——」

上官無忌道：「這也就是周濟要遠離這裏不敢留下的原因，雖然是九娘主動，但做出這種事，亦難免有愧於心。」

杜樂天沉默了下去。

上官無忌又道：「其實只要你稍爲留意一下他們二人平日的舉止，也應該有所發現的了。」

杜樂天想着不由點頭。

上官無忌接道：「你所以此前什麼都沒有發現，只因爲你根本就不會想到他們會做出這種事情。」

杜樂天搖頭歎息，南宮絕這時候才問：「那芳兒是你的女兒了。」

上官無忌垂下頭。「任何人都難免有胡塗的時候，我也只是一個人。」

南宮絕無言，上官無忌歎息接道：「芳兒絕無疑問是我的女兒，在那一年中，周濟一直浪跡在外，沒有回杜家莊。」

南宮絕突然又問：「報復在你來說，眞是那麼重要？」

上官無忌道：「我們是盜賊世家，在我體內流的絕無疑問也是罪惡之血，無論我做出什麼事情，都是不足爲怪的。」

南宮絶再問：「你完全不後悔？」

上官無忌欲言又止，南宮絕接道：「一直以來我相信你都沒有好好想過，到現在周濟杜九娘已伏屍在你劍下，上官雄、高、鳳三兄妹，三個無辜的年青人亦無一倖免，這就是血債血償，也應足夠了，你亦可以吁口氣，亦應該有時間來反省一下了。」

上官無忌的面上終於露出了落寞的神色。

南宮絕接着又道：「有幾個問題，相信你現在亦已經考慮到，譬如說，芳兒的將來——」

「別說了！」上官無忌眼旁的肌肉一跳，「霍」地揮手。

南宮絕道：「其實我說與不說都是一樣。」

杜樂天那邊倏的一聲冷笑。「即使他現在後悔也已太遲了。」

他重重一頓，沉聲接道：「事情既然是以血開始，也應該以血結束。」

語聲一落，他從椅上站起，這並不是他第一次站起，但絕無疑問是最後一次的了。他的眼瞳已充血，一雙拳緊握，已隨時準備擊出。

上官無忌應聲道：「原該是這樣！」

杜樂天目光一落，說道：「拿起你那短劍。」

上官無忌搖頭道：「七絕劍出自你傳授，我怎能以你的家傳劍術來對付你。」

杜樂天道：「你到底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上官無忌道：「我若是以你的家傳劍術來對付你，每一個變化，都是必在你的意料中，這一戰，根本不用戰，一開始便敗了。」

杜樂天道：「那是說近年來你已經暗中練成了什麼絕技。」

上官無忌搖頭。「我並不是因此而挑戰你，只是在踏進這個莊院之後，我便不想再走出去！」他稍歇一字字接道：「也沒有這個可能，今日我縱能殺你，亦必是難逃一死！」

杜樂天沉聲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只要我還有一口氣，都可以發出致命的一擊。」

上官無忌道：「你應該可以。」

杜樂天接問：「你那個兄弟——壁虎呢？」

上官無忌道：「什麼事？」

杜樂天道：「憑你一人之力，絕非我對手，事已至此，你們何不兩個一齊上來，對你固然好，也省却我一番氣力。」

上官無忌搖頭道：「我們雖然是兄弟，性情並不一樣，這麼多年來，我也從來未免强過你，他也是那樣子來待我。」

杜樂天冷笑。「兄爲名俠，弟爲殺手，的確並不一樣，但是有一點却是在這一刻之前仍然共通的。」

上官無忌道：「那一點？」

「都不敢面對現實！」杜樂天側身大喝：「壁虎，你出來！」喝聲有如青天陡裂，聲震雷霆！

壁虎這時候應該在這附近，聽得很清楚，可是一些反應也沒有。

上官無忌沉聲道：「他不願意出來，你怎樣叫也沒用的。」

杜樂天冷笑道：「倒要看他躲到什麼時候？」

上官無忌道：「他一定會出來的，還有他的致命一擊！」

「你以爲我會害怕？」

「當然不會，中原無敵，何嘗怕過別人？」

「你總算還會這樣說。」

「終究是事實，別人也許還會懷疑，我却是絕對能夠肯定，這麼多年來，我終究是你的半子，女婿！」

杜樂天面色鐵青，上官無忌接道：「只不知岳丈大人是否忍心置這個女婿於死地？」

杜樂天冷冷的道：「我這個女婿既然忍心將我的女兒刺殺劍下，若說我不忍心下手，豈非廢話？」

上官無忌道：「今日的廢話，的確多了一些。」

杜樂天一步方自跨出，一個聲音突然傳來，凄涼之極。「外公——」

是上官芳的聲音，她一面惶恐之色，接呼道：「爹——」

杜樂天應聲停步，上官無忌眼旁的肌肉又一陣抽搐，欲言又止，南宮絕一手抓着上官芳的臂膀，即時說道：「兩位，事情——」

上官無忌截道：「事情到這個地步，只有血才能夠解決的了！」一頓接道：「芳兒就交給南宮兄，朱家本該絕後，延到今日，也是天意，芳兒體內流的既然也有我的血，無論多大的打擊，相信也可以承受得來。」

南宮絕道：「廢話！」

杜樂天忽然道：「小兄弟，你還是與芳兒暫時離開這裏。」

南宮絕搖頭。「除非你們都罷手，否則芳兒就是不留在這裏，對她的打擊亦無分別。」

上官芳抓着南宮絕的手，哀呼道：「南宮叔叔，你想想辦法。」

南宮絕左手按劍，方待說什麼，上官無忌突然道：「南宮兄，這一戰絕不是你們能夠阻止得了的，你還是離開的好。」

南宮絕揚眉道：「爲什麼你這樣着急要我離開？是不是方便壁虎的突擊？」

上官無忌沉聲道：「我只是爲了女兒設想。」

「若是如此，便該罷手。」

「你這種人是永不會明白我的了。」

南宮絕搖頭歎息。「正如你不明白我一樣，我們原就是兩種人。」

上官無忌語聲更沉。「我本不該招惹你這種人的。」

南宮絕道：「現在才說這句話，是不是太遲了？」

上官無忌冷笑，眼瞳中殺機一閃，出劍，人劍如飛虹，射向杜樂天！

這一劍非常突然，杜樂天却並不意外，更突然的劍他也不知接過多少的了，他的劍立即出鞘。

劍原在鞘內，但剎那便變了在他的手中，「叮」的正好迎住了刺來的一劍。

上官無忌折腰，提膝，一劍刺空，又是三劍擊出，每一劍的角度，都是刁鑽之極。

杜樂天全都接下，上官無忌轉身再刺出三劍，霍地滾倒，貼着地面滾向杜樂天下盤。

劍光如輪轉，整個人就像是變成了一頭滿佈尖刺的刺蝟。

杜樂天輕喝一聲：「好！」身形拔起，橫跨半丈，落在堂中八仙桌上。

上官無忌人劍緊接滾至，手一按桌邊一椅，竟然就藉勢滾上桌上。

杜樂天身形再起，橫越三丈，落在一張几子上。

上官無忌人劍不停，凌空滾射前去。

几子在劍光中碎裂，杜樂天也就在劍光中滾落，劍尖一點，支地倒豎蜻蜓。上官無忌人劍迅速追至，貼地一滾，一劍正劃在劍身上，杜樂天若是腳着地，這一劍便會將他的腳斬下。

「叮」一聲，一蓬火星在劍上迸開，杜樂天凌空倒翻，上官無忌「鯉魚倒穿波」，劍追擊而上。

杜樂天半空中連換三次身形，閃七劍，還一劍，身形又落下，上官無忌身形一翻，接一劍，亦落下來，着地滾身，風車般在地上滾動，劍隨人轉，挑刺斬削，攻的都是下盤。

杜樂天身形閃躲騰挪，倒踩七星，掠回原位，長劍挑動，將兩張椅子挑飛，再一縱，又掠到那張八仙桌上。

上官無忌腰一挺彈起來，人劍追斬，「啪」一聲巨响，那張八仙桌突然齊中破裂開來，杜樂天身形筆直落下，落地生根，穩如泰山。

那刺向他下盤的一劍便變了斬向他面門，他的劍一翻，立即將來劍封住，劍勢接展，排山倒海般回攻向上官無忌，只一劍，他便已將上官無忌的劍纏住，上官無忌的身形亦不覺被控制。

杜樂天劍出不停，一面道：「若是前此五年，你用地趟身法對付我，絕不會令我這樣狼狽。」

上官無忌接劍還劍，沒有作聲，杜樂天冷笑接道：「一個人老了，筋骨自難免變得遲鈍，尤其是下盤，更是老年人的弱點，彎腰弓膝在老年人來說，無疑是比較辛苦，你其實可以等多幾年的，到那時候，說不定我連還手都已不能。」

上官無忌道：「一件事既然一定要解决，遲早都是一樣，柳伯威的武林帖我既然有份，周濟也一定有，既然有可乘之機，何不乘這個機會一併了斷。」

杜樂天連聲冷笑，上官無忌一字字接道：「你滅我滿門，今天我也是，杜樂天，你有何感想？」

杜樂天恨恨的道：「我只知你這個人喪心病狂，是一個瘋子！」

上官無忌大笑，劍勢更見急激，杜樂天接一劍，最少還兩劍，雖然老大一把年紀，劍勢却更見老練，說話間兩人已一連攻守了接近千劍，叮叮聲响不絕，珠走玉盤一樣。

兩柄劍也简直就像是化成了兩團光芒，在兩人身外飛閃不定，再過百十招，光芒却陡然流星般飛散，劍重現，交搭在半空，却只是一剎那，雙劍又動，交擊起來，「錚」的突然一响，上官無忌那柄劍的劍尖又斷下。

他那柄劍已斷去兩次，這一次倉猝接上，原就不大好，在兩人的內力撞擊下，終於又斷折！

杜樂天即時一聲暴喝：「要你命！」長劍乘隙直入，劍勢有如閃電奔雷！

也就正當此際，在他身後不到兩丈的一條柱子突然碎裂！

那條柱子中間早已挖空，向堂中有人高的一面亦被斬斷剖開，那些地方又都嵌得緊密之極，加上柱上硃漆剝落，斑斑駁駁，不是預先已知道，又很小心的去觀察，眞還不容易看得出來。

壁虎就藏在這條柱子內，一直在等機會出擊，現在機會總算降臨了，他把握機會，立即用內力將身前的木板震碎。

木屑紛飛中，壁虎如箭般射出，鍊子劍抖開，飛刺杜樂天後心。

意外而迅速，杜樂天絕無疑問閃避不了這一劍，何況他勢如奔馬，一劍刺向上官無忌，人與劍都已是有去無回之勢。

壁虎的劍電閃一樣劃破空間，鍊子已抖直，劍尖距離杜樂天的後心已不到三寸，也就在這危急之際，一道劍光也是閃電一樣飛至。

「叮」一聲，劍尖正擊在劍尖上，壁虎的劍被撞飛，橫來截擊的那柄劍亦「叮噹」墮地。

是上官芳所用的兩柄短劍之一，劍却不是上官芳擲來，是南宮絕。

那種距離，又事出意外，南宮絕輕功就是再好，也絕對趕不及救杜樂天，可是他反應的敏銳，實在非同小可，那剎那拔劍，擲劍，所有的動作一氣呵成，並沒有絲毫凝滯。那一劍的迅速、準確，亦實在驚人。

壁虎本來蒼白的臉那剎那更蒼白，也不知是驚是怒，他人在半空，接劍在手，在喝聲中，劍再次飛刺，曳着鍊子連環三劍！

× × ×

杜樂天雖然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那剎那經已自救不及，他已經感覺到壁虎劍上的寒氣，但同時亦看見了南宮絕拔劍飛擲，他絕對相信南宮絕那一劍，可是那剎那他的劍仍然不免因心情影响而突然慢。

劍已經快到上官無忌咽喉，也就因爲那一慢，上官無忌的劍已趕及，斷劍正好封住了那一劍的刺殺，他立即閃身繞開，斷劍翻飛，連刺七劍。

杜樂天劍勢仍然暴展，見一劍破一劍，猛一個翻身，一引一劃，連封壁虎的三劍襲擊。上官無忌壁虎身形一合，暴喝聲中，雙劍齊向杜樂天攻擊。

杜樂天左手揑劍訣，劍左拒右擋，將兩人的攻勢完全接下，他的身形兀立不動，長劍却飛靈巧幻，一劍化千鋒，上官無忌壁虎二人雙劍雖然凌厲，竟然不能夠將他迫退半步。

他的劍越來越靈活，不時喝一聲，氣吞河嶽，中原無敵不愧是中原無敵。

南宮絶也是用劍的高手，但看着亦有不如的感覺，杜樂天劍術造詣的確是他生平僅見。千招又過，杜樂天顯已佔盡上風，運劍如飛，突然道：「憑你們現在的武功還不是我的對手。」

壁虎怒道：「老匹夫，不是姓南宮的一劍，你現在經已屍橫就地！」

杜樂天冷笑，道：「詭計暗算，不是本領。」

壁虎怒形於色，嘶聲大吼，連連攻擊，身形倏的一退，劍突然脫手，曳着鍊子射向南宮絕的胸膛！這一劍一樣出其不意，可惜他暗算的是南宮絕這種高手，南宮絕劍眉一軒，劍已經劃出，拔劍、出劍，快如閃電，將來劍擋開。

壁虎同時凌空翻滾而至，劍接在手，毒蛇一樣再刺向南宮絕的咽喉！

南宮絕接一劍，還三劍，壁虎這三劍接下，南宮絕已喝叱連聲，亂劍緊接着刺出。壁虎這一頓亂劍接下來，人已被迫退七步。

南宮絕劍勢不停，突然問：「殺柳伯威的是你？」

「不錯！」壁虎冷笑。

「其他的人呢？」南宮絕接問。

壁虎道：「當然也是。」

「不是爲了楚碧桐？」

壁虎冷聲道：「你以爲我們這種人之間也有義氣！」

「他曾經救你一命？」

「這是事實，但我也曾回救他一命，我們之間，早已兩不相欠。」

「你殺柳伯威他們只是爲了轉移我們的注意？」

「只是如此。」

「沒有這個必要啊。」

「人都已死了，還說這些幹什麼？」

壁虎反問。

南宮絕無言，壁虎接問：「做俠客有何好處？」

「沒有。」南宮絕淡然一笑。「你以爲有什麼好處？」

「沒有好處爲什麼你要多管閒事？沒有你的那一劍，杜樂天已經倒下！」壁虎簡直在狂叫。他處心積慮，一切已安排妥當，萬無一失，那知道就失敗在南宮絕的一劍截擊之下。

南宮絕應道：「對於這件事，對於你們兄弟，我只有說一聲抱歉。」

「抱歉？」壁虎嘶聲大叫：「我要你的命！」語聲一落，他整個身子都裹在劍光中，瘋狂的向南宮絕刺出。

南宮絕並不退縮，以快破快，人劍刹那亦合成一體！

千劍再千劍交擊，壁虎突然一聲撕心裂肺的尖叫，整個身子陡然向後倒飛了出去！他手中鍊子劍已脫手飛出，尙未飛到南宮絕面前，由劍鋒至鍊子，突然寸寸斷下！他一個身子亦出現了無數血口，一身白衣迅速被鮮血染紅，着地身子又彈起，木立在那裏不動。幾乎同時，上官無忌手中斷劍亦脫手，被杜樂天挑上了半天！

杜樂天劍勢未絕，只要再一劍，便可以將上官無忌刺殺於劍下，却停在半空。

杜樂天却沒有將劍再刺前。

上官無忌一怔，嘶聲道：「老匹夫，你還不動手？」

杜樂天盯着他好一會，突然道：「你走——」

上官無忌又是一怔，冷聲道：「這算是什麼？」

杜樂天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叫你走便走。」

上官無忌放聲大笑。「你若以爲我是貪生畏死那種人，可就大錯特錯了。」

他霍地回頭，目注壁虎，沉聲叫道：「兄弟——」

壁虎已變成一個血人，但仍然有力說話。應道：「天意——」

一句話只是兩個字，他半身一仰，又倒下去，上官無忌看着嘶聲道：「好一個天意！」突然又大笑起來。

笑聲中眼耳口鼻突然鮮血狂噴，「格格格」一連串異响中混身的骨骼亦被自己的內力迫成寸寸碎裂。

上官芳哀呼衝前，尙未衝到，上官無忌已然倒仆在地上。

上官芳痛哭聲中亦倒下，昏迷過去。

杜樂天急忙過去將上官芳抱起來，這片刻之間，他彷彿已老得混身無力，抱着上官芳跪倒地上，整張臉，整個身子都在顫抖，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到這個地步，他還有什麼話說？

南宮絕也沒有。劍仍然在他手中，連將劍插入鞘內的氣力他也似都已沒有。

有生以來他何嘗見過這樣悲慘的事？

× × ×

天色晴朗，杜家莊之內，却風雷聲大作。

是琴聲，在奏風雷引。

南宮絕在風雷聲中走出了杜家莊的大門，上官芳無言相送，纖弱的身子顫抖在曉風中。

「芳兒——」南宮絕在石階下停步，手撫着芳兒的頭兒。

「南宮叔叔——」芳兒語不成聲。

南宮絕笑笑。「嘗試忘記這件事，答應我。」

上官芳含淚點頭。「叔叔，你眞的要離開？」

「有時間一定會來看你。」

「叔叔，一定的——」

「一定！」南宮絕說得很肯定，「刷」地躍身上馬，策馬奔出。

奔出了數十丈，他回頭望去，上官芳仍然站立在石階下，他輕輕歎息一聲，遙遙揮手。

上官芳也揮手，眼淚再也忍不住流下來。風急吹，吹冷了她的眼淚，到她的眼淚被吹乾的時候，南宮絕一騎經已遠去不見。

（全文完）

王子

攝影記者奇遇記／李斯・文
可飛・圖

求無價寶　險失賞財

施達已是第三次看到那怪人了。

說那人是個「怪人」，一點也不誇張，這一點，只要看附近幾條街上的頑童，接連幾天，都只敢遠遠地望着那人，而不敢接近他，就可以知道了。施達知道在那些頑童中，有幾個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但是施達也未曾看到過那幾個頑童，走到那怪人十呎之內。

那怪人總是站在一株榕樹下，那株榕樹，是附近幾幢大厦間的空地中唯一點綴，而他的臉，也總是對準着施達居住的那幢大厦，怔怔地望着。

施達第一次看到那怪人的時候，是在下午七時，天色已很矇矓，他也並沒有對這個怪人多加注意，只是向他望了一眼，就走進了大厦，在大都市中各種各樣的人都有，自然也不乏喜歡怔怔望着聳天的高樓大厦的人。

可是，當施達第二次看到那怪人的時候，他就不禁多望了他一眼。

因爲那怪人還是那樣站着，微仰着頭，像是他正在細心數着，那幢大厦究竟有多少窗子一樣，一動也不動，更不理會旁人紛紛向他投以好奇眼光。

那人不但行動怪，他的外形，也怪得可以。

他身形極高，施達已是身高六呎的高個子，可是如果要去和他比一比的話，至少還矮了一個頭，他高而粗壯，這多半是使頑童不敢走近他的原因，因爲他那種體形的人，一望便知是孔武有力的。

他的臉上，除了鬍子，就是疤痕，在他黧黑的皮膚上，橫七豎八，不知有多少疤，甚至他的兩道濃眉，也被疤痕斷成了六七節，他的唇上留着鬍子，要不然，施達心想，一定還可以看到他嘴部的疤痕。

他身上穿着一套已然發了黃的白帆布衣服，那種衣服的式樣，古老得使人想起十八世紀時英國人在印度最喜歡穿的那種服裝，一條腰帶，幾個大口袋。他的頭上，戴着一頂硬殼的遮陽帽。

這樣的一個怪人，站在大厦門前，抬頭看着大厦，附近的居民，都已多少有點不安。當施達第二次看到他，向他打量了幾眼之後，走進了大厦之中，有兩個頑童，跟在他的身後。

一個頑童低聲叫道：「施叔叔，你看到那怪人了？」

施達點了點頭，道：「他在這裏多久了？」

「一整天！」那頑童說：「他每天中午就來，一直要到天完全黑了才肯走，昨天是這樣，今天看來，他也要到天黑了才肯走。」

施達又回頭看了一眼，他仍然可以看到那怪人直挺挺地站着，他道：「你們可知他在看甚麼？」

兩個頑童一起搖了搖頭，施達經過了一天的工作之後，他已經很疲倦了，是以他並沒有再問下去，他上了電梯，回到了

他家中，洗了一個澡，等到他再想起那怪人時，天色已全黑了，施達向窗外望了一下，剛好看到那怪人轉過身來，慢慢地在向外走去。

他高大健壯的身形，在向外走去時，在黑暗中看來，他簡直不像是一個人，而像是一頭猩猩。

施達直看到那人消失在黑暗中，才轉回身來，他的心中已有了一個疑問：這人是甚麼人？看來他不像是城市中常見的那種流浪漢，因爲他的行動雖然怪異，但卻沒有那種流浪漢的那種潦倒的氣息。

施達第三次看到那怪人的時候，那怪人正和兩個大厦守門人在發生衝突——以上的說法，或者不甚妥當，應該說，那怪人仍然站立不動，和上兩次施達見到他的時候一樣，而那兩個守門人，則聲勢洶洶，企圖將他趕走。

那兩個守門人，是身形高大的印度人，他們那種樣子，平時嚇嚇小偷還可以，但這時，在那怪人的面前，顯然絲毫也不起作用。

共中一個印度看更人伸手指着那怪人，大聲喝道：「走，走，這裏是高尚住宅區，你每天到這裏站着作甚麼，快走！」

那怪人一動也不動地站着，只是略爲側過頭來，斜睨着那看更人。

另一個看更人握着拳頭，也大聲喝道：「你走不走？」

那怪人又轉過眼去，仍然斜睨着他們，看來，他並沒有移動身子的打算，在看更人身後的一羣頑童，都嘩然而笑，那兩個印度人有點沉不住氣了，其中一個伸手去推那怪人。

可是，他的手還未曾碰到那怪人身上，那怪人的身子，似是一動也不曾動過，那看更的印度人，便大聲叫了起來，施達呆了一呆，在那印度人大聲叫了起來之後，他才看到，那怪人的大手，已抓住了印度看更人的手腕，那印度人漲紅了臉，正在掙扎。

另一個印度人看到同伴吃了虧，兇狠狠地衝了上去，用力一拳，「蓬」地一聲，打在那怪人的肩頭上，那怪人發出一聲悶哼，一揮手臂，兩個印度人，已撞在一起，跌倒在地。

那兩個印度人還跌得眞不輕，好一會爬不起來，孩子們可眞樂了，拍手歡叫，他們對那兩個印度看更人平時顯然絕無好感，是以這時，才會那麼高興。

那兩個印度看更人終於站了起來，他們又驚又怒，實是狼狽之極，擦拳捋臂，似乎還想動手。

施達早看出，那兩個看更人如果還要動手的話，只有吃虧更大，是以他走向前去，道：「你們爲甚麼要趕他走，他做了甚麼事？」

看更人一看到是施達，便恭恭敬敬地叫了一聲，搶着道：「這人不知道是哪裏來的，一到下午，就站在大樹下，一動不動。」

施達皺着眉，道：「他愛站在樹下，就讓他站着好了，何必趕他？」

看更人嘆了一聲，道：「我們接到了不少住客的投訴，說這個人站在這裏，使得他們走入走出，都感到不安全，所以才要將他趕走的。」

施達轉過頭去，望了一眼，那怪人的樣子，確實很可怕，胆小的婦女，在經過他身邊的時候，會心生恐懼，那可以說是意料中的事！

而他連接三天，站在這裏，究竟是爲了甚麼，施達也覺得有向他問一下的必要，他道：「你們別和他動手，我看你們就算有十個人，也不是他的敵手，他現在只是站着，並沒有做甚麼犯法的事，我看，還是我去和他談一談，看他究竟是爲了甚麼。」

那兩個看更人正無法下台，一聽得施達肯爲他們出頭，大是高興，忙道：「施先生肯去和他談，那太好了，不過要小心些，這人野蠻得很！」

施達笑道：「可是剛才，我卻只看到他站着不動，是你們先向他動手的。」

那兩個看更印度人臉上紅了一紅，施達也不想使他們太難堪，立時轉了身，他向那怪人，慢慢走了過去，當他來到了那怪人的身前時，他的心中，也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因爲那怪人的身形，實在太龐大了。

而且，他也不知該如何開口稱呼那怪人才好，他呆了一呆，那怪人也低頭，向他望了過來，天色已很昏暗，但即使在昏暗中，那人的雙眼，仍顯得十分有神。

施達勉强在自己的臉上，擠出了一絲笑容來，道：「朋友，你已經接連三天，站在這裏了！」

那人望了施達半晌，才咕嚕地說了一句話，他的聲音十分混濁，講的又不知是甚麼地方的話，是以施達完全聽不懂他在講些甚麼。

而那人在咕嚕了一句之後，似乎也看出施達聽不懂他的話，是以他特地又放慢了聲調，將那句話，重複了一遍，施達這才聽清楚，那怪人所講的，是發音十分蹩腳的英語，他道：「關你甚麼事？」

這樣的回答，顯然是不友善之極了，施達呆了一呆，攤了攤手，又道：「自然不關我事，但閣下如果有甚麼目的，那不妨——」

那怪人卻不等施達說完，就轉過身，大踏步向外，走了開去。

那怪人一走，一場風波，算是結束了。施達還呆立了片刻，才苦笑了一下，也回到了家中。

當天晚上，施達爲了那怪人，的確花了不少腦筋，他在想：那人究竟是甚麼人？他每天站在這裏，看着大厦，是在幹甚麼？

但是施達自然想不出來，因爲那怪人只不過和他講了一句話而已。他的推理能力再强，也無法在一句「關你甚麼事」中，找出那怪人的來歷來的。

第二天，施達照常去上班，而當他傍晚時分回家時，他第四次看到了那怪人。

這一次，那怪人坐着，坐在樹下，在他的身前，仍然有不少頑童，在好奇地望着他。

施達才一走近，那怪人陡地站了起來，大踏步向施達走了過來，施達的心中一凜，連忙雙手握住了拳，準備那怪人向他動手時，他可以應付。

但是，那怪人才來到了施達的身前，卻並未曾有甚麼動粗的動作，他的神態很倨傲，他仍然用那種含混不清的英語在說話，道：「我想問你一件事。」那人又回頭向大厦看了一眼，伸手一指，道：「我想將這幢高房子移開，有甚麼辦法？」

施達呆了一呆，說道：「請你再說一遍！」

那怪人又說了一遍，這一次，施達聽清楚了，他的確是想搬開那幢二十層的大厦！

搬開一幢二十層高的大厦，這可以說是一個怪誕之極的念頭，再加上這樣的念頭，由那樣的一個怪人說出口來，一時之間，施達除了苦笑之外，甚麼也不能做。

可是，那怪人的神情，卻一本正經，像是一點也不覺得他自己提出來的事，有多麼荒謬，他不由盯着施達，在等施達回答他。

施達勉强笑了一下，他也實在想不出來，對着一個有那樣荒唐念頭的人，該說甚麼才好，只得道：「要移開這幢大厦，不是不可能，但至少你和我做不到，而且，在這個城市中也沒有人做得到。」

施達以爲自己的回答，已經夠清楚了，只要稍有常識的人，都可以知道，要移開一幢大厦，雖然不是絕不可能的事，但是卻不知得化費多少心血，也不知要化費多少金錢，更要無數超卓的技術來配合，似乎在整個人類的歷史中，搬移整幢大厦的經驗，也只不過一次而已。

施達心中想，那怪人聽得自己那樣說，一定會知難而退，不再提要搬移那幢大厦了。

可是，那怪人的反應，卻完全出乎施達意料之外！

在他滿是疤痕的臉上，竟現出了十分興奮的神色來，他立時道：「原來在這個城市裏，沒有人能搬開那房子？那麼，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人來搬開它，請你告訴我！」

剛才，施達還可以苦笑一番，但是聽到那怪人這樣說之後，他卻連苦笑也笑不出來了，他只好長嘆一聲，搖了搖頭，轉身走了開去。

他實在沒有必要再和那怪人多說下去了，從剛才的那一番的話來判斷，這個裝束古怪，行動異常的人，不是白痴就是瘋子！

和一個白痴或是瘋子去夾纏，或者有些人會想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但是施達卻並不那樣想，而且，在經過了一天的工作之後，他實在已經很疲倦，想休息了。

可是，當施達向前走去的時候，他卻聽得身後有腳步聲跟着，他回頭看了一眼，不禁皺了皺眉，那怪人亦步亦趨，跟在他的身後。

施達感到很不自在，但是他自然也無法不讓人家跟在他後面走，他唯一的辦法，便是加快腳步，希望可以擺脫那怪人。

可是，當他走得快些時，那怪人也走得快些，轉眼之間，已然來到了大厦中，那怪人仍然跟在後面。施達心中的不安更甚了。

而當他跨進了電梯，那怪人居然也老實不客氣地跟了進來時，施達更有點沉不住氣了，但是他還沒有說甚麼，因爲電梯也是公衆的地方，那怪人如果要使用電梯，到達大厦的某一層，施達也是不能干涉的。

然而，到了施達打開他住所的門，走進去，那怪人居然也要跟進來時，施達眞的沉不住氣了，他大聲喝道：「你想幹什麼？」

那怪人睜大了眼，像是還不明白施達爲什麼忽然要對他大聲呼喝，施達在那時，已經緊握住了拳頭，雖然那怪人的身形，看來如此魁梧、棨實，但如果他硬是要闖進來的話，施達也只好和他動手打一架了！

但是，那怪人卻一點也沒有要和施達動手打架的意思，他的容貌雖然可怖，但是他的眼中，卻有着一種坦誠的光彩，他道：「我？我在等候你的回答啊！」

施達怒道：「等我的什麼回答？」

「你還沒有告訴我，什麼地方，可以有人能移得開這房子，請告訴我，我去找他。」那怪人說得一本正經，而且滿面都是懇求之色。

施達不禁有點啼笑皆非，他本來想告訴他，不妨到紐約去，找那裏的工程學家，想想辦法，那裏的工程學家，或許可以替他搬開這幢大厦。

但是，對於一個頭腦如此單純的人，施達却又不忍心向他開那樣的玩笑，是以施達又嘆了一聲，道：「朋友，我那樣說，只不過是想告訴你，那是不可能的，喂，你怎麼會有這樣怪念頭的？」

「怪念頭？」怪人大聲道：「一點也不怪啊，房子是一點一點蓋起來的，自然也可以一點一點搬開。」

施達只好笑了起來，道：「道理是不錯，可是搬開了這幢大厦，對你又有什麼好處呢？」

施達只不過是隨口問一問而已，可是那怪人却像是嚇了一大跳，他陡地向後退了一步，好像怕施達在他身上搶走什麼一樣。

然後，他瞪視着施達，他那種神態，倒又將施達弄得糊塗了。

過了足有兩分鐘，施達實在忍不住了，剛想問他還有什麼話說，那怪人却也在這時，突然開了口，道：「我可以將你當朋友麼？」

施達是一個很喜歡交朋友的人，但是，對於那樣的一個怪人，主動地想將他當作朋友，他却也敬謝不敏，是以他立時笑了笑，道：「你想將我當朋友麼？據我的經驗，隨便將陌生人當朋友，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那怪人現出十分傷心的神色來，緩緩轉過身去，那顯然是施達的話，令他失望了。

在那一刹間，施達也幾乎心軟了，想要叫他回來，可是，他立即想到，好不容易那怪人自己肯離去了，如果自己再將他叫回來，那不知要被他纏到什麼時候，豈不是自討苦吃麼？

就在這一轉念之間，他沒有出聲，看着那怪人，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走廊中走了開去。

施達也沒有看了他多久，便關上了門

，照說，那怪人沒有硬闖進來，他也不必與之打架，現在，那怪人又自動離去了，施達的心頭，應該十分輕鬆才是，但是，他却一點也沒有輕鬆的感覺，反倒感到心頭很沉重，連他自己也說不出是爲了什麼來，他是在關心那怪人麼？可是，他爲什麼要關心？是爲了那怪人眼中那種坦誠的神色？

施達用冷水淋浴着，換上了睡袍，看了一會報紙，然而他心中的不安，越來越甚，他甚至打開門，探頭出去看看，那怪人是不是還在走廊中，但是那怪人却已不在了。

當施達發現那怪人已經離去時，他的心中，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悵然之感。

那一晚，施達睡得並不好，第二天工作時，他也有點心不在焉，等到傍晚，他駕車回家時，他總算又看到了那怪人，這一次，那怪人並沒有惹什麼糾紛，一大羣孩子圍着他，那怪人用手掌拍着他的胸口，發出有節奏的「拍拍」聲，而他就和着那種節拍，用嘹亮的聲音，在唱着歌，施達聽不懂他在唱些什麼，但是歌聲却十分雄渾和吸引人。

施達看到了那怪人，那怪人也看到了他，立時停止了唱歌，向前走來，施達又見到了他，十分高興，他第一句就道：「昨天晚上，我又出來找你，可是，你已經不在了，我找不到你！」

那怪人咧嘴笑道：「今天我們已經不算陌生了，是不是？」

從怪人的那一句話中，施達已可以斷定他既不是白痴，也不是瘋子，因爲他知道，這一句話，那怪人是接着他昨天的話來講的，昨天，他曾拒絕那怪人，告訴他，最好不要將陌生人當作朋友，而現在他那樣說，顯然是在詢問施達，今天他們不再陌生，是不是可以做朋友了呢？

施達立時笑了起來，伸出了手，那怪人的兩隻大手，抓住了施達的手，用力搖着，然後他突然將施達拉近身，將他緊緊抱住，惹得孩子們全都怪叫了起來。

這一次，是施達請那怪人進家中的，施達替他斟了一杯酒，那怪人一口就將酒喝乾了，面不改容，施達問道：「你是什麼人？」

怪人道：「我是赫布王子。」

「你是什麼？」施達皺起了眉。

「赫布王子。」那怪人再回答。

施達忍不住又嘆了一口氣，那傢伙自稱是王子，看來他有時雖然頭腦清醒，但仍然不免是一個瘋子。而那怪人却仍然一本正經地道：「你是誰？」

施達沒好氣地冷聲說道：「我是施達大帝！」

看那怪人的神情，他顯然信以爲眞了，他立即站了起來，與高彩烈地道：「是啊，你的國土在哪裏？」

施達瞪着他，道：「那麼，你的國土又在那裏呢？」

那怪人道：「我的國土很小，只不過是一個小島，四面全是大海洋，我們叫大海洋爲生命的海，可是，白人却叫南太平洋。」

施達呆了一呆，又望了那怪人半晌，道：「你……那小島，叫什麼名字？」

施達在問出這一個問題時，已經沒有什麼揶揄的語氣了，因爲他越聽越覺得那怪人並不是在胡言亂語，他可能眞是南太平洋一個小島的王子。

那怪人道：「島以我們家族的名字爲名，叫赫布島，赫布王國，我將是赫布王第二十一代，我父親還在世，所以我現在是赫布王子。」

施達又呆了半晌，他想進一步證明對方的身份，但對方若是一個普通人，還可以有身份證明，偏偏有各種各樣的身份證明，但却絕沒有一種「王子證明書」的，所以他想了半晌後，道：「那麼，你不在赫布島上，到這裏來作什麼？」

赫布王子神情嚴肅，自他的口袋之中，取出一張摺成小方塊的紙來，他將紙放在桌上，然後用手按住了那方紙，抬起頭，向施達望來，施達也不知道他想做什麼，只好等着他下一步的行動。

赫布王子望了施達半晌，才道：「我們現在可以算是朋友了麼？這件事，只對朋友才肯說。」

施達滿腹懷疑，但他還是道：「我們不是握過了手麼？我也請你到我的家中，我們該可以說，是朋友了！你有什麼事，不妨對我說。」

赫布王子像是對這件事，感到十分嚴重一樣，他又望了施達好一會，才說道：「好，我先給你看一樣東西，你就可以明白我爲什麼要搬開這幢房子了！」

施達不知道赫布王子要給他看什麼，他只是等着，只見赫布王子伸手在上衣的內袋中，取出一隻十分精緻的銀盒子來。

那隻銀盒子，看來像是二十枝裝的扁平烟盒，顏色已經發黑了，好像上面還鑲着很多寶石，看來和赫布王子的身份倒很合適。

赫布王子看到施達注意他的銀盒子，他也現出自豪的笑容來，道：「這是我們祖傳的遺物，那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皇送給我們的東西。」

施達點頭道：「是的，那很精緻。」

赫布王子又鄭而重之，將那銀盒子打了開來，施達忙向盒中看去，只見那銀盒子之中，放着一疊摺得很整齊的紙頭。

那疊紙雖然摺得很好，但是却也可以看得出來，已經很殘舊了。

當赫布王子將那疊紙取出來的時候，更可以發覺它的殘舊，有好幾塊紙，根本已經碎裂，而是用許多膠紙貼着，才得以保持完整的。

在紙上，有很多紅色和黑色的綫條，看來像是一幅城市的街道圖。

赫布王子的行動，十分神秘，當他取出了地圖之後，他的手還在地圖上，掩掩遮遮，像是不想被施達看到那幅地圖的內容。

施達的好奇心，實在按捺不住了，他幾乎想一伸手，將那幅地圖，搶了過來，但他畢竟不好意思那樣做，他只是忍不住道：「那是什麼玩意兒？」

赫布王子的神色更嚴重了，他的雙手遮住了那地圖，由於那地圖根本未曾完全的攤開來，是以赫布王子的兩隻大手遮在地圖上，施達就變成什麼也看不到。

赫布王子抬起頭來，問道：「你在這

個城市，居住了多久？」

施達立時回答道：「我是在這裏出生的，我今年有多大年紀，便居住了多久——當然，我曾到外地去旅行，但是我對這個城市的一切，却是再熟悉不過的。」

赫布王子道：「那麼，你一定聽說過二十二年之前，在這個城市中，有兩個大走私集團爲了一箱子翡翠而火併的事？」

施達皺着眉，不錯，赫布王子提起的那件事，他是聽說過的，這件事有着種種傳說，而最引人入勝的，倒不是兩帮走私集團火併的本身，而是引起火併的那一箱翡翠，至今下落不明。

那一箱翡翠，有的傳說，達到二十磅重，有的說十五磅，傳說不一，施達爲此，也曾下過一番調查功夫，據他調查所得，那一箱翡翠的淨重，是四磅七安士，比傳說中的更少得多。

施達的調查，包括了當時報上的報導，和走私集團的人，在火併之際，被警方搜獲後的口供所得來的。他當日調查這件事，也純粹是爲了好奇和興趣，後來，他也將這件事忘了。

因爲，幾乎人人都想得到那一箱翡翠，但是那翡翠究竟失落在何處，却也沒有人知道，當年，警方曾盡量套取被捕的兩帮走私集團的口供，希望得到綫索，可是也一點結果都沒有。

由於當年走私集團的火併，是在海上首先展開，再發展到陸上的，所以警方的結論是，那一箱翡翠，已經在火併開始的時候，失落在大海中了！

這件事，一直成爲市民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翡翠的數量，也漸漸增加，施達調查所得的數字，雖然比傳說中少得多，但是想想看，四磅七安士上佳的翡翠，在珠寶市場中，該值多少錢？那簡直是無法估計的！

施達呆望了赫布王子很久，他在奇怪，何以赫布王子忽然提出了這樣一件事來，如果赫布王子是從遙遠的南太平洋一個小島上來的，那麼，他不應該知道這件事的，施達一想到這裏，就問道：「你怎麼會知道這件事，你是聽誰說的？」

赫布王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是聽一個逃犯說的，事情得從頭講過，五年前，有一個人在海面上掙扎，被我救了起來，我將他帶到赫布島上，這個人的身份十分神秘，他一直不肯說出他自己是甚麼人來，也一直留在島上，不肯離去，直到兩個月前，他得到高熱症，快要死了，才對我說出了他的秘密。」

「他是一個逃犯？」施達問。

「是的，在赫布的東南，有一個囚犯島，那個島上是專門囚禁被流放的犯人的，好像在這個城市中，犯了重罪的人，也會被遣到這個島上去。」

施達點着頭道：「有這個例子。」

「那個犯人，」赫布王子繼續道：「他在臨死前告訴我，他的名字叫賴天南，是走私集團的一個重要的人物，在一次火併中，被警方逮捕，他也告訴我，當年兩大走私集團的火併，是爲了一箱翡翠，他便告訴我，那箱翡翠，不知道可以值多少錢！」

施達不禁「颼」地吸了一口氣，道：「這個……賴天南，他難道知道這箱翡翠的下落？」

赫布王子點着頭，道：「是的，因爲那箱翡翠，是他當年起了私心，吞沒藏了起來的。也正因爲他藏起了那箱翡翠，所以才引起了兩大走私集團的火併！」

施達的心頭，突突亂跳了起來，他忙問道：「他將那箱翡翠，藏在什麼地方，告訴了你？」

赫布王子道：「是的，他當年藏下翡翠之後，就畫了一張地圖，指出埋藏的地點，他在臨死之前，將那張地圖，送了給我。」

施達的聲音，甚至在不由自主之間，有點微微地發顫，他忙道：「就是你手中的地圖？快，快展開來，讓我看一看！」

赫布王子却苦笑道：「看不看都是一樣了，我在到了這裏之後，找到了地圖上的那條街，也量度了一下，二十二年之前，這裏可能什麼也沒有，但是現在，却已建起了高樓大廈，現在，你知道我爲什麼要設法將這幢高房子整座移去了吧！」

施達呆了半晌，道：「你……你是說，那箱翡翠，賴天南是埋在這幢大廈的下面的？」

赫布王子仍然苦笑着，道：「當然，在他埋藏的時候，是根本沒有房子的，你想想，可有什麼辦法將這幢大廈移去？」

施達又呆了片刻，在那片刻之間，他的心中，亂到了極點，但是他終於還是想到了一個頭緒，他道：「不會吧，如果這箱翡翠，是埋在這裏的話，那麼，在建造大廈的時候，也早被建築工人發現了，那自然應該是轟動全市的大新聞。」

赫布王子瞪大了雙眼，道：「難道他們沒有發現？」

「至少我未曾聽得有這樣的事情！」

赫布王子又苦笑了一下，將他掩在地圖上的手，移了開來，喃喃地道：「可是從地圖上看來，翡翠眞是被埋在這裏了，賴天南沒有理由在臨死之前騙我的。」

他一面說一面攤開了那張地圖來，手指指着地圖上一個紅色的圓圈，道：「你看，翡翠就被埋在這裏，理化街，離開街口，一百二十步，離街中的大樹十三步，大樹當然沒移動過，但剛好就在這幢大厦的下面！」

當赫布王子打開地圖的時候，施達也連忙湊過頭去看視，他那時候的心情，是十分複雜的，因爲他知道那箱翡翠的價值，實在是極其驚人的，但如果那箱翡翠眞的被壓在一幢大厦下面的話，那有什麼辦法可想？

可是，當施達望向那地圖的時候，他陡地呆了一呆，接着，他將赫布王子的手推開，又揉了揉眼睛，突然之間，他大笑了起來！

赫布王子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施達，施達笑了又笑，足足笑了一分鐘之久，才道：「你來到本市有多久了？是誰敎你來這裏的？」

赫布王子眨着眼，道：「我來了不幾天，當我向人提及理化街時，人家就叫我來到這裏。」

施達大聲道：「你找錯地方了，你看，地圖上寫的是『禮化街』，而這裏是『

理化街』，同音不同字，那完全是兩條不同的街道。」

赫布王子突然跳了起來，現出無比興奮神色來，道：「眞的？那麼，那條禮化街在什麼地方？」

施達也興奮得連連搓着手，道：「那禮化街，在郊區，是一個很荒僻的地方，根本沒有什麼屋子，自然也是埋藏寶物的理想地方！」

赫布王子道：「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如找到了那箱翡翠，我和你一人一半！」

施達的心跳得很劇烈，一人一半，他只要有那箱翡翠十分一，已經是豪富了！

施達忙道：「一言爲定？」

赫布王子像是很不高興道：「赫布族人是從來講話算數的，何況我是王子！」

施達大聲叫道：「走！」

他拉着赫布王子，便向外衝了出去，出了大廈，上了車，疾駛而去。

四十分鐘之後，施達和赫布王子，已來到了近郊區的禮化街口，施達停了下來，在黑暗中看來，那條街冷僻得像是鬼域一樣，當年走私集團的主要份子賴天南埋藏珠寶的地方，到現在仍然那樣冷清！

施達和赫布王子下了車，赫布王子的心中很緊張，他的手中拿着地圖，施達的心情也很緊張，他們兩人，一面看着地圖，一面向前走去。

他們漸漸走近一間很簡陋的石屋，當他們來到石屋的牆前之際，他們發現，還差兩步，就可以到達地圖上註明的埋藏那批翡翠的地點了。

赫布王子和施達兩人，互望了一眼，他們又從另一個方向，來確定藏寶的地點，經過幾次試驗，他們都可以肯定了一點：當年埋藏寶物的地點，現在雖然沒有多大的變化，一樣地荒涼，但是，恰好在藏寶的確切地點之上，却造了一座石屋。

他們正在交談着，石屋中突然傳出了一陣犬吠聲，接着，石屋中便亮起了電燈，赫布王子和施達兩人，正站在那石屋的門口，他們一看到屋內亮起了燈，便一起後退了一步。

石屋的門，也在那時，打了開來，只見一個壯漢，提着四呎來長的一截水喉鐵，探頭向外望來，當那壯漢看到了施達和赫布王子時，那壯漢陡地一呆，充滿了敵意似地喝道：「你們幹什麼？」

他一面說，一面已揚起手中的水喉鐵來，施達忙搖手道：「先生，請勿誤會，我們不是壞人，請問，你可是這間石屋的主人？」

那壯漢仍然瞪着眼，絕無一點友善的樣子，他粗聲粗氣地道：「是又怎樣？」

施達仍然笑着，赫布王子道：「我們想進屋來坐坐，是不是可以？」

那壯漢怒道：「滾開，誰知你們是什麼人？」

施達忙道：「先生，你這間石屋，如果有人向你收買的話，你是不是肯賣？」

那壯漢臉上，仍然充滿了疑惑之極的神色道：「你是神經病院逃出來的？半夜三更找人來買房子，這石屋有什麼好？」

施達道：「我喜歡這裏清靜，譬如說我出三千元，你將這石屋讓給我好麼？」

那壯漢大笑道：「三千元？那不是太少一點了麼？」

施達聽得對方的口氣已活動了許多，心中不禁大是高興，忙道：「那麼，價錢可以商量，我可以出到五千元，我想，已足夠了！」

五千元，要造那樣簡陋的石屋，已經可以造三四間之多了，可是那個壯漢，却仍然未曾點頭，他只是望了施達半晌，道：「看來，你倒是眞有誠意買我這間石屋，那麼，請進來坐吧！」

施達正想走進石屋去看看屋中的情形，他忙道：「好，打擾你了。」

他和赫布王子，一起走了進去。

石屋中的陳設很簡單，除了一床，一桌，幾張椅子之外，別無他物，地上鋪着粗糙不平的水泥，當施達走進那間石屋的時候，他心頭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因爲他雙脚，是踏在一筆巨大的財富之上，只要能向下掘去，他就可以成爲豪富！

施達的臉，也因爲心情緊張而漲紅了，那壯漢道：「這間屋子，我造了不到一年，我也喜歡這裏清靜，所以，實在不想出讓，除非價錢相宜……」

施達忙道：「一萬元！」

那壯漢望着施達，仍然不出聲，赫布王子忙拉着施達的衣袖，將施達拉開了一些，用極低的聲音道：「施先生，這屋子不值一萬元，而且，我也沒那麼多錢。」

施達也低聲回答道：「我有，我可以先墊出來，如果不出高價，他不肯賣這屋子，我們怎能得到那大筆翡翠，你說！」

赫布王子十分感動，道：「你眞好，等我們得到了翡翠之後，我一定還給你屋價的一半！」

施達不禁笑了起來，道：「到時，誰還在乎這些小數目呢？」

施達一面說着，一面又向那壯漢望了過去，那壯漢却仍然在搖着頭，施達道：「一萬五千元……一萬七……兩萬……兩萬二！」

叫到兩萬元的時候，施達的手心，在隱隱冒着汗，他來到了桌子前，用力在桌子上，拍了一下，道：「兩萬二，如果你再不肯賣的話，那麼，你就是傻瓜了！」

那壯漢望了施達一會，才道：「兩萬二，我肯賣了，可是，錢呢？我一分錢也沒有看到，所有的價錢，只是從你的口中叫出來的。」

施達也高興地站了起來，道：「你以爲我只是空口說白話？現在，我身上當然沒有那麼多錢，但是明天一早，銀行一開門，我就提錢來。」

那壯漢道：「好，那等你帶着錢來時，我們就交易！」

施達和那壯漢握了手，和赫布王子，一起離開了那石屋，回到車子前，施達興奮得在搓着手，道：「赫布，明天，我們就是富豪了！」

赫布王子也很高興道：「有了錢，我要在赫布島上建立一座皇宮，請你來做我的貴賓，用最隆重的禮節來招待你！」施達忍不住高興得「哈哈」大笑了起來。

他們一起回到施達的住所，施達根本興奮得睡不着，他取出他珍藏的美酒，欵待着赫布王子，兩人又將那地圖，詳細研究一番，認爲萬無一失了，才收起了地圖

，赫布王子向施達敘述着赫布島上那世外桃源的風光，施達閉上眼，像是已看到了那一大羣南太平洋島上的美女，正在跳草裙舞。

第二天早上，施達醒來，已經十點鐘了，赫布王子還在酣睡，施達推醒了赫布王子，兩人草草洗了臉，施達拿了銀行存摺，兩萬二是他銀行僅有的存欵，當他取了一大叠現鈔走出銀行時，他幾乎想向每一個人大叫大嚷，說他快要成爲世界著名的豪富了。然後，他們又驅車來到那石屋前，那石屋主人，早已等在門口了，施達才一下車，他道：「錢帶來了麼？」

施達道：「帶來了，我們要辦什麼手續？」

那壯漢道：「不必什麼手續，你將錢給我，我將石屋給你就行了。」

施達遲疑了一下，道：「你總得立一張字據給我。」

那壯漢道：「可以，請進來。」他們一起進了屋子，施達寫了一張字據，那壯漢簽了名，然後，施達將一大叠鈔票取出來，交給那壯漢，那壯漢數了一數，就走出了石屋。

施達興奮得不由自主在喘着氣，說道：「王子，我們什麼時候開始發掘？」

赫布王子道：「我去買發掘的工具，你在這裏等我。」

施達笑道：「你不怕我一個人掘了翡翠走？」

他自以爲這句話很夠幽默，講完了之後，就笑了起來，而就在這時，石屋外起了一陣喧鬧聲，兩個警官，押着那壯漢，走了進來，那壯漢還在掙扎着，赫布王子一看到兩個警官，臉上已變了色，施達還根本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間，已聽得一個警官大聲叱喝道：「張炳，你才出獄，又在玩什麼花樣了？」赫布王子轉身想從窗口中跳了出去，可是一個警官已奔了過來，一把抓住了他的肩頭，道：「你還想走，這次，你扮什麼？是扮印度大王，還是阿拉伯酋長？」

「赫布王子」張口結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而更加目瞪口呆的，則是施達。

× × ×

王小鳳的辦公室中，施達和王小鳳隔着辦公桌而坐，王小鳳將一大叠鈔票，推到了施達的面前，道：「這是你的錢，差點被人騙走了！」

施達苦笑着，道：「眞想不到……」

王小鳳瞪了他一眼，道：「所有的騙局，都是利用人的貪婪心理。張炳是一個老騙子了，他最明白如何才能使人上當，他扮成了什麼赫布王子，用幾十年前的懸案，來使人相信他可以發現寶藏，而且還故意弄錯了一個字，找錯了地方，自然會有你這種人上鈎了！」

施達紅着臉，道：「這騙局佈得那麼妙，眞是不易識得破的。」

王小鳳道：「算你好運氣，張炳的搭檔王阿毛涉嫌和一件竊案有關，警方已跟踪了他好幾天，不然，你化了兩萬二，只是得到了一堆爛石頭！」

施達無可奈何地笑着，王小鳳又瞪了施達一眼，瞪得很兇狠，施達縮縮頭不敢再出聲了。

（完）

劍影迷踪

武俠中篇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尹劍青找尋金步嬌艾青青，直闖龍城派總壇，制伏花粉煞陸九姑後，潛入藏寶庫，目睹十二煞中的老大天煞星翁得奎和金財神金祥生、行瘟使者温化龍、地鼠隗七四人，因覬覦龍城派藏寶，跟龍城派弟子司馬綸反目，要搶奪寶藏，司馬綸萬料不到平素對他唯唯諾諾的十二煞星，竟包藏禍心，目下變生肘腋，不禁怒發胆生，要與他們一決生死，翁得奎自恃功力深厚，首先發難，向司馬綸攻去，翁得奎用魁星筆先使一招「魁星點元」虛招，接着右腕連揚，筆影點點，有如寒星流動，四面飛洒，人也如影隨形，一口氣使出了八九招向司馬綸攻去……

無心觀惡門　有意查証供

司馬綸和他相認三年，雖知他武功不弱，却沒料到他出手如此緊密，功力之高，果然大出意外，這一輪急攻，幾乎逼得人喘不過氣來。

當下退了三步，口中大喝一聲，軟劍劃起一道寒芒，橫掃而出，同樣連攻了三招，才把翁得奎逼退了一步。

翁得奎一退而上，依然身形向右旋轉，打着半個圓圈，魁星筆指東劃西，避實擊虛，專打司馬綸三十六處大穴，點點筆芒，急如驟雨。

最使人感到困擾的，是天煞星翁得奎身子不住的旋轉，這一轉得快時，四面八方，竟似有無數個天煞星，手揮魁星筆，同時打來。

司馬綸一個人，幾乎全被困在對方暴風驟雨般的筆勢之中，心頭不禁猛然一楞，認出對方使的竟是「天魔身法」，喝道：「翁得奎，原來你是天魔門的人！」

「司馬綸，你眼光不錯！」翁得奎大笑一聲，續道：「只可惜你認出我來歷，已經遲了，你師叔韓敬仁投入本門，早已把這座古墓，獻給了本門，兄弟率同十一個師弟，這是接收古墓來的，現在明白了吧！」

原來十二煞神，全是天魔門的人！

司馬綸道：「原來你們早已找到這座古墓的所在了？」

「不錯。」翁得奎道：「但兄弟奉命必須找到金甲神龍吳世忠傳人的下落。」

司馬綸道：「你又如何知道我是先師的門下呢？」

翁得奎大笑道：「金甲神龍有一柄青霓軟劍，三年前，你在太行南麓，劍劈太行五兇，使的就是這柄青霓軟劍，太行五兇，正是昔年令師叔韓敬仁的手下，也參與了圍攻令師之人，由這兩點，就可證實你是金甲神龍的傳人了。」

司馬綸輕輕嘆了口氣道：「看來你們果然處心積慮很久了。」

兩人一邊說話，一邊動手，雙方互相攻拒，依然維持着不勝不敗之局。

翁得奎愈旋愈快，魁星筆也愈出愈厲害。

司馬綸軟劍連揮，劍尖似挽千斤重物，忽左忽右，劍招雖慢，却也是一片青光繚繞，護住全身。

一個攻不進去，一個也無法衝破，兀自未分勝負。

司馬綸心頭暗暗焦急，大喝一聲，手中軟劍霍地變招，劍似靈蛇，青芒連閃，頓時化作一道長虹，迴環掃出。

這一手眞正露出他的劍上功夫來，但聽劍風嘶然，光華暴漲，立把翁得奎逼得後退了三步。

司馬綸一擊得手，身形一晃，正待追擊過去，突然感到一陣頭暈，脚下一個踉蹌，幾乎站不穩，不覺臉色微微一變，左手急忙從袖中取出一顆藥丸，吞了下去，瞋目喝道：「温化龍，你敢暗算我麼？」

温化龍陰惻惻一笑道：「司馬綸，你吞的可是解瘟丹？那是沒有效的。」

司馬綸暗暗運氣，一面喝道：「你……你……」

他這一運氣，頓覺週身眞氣，似在逐漸消散，心頭不由大驚，只說了一個「你」字，就住口不言。

翁得綸大笑道：「司馬綸，老五若是眞會把解瘟丹給你，這金窖咱們就不用想了。」

温化龍陰惻惻的說道：「頭兒說得不錯！」

翁得奎得意的一揚手中魁星筆，大笑道：「司馬綸，你納命吧！」喝聲出口，人已舉步逼上！

尹劍青看得大怒，手中松枝一緊，正待縱身掠出！

那知就在此時，天煞星口中忽然「咦」了一聲，雙脚不覺停了下來。

只見翁得奎右手握筆，朝温化龍看去，說道：「老五，我也感到有些不對兒，是不是你出手之時，偏了一些，快拿解藥來。」

温化龍微微一笑道：「頭兒暫且忍耐，兄弟使的並非『行瘟散』。」

翁得奎道：「那是什麼？」

温化龍道：「是六哥交給小弟的『散功散』，要小弟以慣用的手法撒出，這解藥不在小弟身上。」

翁得奎問道：「那在何人身上？」

金財神忙道：「是在小弟身上。」

翁得奎喝道：「六弟，你還不快拿出來？」

金財神詭笑道：「頭兒不用性急，慢慢的來。」

天煞星翁得奎一怔，强忍着氣，說道：「六弟，你這幹什麼？」

金財神陪笑道：「小弟想了很久，這批藏金，若是十二人分，自然沒有兩個人平分的好。」

翁得奎一張曹操臉聽得煞白，大聲道：「你要和老五兩個人分？」

金財神笑道：「正是！」

「好！」翁得奎一抖手把一支魁星筆直朝金財神當胸擲去。

他這一擲，幾乎用上了八成力道（他已經只剩了八成力道），筆勢激射有若雷奔，但他一個人却砰然在地上跌坐下去。

緊接着又是「砰」的一聲，地鼠隗七也同時站立不穩，跌倒下去，只有司馬綸雙目緊閉，還凛然站着不動。

金財神用手一抄，接住了魁星筆，朝温化龍得意的笑道：「老五，咱們已經成功了一半。」

「哈哈哈！」温化龍突然縱聲大笑道：「不錯！」

尹劍青眼看局勢急變，心中暗自尋思：「自己要救司馬綸，首先就得把温化龍制住，不然，此人手法特殊，善於使毒，自己要一出去，就會中他暗算。」

心念一轉，暗暗用手指折了三小段松枝，在金財神朝他說話之時，暗中彈了出去。

他如今功力何等深厚，雖是隨手彈出，但温化龍正在得意忘形大笑之時，自然不會防到有人暗襲，笑聲未落，口突然「呃」了一聲。

金財神聽他笑聲有異，目光一轉，問道：「老五，你怎麼了？」

尹劍青輕輕躍落神龕，接口道：「沒什麼，只是在下不想三個人平分，所以把他給制住了。」

金財神聞聲很快一個急旋，看到尹劍青，不覺一怔道：「原來是尹少兄，你也有意分上一份？」

尹劍青笑道：「財帛動人心，在下也是人，也有心，焉得不動？」

金財神雙掌暗藏袖中，笑嘻嘻的道：「尹少兄之意，是……」

尹劍青笑說道：「三個人分，自然沒有兩個人分的好，金莊主明白在下的意思麼？」

金財神大笑道：「好，好，老朽聽說小女和尹少兄一起來的，這事好辦，老朽只取三分之一，你們小兩口只要合得來，可分三分之二，你看如何？」

他居然以老丈人的口氣說話，反正是慷他人之慨，拿三分之一的藏金給女兒作嫁粧了。

尹劍青心中暗暗冷笑，一面說道：「金莊主果然慷慨得很！」

金財神道：「尹少兄這話就不對了，咦，你對老朽也該改個稱呼了，是不？」

尹劍青道：「在下不稱你金莊主，稱你什麼呢？」

「哈哈！」老財神大笑，說道：「老朽連掌上明珠都給你了，你總該稱老朽一聲……」

他和善的走過來，突然雙掌並出，左手「天罡掌」直擊心窩，右手「鐵沙掌」一下印上了尹劍青的左腰！

口中還在說他掌上明珠都奉送了，但這兩掌，却要了越看越有趣的準女婿的性命！

尹劍青却也沒料到他臉上還在笑着說話，就會驟下殺手，一時不由大吃一驚，再待退讓，已是不及了，只好吸了口氣，運起內功，挺起腰來，硬接他兩掌了。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金財神這兩記掌力，從他看到了尹劍青出現，就巳存心施殺着，自然蓄勢巳久，不但凝聚了十成的功力，而且也快速得如同電光，雙手推出，便巳到了尹劍青的身上，但聽「砰」「砰」兩聲，兩隻手掌全已擊個正着！

試想光被「天罡掌」擊中，這份陽剛之勁，就足可擊斷你的胸骨，震斷心脈，何況腰上還有一記「鐵沙掌」，一個人挨了這兩下，自然是非死即傷，而且還是死多傷少。

但這是說一般人，尹劍青可不同，他練的「秘宗玄功」，乃是玄門正宗練氣之學，只須意念一動，即可自生反應，這兩掌堪堪印到尹劍青的身上，他已感到不對了！

因爲他這兩掌就像拍在棉花堆上，無處着力，等到他驟然感到不對，再待收回，已是遲了，在這一瞬間，他感到尹劍青着掌之處，本來軟如棉花，身子突然一震，立時變得堅如金石，手腕一陣劇痛，雙腕幾乎斷折！

尹劍青手中一根松枝，却在此時，也點上了他的「肩井穴」。

金財神全身一麻，已是無法動彈，但仍可開口說話，心頭這一急，非同小可，忙道：「尹……少兄……少俠……你……你……」

尹劍青朝他淡淡一笑道：「金莊主，你大可放心，在下不會要你命的。」

金財神聽說他不會傷害自己，心頭一寬，忙着道：「尹少兄，這是誤會，你快解開老朽穴道。」

「不忙。」尹劍青走上一步，說道：「你解藥在身上吧？」

金財神道：「你要什麼解藥？」

尹劍青道：「自然是『散功散』的解藥了。」

「尹少兄……」金財神道：「老朽身上沒有解藥。」

尹劍青冷笑，說道：「這話我會相信麼？」

「尹少兄，老朽的身上，眞的沒有解藥。」

金財神心頭發急，他知道自己若是不交出解藥來，尹劍青不會放過自己，但他眞的沒有解藥。

這就連忙解釋道：「老朽的這『散功散』是化十兩黃金跟一個走方郎中買來的，他只給了我一小包解藥，囑咐我使用之時，須把解藥抹在鼻孔上，方可無事，方才溫化龍在使用之前，咱們已經抹在鼻孔上，眞的沒有了。」

尹劍青在他說話之時，已經伸出手去，在金財神懷中掏摸了一陣，把他懷中所有的東西，都取了出來，果然沒有解藥，心中還有些不信。

再走近行瘟使者溫化龍身邊，從他懷中取出幾個藥瓶來，他在瓶上都貼着標籤，註明那一瓶是「行瘟散」解藥，那一瓶是「迷魂草」解藥的字樣，心中暗道：「難道他『金財神』說的果然不假？」

一念及此，回過身去，問道：「金莊主，你這『散功散』是跟誰買的？」

金財神道：「那是一個江湖走方郎中，和敝莊總管陸連奎很熟，老朽也並不認識，是陸連奎說的，他能配製毒藥，有一種叫做『散功散』的，練武之人只須聞上一點，就會在一盞茶的時間內，逐漸散去功力……」

尹劍青道：「是你要他配的？」

「是……是……」金財神道：「他開口要十兩黃金，才能配製，也是陸連奎經手的。」

尹劍青問道：「那走方郎中呢？人在何處？」

金財神尷尬一笑，說道：「尹少兄，你找不到他了。」

尹劍青道：「他到那裏去了？」

金財神道：「老朽一生行事謹慎，他替我配製了『散功散』，是何等機密之事，豈可留下活口？」

尹劍青道：「你殺了他？」

金財神道：「老朽交代陸總管把他幹掉。」

「你果然心狠手辣！」尹劍青哼道：「這麼說，『散功散』解藥，就永遠也沒有人會配製了。」

突聽有人接口道：「誰說沒有人會配製？」

只見右後方一道門戶中，隨着話聲，走出一個人來。

這人身穿一件洗得快要發白的藍布長衫，生得獐頭鼠目，一張黃蠟臉，右臂衣袖縛在束腰帶裏，顯然是缺少了一條臂膀，此時帶着微笑舉步走入。

他身後跟着一個人，穿着相當體面，正是金家莊的總管陸連奎，奇怪的他一隻右手，不知是被誰砍斷的？如今右手衣袖也虛飄飄的只剩下一隻袖管。

這黃蠟臉漢子，尹劍青覺得甚是面熟，稍一思索，就想起正是師父和覺慧上人等人同時中毒的那天晚上，他站在門口，說師父並沒有死的那個人！

金財神驟覩此人，不禁臉色劇變，驚異的道：「你……沒有死？」

原來這黃蠟臉漢子正是毒郎中閻老九，他右臂是被魔劍桑同砍下的。

毒郎中詭笑說道：「金莊主是名滿天下的十二煞神中人，江湖上有名的豪富，有錢能使鬼推磨，要殺一個走方郎中，本來只是吹吹嘴的事兒，可以說不費吹灰之力。」

金財神額上流下汗來，說道：「但你並沒有死。」

毒郎中詭笑道：「在下沒有死，還是拜那句老話之賜。」

金財神道：「那一句？」

「有錢能使鬼推磨。」毒郎中道：「因爲金莊主雖然富豪，但比起龍城派的藏金來，那是萬分之一都談不上，財帛動人心，誰不想分上一點，可以子子孫孫坐吃十代八代，所以在下就死不了。」

他一指身後陸連奎，笑了笑道：「金莊主，不信你看，陸總管不但沒有殺在下滅口，還下了決心，跟隨在下，爲了表示他對在下的友誼，還毅然決然的自斷右臂，這可不假吧？」

金財神看了陸連奎一眼，點頭道：「好、好、陸總管，金某一向待你不薄，沒想到你居然也出賣了我。」

陸連奎陪着笑臉道：「金莊主，這可不能責怪小人，人不爲己，天誅地滅，閻老九說的沒錯，這裏藏金，勝過莊主財產何止萬倍？就算小人不爲自己，也該替小人的子子孫孫打算打算？莊主不是也爲了這裏藏金，才要小人跟閻老九買『散功散』毒害你的幾個師兄弟的麼？小人只是沒

殺閻老九滅口，却並沒毒害莊主，小人已經是萬分對得起莊主了。」

金財神低聲道：「尹少兄，你是小女的大哥，咱們總也不是外人，你快解開老朽穴道。」

尹劍青今晚當眞是上了最寶貴的一課，眼看這許多江湖成名人物，平日裏稱兄道弟的，義同生死的好友、同門，見利忘義，甚至在還沒看到藏金的影子，就早已勾心鬪角，先存了互相殘殺，去之而後快的殺機，兄不兄，弟不弟，主不主，僕不僕！

難道莽莽江湖，眞的沒有一個人以道義爲懷？

有之，那只有一個人，他，就是自己一道懷疑他不是正派中人的龍城派傳人紫煞星司馬綸！

但他身中奇毒，早已昏死在地，自己如何才能救他呢？

尹劍青沒有理會金財神，連他說的話，根本都沒聽到，只是目注毒郎中，徐徐的道：「散功散是閣下配製的，那一定有解藥了？」

「沒錯。」毒郎中深沉地一笑，回答得很快，接着道：「區區沒有解藥，天底下就再沒有人有解藥了。」

尹劍青道：「閣下既有解藥，可否先救人呢？」

毒郎中詭笑道：「救人當然可以，但不知你小兄弟要我救誰？」

尹劍青一指司馬綸，說道：「他是龍城派唯一傳人，身負重任，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好漢，在下希望你能給他解藥。」

「好。」毒郎中點點頭，目光却注視着尹劍青，說道：「救他是可以，但小兄弟可否回答我一個問題？」

尹劍青道：「閣下請說。」

毒郎中道：「魔劍桑同，死在百丈峯頂，是小兄弟給他埋葬的麼？」

尹劍青道：「桑老前輩既經埋葬，閣下如何會知道的呢？」

「哈哈！」毒郎中大笑一聲，說道：「魔劍桑同這老匹夫，區區算定他活不過六個時辰，走不出六十里路，豈會找不到他？」

毒郎中得意一笑道：「他要了我一條臂膀，我就要了他一條老命，也該差不多吧？」

尹劍青道：「這麼說來，劍煞秦中龍也是你下的毒了？」

「不錯！」毒郎中得意一笑：「他們二魔，算得是使劍的頂尖高手，結果却逃不出區區屈指一彈，所以區區放眼天下，武林中我閻老九應該是可稱王了。」

說到這裏，忽然「咦」了一聲，又道：「區區要問你的話，却給忘了，小兄弟你見到魔劍桑同，是在他將死之前吧？」

尹劍青道：「是的。」

毒郎中閻老九這聲大笑，則是他用盡心機，還賠上一條右臂，始終沙有找到的「迷踪圖」，果然在尹劍青的手上，他如何不喜？

毒郎中又道：「他在臨死之前，自知毒發無救，因此把那張『迷踪圖』和那柄黑鋒鐵劍，都交給了你。」

尹劍青點頭道：「是的。」

「哈哈，哈哈，」毒郎中忽然仰首大笑！

「哈哈哈哈！」尹劍青也同時仰首大笑！

兩人笑的聲音，只有稍稍不同（人類大笑的聲音，都是差不多的），但兩人從心頭發出聲來的原因，却迥然各異！

尹劍青這聲大笑，是因魔劍桑老前輩和秦老前輩兩人遇害，如今證實是毒郎中害死的，自己當日立志要替二老人報仇，總算找到了正主。

兩人笑聲一落，尹劍青突然想到當日師父和覺慧上人等人，無故中毒，後來毒郎中又在門口現身，如今想來，這毒豈非也是他下的嗎？

一念及此，不覺目注毒郎中，凜然道：「在下也要問你一件事。」

毒郎中道：「好，你問吧！」

尹劍青道：「當日家師和覺慧上人等人，無故中毒，那一定也是閣下施的手法了？」

「哈哈！」毒郎中沙啞的大笑一聲道：「小兄弟到現在才想到麼？」

尹劍青道：「家師等人，和你無怨無仇，你爲何要暗施奇毒呢？」

毒郎中說道：「那是在下試一試令師的。」

尹劍青問道：「你試家師什麼？」

毒郎中道：「在下聽說令師有一顆避毒珠，善解天下奇毒，在下在冰壺草堂門口，撒了一把毒粉，令師發現中毒之後，如有避毒珠，自可輕易就解去了。」

尹劍青搖頭道：「但家師並沒有避毒珠。」

「那也死不了！」毒郎中輕描淡寫的笑了笑道：「在下撒在冰壺草堂門口的並非致命之毒，何況那一小撮藥粉，只有六個人分担了去，那裏還毒得死人？」

尹劍青道：「那麼家師等人呢？」

毒郎中擺了擺手，詭笑道：「尹小兄弟稍安毋躁。」

尹劍青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毒郎中道：「你等一等自會知道。」

剛說到這裏，突聽「砰」然一聲，右後方一道石門，被人一掌震開，接着只見一行人從門中魚貫走出。

當前一個，正是武功掌門人況公權，稍後是手執鐵拂，臉長如驢的老尼九華絕情師太和她兩個門人白竹君、丁敏君。

後面還有十幾個人，有僧有道，尹劍青並不認識！

他們是少林寺羅漢堂住持大通禪師，身後緊隨四個手持鐵禪杖的灰衲僧人，黃山萬松山莊少莊主萬泉（萬鎮河之子），總管萬友聲，茅山通天宮二觀主葛清玄（冷清風師弟），身後隨着個青衣揹劍的道人。

毒郎中朝尹劍青深沉一笑道：「嘿，他們居然都趕來了！」

況公權一眼看到尹劍青，就沉笑一聲道：「尹劍青，老夫總算找到你了！」

尹劍青凜然道：「你找在下何事？」

況公權冷哼一聲道：「好小子，你還裝蒜！」

絕情師太臉色獰厲，哼聲道：「尹劍青，你這欺師滅祖的小畜生，如今還有何

說？」

尹劍青道：「老師太……」

絕情師太沒待他說下去，厲聲道：「你不用多說，還不束手就縛？」

尹劍青劍眉一揚，忍不住道：「老師太有話好說，怎地一見面要厲聲叱喝，要在下束手就縛，在下究竟犯了妳老師太什麼？」

「住口！」絕情師太臉長如驢，雙目精芒電射，哼道：「你還想狡辯麼？」

尹劍青心頭不禁有氣，雙目一瞪，射出兩道比冷電還冷的光芒，大聲道：「在下何須狡辯，妳老師太有什麼事，應該明白說出來，妳要在尹某面前擺出老前輩的威風，尹某不吃這一套。」

在他們說話之時，追來的十幾個人，已經遠遠圍了上來。

絕情師太氣得臉色煞白，厲喝道：「小子，你欺師滅祖，毒死師父，又毒害覺慧上人，冷道長，萬莊主，沈師傅（神拳沈中慶）等人，奪得『迷踪圖』，原來是到這古墓中盜寶來的，如今事實俱在，天理昭彰，你還想强辯麼？」

尹劍青聽得大怒，大笑道：「絕情師太，妳也算得是一位武林前輩，對事情旣未分清黑白，又毫無證據，就把弑師和毒害諸位前輩的罪名一下加諸在下頭上，還不容在下說話，天下有這樣的道理麼？」

絕情師太年歲雖大，火氣却是極盛，突然右手一抬，「嗆」的一聲，青光電掣，一柄靈蛇吞吐的長劍一指，厲聲道：「小子，你敢和老尼頂嘴！」

一點寒星，朝尹劍青胸口點來！

這一劍出手之快，動若驚鴻，幾乎令人目不暇接！

尹劍青看她忽然發劍，手中松枝朝前一撥，豎眉喝道：「話還沒有說清楚，妳動什麼劍？」

他這一撥，手中只是一支松枝，但却發出「噹」的一聲清响！

絕情師太一支長劍被震得直蕩開去，絕情師太一個人也被震得身子一歪，朝左跨出了一大步，幾乎站立不住！

這下直看得所有的人，全都聳然變色，誰也沒有料到他一支松枝，竟會把絕情師太連劍帶人一齊撥出。

這下，也使得絕情師太大失面子，她又是一個最愛面子的人，在這許多人面前，她這顏面如何丟得起？

一時白髮飄揚，神情獰厲，雙目一注尹劍青，口中厲笑道：「好小子，你死定了。」

右手連振，登時洒出一片劍光，密如尖錐，急疾刺到。

這一陣急攻，當眞寒芒如雨，如捲如裹。

尹劍青冷笑道：「聽妳口氣，那像是出家之人，張口閉口，都要人死，憑妳這手劍法，若說要尹某死定了，那還差得遠呢！」

右手一抬，松枝朝一陣劍雨中點去。

絕情師太手腕連振，才洒出來的這陣劍雨，少說也連揮了七八劍，但尹劍青却只點一劍，這一劍，就抵得絕情師太的七八劍！

但聽「叮」的一聲，他松枝正好好點上絕情師太的劍尖，一片急驟如雨，流動如星的劍芒，霎時盡斂，絕情師太一個人被震得連退了三步之外。

尹劍青松枝朝她一指，傲然道：「老師太，這是妳第二次出手，這兩次在下不予還手，已經够客氣了，妳若不知進退，還敢第三次出手，尹某就會教妳躺到地下，要人抬着妳出去了。」

他兩次都用松枝把絕情師太震退，就憑這兩手，他就有資格說這樣的話了。

大家也相信他說得到做得到，絕非唬人之言。

絕情師太數十年來，從未受人如此當面斥責，尤其自已以一柄九華劍派的鎭山名劍，不但削不斷人家手中的一根松枝，兩次發出去的劍招，都被對方輕易破去，心頭不由急怒交迸，大喝一聲：「小子，你……狂……」

突然身子一仰，往後倒去。

她是急怒攻心，氣昏了過去。

白竹君，丁敏君二人睹狀大驚，急忙把師父扶住，叫道：「師父，師父，妳醒一醒。」

絕情師太悠然醒轉，長長歎息一聲道：「罷了，罷了，爲師一世英名，竟然會送斷在一個年輕後輩手裏，竹君、敏君，跟爲師走。」

她一下站起身子，舉步外行。

況公權忙道：「老師太留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勝負乃兵家常事，老師太何必縈懷？」

少林大通禪師也隨着走上了一步，合十說道：「阿彌陀佛，老師太是伸張武林正義，誅戮賊子而來，還望稍留，以竟全功。」

茅山葛清玄也打了一個稽首道：「小賊武功縱然高强，也是邪不勝正，咱們先該查明失蹤諸人的下落，諒他也逃不到那裏去，老師太務必暫時忍耐。」

絕情師太看大家挽留，只得駐足。

尹劍青看他們口口聲聲把自己罵作小賊，心頭再也忍耐不住，大聲喝道：「諸位都是名門大派的人，怎麼沒把事情查究清楚，就一口咬定是尹某作的了，你們這等行徑，還口口聲聲說什麼正義，邪惡，豈不可笑？」

葛清玄看了他一眼，冷然道：「小施主這話倒似咱們等人冤枉了你？」

「不錯，」尹劍青傲然點頭道：「尹某也正在到處找尋家師。」

萬少泉道：「你這話有誰相信？」

尹劍青淡淡一笑道：「尹某說的話，用不着別人相信。」

況公權冷哼道：「這麼說！你到這古墓中來，不是爲了藏金，也是找你師父來的？」

他這話原是諷刺之言。

那知尹劍青點頭道：「閣下說對了，在下確然在這古墓之中找到了答案。」

「找到答案？」況公權冷冷的道：「你此話怎說？」

尹劍青轉身用松枝一指毒郎中，說道：「諸位認識此人麼？」

毒郎中眼看尹劍青武功如此高强，心頭暗自高興。

但正因尹劍青武功高强，他松枝一指

雙方相距離在一丈以外，他却急忙移步換位，讓開了兩步。

況公權看了毒郎中一眼，不屑的道：「此人是個江湖郎中，叫做閻老九……」

「不錯。」尹劍青冷冷的道：「他正是毒郎中閻老九，善於使毒。」

他看了閻老九一眼，只見毒郎中只是笑嘻嘻的望着他，沒有作聲。

尹劍青續道：「他以散功毒粉害了劍煞秦老前輩和魔劍桑老前輩，目的爲了一張『迷踪圖』！一路跟踪到天柱山，他因聽說家師有一顆避毒珠，遂在家師門前洒下了毒粉，認爲家師如果眞有避毒珠，發現中毒之後，就會以珠療毒，不料覺慧上人，冷道長等人夜訪家師，以致身體中毒，閻老九，在下說得可對？」

毒郎中不住的點頭，說道：「完全準確。」

萬少泉目射精光，厲聲喝道：「那麼家父等人呢？」

尹劍青說道：「方才在下就在問他家師等人的下落，他還沒說出，諸位就闖了進來，現在不妨請他說出家師等人的下落了。」

大通禪師口喧佛號，合十說道：「閻施主，這麼說，敝師叔（覺慧上人）和石施主，冷道長，沈老施主諸位，都沒有死了。」

「在下說過，他們中的毒，並不致命。」毒郎中看看尹劍青，詭秘一笑道：「當然沒有死，而且還活得好好的。」

葛清玄道：「那麼他們人呢？」

毒郎中微笑道：「在下已把他們請來了……」

「砰！」又是一道石門被人用掌力震開！

只見首先進來的是青衣帮左護法，手持朱紅鳩頭杖的祁七婆婆，接着是青衣帮八位令主，金鵬、金鷹、金燕、金鴿、金鶯、金鵲、金雁、金鵜，每人胸前都各自有用金綫繡着飛禽，倏然作兩行分開。

最後進來的則是一位面垂青紗的婦人，她左邊是胸繡金鳳的副帮主何柔柔，右邊是張翠翠，雙手摻扶着面垂青紗婦人而行。

這情形，不用說都可以想得到這面垂青紗的婦人一定是青衣帮帮主無疑了。

青衣帮的人忽然傾巢出動，在此地現身頓時使得本已劍拔弩張的空氣，更形緊張了。

就在青衣帮主進入之後，她們身後又湧入了一批人，那是十二煞神中的壽星壽比南，天機星陸機，雷公雷成章，山魈竹老四，門神沙老二、開路神竇鋒，喪門神歐陽琥七人。

天機星鐵扇一指毒郎中，厲聲道：「閻帮主，咱們兄弟身中之毒，都是你下的了？」

他一開口，就稱毒郎中閻帮主，這聽得許多人暗暗奇怪，毒郎中又是什麼帮的帮主呢？

毒郎中微笑道：「陸兄這可誤會了，你們諸位身中之毒，可是你們的好兄弟財神爺下的。」

他伸手指了指金財神。

但就在這一瞬之間，躺臥地上的紫煞星司馬綸、天殺星翁得奎、金財神、地鼠魄七，行瘟使者溫化龍等人，有的中奇毒，有的被制穴道，竟然在同一時間之內，突然全都醒了過來，一躍而起。

原來這是毒郎中眼看大批人在古墓中出現，不禁心生毒計，暗使手脚，把他們一齊救醒，好讓他們自相殘殺。

果然司馬綸首先大喝一聲，軟劍揮出一道青虹朝天煞星翁得奎身上劈擊過去。

翁得奎魁星筆朝上架起，「噹」的一聲架住了劍勢，深沉的哼道：「司馬兄，如要賜教，不妨稍待，讓兄弟先辦一件事兒！」

語聲一落，身形一個輕旋，朝溫化龍沉聲喝道：「溫老五，咱們同門數十年，你們和金老六爲了古墓藏金，要毒死咱們弟兄，你……還有何說？」

手持鐵筆，舉步逼近過去。

壽星壽比南聽毒郎中說是金財神下的毒，如今頭兒却說是溫化龍和金老六同謀，每人心中都感到極爲憤慨。

溫化龍一看情形不對，正待揚手。

他只要一揚手，「行瘟散」出手，敵人就會及時昏迷。

翁得奎早就料到他有此一着，人雖緩步逼去，右手却已暗中蓄勁，五指一彈，魁星筆一飛，一下貫胸而過，溫化龍大叫一聲，往後便倒。

翁得奎取回魁星筆，目光一注，大喝一聲：「金祥生。」

金祥生眼看溫化龍一死，嚇得心胆俱裂，朝司馬綸面前噗的跪倒下去，連連叩頭道：「頭……兒，屬下完全是聽了大師兄的話，才妄想動藏金的念頭，其實屬下是逼不得已，還望頭兒救救屬下，屬下再也不敢有非份之想了。」

司馬綸一手持劍，大笑道：「司馬綸有眼無珠，被你們這批毫無心肝的人，預先佈置好圈套，在我面前演戲，我居然信以爲眞，把你們當作血性漢子，現在你們原形畢露，爲了一點貪念，連你們多年同門都可以見利忘義，暗施毒手，你還想我救你麼？」

金財神一聽司馬綸口氣不對，趕緊哭喪着臉朝尹劍青道：「尹少兄，現在只有你救救我了！你看在小女面上伸手救我一次……」

「金祥生，你要不要臉？」翁得奎抖手射出鐵筆，從後心刺入，金財神慘叫一聲，仆倒地上。

翁得奎雙眼通紅，隨手從金財神身上起下魁星筆，轉臉道：「師弟們聽着，咱們天魔門行事，一向眦睚必報，今日之事，細想起來，咱們全落入這位閻帮主的計算之中，咱們兄弟把他撕了！」

他此話一出，十二煞神中人，全都振臂說道：「不錯，咱們全體中毒，都是這厮出的陰謀，先撕了他。」

毒郎中望着他們，居然一動不動，只是笑了笑道：「翁得奎，憑你們區區十二煞神，也敢說出這樣的話來麼？」

翁得奎厲聲笑道：「怎麼，你以爲能使奇毒，咱們就活不了麼？」

「就算兄弟不使毒……」毒郎中微微一笑道：「你們要動我閻某，就應該先問問這幾位才行。」

他左手一擺，指指尹劍青，大通禪師，黃山萬少泉，武功門況公權，茅山葛清玄等人，笑得甚是得意。

翁得奎心頭暗暗奇怪，沉哼一聲道：「莫非少林羅漢堂住持大師，武功門況掌門人，茅山通天宮二觀主，黃山世家萬少莊主，以及九宮門人的尹少俠，都已加入你獨臂帮了不成？」

這話聽得衆人又是一怔，方才翁得奎稱他「帮主」，現在又說衆人加入他的獨臂帮，難道新近崛起江湖的獨臂帮，帮主會是毒郎中閻老九？

憑他一個江湖郎中，居然會有這份勢力？

尹劍青第一個忍耐不住，劍眉一剔，冷聲道：「毒郎中你說什麼？」

毒郎中詭笑道：「他們十二煞神，雖然少了兩個，但這九位仁兄（花粉煞陸九姑還在門外被制住穴道）一起出手，兄弟豈不是死定了？」

他陰惻惻的目光朝大通禪師等人一轉，接着道：「兄弟是一個江湖走方郎中，死不足惜……」

拖長語氣，笑了笑，就沒往下說。

他雖沒往下說，但尹劍青、萬少泉，大通禪師等人都已聽出他的口氣來了。

他說得沒錯，目前覺慧上人，石東華、萬鎭河等人均下落不明，知道這些人下落的，就是毒郎中一人，他眞要死在十二煞神手下，這些人的下落，豈非永遠沒有人知道了麼？

尹劍青方自一怔。

「阿彌陀佛！」大通禪師口喧佛號，朝前跨上一步，朝翁得奎等人合掌道：「諸位施主且慢動手。」

這下眞把十二煞神看得一呆，先前他們還以爲毒郎中故意要牽扯大通禪師等人，現在堂堂少林寺羅漢堂住持，果然替毒郎中說話了。

雷公雷成章洪笑一聲道：「老禪師可知毒郎中閻老九在江湖上組織獨臂帮無惡不作，老禪師身爲少林長老，怎麼包庇起江湖黑道頭子來了？」

喪門神歐陽珖大聲說道：「什麼白道、黑道，他們還不是也都爲了這墓中的金子來的，利害相同的時候，自然就聯上手了。」

毒郎中得意一笑，道：「這些年來，江湖上只知道十二煞神，是黑道上十二個兇神惡煞，平日做的是殺人刦財這一類勾當而已，有誰知道你們是天魔門門下的師兄弟？天魔門是怎樣一個門派，江湖上無人不知，說邪，我閻老九沒你們邪門，說惡，我閻老九也沒你們兇惡，這無惡不作四個字，從你們口中說出，當眞是可笑得很。」

翁得奎只哼了一聲，朝大通禪師拱拱手道：「大師似有未盡之言，怎麼不說了呢？」

大通禪師合掌道：「老衲請諸位且慢動手，並非包庇那一個人，只是有一件事，想請閣施主說明罷了。」

說到這裏，轉身朝毒郎中合十一禮道：「老衲想請問閣施主，敝師叔和石老施主，究在何處，還望施主明言。」

毒郎中只是深沉一笑，朝尹劍青、萬少泉二人招招手道：「尹少俠，萬少莊主，你們過來。」

尹劍青道：「有什麼事，閣下這樣說就是了。」

毒郎中詭秘一笑道：「在下請兩位過來，自有機密奉告，二位若是不肯過來，那就不說也罷！」

「不說也罷」自然是要脅之言。

但他說出「不說也罷」，尹劍青和萬少泉却是非聽不可！

萬少泉朝他走上了一步，一手握着劍柄，說道：「你現在可以說了。」

毒郎中一指尹劍青道：「還有尹少俠，也請一起過來。」

尹劍青只得也跟着走上了兩步，說道：「在下已經來了。」

「很好！」毒郎中聳着雙肩，低聲道：「二位過去把天殺星翁得奎殺了。」

萬少泉道：「爲什麼？」

「理由很多，」毒郎中說道：「第一，這姓翁的傢伙，仗着手中有一支筆，就胡作非爲，他是天魔門的邪教門下首徒，自然是一身邪惡，一肚子男盜女娼，二位就是殺了他，也正好爲天下除害，爲江湖武林誅除邪惡元兇，有何不可，何況……何況……」

他忽然拖長語氣，不往下說。

尹劍青道：「何況什麼？」

毒郎中笑了笑道：「殺了他，雖是帮在下的忙，並無異是帮你們自已的忙。」

萬少泉道：「此話怎說？」

毒郎中道：「因爲尹少俠的令師，萬少莊主的令尊，都在在下手中，二位只有聽在下的了。」

尹劍青劍眉一挑，冷聲道：「你這是威脅咱們麼？」

「尹少俠這威脅二字就說得難聽了！」毒郎中依然詭笑道：「咱們該說是合作吧！」

天殺星翁得奎雙目盯着三人，沉笑道：「閣帮主，你和他們說完了沒有？」

毒郎中回頭道：「還有兩句話就好了。」接着一望尹、萬二人，問道：「二位肯不肯合作呢？」

尹劍青道：「口說無憑，在下先要看看家師。」

「尹兄說得不錯！」萬少泉說道：「你先要讓咱們相信了，咱們自會出手帮助你。」

「這個容易。」毒郎中舉起雙手，向空拍了兩下。

兩記掌聲，堪堪出手，突見右首一道門開處，衝出兩個人來！

這兩個人前面一個身形頎長，後面一個中等身材，手中各持一支長劍，面蒙黑布，只留了兩個眼穴，閃着炯炯有神的目光。

毒郎中緩緩回過身去，朝翁得奎微微一笑道：「姓翁的，你可是要和我動手麼？那好，兄弟就請這位老哥向你討教幾招好了。」

話聲一落，右手朝前一揮。

那身形頎長的蒙面人突然一聲不發，舉步朝翁得奎逼了過去。

翁得奎身爲十二煞神之首，江湖閱歷自然極豐，眼看此人黑布蒙面，就顯得有

一股說不出的詭秘之感，加以目中却神光湛湛，步履沉穩，分明是一位身手極高之人，不覺生了幾分戒意，橫筆當胸，道：「閣下何人，既要賜敎，怎不取下蒙面黑布來？」

頎長蒙面人和他相對而立，雙目凝視，久久不動，對翁得奎說的話，渾似不聞，但他眼中光芒却愈來愈熾，宛如兩道冷電！

翁得奎漸漸發覺不對，因爲對方眼神之中，在這一瞬間，竟然充滿了殺機，雖未出手，但已使人可以感覺他立時要出手，而且一經出手，就必然是凌厲無匹的殺着。

翁得奎在江湖上遇上過無數高手，但他可以感覺得出自已絕非此人對手，心頭不禁微生寒意！

這份寒意，是他出道江湖以來，從未有過的。

就在他心頭生出一絲寒意之際，頎長蒙面人突然一聲不作，長劍一舉，有如匹練乍發，一道耀目寒光，閃電激發，朝翁得奎迎面直劈過去。

翁得奎不敢硬接，急忙魁星筆護胸，身形一矮，一個盤旋，往左閃出。

頎長蒙面人第一劍只使到前半招，就劍勢一變，帶轉劍光，朝右橫掃而出。

這一劍使得比頭一劍更凌厲，劍光掃出嘶然輕响，劍氣迸發，幾乎擴及一丈方圓！

翁得奎駭然急退下，差點就被劍光掃上！

頎長蒙面人這出手兩劍，使得神威凜然，一望而知是使劍的大名家！

一時直把在場之人看得暗暗驚凜，獨臂帮居然會有這等高手！

這兩劍看得尹劍青心頭大感駭異！

因爲頎長蒙面人使的第一劍，是「撥雲開路」，第二劍是「雪地行舟」，這兩劍正是本門「九宮劍法」中引招！

不，頎長蒙面人的身形法步出手劍勢，無不使他看得十分熟悉！

他心頭不由得起了一陣莫名的恐懼和顫抖，暗暗忖道：「莫非他眞會是師父他老人家？」

這時頎長蒙面人劍光如電，已經接連使出了十幾劍之多，每一劍都是大開大闔，劍氣嘶嘯，逼得天殺星翁得奎步步後退，他揮着一支魁星筆，東閃西躲，只是嫌他手中筆桿短得太多，無法和對方接觸。

他這一連遇險招，圍在他身後的壽星壽比南等人看出形勢不對，壽比南先大喝一聲，揮起七彎八曲壽星公杖，搶身而出，一杖攻到頎長蒙面人左側。

天機星二尺長的鐵扇戛的一聲，打了開來，勢若電捲，攻到右首。

頎長蒙面人那會把兩人放在眼裏，劍招一緊，越發像長江大河般出手，足踏九宮步，劍光霍霍，劍氣縱橫，一下把三人圈在一片劍影之中。

但壽星壽比南和天機星陸機二人堪堪加入戰鬥，毒郎中右手又輕輕一抬，中等身材蒙面人也立即手仗長劍大步逼了上去，抖手一劍，朝壽星橫削而出。

雷公雷成章趕緊縱身而上，雷公鑽一記「閃電擊蛇」，朝中等身材蒙面人右腰鑿來。

中等身材蒙面人長劍倏回，「叮」一聲往上挑起。

這一挑，竟然把雷公一個瘦小身子一下挑起一丈多高，差幸雷成章練的縱躍功夫，在半空一個觔斗翻了開去。

雷公被長劍挑起，自然看得所有人又是一驚！

開路神竇鋒揮動板斧，喪門神歐陽珖一支闊劍，同時奔到，攻向中等身材蒙面人。

萬少泉在中等身材蒙面人出場之時，心頭已經止不住一陣跳動。就算中等身材蒙面人以黑布蒙面，看不到他的面貌，但天底下兒子最熟悉的人，自然是生身之父了！

這中等身材蒙面人，身材和走路的姿勢，莫不酷似他父親——萬鎭河。

萬少泉心頭雖然狂跳，但也不敢貿然叫出聲來，此時看到中等身材蒙面人一劍挑起雷公，這是他們萬松山莊的獨門劍法，叫做「一劍挑千鈞」。

他看到這裏，那還忍耐得住，目中幾乎噴出火來，猛地抬手拔劍，但聽「嗆」的一聲，長劍剛剛出鞘，一支森寒劍鋒已經擱在毒郎中頭頸上，切齒道：「姓閻的，你說這中等身材蒙面人是誰？」

毒郎中連動也沒動一下，只是微微一笑道：「你說呢？」

「我要你說！」萬少泉執劍右手，幾乎已經有些發顫，厲聲道：「你若是不說，莫怪我……」

「說，說！」毒郎中伸出兩個指頭，夾住了劍刃，輕輕把他長劍推開，低聲道：「他是令尊。」

萬少泉激動的道：「你說的當眞？」

「我騙你則甚，難道萬少莊主還沒看出來麼？」毒郎中朝他微微一笑，壓低聲音道：「只是令尊服下了一種藥，暫時却認不得你。」

萬少泉急怒道：「你……」

毒郎中續道：「萬少莊主不用担心，只要你帮我把十二煞神擊退，在下自會給令尊解藥的。」

萬少泉既已證實那中等身材蒙面人就是父親，此刻眼看雷公雷成章，和開路神竇鋒、喪門神歐陽珖三人正圍着父親拚鬥，立即一個箭步竄身而上，長劍驟然出手，攻了過去。

尹劍青一直注視着師父的劍路，但愈看愈像，心中正在盤算着自己該當如何？他此刻內功何等精純，毒郎中和萬少泉說的話雖輕，但他依然聽得十分清楚，心中暗道：「那中等身材蒙面人既是萬莊主，那麼頎長蒙面人定是師父了。」

一念及此，立即轉身，問道：「毒郎中……」

他只叫三個字，毒郎中已經朝他笑了笑道：「尹少俠不用多說，你既已看出來了，是不是帮助我把十二煞神先制住了再說？」

尹劍青追問，說道：「你把家師怎麼了？」

毒郎中道：「和萬莊主一樣，尹少俠何用多問呢？」

「好，我答應你。」（下期續完）

易水寒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青天寨的人和息大娘等炸毀棧道，阻截追兵，從棧道另一邊鐵手衝鋒開道，遇到一老者阻截，雖跌落陷阱，但有驚無險，老者這股官兵只好讓路退下，連雲三亂阻截青天寨殷乘風帶領的主力，被殷乘風的「電劍」將三人打下山坡，帶領百餘子弟和兩百多名老弱婦孺安全渡過易水，苦候江邊與赫連春水、息大娘等斷後部衆會合。由赫連春水和息大娘先到海府找海托山，道明來意，希望代找一處山壑暫避官兵鋒芒，得到答應協助……文章和舒自綉喬裝來八仙台，巧遇鐵、銅兩劍僮從八仙台出來，暗裏跟蹤，找到無情、戚少商、雷捲、唐二娘等人……

飛騎追殺　保命頑抗

英綠荷人在窗邊，一聽之下，叱道：「住口！」

只聽暗裏那人似吁了一口氣，道：「窗上的可是英女俠？請不要走。」

龍涉虛跟敵手摸黑遞了九招，退到窗邊，低聲問英綠荷：「怎麼辦？」

忽一人搭住他的肩膊，龍涉虛發現不對，正要掙扎，但已痲痹了半邊身子。

這時，却聞一陣馬蹄聲響，在街外由近而遠。

龍涉虛以為英綠荷已捨他而去，急叫道：「英師妹，師妹你——」

黑暗中的人再無置疑，幌亮了火蔑片，一面道：「誤會，誤會！下官姓文，我們以前見過，這次夜闖二位寢座，實情非得已，尚請見諒。」

只見窗外探入了一雙明亮的眼珠子，不住的探察，文章放開制住龍涉虛的手，向窗外拱手笑道：「英女俠請進，莫不是不認得下官了？」

英綠荷一看，發現房裏只有兩個外人，一個文質儒雅，溫和有禮，正向她發話；另一人劍眉星目，持着鐮刀，剛與龍涉虛的齊眉棍交手的便是他。

英綠荷詳看後，這才放了心，躍入房間裏來，也還揖道：「原來是文大人，還有舒督總！」

文章笑道：「英女俠、龍壯士，咱們這次貪夜闖入，當真失禮了。」

英綠荷心中還是防着：「難得文大人深夜有此興緻，駕臨探問，却不知所為何事？」

這時房裏交手的聲音，已驚動外頭，店家掌燈過來察問，英綠荷隔着門說沒事，店家嘀咕一陣才告退去。

文章笑道：「下官原有要事與二位共商，不想驚動旁人，不料兩位夜深外出，始有此誤。」

英綠荷也聽得出文章話裏的譏誚之意，心中老大不悅，對文章的問話，便也十分保留。文章問起她九幽神君的情形，英綠荷不想讓對方知道他們後盾已失，只說

：九幽神君已殺了劉獨峯，也重傷了無情，無情於今暫失去反抗之力，但九幽神君也受了點傷，無法將戚少商等一網成擒。

蔡京請動九幽神君出動，原本就是傅宗普穿的針，文章引的綫。這點九幽神君的弟子，除了早已命喪在「四大名捕」手裏的「土行孫」孫不暴和「人在千里、槍在眼前」獨孤威之外，其他七名弟子：「駱駝老爺」歸于仇、「神鴉將軍」冷呼兒、狐震碑、鐵蒺藜、泡泡、龍涉虛、英綠荷都知悉此事。文章是自己人——這一點英綠荷是可以肯定的。

不過她連遭鎩羽，師父亡歿，同門亦先後慘死，使她如驚弓之鳥，不得不暗自提防。龍涉虛一向看英綠荷臉面行事，英綠荷說的雖與事實略有出入，他也不敢更正。

文章一聽，自然忻喜。

——劉獨峯死了。

文章的「勁敵」可謂又去了一個。

——無情傷重，不能動手。

只餘下戚少商、雷捲和唐晚詞三個大敵，至於三僮一僕，文章還沒把他們瞧在眼裏。

英綠荷又告訴他：那封事關重大的「血書」，就擺在戚少商的劍鍔裏。

文章道：「無論如何，我們有三件事物是志在必得：一是戚少商的人頭，二是那份文件，三是要趁無情無還手之力，把他殺了。這件事，還得借重兩位的大力帮忙才行。」

英綠荷與龍涉虛也恨煞戚少商、雷捲、無情等人，有殺師之仇要報，不過又自忖未必是這幾人的對手，臉上難免露出遲疑的神色，口中更不敢貿然答允。

另一方面，英綠荷又知道自己頓失靠山，並需要文章這等在官道上武林中都吃得開的人照應，所以也不敢拒絕文章的要求。

到了第二天，文章派舒自綉易容喬裝，在郝將軍府附近打探，却發現戚少商和雷捲及使長斧的僕人已不見。

文章自是驚疑，使人再探。這次花了好些銀両，買通了郝府的一名長工、一位管事，才知道雷捲和戚少商果然走了。

那是在昨晚初更以後離開的。

文章細察時間，才知道昨晚他跟龍涉虛、英綠荷胡里胡塗中交手之際，正好是那名僕役帶着戚少商及雷捲飛騎出城的時候。

文章自知一時失策，頓失戚少商及雷捲的影踪。

——想必是闖殷乘風的「青天寨」已破，黑夜趕去罷？

——如果跟上他們，豈非不止能殺戚少商，拿血書，這可以識破那一干流匪的匿藏之處！

文章只好跌足長嘆。

——既然戚少商、雷捲趕路趕得如此之急，要趕上他們便難上加難。

文章決定立即動手。

——這兒還有無情及唐晚詞，殺了再說。

他把這個意念告訴龍涉虛及英綠荷的時候，他們二人都甚贊同。

無情已形同廢人。

殺一個唐晚詞，何難之有？

至於郝舜才、三劍僮、九衞士，他們都不認為是什麼障碍，只要雷捲和戚少商不在，英綠荷與龍涉虛反而胆大了起來。

×　×　×

到了約莫巳牌時分，郝舜才等一行人離開了「將軍府」，直出燕南，走上了官道。

文章點算一下，向龍涉虛、英綠荷、舒自綉道：「郝舜才把他手下的七個衞士都一起帶出去，看他們的行裝，像是要出遠門，無情、唐二娘和三劍僮都在一起，我們俟他們一上郊道，即行截殺。」

龍、英、舒三人都躍躍欲試。

文章心裏却有分曉：無情等這樣匆忙的往京城道上走，必定是有了對策，不管是為了自身安危，還是上頭的權勢，他都必須要在道上殺掉無情。

他一直避開不想與「四大名捕」正面衝突，可是他又知道，只要自己官階繼續擢升上去，總有一天，這朝中的兩大勢力，必定會來一次對決；而自己跟「四大名捕」，也難免會來一次決戰。

——所以他必須在自己還有勝算的時候，把「四大名捕」逐一除去。

——而在難佔便宜的時候，儘量忍讓求存，就像上次他寧犧牲李鱷淚，也不與冷血為敵一樣。

×　×　×

到了離官道約十餘里的倒灶子崗，無情跟唐晚詞道：「二娘，你可知道我們赴京的用意？」

唐晚詞在馬上一掠髮絲，笑道：「你是要反守為攻，回北京去告這一干狗官一狀！」

無情也騎在馬上，但他無力騎馬，銀劍替他策轡。因為要趕程，郝舜才本要請脚夫起快轎，但遭無情拒絕，怕拖慢行程，這一來，連熱心的郝舜才也不好意思坐在轎子裏，只好在馬上冒日晒沾風塵了。

「我已把奏本寫好了，你單騎快馬，較能趕程，大娘和赫連公子、殷寨主全處危境，不如請你跟鐵兒、銅兒，先趕到京裏去，聯絡諸葛先生，先行請奏為重。」

唐晚詞想了一想，凝凝定定的搖了搖頭。

無情很有些訝異：「你不肯？」

「我不願意。」

「因為我知道你的用意。」

「你想把目標全攬到自己身上，把我引開，以免萬一發生事情，我還能活，你不妨死。」

「是不是？」唐晚詞很柔靜的問。那一雙清明的眸子，看得無情不敢去對視。

「不止如此。」無情挪開視綫，說道：「我是以大局為重。我這封信，一定要遞上給諸葛先生；這份奏摺，一定要面奏聖上。」

「所以我保護你去。」

「你可以代我去。」

「為什麼？」

「因為這樣可以更快。」

「但你的手只能動，不能使力，我走了，你更危險。」

「我從來都不需要人保護的。」

「我不是在保護你。」唐晚詞爭辯的

時候，仍帶有一份韻味無窮的笑意，彷彿在跟一個孩子辯駁，「我們在一起，更加安全，我也在保護自己。」

「你眞的不去？」無情沒奈何。

「你如果一定要找人去，可以找郝舜才。」唐晚詞的紅唇向得意洋洋策騎走在前面的郝舜才呶了呶。

「他還不便做此事。」無情輕聲道：「我也還沒有完全信任他。」

唐晚詞笑了。

她的眼色更美了。

在冷風中，她凝靜的美靨，多情而風情。

「你最好也不要完全信任我。」

無情聽了，忽想起姬搖花。

然後他的心就似被炙鐵刺了一下。

他立即道：「你弄錯了，我也沒有完全信任你，我只是信得過你去做這件事而已。」

「眞的？」唐晚詞故意拉韁走慢了一些，打量着無情的後身，接又說道：「眞的？」

無情氣苦，斬鐵截鐵的沉聲說道：「眞的。」

唐晚詞又縱騎擦過他的身邊，還笑得豪放的說：「眞的？」

郝舜才却打馬回來，與緻勃勃的道：「我好像聽到兩位說及下官的名字？」

唐晚詞笑得更是艷艷的。

無情忙道：「我們都說，讓將軍辛苦了。」郝舜才本來只是副將，稱他「將軍」，他總是高興得飛上了天。

郝舜才一聽果樂，笑得闔不起咀來：「應該的，應該的，應該的，能爲朝廷做事，應該的，應該的，能爲諸葛亮先生効命，應該的，應該的，能爲四大名捕……」

唐晚詞笑道：「不應該的，不應該的，實在不應該請你老遠跑這一趟的。」

郝舜才仍是一個勁兒的道：「應該的，應該的，我早想趁便上一趟京，拜會諸葛先生，還有……」

郝舜才見無情上京，也許是因爲太久沒有出來活動，也許是因爲心志仍豪，也許是念舊思昔義，也許是想趁此討份……

他一力要帶七衛士送無情回京。無情本要婉拒，但覺得沿路上有郝舜才這等官面相送，一切事情都易打點多了，因此也不堅拒，可是這郝舜才並非可担大任的人物，心粗口疏，無情還不敢付以重託，但心中也頗感激郝舜才的這番熱切。

郝舜才又道：「再過七、八里，就是思恩鎭，那兒有個鄉紳叫賓東成，不像話啦，上次劉捕神路過，他都不通知我，接待又不週到，我看大捕爺這次路過，也不必照應他了。」他能接待無情這樣的人物返京，頗覺躊躇滿志，巴不得讓他的對頭賓東成羡煞。

無情只淡淡的說：「咱們還得趕過三個驛站，能不驚動不干事的人，自是不驚動的好。」

郝舜才只好道：「是。」打馬又到前面吩咐去了。

無情和銀劍同坐一匹馬，鐵劍和銅劍又共騎一匹馬，其餘是一些扛夫、僕役，郝舜才身邊的「無敵九衛士」，剩下七人，洪放、余大民、梁二昌、倪卜、曾寶宣、林閣、曾寶新，倒是全都來了。

這七人又分作兩撥，洪放和梁二昌，左右護着郝舜才，曾氏兄弟則在前面開道，林閣和倪卜押後，余大民則負責「照顧」無情，唐晚詞和三個小僮。

無情和唐晚詞，當然是不需人來「照顧」。

所以余大民只有跟三小僮閑扯。

光天化日、人多勢衆，郝舜才等都不認爲有什麼値得戒備的。

無情仍小心翼翼。

雖然，他據銅劍、鐵劍所報，顧惜朝、黃金鱗、文章這種棘手人物，全耗在易水一帶，而九幽神君已死，按照道理，不大可能會有人在路上伏擊。

但無情仍小心提防，而且已經小心提防了。

——小心，不能就可以不發生意外，但小心的確可以避免意外的發生，或使意外的發生不那麼意外。

× × ×

可是意外會發生嗎？

會的。

每個人一生裏都會發生一些意外，有的多，有的少；有的大、有的小；有的無傷大雅，有的無可挽救。

如果意外能夠事先預防，那就不叫意外了；意外一如命運，當你知道有它，便無可避免了。

否則也不叫命運。

就算你能避開它，改變它、抗拒它，那也只是「命運」的一部份，你並沒有超越命運，命運裏，早已安排你的種種「反應」。

× × ×

林閣屬於心粗氣豪的那類人，他不相信命運，但怕鬼。

事實上不到他不怕，那次在荒山之夜，他就被「鬼」幾乎嚇破了胆。

所以他對風吹草動都特別留意。

因爲他最提心吊胆。

提心吊胆的人容易杯弓蛇影。

他眞的是看見了草動，但却不覺有風吹。

雖然在晴天亮日下，他還是有點心驚胆跳，忙湊近倪卜處，說：「我看有些不對勁。」

倪卜笑了笑，道：「我看你才有點不對勁。」

林閣不服氣地道：「爲什麼？」

倪卜道：「因爲你整天疑神疑鬼，草木皆兵。」

林閣道：「但這世上，眞的是有神鬼的，你不信？」

倪卜冷聲道：「我沒見過，所以我不信。」

林閣駁道：「我也沒有見過，所以，我信。」

倪卜道：「你信，那對你有什麼好處呢？」

林閣道：「你不相信，對你又有什麼好處？」

倪卜道：「至少我可以——」忽然，旁邊草叢「嘯」的一聲，疾射出一塊黑忽忽的事物，倪卜要避，已來不及，正中左顴。

倪卜大叫一聲，登時血流披臉，摔落馬下。

就在這同時間，一人如鐵塔般，向林閣掠撲而至。

林閣早有防備，一旦發現勢頭不對，忙滾落馬下，那匹馬被那撲下的人一壓，立時哀嘶一聲，四蹄俱折！

林閣大叫道：「救命，救命！」

前面的人一齊勒馬回頭。

無情叱道：「小心！」

話才出口，一條袖子，已捲住曾寶宣的脖子，曾寶宣抽刀要割，另一條袖子又縛住他的一雙手。

曾寶新想上前救助，但精光驟閃，一抹彎刀掠過，曾寶新後脖冒血，跌下了馬來。

這時，那一對淡淡的袖子又收了回去。雙袖當然掩着一對手。

這對手的主人是一個溫文儒雅的人。

他身旁那位眉目清秀的漢子，已收回了鐮刀。

這四人一出現，就殺了三個人。

他們原本想要一下子突擊，至少是連殺四人的，這樣的「成果」，他們並不感滿意。

還好，他們知道剩下的人必然一個個都難逃活命。

他們有這個自信。

× × ×

在無情的喝令之下，大伙兒全攏聚在一起。

洪放護着郝舜才急退，梁二昌斷後掩護，余大民揮舞白蠟桿，林閣連滾帶爬，返回大隊。

三劍僮一齊躍落地上，銀、銅、鐵三劍一同出鞘。

唐晚詞的唇更紅了。

她拔刀。

雙刀。

她多準備了一柄刀，一長一短。

長刀是拿別人的命。

短刀是跟敵人拚命的。

無情徐徐的、緩緩的、深深的，但又輕輕如在吸氣。

——其實呼吸是很好的享受，只不過一般活着的人並沒有特別去感受。

——尤其是空氣良好的時候，多吸幾口氣，是活着的人才能擁有的享受。

× × ×

無情估量情勢：

敵人似乎不多。

只有四個，前面攔道的兩人，後面截路的也是二人。

但這四人均是扎手的勁敵！

——他們是文章、英綠荷、龍涉虛、舒自綉。

這四人當中，最可怕的就是文章。

這人是個老狐狸，有少林「金剛拳」和「大韋陀杵」的硬門功力，偏又精修「東海水雲袖」的軟門武功，而且「袖裏藏刀」，有才有智、能屈能伸，心狠手辣、口蜜腹劍的人物。

英綠荷、龍涉虛都受了傷——但受傷的狼就像餓瘋了的狼，比平常的狼更難應付。

舒自綉外號「咽喉斷」，人傳他爲「小四大名捕」之一，是文章的得力助手。

這四個儘管難纏，但無情自度自己如果不傷，就算四人一起上，他也可以應付得了。

可惜現在他已有心無力。

對方似乎有恃無恐。

——他的雙手雖然可以活動，但却提不起勁力，「秋魚刀」的餘力尚在。

——缺乏了勁道，暗器就像沒有了毒牙的蛇，失去了殺傷力。

——一記輕若鴻毛的拳頭，試問又怎麼傷得着人？

——自己無法動手，唐二娘、三劍僮，還有郝將軍及剩下的四衛士是不是可以敵得住這四個一上來就下殺手的大敵呢？

雖然敵寡我衆，無情已有防備，但仍覺心頭沉重。

× × ×

文章輕咳一聲，向郝舜才道：「我是官，我是奉傅相爺之命，前來截殺流寇的。你們要是助我殺匪，有功有賞。」

郝舜才把胸一挺，戟指怒道：「我也是官，你殺了我的人，把命償來。」

文章冷笑一聲，道：「你敢違抗朝廷命令？」

郝舜才本來有些氣怯，因爲他曾在京城官場的酬酢裏，確然見過文章，知其所言非虛，但他終究胆氣一豪，指向無情大聲道：「他也是官，諸葛先生叫他來查辦枉職濫權的貪官，就算你是官，你也是該被撤職查辦的狗官！」

無情沒想到郝舜才會說出這種話。

看來錦繡華廈、珍饌美食，並沒有使郝舜才變成了個懦夫。

文章笑了，他捋鬚道：「好，好，好。有種，有種！這些這麼有種的人，自是一個也不能留。全都給我殺了！」

× × ×

文章這邊只有舒自綉，龍涉虛與英綠荷，一共四人。

無情這方面的人，却有唐晚詞、銀、銅、鐵三劍僮，郝舜才和林閣、洪放、梁二昌、余大民總共十人。

這原是無情那兒勢衆，但其中最大的危機是：無情已失去了動手的能力。

無情不能出手，便無人制得住文章。

文章正要下令發動，這畢竟是官道，雖然行人不多，但自是速戰速決的好。

三劍僮立即撲向龍涉虛。

龍涉虛高大威猛，他的掌力裂雷驚濤，但也就因爲太過壯碩，應付這三個身形靈動、劍法矯捷的小僮，反而在移動應招間覺得處處不便。

英綠荷掠向無情。

除了要報殺師之仇外，能把無情格殺，那也是一件足以震動江湖的事。

英綠荷當然不會放過這種機會。

文章並沒有搶在前頭，只要能假手他人去殺「四大名捕」，他總是讓別人下手——萬一在朝廷局勢有甚麼個變動，權力有些甚麼個轉移，問罪下來，他仍是可以推諉：那不是他殺的。

英綠荷一搶近無情，唐晚詞已揮舞雙刀，截住了她。

英綠荷跟唐晚詞交過不止一次的手。

（未完・四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柳白石編了一堆謊言，賈大富並不相信，又不好拒絕，但又希望荔枝院多一望族名妓，故先令本院的頭號名妓楊貴妃和柳白石接觸，荐枕留髡，打探他的來意，而小仙子亦從外面跟踪到荔枝院，使柳白石很頭痛，又不明她的身份，到底對自己受僱暗殺賈大富是起到威脅作用，至於楊貴妃的行動，自己却不敢露出形跡，利用她反而知道賈大富對自己不利，幸好小仙子擺明條件協助自己，從她協助報訊，很快找到賈大富在荔枝院內的住所，尋到賞花樓內將賈大富殺掉，取了人頭作證物便走，這樁買賣雖然驚險，得小仙子協助順利完成……

麒麟鎖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殺人致富易　逃命寸步難

俄頃馬匹在樹下經過，只見一條纖細的人影，自馬腹旁冒起，看身形正是小仙子！

柳白石暗暗慶幸自己及時躲開，不料那馬兒衝出十餘丈，忽然又轉頭奔回來，這次速度甚慢，柳白石雙目炯炯，不斷注視着她。

馬兒到樹下忽然停住，小仙子抬頭道：「柳大哥，你就在樹上，還不下來！」

柳白石藏身的大樹，枝葉茂盛，他萬料不到小仙子居然可以在黑暗中發現自己，心中對她又增多了幾分戒心，也不現身，要看她有什麼手段！

小仙子道：「柳大哥，你是男子漢大丈夫，居然利用了我，又違約食言，再不下來，還有點人味兒麼？」

樹上依然沒有動靜，小仙子不由提高聲音：「柳白石，姑奶奶最相信你，便是因爲不管你跑到那裏，都有辦法把你挖出來，再不下來，我回安陽城一說，今後你便永無寧日了！」

柳白石嘆了一口氣，只好跳下來，問道：「你怎會找到我？」

小仙子笑嘻嘻地道：「我的法子百試百靈，卻不會告訴你，你還是乖乖的就範吧！」

柳白石沉聲道：「你到底意欲何爲？假如欠缺盤川的，我給你一萬兩，你立即離開，如何？」

小仙子格格地笑着。「莫說一萬兩，姑奶奶要十萬兩也隨時可以拿得到，我沒有目的，只想跟着你，你走吧！」

「你爲何要跟着我，我又……不是你漢子。」

「現在不是，誰知道以後是不是？」

小仙子一本正經地道：「我要看你如何殺人，喂，你下一個要殺誰？」

柳白石鐵青着臉道：「這是最後一個，我以後不幹了。」

「嘻嘻，我不是小孩子，才不相信，就算你眞的要金盆洗手，也還需要你！」

柳白石怒極反笑。「那柳某不是白活了二十多年麼？笑話！」

「才不笑話，你一旦做了殺手，便得終生害怕別人來報仇，只有我才可以令你高枕無憂！」

柳白石本來要罵她狂妄，但忽爾心頭一動，改口問道：「你有什麼辦法？」

小仙子笑道：「我當然有辦法，否則怎敢打包單？」

「你何不先說說看？買貨也得先看貨辦！」

「我能毫不費勁便找到你，這個本領便是貨辦！」小仙子道：「其實你見到我又何必如見蛇蝎，我又美麗又溫柔，又純情又知情識趣，更有各種各樣的本事，像這樣的女人，天下間只有一個，便是我小仙子！」

柳白石不由呻吟了一聲，她的臉皮這麼厚，他再反駁也沒意思，只是苦笑。小仙子笑嘻嘻地道：「你還不上馬，眞要等人家追上來了再跑？」

柳白石忽生一計，笑道：「說得也是。」雙腳一頓，飛身上馬，坐在她身後。

小仙子雙腳一挾，馬兒便向前馳去。她回頭向他一笑，道：「我昨晚出去一會兒，便辦好了好幾件事，你看這馬是不是必需？」

「只可惜才一匹！」

「假如有兩匹，我怎有機會與你同鞍而坐，你看我可不可愛？」

「可愛極了！」柳白石忽然一指戳出，抓在她腰上的痲穴，只覺指尖一疼，不由「哎唷」叫了一聲。

小仙子毫不驚慌地道：「幸好你沒存心取我的命，否則你如今已經死了！」

「你，你……」柳白石覺得指頭一陣痲痹，驚問道：「你腰上藏了毒針？」

「一塊鐵片，上面有幾根小針，針上是下了藥，但一時三刻却死不了，不過你千萬莫妄動眞氣，否則毒氣攻心，便大羅神仙也救不了你！」小仙子越說越快：「也不可再打歪主意，解藥不放在我身上，我做事一向很穩當！」

柳白石沉聲說道：「你把解藥藏在那裏？」

「在前面路上。」

柳白石哈哈大笑，左掌忽然放在她頭頂上。「少爺不是初出茅廬的雛兒，昨晚你只出去一陣，怎可能走到那麼遠？」

「我不會叫人帶去？其實根本不是如此。」

「那是什麼？」

「你把手掌收回去，姑奶奶自會告訴你。」

柳白石自出道以來，無往而不利，從未栽過觔斗，即使是武林大豪，也不放在他眼中，想不到跟這小丫頭一交手，便處處受制。

當下他收回手掌，小仙子笑嘻嘻地道：「眞是乖！告訴你，我這針是有名的『奪命鎖魂索魄閻王神針』，除了我師父之外，只有我有獨門解藥……」

柳白石叱道：「那有名稱這麼囉嚕的暗器？」

「我也知道這名字太過架床疊屋，不過却可以提醒你呀！唉，你又何必生這麼大的氣，去年連管一見管叔叔也吃了我的虧哩！」

柳白石臉色一變，手掌又再舉起：「你跟管一見相熟？」

「放心，我若跟他有交情，他又怎會中我的神針？」

「小妖女，你還未說到正點兒。」

「解藥要臨時配，反正你還有三天命，急什麼？待後天咱們到了鄭州，我再配藥替你解毒。柳郎，你坐穩了，我要催馬了！」

柳白石又呻吟了一聲，忍不住又罵了一句話：「你眞是個妖女！」

小仙子撇撇小嘴，淡淡地道：「你是第三百六十五個這樣稱呼我的人了，沒一絲新意！呀！」她雙腳再用力一夾，那馬兒十分神駿，雖然馱着兩個人，去勢依然極快！

× × ×

天亮之前，小仙子忽將馬驅進樹林，柳白石道：「你又要玩什麼花樣？」

「一夜不停，你不便急。」

柳白石粗聲地道：「我不急。」

「你不急我急，快跟我進林。」

「我已中了你的毒，你還害怕我會逃跑。」

「唉，傻小子，你這副模樣還能公開露面麼？乖乖進林，讓姑奶奶替你易容。」小仙子不理他，逕自在馬背上解下一個包袱，自裏面取出兩套衣服，把其中一套拋給他。「先把外衣換了。」

此刻連柳白石也暗暗佩服她，不料小仙子又道：「這是我向你學來的。」說着轉到一塊大石後面，柳白石也只好到另一端更衣。

　待他回來時，小仙子亦已換好衣服，不但容貌變了，連身材也大不一樣，隆胸盛臀，活脫脫是個少婦，她咬着唇道：「你認不得我？好看麼？你不是喜歡『殘花敗柳』嗎？」

　柳白石心中又罵了一句小妖女，沒好氣地道：「趕快替我易容吧。」

　小仙子立即動手替他易起容來，未久，已變爲一位中年豪客，這一手她是向「千面神鷹」管一見學來的，易畢，她看了幾眼，自滿道：「像極了，咱們像極是一對夫婦！」

　柳白石已摸透了她的「德性」，懶得多說，自己先跳上馬去，小仙子則坐在他身後。未久天色已亮，兩人亦至小鎮，先在鎮裏吃了早飯，再費了好些唇舌，然後向車行買了一匹劣馬代步。

　小仙子要將駿馬讓給柳白石，柳白石不領情，自騎劣馬，小仙子跟在背後，自顧自地道：「祖先有靈，讓我遇到一個有情有義的漢子！」

　柳白石見過無數女人，却未遇過像她這樣的，心中暗暗禱告，千萬莫讓他「三生有幸」娶了她！忽然暗中立了個主意，假如她再糾纏，待解了身上的毒後，免費送她一劍，一了百了！

　他只顧想着心事，一直出了小鎮才回頭，不料却不見了小仙子，官途上只有遠處的一人一騎，跟隨在背後，但那人却絕對不是小仙子，因爲即使她易容手法再妙，也不可能在那一瞬間，換成另一個人。

　「小妖女去了那裏？」柳白石身上之毒尚未解，不由焦急起來。

　後面那一騎慢慢走近，勒馬下鞍，似欲進林小解，柳白石連忙截住他問道：「請問兄台可曾見過一個女人？」

　那人雙眼一睁，怒道：「你說什麼屁話，大爺活了幾十年，怎會連一個女人也未見過？」

　柳白石無暇跟他分辯，忙將小仙子的容貌衣服顏色描繪了一番，那人反問：「她是你什麼人？你不是採花賊吧？」

　柳白石只好道：「她是我渾家？」

　那人搖搖頭，道：「不見！」言畢鑽進樹後，柳白石在路旁苦候，那人已出來上馬去遠，才遠遠見到小仙子快馬馳來，他心頭有怒，拍馬迎了上去。

　柳白石未待兩馬相會，便大聲問道：「你去了那裏？」

　小仙子急道：「快跑，哼，你這人當眞粗心大意！」

　柳白石大怒道：「假如當我是朋友的，便立即將解藥拿來，柳某不想見你玩把戲！」

　小仙子雙手往腰上一叉，柳眉倒豎，道：「剛才跟你說話的那個人便是空空兒，他是賈大富的貼身保鏢，武功猶在楚霸王及虞妃之上，假如我不立即離開，即使咱們化裝如何巧妙，也怕會讓他猜出身份來，如今只好希望他從你的聲音上認出你來。」

　柳白石吃了一驚，脫口道：「甚麼？他是賈大富的保鏢，柳某怎地不知道？」

　小仙子冷哼一聲：「你對荔枝院知得多，還是我知得多？你不走我先走了。」她撥轉馬首，急急回頭馳去。

　柳白石此刻已沒了主意，只好硬着頭皮跟上去。「你準備去那裏？」

「先撇掉空空兒再說！」

「他來了，柳某便免費送他一劍！」

「天下第一殺手，原來也不過如此！人家只是來跟踪你，再慢慢的暗中下手，你奈得他何？空空兒的輕功，你未曾見識過？」

　柳白石想起昨晚跟楊貴妃說話的那個人影，輕功果然出凡入聖，不由懼然，默默跟在小仙子後面。

　小仙子再度入鎮，買了兩套衣服，又將馬賣掉，重新易過容，扮成一對兄弟，信步自西門出去。走了十來里路，不見空空兒追上來，兩人才鬆了一口氣，因路旁有一食寮，便進內午飯。

　正吃到一半，一騎快馬急馳而來，勒馬停在外面，小仙子伸手在柳白石大腿一上按了一下。柳白石不會意，問道：「你又攪甚麼花樣？」

　小仙子沙啞着聲音道：「大哥喝不喝酒？」說着又捏了他一下。

　這次柳白石總算會意，也變了聲音，沉聲道：「先來一壺吧！」

　那騎客走了進來，小二立即迎前道：「客官請坐。」

　騎客聲音極爲尖銳：「替某家包幾個饅頭，趕着上路。」

　小仙子低頭吃麵，却不斷拿眼注意騎客，那騎客雙眼向食客掃了一下，接過饅頭便又上馬去了。小仙子噓了一口氣，道：「好險！」

　柳白石低聲問道：「此人便是空空兒所扮？」

　小仙子道：「想不到他也是個易容大行家，咱們快吃吧。」

　兩人吃畢上了馬鞍，小仙子道：「咱們走小路轉向南方吧。」柳白石已沒了主意，一切聽從小仙子安排，兩人在小路急馳了數里，便踏上向南伸延的官途。小仙子問道：「柳大哥，你準備去何處？」

　柳白石道：「我早說過不許再叫我柳大哥！向南走就是，總之到了中州，你替我拔清體內毒素，便各自揚鏢！」

　小仙子老氣橫秋，搖頭擺腦地道：「我直至此時方知道男人比婦人胆小！」柳白石沒有必要，絕不跟她搭訕，小仙子却扯東扯西，說個沒完沒了。

×　×　×

　次日傍晚，兩人才到鄭州城。柳白石道：「你去買藥，我去買幾套衣服，咱們在興隆客棧碰頭。」

　小仙子悠閑地道：「不怕你不來。」她眼珠子一轉，拉馬先到興隆客棧，開了兩間相連的房子，留語掌櫃，這才去買藥。待她回店時，柳白石已在房中。小仙子在門外叫道：「楊大哥，我洗了澡再來找你！」

　姑娘天生愛潔，小仙子趕了不少路，仔細洗了一番，然後去敲柳白石的門。

　柳白石亦已洗好了澡，還換好了一套新衣服，小仙子抓起袖子一瞧，道：「想不到你還識貨，這布跟手工都是上乘。」

　柳白石討好地道：「愚兄就因見那店的衣服做得還不錯，所以替你也買了一套。」說着自床上捧來一套新衣服。

　小仙子一手接過，道：「多謝大哥，待小弟回房更換了再來相見。」她去了好一陣再回來，又道：「大哥，小弟已吩咐店家備酒菜，咱們今晚好好喝幾杯！」

　柳白石道：「愚兄等下還要喝藥，能飲酒麼？」

　小仙子嫣然一笑。「你不用試探我，晚上一定給藥你喝，早吩咐小二待灶房有空，替你煲了。」

「多謝賢弟費神！」

　小仙子在床沿坐下，往旁邊拍了一下道：「你也坐下吧，我有話與你商量！」

　柳白石有求於人，乖乖在她旁邊坐下，問：「妳有什麼事跟我商量？」

「你眞的不讓我跟着你！」

　柳白石答是，又怕她永遠纏住自己，答不是又恐她反臉不給解藥，當眞左右爲難。小仙子似看破他的心事，笑嘻嘻地道：「男子漢大丈夫，說話爲何吞吞吐吐的？大不了一死而已！有何可怕？」

　柳白石熱血往上一衝，抬頭道：「眞的不讓你跟。」

「你再說一遍。」

　柳白石不悅地道：「不讓你跟，你給不給解藥隨便你！」

　小仙子忽然鼓起掌來，讚道：「眞大丈夫也，我欣賞的便是這一點，雖然你幹的職業不能宣之於口，但看你殺人的行徑，還算光明正大，便是因爲你還像個男子漢，不效偷摸的下三濫！」

　柳白石有點哭笑不得，半晌才道：「但我極不欣賞。」

「那是你還未習慣，將來你一定會欣賞！」

　柳白石冷哼一聲，小仙子道：「我知道你心中一定在罵我，不過不要緊，明天之後，咱們便各走各的，今晚無論如何，你也得陪我喝幾盅。」

「我喝酒從來不喝至醉，以三杯爲限如何？」

「三杯正合我意！」

　柳白石又爲之氣結，他處處落於下風，有時眞恨不得咬她一口，就在此刻，外面忽然傳來一個小二的聲音：「客官，酒菜來了。」

　柳白石只好開門讓他進來，小二將酒菜放滿了一桌，躬了個身才出去，順手將門帶起。小仙子走前坐下，邊斟酒邊道：「這壺酒剛好是六杯，你喝三杯，我喝三杯，公道得很，來，我先敬你一杯，祝你一路平安。」

　柳白石沉住氣道：「多謝！」他酒量甚豪，一仰頭，那杯酒便已乾了，料不到小仙子依樣畫葫蘆，也一口將酒喝乾，兩人便動箸吃菜。

　半晌，小仙子已敬了他三杯，道：「楊大哥，小弟再次祝賀你，一路平安到江南，再不碰到空空兒！」

　柳白石心頭一跳，暗道：「這小妖女怎知道我要去江南？」臉上却堆下笑容，不置可否。未久，小仙子已停箸，道：「飽了，我去替你拿藥來。」

　她出去頓飯工夫便捧着一碗藥湯進來，放在桌上。「喝了之後，立即運功帮助藥力化開，明早瀉過兩次，體內之毒，便全清了，大哥，累你受害，小弟心頭十分不安！」

　柳白石嘿嘿道：「這點某家自討苦吃，怎怪得你！」

　小仙子嫣然一笑。「那你趁熱喝了。」但當他捧起藥碗就唇，她又道：「你不怕我在藥中又下毒？」

　柳白石早想過這個問題了，只是沒有解决的辦法，便充起好漢來，略一猶疑，把一碗藥汁全喝乾。飲罷便上床運功。

　待他體內眞氣轉過五個大周天之後，小仙子已不在房內，而外頭亦傳來三更的鼓聲。他心中嘀咕：「那小妖女怎會如此輕易放過我？哼，她一定又有甚麼鬼主意！」此念一起，柳白石悄悄下床，開門到隣房，貼耳凝神靜聽，冷不防房門「呀」地一聲打開，小仙子滿臉笑容地道：「大哥練好了功？我生恐有意外，一直不敢睡，現在倒可以放心了！」言畢又將門關上，柳白石像被人摑了一巴掌，心頭說不出的難受，發了一陣怔才返回自己的房間。

　次日一早，柳白石只覺肚子裏像鬧翻了一般，忙不迭去茅廁，當他回來經過小仙子的房間時，探頭一望，裏面已沒人，而且連包袱也不見，不由又是一怔，暗道：「這小妖女眞肯放過我？奇怪！」

　未久，他肚子再度攪動，痛得他滿頭大汗，暗叫：「這小妖女果然在藥湯裏面做了手脚。」可是「形勢」却不由他多想，忙又衝去茅廁。

　返回房中，只見桌上放了兩色小菜，一大碗稀飯，還有一張留字，細看却是小仙子寫的：楊大哥，你一定懷疑我在藥裏做手脚，我比你更重視信諾，才不會出爾反爾，如今你是否覺得精神爽快？後會有期，知名不具，即日。

　柳白石拿着那封信，心頭一陣惘然，直至如今仍不知小仙子是友是敵，對自己有何企圖，他轉念一想：「管他娘的，她走了不是更好？老子趁早趕回江南領錢吧！」當下立即把那碗稀飯全吃下，抓起兵刃包袱出去。小二立即迎上，哈腰道：「客官，剛才你那同伴已經先走了，他說您會替他付賬……」

　柳白石道：「說得不錯，共是多少錢。」他會了帳，把騎來的馬賣掉，因鄭州是個大地方，所以很快便買到一匹高大的長程健馬，一路向南急馳。

×　×　×

　一路順風順水，柳白石只覺自己運氣不差，只是有一點比較難受，便是因臉上易了容，路上不敢洗滌，甚不舒服！但到了江南，他便將易容藥洗掉，戴上面具，放馬直趨南潯湖。

　次日，他已平安地到了湖畔的湖景小吃店，走了進去，因爲未到吃飯時間，店內只有兩三食客，一個掌櫃和一個小二。

　柳白石走至櫃前道：「掌櫃，請問貴店可有紅燒熊掌？」

　掌櫃笑道：「客官眞會說笑，小店怎有這種貴東西？您點別的吧！」

　柳白石反問道：「貴店最貴的是甚麼呢？」

「清炖魚翅。」

「那就來一窩吧！」

「可惜魚翅現在缺貨，要二十一天之後才有，屆時請客官再來吧。」

柳白石哈哈一笑。「您眞會開玩笑，有甚麼好吃的先來一碟吧！」

「要風乾豆腐還是醬鴨？」

「兩個都要，弄成一碟。」

掌櫃應了一聲好，同時向他咧嘴一笑。柳白石對上了暗號，便以指代筆，在櫃面上寫道：「盡快見面。」

掌櫃亦以指代筆，寫道：「明晚再來取消息」。嘴上熱情地說道：「請客官就座。」

柳白石匆匆吃了飯，便急急離開小吃店，翻身上馬，向西馳去。只馳了里餘，又轉向南行，也不投店，歇在林子裏，他辦事素來小心，這是最後一次，更加不會例外。

好不容易挨到次日晚上，他故意等到戌時才去湖景小吃店，掌櫃向他打了個眼色，待柳白石走前，他手指便在櫃上寫道：「明晚黑松林。」

柳白石立即走開，匆匆吃過晚飯便離開，他騎馬離開，把馬藏好，換上了一套黑色的夜行衣，回頭匿在小吃店附近。他一向小心，這次更不能出事。

可是柳白石一等兩個時辰，小吃店早已關店，却沒人來該店聯絡，柳白石又耐心再等了一個小時，然後才離開。

他一晚沒睡，生恐在取鉅欵時，對方會乘機殺人滅口。天色大亮之後，柳白石又換了個地方，這才敢運功調息。下午他向個漁夫詢問黑松林的地點，原來竟在十里之外。

柳白石心頭一動，忖道：「他把見面地點訂在那麼遠，莫非有詐？」此念一生，不由悚然。

柳白石立即入鎮趕辦了一些物品，預防意外，然後再放馬南下，一直來至黑松林外。此刻暮色四合，附近只有幾個樵夫，柳白石策馬在林外繞了一圈，從外面看，倒看不出林裏有何埋伏。

柳白石也不着急，到附近一條小村買了點吃的東西，飽餐一頓，再運功調息了一陣，然後才舉步入林。他準備不可謂不充份，但入林之後，仍有步步驚心之感。

黑松林顧名思義，樹幹色作深黑色，又密又深，光綫更形黯淡，如此根本沒法視物，加上秋風强勁，樹梢不斷搖幌，發出沙沙聲，連聽覺也大受影响，柳白石向四周看了幾眼，什麼也不見，既來之，則安之，他咬一咬牙，摸出火熠子來，冒險將其幌亮。

四週的景物立即清晰了不少，但仍不見有人來接觸，沒有火光固然看不到埋伏，但若有埋伏的話，有光又成了觸目的目標。

柳白石一步一回頭，也不知回了幾次頭，忽發現一棵樹松的樹皮，被人用利刄削下一角，他目光一亮，却不敢貿貿然走前。

他先向四周看了幾眼，再慢慢走前，停在離樹幹五尺之外，運足眼力向前望去，只見上面被人用炭條寫了幾個字：請退後十丈！

字跡與上次一樣，柳白石依言退後十丈，那棵松樹後面忽然轉出一個漢子來，柳白石一望便知道來的正是上次跟他接觸的那個人，因爲他戴的是同樣的一張人皮面具。

「千山鳥飛絕！」那漢子喉管吐出柳宗元七絕江雪的第一句。

柳白石想也不想，便答道：「五月天山雪。」這是李白塞下曲的第一句，雖然「牛頭不對馬嘴」，但却是他們事先約定的暗號。

「天意從來高難問。」

柳白石又隨即答道：「天生我材必有用！」

那人即喜道：「恭喜閣下成功歸來。」因爲如果柳白石殺不了賈大富，便應該答以「惆悵歸來有月知」！

柳白石那天刺殺賈大富之後，將其首級割下，再以藥水醃製過，除了可以保持五官臉龐形狀之外，還能縮小一倍，以便携帶。「口說無憑，請驗明正身！」他將賈大富的人頭向對方拋去。

那漢子手一招，便將人頭接住，哈哈笑道：「老夫得悉荔枝院暫時歇業的消息，便料你已成功，果然沒有猜錯，閣下眞不愧天下第一殺手之稱號！」

柳白石目光如常，沒一絲高興之色，也沉聲道：「在下既然不辱命，亦請閣下實行諾言。」

那漢子道：「這個當然，一分錢也不會短你的，今後還得仰仗大力！」他將一個包袱拋過去。

柳白石並不伸手去接，任由包袱落在脚前，再望了對方幾眼，然後彎腰拾起，慢慢解開，包袱之內，除了七十張分由幾個票號，錢莊發出的銀票之外，尚有二十兩黃金。

那漢子道：「那二十兩黃金算是老夫給你的路費。」

「多謝。」

「明年也許還得請您助老夫了却一件心願！」

柳白石道：「不用了，我已決定收山，以後不用再找我！」

那漢子目光一閃，說道：「這豈不可惜？」

柳白石既然收到酬勞，便不想在此多作逗留，拱手道：「自今日開始，柳白石這三個字便從武林中除名！」

「老夫做事從來不勉强別人，閣下先出林。」

柳白石哼了一聲，飛身向來路掠去，一起一落之間，他吹熄了火熠子，彆住一口氣，急飛出林。

一出樹林，柳白石竟有隔世爲人之感，他仍不敢稍停，向外急掠，一直來至一條小林，然後竄了進去，再飛身躍上一棟土屋後的大樹上，暗暗注意四周的動靜。

深夜的小林，除了呼呼的風聲外，只有偶爾的一兩道狗吠聲。

他伏在樹上頓飯工夫，周圍仍無動靜，至此他一顆心才眞正放鬆。

柳白石躍下大樹，撥開一叢野草，再扒開一些碎石子，自地洞裏掏出一個包袱來，這是他一早收藏的，他迅速換了衣服，摘下面具，再換上另外一張，結紮停當，然後飛身向樹後馳去。

他的坐騎藏在村後樹林裏，此刻仍然安詳地站在那裏，柳白石解韁，飛身上鞍，策馬飛馳。

馬匹四蹄，全包上厚布，踏在地上，只發出輕微的「蓬蓬」之聲，幾乎點塵不驚。

柳白石一口氣急馳兩個時辰，估計已完全撇掉一切被跟的可能性，不由仰頭對着曉色放聲大笑。

出道幾年，尤其是這一宗大買賣，一切都這般如意，如今巨欵在懷，怎不教他狂笑，上天實在厚待他！

× × ×

柳白石所殺的人，全部都在江北，所以他一早便打算收山之後，隱居在山明水秀的江南，只是他對江南又有一份莫名其妙的恐懼，是以他一路向西行，準備找個理想的地點。

他身懷巨欵，到底不甚安全，因此到蕪湖，便將錢存在四海通錢莊分行，只餘二千兩銀票在身。

蕪湖實在是個好地方，柳白石決定先在這裏住幾天再作打算，如今已是巨富，他一切都要最好的，住最好的客棧，包下一個小院，再包了個蕪湖最紅的妓女相陪，唉，一切都太好了。

儘管那兩個女人，刻意承歡，但柳白石說話依然十分小心，剛開始的那幾天，倒也其樂融融，心中有股說不出的興奮，但這種心情只保持了幾天，至第七天，不但覺得苦悶，而且連女人也厭惡，便打發她們回去。

小院裏只有他一個人，柳白石更加覺得枯寂，越是苦悶，越是平靜，內心深處的恐懼感便慢慢滋生。

小院子裏明明沒有人，但柳白石却一直覺得似乎有許多對眼睛在注視自己，令他寢食難安，甚至摟住女人的腰肢，也未敢放情玩樂！

這是他當初，完全預料不到的，「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此刻才深刻體會到這句老話的含意。

第九天，柳白石再也呆不住，立即結帳離開蕪湖城，他要去找個安全的地方，對他來說，現在沒有什麼東西比平安兩字更加值錢！

柳白石沿長江南岸找尋安樂窩，兩個月已換了七八個地方，最後，又決定去小地方，較不引人觸目，他來至九華山下，這是個家鄉僻壤，沒有美女，沒有雕樑畫棟飛簷的巨宅，沒有醇酒，也沒有美食，生活平靜之至！

可是住了兩天，柳白石不禁暗問自己：「我多番冒着生命危險，賺了這許多錢，難道追求的便是這種生活，如果要過這種生活，又何必去做那永遠沒有朋友的職業。」

這剎那，他腦海裏忽然浮上小仙子的影子來，突然覺得她並不那麼討厭，相信她古靈精怪，與她在一起甚爲有趣！

再想起小仙子說的兩句話：「將來你一定會欣賞我！」和「誰知你日後會不會成爲我的漢子？」柳白石又是好氣，又是好笑，覺得她便是一頭小妖精！

此際又是隆冬，小山村更形荒凉，柳白石決定再「搬家」，這次他不向西行，改向東走。

× × ×

柳白石一路至西天目山附近，那裏有個叫昌化的地方，因爲盛產印石名種「鷄血紅」。因此一般人比較富庶，商業亦較繁盛，便決定在此建宅長住。

他不敢太過招搖，買了一幅地皮，又找人打理建宅的事，房舍不太大，用料亦不敢太講究，在建好大宅之前，他先斥資購下一棟小舊屋，也不敢多買傢具，就這樣搬進去，所穿的，所用的全是一般小商人的派頭。

轉眼間，已近年關，柳白石不想在山上看人過年，因此收拾了一下，下山準備去杭州，待過年後，錢莊一開，便提取一筆銀子，以作建宅之用，當然，到杭州還少不了醇酒美人。

柳白石離開昌化不遠，前面忽然來了幾個丐乞，一字橫開列在路中，柳白石心頭一懍，低聲沉喝道：「你們幹什麼？幹什麼？」

一個乞丐道：「老爺，賞點錢讓咱買飯吃吧，天氣又冷……」

柳白石摸出一塊碎銀，向他拋去，那乞丐沒能接住却也不彎腰去拾，道：「老爺，年關在即，這麼一點錢，怎夠咱兄弟花？您就慈悲一點吧。」

柳白石不想跟他們鬧起來，是以又伸手去懷中掏，由於已沒有碎銀，他只好把一錠五兩重的銀子摸出來，也因此動作並不怎麼暢順。

說時遲，那時快，一個乞丐手中的棍子忽然刺出，棍子刺出一半，尖端已多了一段七寸長的鋒利刺子。

柳白石一直都在戒備中，他在這一瞬之間，立即甩蹬，倒飛下鞍。

「刷」的一聲，尖刺在馬背劃過，那馬也負痛，狂奔而去。

與此同時，那幾個乞丐亦一齊向柳白石撲去。

柳白石已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及時抽出劍來，喝道：「你們是丐帮弟子？」

一個乞丐道：「你不必知道咱們身份，只要咱們知道你是柳白石便行！」

柳白石心頭暗吃一驚，臉上却擠出驚詫之色，訝然問道：「誰是柳白石。」

那乞丐道：「你！」他弄開木棍，露出一柄又長又薄又細的窄劍來。

使這種奇門兵刄的人，必有過人之處，柳白石目光暴縮，身子隨之而退，但乞丐們已將他圍定，他知道此刻再說什麼也沒用，最好的辦法便是將這些人全部打發上路！

一道白光在他身前暴張，柳白石長劍一橫，將那柄細劍格開，手腕借力一顫，劍尖斜落，在另一個乞丐肩上挑了一個小洞。

那使窄劍的似乎是這干人的頭兒，急道：「點子硬，並肩子小心。」

柳白石趁其說話分神，一個風車大轉身，長劍反削背後的人，一個塌鼻樑的乞丐見他劍勢兇猛迅捷，大吃一驚，忙不迭舉刀來格，不料柳白石長劍不與其刀相觸，倏地一移，改削他旁邊伙伴的肩頭，同時飛起一脚將其掃倒。

他一出手，只幾個照面，便傷了對方的兩人，這一手登時震懾全場。

那使窄劍的欇前兩步，劍尖破空，「嘶嘶」作响，直指柳白石後背。

柳白石反手揮劍一擋，身子突然蹲下跳開，再拔身躍起，使窄劍的，大聲一喝，也急跳起來，長劍凌空刺出。

柳白石斜飛而起，一起即落，脚尖在一個乞丐的肩膊上一點，借力平射，脫出重圍。

「快追！」

柳白石亡命急逃，他長劍出手不但狠猛勇快，而且他的輕功亦十分超卓，拚力飛馳，有如怒馬脫韁，幾個起落，巳將乞丐們拋開四五丈。

柳白石不敢返回昌化，向另一方向飛馳，越跑越快，再幾個起落，又將距離拉開，那使窄劍的乞丐道：「咱們輪流追趕，分批用勁，把他累死。」

可惜柳白石的輕功實在遠遠在他們之上，他又聰明，專擇小路跑，使對方不能騎馬追趕，馳出了三里，那些人巳遠遠落後。

柳白石心頭稍鬆，仍不敢大意，繼續前進，不久再回頭，巳不見那些乞丐，他才敢放慢脚步。

柳白石一口氣急奔十來里，到了一座小山崗下，才跳上一個土墩的背後坐下喘息。

過了頓飯工夫，氣促才平，探頭向外看了一下，不見有人，這才運功調息，待他「醒」來，天色巳黑，他本來備了些乾糧，可是剛才變生肘腋，來不及拿，留在馬上，此刻只可忍耐飢渴。

北風在夜間更爲兇猛了，一陣緊似一陣，刮得地上沙石亂飛，柳白石心中忖道：「假如他們還有同黨，匿在此附近，我如何跑得掉。」

此念一生，便顧不得疲勞，冒風彳亍而行，心頭不斷盤算是誰要殺死自己，第一個念頭，是僱他殺賈大富的那個漢子，但他自己又推翻了，假如那人要殺自己，那麼他大可以把人手埋伏在黑松林裏面。

除此之外，最有嫌疑的，便是空空兒了，但他主人賈大富巳死，他還犯得着替他拚命麼？

假如不是空空兒，那還有誰，這些年來，他巳殺了數十人，難免有人對他恨之入骨，然而他每次都做得乾淨俐落，雖然是明挑，却戴着人皮面具，而且他今日也戴着另一張人皮面具。

破綻在那裏？柳白石當然想不出來，但對方又能叫出他的名字，分明不是找錯人，他越想越糊塗！然而不管如何，如今對他最要緊的便是先找個地方躲一躲！

他當殺手，受僱于人，四處殺人，毫無畏懼之感，想不到洗手之後，反而心情難定，思之也覺好笑！

走了一夜，來至青雲鎭，柳白石先開了間房，連澡也不洗便倒在床上睡覺，待他醒來時，巳經過午。他匆匆洗個臉，到故衣店買了套衣服，返回客棧刻意打扮一番，再撕下人皮面具，巳儼如一位飽學書生。

這時候，他巳腹如雷鳴，結了帳到鎭上最大的酒樓吃飯，他不敢喝酒，却叫了許多菜。

只吃到一半，柳白石忽覺氣氛有異，忍不住轉頭暗中打量，原來外面走進一位三十左右的漢子，蓄着短髯，目光炯炯，頗有氣派！

這漢子就坐在柳白石的對面桌子，柳白石生恐露出馬脚，低頭默默吃菜，心中却想道：「此人是誰，怎地眉宇間的殺氣如斯之重？」

那漢子只叫了兩碟乾料，一碟送酒小菜，一壺白酒，慢慢地喝着，他一對眼睛不斷注視着柳白石。柳白石只覺如芒在背，忍不住抬頭看了他一眼，那漢子酒越喝，一對眸子却越是明亮，就像能看透一切僞裝般！

柳白石從他的眼神，看出此人絕無好意，正想叫小二結帳，誰知那漢子巳道：「台端獨坐獨吃而無酒，豈不可惜，且讓在下敬你一杯！」

話音剛落，那漢子手臂微微一動，掌中的酒杯巳慢慢向柳白石飛去。

柳白石臉色一變，尖着聲道：「多謝兄台，區區不懂喝酒……」他手忙脚亂地伸手去接，「卜」的一聲，酒杯落在桌上，杯裏的酒水溢了半張桌子。

「哎唷，折殺小生了！」

那漢子嘴角肌肉一陣牽動，冷冷地道：「台端扮得很不像！」

柳白石一邊暗暗戒備，一邊傻乎乎地問道：「兄台說什麼？唉，我怎敢……咳咳！」

那漢子又道：「一個秀才能吃得下這許多菜麼？」

柳白石暗暗叫苦，那漢子巳站了起來，緩緩走過來，道：「你旣然不吃敬酒，某家只好請你吃罰酒了！」

柳白石一副驚慌地站了起來，身子拚命往後縮。「救命……」

那漢子忽然向他飛去，柳白石脚尖一抬，桌子巳彈起向他飛去，同時轉身向門口飛奔。

那漢子飛出一脚，將那張桌子踢開，身子借力向上竄起，雙掌一撐，破屋飛出，店內的食客尖聲驚叫，紛紛走避。

柳白石知道遇到勁敵，一出店外，便往鎭外奔去，猛聽上面響起一陣嘯聲，一條人影，踏瓦急飛，窮追不捨！

柳白石知道擺脫不了他，到鎭外幾棟土屋前空地停了下來，手掌落在劍柄上。未幾，那短髯漢子亦巳追到，立在他兩丈開外。

「你是誰？」

「我只須知道你是柳白石就行，等你死後，我自會悄悄告訴你！」

柳白石不由仰頭打了個哈哈。「好狂！柳白石雖然巳經死了幾個月，但你有本領，亦可以向我施展，在下絕不敎你失望就是。」

短髯漢子微微一怔，喃喃地道：「柳白石巳死？給誰殺死的？我得到的資料，不可能錯誤。」

柳白石道：「沒有人能夠殺死他，只有他自己！」

「不管你是不是柳白石，殺錯了就算我免費做一宗！」

柳白石目光暴縮，道：「原來你是職業殺手！」

「眞敎人失望，人人均說你是天下第一殺手，却連這點眼光也沒有。」

「是誰僱你來的？」

那漢子又一陣大笑道：「你又犯了一個錯誤，以前人家問你這個問題，你會答覆麼？」

柳白石道：「我雖然不是殺手，却願意免費殺死你！」他巳將劍拔了出來。

短髯客使的劍，赫然也是一柄又細又窄的長劍，柳白石臉色一變，他發覺對方身上散發出來的殺氣，越來越重，甚至比以前他自己的還要重！

短髯客目光也是一變，道：「你的殺氣去了那裏？我眞懷疑你是否柳白石！」

這句話使得柳白石心猛往下沉，才幾個月的工夫，自己的殺氣消失了？一個武人沒有殺氣，便失了氣勢，他的手腕忽然微微顫抖起來！以前他面對敵人，一向有十足的把握，但這一次竟然連五成的把握也沒有！

短髯漢子不愧是職業殺手，柳白石的目光剛露出一絲懼意！他便撲前，那柄窄劍在他手中，就像是一條胳臂般，直指柳白石的心窩！

柳白石終還是柳白石，霎時之間，立即定下神來，揮劍一格，還留了三分力。短髯客劍窄，兩劍相撞之後，劍尖顫動，他手臂一沉，便向柳白石手臂「抽」去。

幸而柳白石留了三分力，手腕一沉，長劍一豎，將對方那一劍擋開。

短髯客忽然一個風車大轉身，窄劍「刷」地一聲，反手掃出，這一招又快又詭，柳白石閃避不及，右上臂巳被割開一道血槽！他心頭一沉，暗道：「我反應怎地慢了？」

短髯客再轉過身來，慢慢向柳白石走過去，這剎那，他忽然覺得對方身上開始散發殺氣！

柳白石的殺氣，是被短髯客那一劍迫出來的。

短髯客知道不能再等，標前兩步，長劍「刷刷」連刺，一口氣攻了十一劍。

柳白石連格十一劍，待得對方舊力巳盡，新力未生之際，他才第一次反攻。

這一劍招式毫無花巧，但勝在快跟準，劍準目光更準，短髯客的空門就在脅下，他的劍也落在他脅下！

短髯客身子倒飛，柳白石那一劍竟只能刺破他的外皮！他的反應和速度比起以前，實在遜色了不少！

柳白石慢慢走前，但短髯客竟然不敢轉身逃跑，免得一個失算，把後背賣給對方！

「你是不會自殺的，我只好免費送你一劍！」柳白石的聲音又冷又澀！

短髯客在喉管裏吐出幾個字來：「你是柳白石，你一定是！」

柳白石忽然停步，他左耳似在顫動着，沉聲道：「我巳看到你，出來吧！」

話音剛落，左首一棟土屋後面，忽然慢慢走出一個身材比短髯客矮瘦，但手中的劍却一模一樣的漢子來。

柳白石目光何等銳利，一瞥之間，巳認出他便是昨天率衆截殺自己的那個乞丐，只不過他如今換了一套黑色勁裝。

「原來是你！」

短髯客神情恢復常態，道：「師弟，你要跟我爭生意？」

「師兄，你誤會了，小弟同樣也接過這樣的一宗生意，咱們合作如何？」

「你我的價錢不一樣。」

「殺了他，由你去領賞，小弟只取該得的一半數目，這對你只有好處！」

短髯客的劍巳抬高，喉頭迸出一個字來：「好！」

柳白石一聽他們以師兄弟相稱，便想起兩個人來，道：「原來是高田和古川，幸會幸會！」

短髯客高田吃吃笑道：「想不到連你也知道咱們師兄弟的名字！」

柳白石道：「知道不知道，結果都是一樣。」

古川道：「說得好，結果你都得死！」死字字音剛出，他人巳飛起，長劍刺向柳白石的後背。

柳白石身子一偏，雙眼仍注視着高田，古川一劍落空，第二劍橫削過來，這一劍勢力範圍廣及一丈，柳白石不能再閃，只得舉劍一格。

他靜如處子，動如脫兔，手腕一動，反攻一劍，但古川及時後退閃開，說時遲，那時快，高田亦巳發動攻勢。

柳白石雙脚一錯，怒哼一聲，長劍一橫，架開長劍，劍刄順勢滑下，急切其手腕。

高田手腕一抖，將柳白石的劍震開，斜步發劍，攻的竟是柳白石左前身兩尺之處。

柳白石剛一呆，巳聞背後風聲急响，古川的劍自他右後方橫劈而至，劍氣嘶嘶之聲，動人心魄！

這兩師兄弟劍法配合得極妙，柳白石一柄劍沒法擋兩柄，而前後左右的退路，又都被封死，沒奈何只好拔身向上飛起。

可是高田與古川練習這招時，亦早巳料到對方會向上跳起閃避，因此幾乎與此同時，亦雙雙躍起，兩柄長劍一前一後，攻向柳白石的要害！

好個柳白石，臨危不亂，長劍用力往高田的窄劍上一敲，借力改變方向斜飛，但古川那一劍仍在他後腰上添了道傷口。

三人同時落地，柳白石巳臉無人色，高田道：「柳白石，你一死，天下第一殺手，便是咱師兄弟了！」

柳白石冷冷地道：「未必！」

古川道：「你後腰受傷不輕，還有反勝之機？」

柳白石現在連一成把握也沒有，不過他仍鎭定地道：「我沒想活着離開，但你們其中一個，必定也要躺下陪我！」

這句話毫無誇大，高田和古川心頭齊是一寒，就在此刻，忽然有個尖嫩的聲音道：「依我看，他們兩個都得躺下！」

古川見聲音在自己背後，急忙轉身，同時揮劍護住身體，只聞一陣「嗤嗤」之聲，一蓬牛毛細針飛來，竟是向古川的下盤射去。

古川這一驚非同小可，忙不迭向上躍起，可惜他仍慢了半步，但覺小腿一麻，落地時，竟然幾乎站不穩！

高田喝道：「小子，你是誰，敢破壞咱們的好事！」

那少年笑嘻嘻地道：「跟死人開玩笑，有什麼打緊？柳大哥，你還不動手？」原來她便是小仙子喬裝的。（未完・三）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賈老二扮鬼嚇唬王天榮、任貴二人，把他們收伏得俯首貼耳後，以軍師自居，領着徐少華、紀若男、史琬、藍如風及王天榮、任貴、胡老四、佘老六等人，賁夜出發，向桃花宮前進，途中，賈老二着令紀若男、藍如風率領王天榮、任貴爲奇兵，暗中策應，他則偕同徐少華、史琬、胡老四、佘老六正面向桃花宮行去，一路賈老二把桃花宮外圍探哨暗中制伏，抵達桃花宮後，賈老二單人四馬直闖入內，桃花宮總管侯如海聞聲出見，責問賈老二夜探桃花宮何事？賈老二說要向他打聽一個人，侯如海沉聲問他，要打聽的是什麼人？

立功擒虎倀　神蛛尅毒嫗

賈老二道：「丐帮的獨眼龍甘逢春，不知侯總管有沒有他的消息？」說到這裏，拖長語氣，雙眼望着侯如海，像是在等他的下文。

侯如海是個城府極深的人，喜怒不形於色，你自然休想從他臉上看得出什麼來。聞言微哂道：「獨眼龍甘逢春是丐帮的右護法長老，咱們桃花宮怎麼會有他的消息？」

「沒有他的消息？」賈老二伸手搔搔頭皮，說道：「這麼說，他沒有到這裏來了？」

侯如海問道：「賈總管，還有什麼事嗎？」

「哦，哦！」賈老二又道：「那麼小老兒再跟侯總管打聽一個人。」

侯如海道：「誰？」

「九毒寡婦閻九婆。」賈老二陪着笑道：「不知她有沒有來過？」

侯如海大笑道：「賈總管今晚怎麼了？閻九婆乃是千毒谷的左護法，怎會到敝廟來？」

「這就奇了！」賈老二搔着頭皮，自言自語的道：「這兩個人一個也沒來，他們會到那裏去了呢？」說完，朝侯如海拱拱手，歉然道：「眞不好意思，小老兒打擾了。」正待轉身。

侯如海冷笑一聲，道：「賈總管請留步。」

賈老二依然拱着手，陪笑道：「對不起，這裏沒有這兩個人的消息，小老兒還得到別的地方去打聽，那就少陪了。」說完，又想走了。

侯如海沉聲說道：「賈老二，你給我站住！」

「咦！」賈老二一怔，咦道：「侯如海，你這是做什麼？」

侯如海冷哼一聲道：「桃花宮雖然只是一座小廟，但你說來就來，說去就去，未免太容易了吧？」

賈老二霎着一雙豆眼，似懂非懂的道：「小老兒已經跟你說過對不起了，你還

要怎的？莫非你還要把小老兒綑縛起來不成？」

侯如海道：「侯某想聽你說說怎麼會想到向侯某來打聽獨眼龍甘逢春和閻九婆消息的？」

「哦！小老兒也只是胡亂猜猜而已！」賈老二笑嘻嘻的道：「因爲他們一個叛離了丐帮，一個叛離了千毒谷，一時之間，江湖上沒有落脚的地方，只有這裏……嘻嘻，桃花娘娘廟，在江湖上並不引人起眼，却有一股不可輕視的實力，到這裏來避避風頭，那是最理想的地方了。」

「哈哈！」侯如海目中厲芒閃動，大笑道：「賈總管果然不愧是雲龍山莊的總管，眼光有獨到之處，如果賈總管和咱們作對的話，那就昰一個非常可怕的危險人物。」

「好說！好說！」賈老二聽他笑聲刺耳，臉上神色感到有些不安，連忙陪笑道：「小老兒一點也不危險，嘻嘻，何況咱們也算是老朋友，好了，小老兒也不打擾了！」說罷，飛快的一個轉身，正待拔脚就走！

就在他堪堪跨下石級，瞥見東首圓洞門外，已有兩個人一前一後朝天井中走來，這兩人前面一個正是九毒寡婦閻九婆，稍後一個赫然是獨眼龍甘逢春。

隱身在東廂屋脊上的徐少華、史琬聽了兩人的對話，心裏還在奇怪，賈老二沒根沒據，怎麼會巴巴的跑來向侯如海打聽兩人下落的？此時陡見九毒寡婦和獨眼龍果然在這裏出現，心頭更覺奇怪，不知賈老二爲何會算定兩人在這裏的？

這兩人的出現，情勢自然立即緊張起來！賈老二一抬頭看到兩人，脚下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一步，口中咦道：「你們……果然……會在這裏……」

閻九婆喋喋笑道：「所以侯總管說你眼光有獨到之處了。」

「嘻嘻！」賈老二聳着肩道：「小老兒也只是隨便問問的。」他似是心頭有點發毛！

閻九婆續道：「你也說對了，老婆子因江湖上一時之間，沒有落脚的地方，這裏並不引人起眼，但如果賈總管這一走，消息傳出去了，這裏豈不就引人起眼了？看來賈總管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危險人物……」她隨着話聲，一步步朝賈老二逼近過來。

獨眼龍甘逢春却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提着右手，從右首抄來。

賈老二雙目不住的左右打量，尖着聲音道：「好哇，侯如海，原來你們早就埋伏好了，要我來上當的，哼，小老兒敢來，自然也早有安排，若是小老兒明天中午還不回去，那就證明閻九婆和獨眼龍都躲在這裏，少莊主就會聯合丐帮，千毒谷的人手，和洪澤湖、形意門、六合門、武功門、淮揚派的高手趕來這裏，嘿嘿，小老兒身爲雲龍山莊總管，豈會連這點計謀都沒有？侯如海，你要待怎麼樣？就看着辦吧！」

他雖是隨口胡謅，却也不是毫無根據，洪澤湖、六合門、武功門和雲龍山莊一向有着深厚交誼，千毒谷、丐帮最近發生的事，自然也會和徐少華聯手。

他說的也不是完全空穴來風，侯如海陰沉的臉上，不禁微有猶豫之色！

只聽另一個尖沙聲音接着笑道：「好個雲龍山莊總管，雲龍山莊早巳變成了一堆瓦礫，你這總管就應鑽到瓦礫堆裏去擺威風才是！」隨着話聲，又有一個人從西首圓洞門走了進來。

此人黑衣獨目，作道人裝，緊閉着咀唇，臉色陰沉，一看就會使人感到他不是什麼好東西！徐少華乍覩此人，心頭驀然一動，暗道：「苗道人！他居然也會在這裏出現，這眞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一面朝史琬低聲說道：「妳在這裏別動，愚兄找他有事。」話聲方落，人已一下落到苗道人的面前。

這一下身法實在太快了！苗道人一身武功，也非弱手，但他只覺微風一颯，身前已經多了一個人影，他還沒看清是誰，甚至連後退都來不及，徐少華已冷聲喝道：「苗飛虎，你還認識我嗎？」

苗飛虎直到此時，才迅疾後退一步，左目凝光，看清楚面前的青衫少年竟會是雲龍山莊少莊主徐少華，一時不覺微微一楞，他不相信前後不過兩個月工夫，徐少華一身輕功，會高明到飛落自己面前都看不清楚，這也許只是自己不加注意而已！

現在既然看清來的是徐少華，方才這份驚懍不是多餘的嗎？他從喉頭發出咯咯冷笑，陰沉的道：「你是雲龍山莊徐少莊主，道爺怎麼會不認識？」

賈老二口中「唉」了一聲道：「少莊主，你這下來作甚？小老兒只是要你作壁上觀的。」

「我有話問他。」徐少華目光直注苗道人，冷然道：「苗飛虎，我師父是不是你刦持的？」

苗道人和他目光一對，只覺這年輕人兩道眼神，有如兩柄森寒利劍，令人心頭感到寒意，但却兀是不信這弱冠少年內功會有恁地深厚？聞言嘿然道：「你說聞天聲失蹤了？嘿嘿，你師父失蹤，與道爺何關？你怎麼會想到是道爺把他刦持了？」

他忽然想到徐少華是馬陵先生的門下，連他師父都不過如此，徒弟那會高出他師父？一念及此，先前的疑慮，不覺一掃而空！

徐少華道：「因爲我師父失蹤那天，只有你在小酒店找過師父，臨走之時，似是心有未甘，所以你的嫌疑最大……」

「哈哈！」苗道人獨目烱烱，閃着厲芒，大笑道：「就算道爺嫌疑最大，你又待怎樣？」

徐少華喝道：「你說，是不是你刦持的？」

苗道人不屑的道：「是道爺刦持的，你打算如何？」

徐少華倏地逼上一步，急急問道：「我師父現在那裏？」

苗道人冷笑道：「聞天聲還活着。」

徐少華道：「那很好，你快把我師父放出來，不然，休怪徐某不客氣。」

苗道人怪笑一聲道：「好小子，你口氣倒狂得很，當時要不是道爺掌下留情，留你一條小命，丁藥師就是華佗再世，也救不活你。」

「你……」徐少華突然間想起一連串

的事來。

在他們說話之際，賈老二口中忽然哦了一聲，說道：「小老兒想起來了！」他急忙回過頭去，朝侯如海道：「侯總管，你兩隻手伸出來給我瞧瞧？」

侯如海道：「做什麼？」

賈老二聳着肩笑道：「小老兒和你一起喝過酒，你給小老兒斟酒的時候，我好像看到你右手小指少了一節對不？如今又看到甘長老瞎了左眼，那位苗道長瞎了右眼，不禁使小老兒聯想起江湖上絕迹巳久一個可怕的門派來了。」

「賈老二，你的記性眞好！」侯如海赫然笑道：「兄弟右手小指，確實少了一節。」

閻九婆呷呷笑道：「你要不要看看老婆子的左手？」她大袖一振，伸出一隻鷄爪般的左手，小指赫然也少了一節。

「我的天！」賈老二雙手抱頭，臉有驚慌之色，脚下後退了一步，尖聲道：「你們會是……殘缺門……的人……」

侯如海深沉一笑道：「賈總管，可惜你知道得太遲了！」突然出手朝賈老二抓去。

「慢來、慢來！」賈老二身形一弓，慌慌張張的從旁閃出，雙手連搖，尖聲道：「侯總管，有話好說！」

侯如海嘿然一聲，道：「你後悔今晚不該闖進來了，對不？但你巳經知道得太多了。」

「不多、不多！」賈老二笑嘻嘻的道：「小老兒還知道……」他發覺說漏了咀，急忙住口。

侯如海猛地跨上一步，喝道：「你還知道什麼？」

閻九婆厲笑道：「他跑不了的，讓他說出來再動手不遲。」

「哦！沒……沒有什麼。」賈老二又連退了兩步，說道：「小老兒沒有知道什麼了。」

侯如海喝道：「你不說？」

「不、不！」賈老二哭喪着臉道：「你方才說，小老兒巳經知道得太多了，如果再說出來，我這條老命，只怕要送在這裏了。」

侯如海厲笑一聲，道：「你還想活着出去嗎？」

賈老二一呆，伸手入懷，取出酒瓶，咕的喝了一口，才道：「好，小老兒告訴你吧，我還知道你們現在都投到一個人的手下去了，對不？不是小老兒吹牛，我和你們這位主子，還是老朋友呢！」

侯如海神色一變！閻九婆嘌嘌笑道：「你說的倒是沒錯，但就算你是神君的老朋友，咱們有一條禁律，知道咱們秘密的人，都不能留，老婆子就是看在你和神君是老朋友的份上，給你一個全屍，這巳經是對你賈總管特別優待了。」

「妳……在小老兒身上下了毒？」賈老二雙手在衣衫上一陣亂拍亂捫，然後退到東首石階，一屁股坐了下來，說道：「這麼說，小老兒就坐着等死吧！」他又從懷中取出那個紫玉扁瓶，拔開瓶塞，咕咕的連喝了兩口酒。

閻九婆因巳在他身上下了毒，毒發在即，也就不再去理會他了。

徐少華聽了苗道人的話，心頭不由一陣波動，他承認當日擊傷自己的一記「黑沙掌」，是他下的手，那麼他之所以要擊傷自己，而又留了分寸，其目的就是爲好讓爹把金縷甲脫給自己穿，爹身上沒有金縷甲，賊黨就有機會向爹下手，金縷甲在自己身上，他們才有機會取去……

想到這裏，事情巳十分明顯，這是賊人早有預謀的一連串行動。從自己身上取去金縷甲，刦持師父，殺害父親和雲龍山莊四十餘口命案，都和這苗道人有關！

他眼中神光愈來愈盛，心頭殺機也愈來愈熾！就在此時，突聽耳邊响起賈老二「傳音入密」的聲音：「嘻嘻，少莊主，他可不是主兒，心要冷靜，才能從他口中套得出話來。」

徐少華心頭一凜，目注苗道人冷然道：「這麼說，我身上的金縷甲，也是你取去的了？」

苗道人沒想到他有此一問，一時不覺楞得一楞，久久才說道：「你怎麼會有此想法？」

「不是你，還有誰？」徐少華道：「你當日用『黑沙掌』並沒將我擊死，就是爲了好讓爹把金縷甲給我穿了，在我身上，你就可以輕而易舉的取到手，我這想法難道不對嗎？」

苗道人厲笑道：「看來你果然聰明得很，只可惜你聰明反被聰明誤，這點你沒想到吧？」

徐少華强壓着一腔仇怒，哼道：「你想殺我？」

苗道人大笑道：「難道你還有活命的機會？」

「好！」徐少華切齒道：「我爹和雲龍山莊四十餘口，也是你下的毒手？」

苗道人獰笑道：「小子，你不會去問你爹嗎？」突然揮手一掌，朝徐少華當胸印來，出手之快，如同電閃！

徐少華驟覩他一隻烏黑有光的手掌遞了過來，不覺目眦欲裂，喝道：「果然是你！」

他今非昔比，豈會把他「黑煞掌」放在眼裏，右手五指一轉，就一把扣住了苗道人遞來的右腕脈門，再一用力，但聽「喀」的一聲，整隻手腕被折斷。

苗道人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拍出的一記「黑煞掌」，會被人家輕易扣住，只覺腕骨折斷，痛澈心肺，口中忍不住發出一聲慘叫。

徐少華那還容他出手，左脚飛起，砰的一聲，把苗道人一個人踢得凌空飛出，再「啪達」一聲跌倒地上。這一脚也封閉了苗道人的穴道，他跌仆地上，就沒再掙動一下。

這下直把侯如海、閻九婆、甘逢春三人看得怔住了！苗飛虎一身所學，並不在侯如海、甘逢春之下，但在徐少華手下，竟會連一招都沒走得出！三人不約而同迅速朝徐少華逼來。閻九婆居中，侯如海在左，甘逢春在右，三人品字形欺近過來，他們因賈老二巳經中了劇毒，是以再也沒有人去理會他了。

「呵哈！」賈老二打着呵欠，站起身，伸了個懶腰，嘻的笑道：「你們三個人要聯手對付少莊主，這不大公平吧？嘻嘻

，幸虧正好咱們也來了三個人！」一面朝東首屋上招招手道：「史少莊主，妳也可以下來了，咱們正好一對一。」

史琬眼看他們朝大哥逼去，正在躍躍欲試，聞言立即縱身飛起，落到大哥身邊，鏘的一聲掣劍在手。

閻九婆看到巳經中了劇毒的賈老二忽然站起身來，這不是毒藥失靈了？不覺駭然道：「賈老二，你沒中毒？」

「還好，嘻嘻！」賈老二就是筆直朝她走去，聳着肩膀，擠眉弄眼的低聲笑道：「妳是老寡婦，小老兒是老酒鬼，咱們正好配一對兒。」接着哦道：「我差點忘了，妳問小老兒是不是沒中毒？對不？嘻嘻小老兒是出名的酒鬼，喝上兩口，血脈一暢通，什麼毒都會從毛孔裏排出，所以現在沒事了。」

他雙肩左右擺動了一下，表示很輕鬆，一面壓低聲音說道：「閻姑娘，妳就跟小老兒走吧！」

閻九婆巳有四五十年沒聽到有人叫她「閻姑娘」了，這聲「閻姑娘」，鑽進她耳朶，聽來旣生疏，又親切，好像闊別巳久親人驀地重逢一般，也好像一下回復到四五十年前，村子裏那些年輕小伙子就是這樣叫自己「閻姑娘」的。

她不知怎的，渾身一陣舒泰，一張本來佈滿皺紋的老臉上，也驀地紅了起來，本來惡狠狠的三角眼，也平添了一絲柔和的光彩，不期而然朝賈老二投以一瞥！

這回賈老二在她眼中，也沒有先前的使人討厭了，縱然話嫌嘮叨了些，臉孔也還白淨，衣衫也並不邋遢，就是彎着腰活像大馬猴！

她儘量放輕聲音，白了他一眼，赫的笑出聲來，揚手作出要打的模樣，罵道：「老不死，你敢吃老娘的豆腐，要死？」

賈老二被罵得骨頭奇輕，跨上半步，嘻的笑道：「咱們是乾柴烈火，小老兒就是要死，也要拉妳一塊兒死，再說……」他朝侯如海、甘逢春二人呶呶咀，又道：「他們兩個今晚是非拏下不可，妳不跟小老兒走，還能到那裏去？再說……」

他忽然右手一伸，這下簡直使人目不暇接，就一把抓住了閻九婆的右手脈腕，又一鬆手，笑道：「小老兒要把妳拏下，妳看，不是易如反掌？所以小老兒勸妳還是乖乖的跟小老兒走的好。」

閻九婆被他一把扣住脈腕，心頭猛然一驚，急急後退了一步，但人家早巳鬆手了，不由目注賈老二，問道：「你要老婆子跟你去作甚？」

賈老二聳着肩道：「小老兒是一番好意，今晚你們少谷主也來了，妳總是左護法，一時受人蠱惑，只要知過能改，跟她道個歉，不就沒事了？」

閻九婆聽得不禁怒氣陡升，厲喝道：「賈老二，原來你在戲弄老婆子！」

「沒有呀！」賈老二急忙說道：「小老兒說的是眞話，妳刦持了老谷主，也快要出來了，此時再不表示悔過，就會後悔莫及……」

「老婆子悔你的頭！」閻九婆厲喝一聲，右手翻處，一隻烏黑如墨的手掌猛向賈老二迎面劈來。

「慢點、慢點！咱們就是談不攏，也總有點交情……」賈老二急叫道：「乖乖，妳使出黑煞掌來了，這掌上有毒，原來妳想……謀殺親夫！」趕緊用衣袖裹住了手掌，朝前迎出。

「黑煞掌」中人必死，如果用衣袖包起手掌，就可以硬接的話，還有誰化上一二十年苦功，去練「黑煞掌」？「黑煞掌」也不成爲千毒谷最厲害的毒功了！

但聽「啪」的一聲，雙掌接實，兩人居然功力悉敵，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不，閻九婆被震得後退了一步，賈老二却往前跨出了一步，左手隨着連點了兩點，嘻的笑道：「閻老姑娘，妳歇一回吧！」

話聲一落，低頭朝左手食中兩個指頭看去，這一瞬間，兩個指頭，竟像點在硯台上，沾了墨一般，不覺咦道：「乖乖，這是沾衣毒！」迅快把兩個指頭，朝口中送去，一陣吮吸，居然把指頭烏黑的沾衣毒舔去，呸的一聲，吐到地上，然後朝閻九婆笑笑道：「沒關係，小老兒喝口酒就好。」說着連忙從懷中取出一個紫玉扁瓶，拔開瓶塞，咕咕的喝了兩口。

閻九婆被他點住了穴道，身不能動，口不能言，但眼睛可以看得到；耳朶也可以聽得到，賈老二明明中了自己的沾衣毒，居然把手指放在口中吮吸，就把劇毒舔去，直看得她簡直難以置信，心中暗道：「天下眞會有人不怕劇毒的？」

史琬落到大哥身邊，長劍朝獨眼龍甘逢春一指，喝道：「姓甘的，你衝着我來好了！」

侯如海慌忙身形一幌，搶到甘逢春右側，朝史琬拱拱手道：「史公子，今晚之事，和妳無干，妳最好置身事外……」

史琬哼道：「誰說和我無干？我偏不置身事外。」

侯如海面有難色，望着她，說道：「史公子總該知道仙娘……和史莊主是朋友……公子……」

他不提「仙娘」倒還罷了，這一提起「仙娘」，史琬氣就大了，臉色一沉，哼道：「桃花妖女，是什麼東西？我不認識她！」抖手一劍刺了過去。

侯如海急忙閃身避開，叫道：「史公子，侯某不想和妳動手。」

史琬哼道：「你不想和我動手，我偏要和你動手。」口中喝着，刷刷刷，長劍如風，一路急刺而出。

她自幼就有爹傳授武功，女孩兒家限於天賦，功力縱然不足，但一手劍法，施展開來，却劍光如閃，綿密凌厲，無懈可擊，直逼得侯如海東閃西避，連遇險招！

差幸他一身武功，極爲了得，對敵經驗自極豐富，雖在史琬一輪搶攻之下，旣未還手，也沒亮兵刃，還可支持得下去。

徐少華對面的獨眼龍甘逢春，眼看閻九婆巳被賈老二截去，侯如海搶着迎住了史琬，本來是三個人圍上來的，如今只剩下自己要一個人和徐少華動手了，心中難免有些氣餒，但事巳至此，他究是丐帮左護法長老，豈有退縮？心頭一橫，自然要先下手爲强，口中大喝一聲：「姓徐的，你一再和老化子作對，今晚咱們就放手一搏，你接着了！」右手打狗棒隨着揮出。

他存心要搶先機，一棒出手，棒勢連綿不絕，把七十二式打狗棒法中最厲害的

殺着全使了出來。剎那之間，一支打狗棒使得呼嘯成風，飄洒如雨，一口氣攻出了一十八招，一丈方圓，盡是如山棒影所籠罩，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徐少華被捲入重重棒影之中，是否已被擊中要害？

因為在自己施展開這十八招棒法之際，明明已把徐少華一個人圈入，同時也已把四周封死，他不可能衝破重重棒影，突圍而出，但這一陣工夫，竟然會沒有任何一點東西和自己的打狗棒接觸，除非徐少華已經溜了出去。

獨眼龍不相信被自己棒勢圈住的人，還會溜了出去，但就是查看不到徐少華的人影，心頭不禁大疑，在使完一十八招之際，不覺招勢一緩，凝目看去。

漫天棒影，一下收斂，視綫自然也隨着清晰了，徐少華一襲藍衫，背負着雙手，不是氣定神閒的就站在自己對面，相距不過六尺。

這下直把獨眼龍甘逢春看得心頭大感凜駭，暗道：「這小子除非不是人！」

徐少華直到此時，才冷然道：「甘長老，你使完了沒有？」

獨眼龍忽然仰首大笑一聲，點頭道：「徐少莊主果然好身法！」左手倏抬，從他大袖中飛射出一蓬黑烟，那是細如牛毛的一蓬飛芒，無聲無息射向徐少華當胸！

接着甘逢春又縱聲大笑起來！一支「黑煞針」打中人身，就會見血封喉，他把一筒七十二支「黑煞針」全打出來了，就算你徐少華武功再高，也抵擋不住，但他怎知徐少華經乙老人家輸給他二十年功力，練成了崑崙派玄門正宗上乘氣功「太清心法」，也就是玄門護身眞氣，七十二支「黑煞針」縱然霸道絕倫，射到他身前，還沒碰上徐少華長衫，就紛紛墮地！

徐少華雙目凝光，怒聲道：「你居然使出黑煞針來了！」

右手朝前一探，一把扣住了甘逢春的腕脈。

甘逢春笑聲未已，腕覺左脈一緊，已被人扣住了脈門，這下不由得大吃一驚，但他究是屢經大敵之人，臨危不亂，左手被扣，右手閃電從下翻起，一閃烏黑有光的手掌，發如奔雷，朝徐少華上胸印到。

這一記他出手不可謂不快，但如今的徐少華已不是從前的徐少華了，目光何等敏銳，你左手手掌還沒遞到，他右手五指微一用力，冷聲道：「你在徐某面前，還想發橫？」

甘逢春話聲入耳，突覺身如觸電，力道頓失，一個人忍不住彎下腰去，就算你力道未失，人已彎下腰去，這一掌也只能印到地皮上去了。

徐少華冷笑一聲，五指一鬆，甘逢春一個俯衝，像狗吃屎般跌了下去，再也爬不起來，自然也被制住了穴道。

這時，閻九婆已被賈老二點了穴道，賈老二看到甘逢春已被制住，急忙奔了過來，從甘逢春左腕解下一個用皮帶套在腕底的針筒，一面俯下身去，把散落在地上的「黑煞針」一支支檢了起來，一面說道：「這東西煉製不易，任它丟了豈不可惜麼？」

侯如海不敢對史琬使用兵刃，只是東躲西閃的避着劍招，此時眼看閻九婆，甘逢春均已失手被擒，心知不妙，藉着躲避劍招連連後退之勢，突然雙足一點，人如燕子掠水般，一下縱身飛起，躍上西首屋簷。

史琬氣道：「你還想那裏走？」正待縱身撲起。

賈老二蹲在地下，抬頭笑道：「他走不了的。」

話聲未落，侯如海突然一個倒栽葱，從屋脊上翻滾下來，「啪達」一聲，跌到地上。

賈老二拍拍手，站起身道：「可以了．」一面尖着聲音叫道：「來人哪，胡老四，余老六，你們還不進來。」

隱身在圍牆外的胡老四，余老六聽到叫喚，立即「唷」了一聲，飛身越牆而入，落到天井中間，一齊抱拳道：「屬下在，總管有何吩咐？」

賈老二就喜歡這調調兒，一手摸着咀唇上兩撇鼠髭，點着頭，伸手一指苗飛虎，閻九婆，侯如海，甘逢春四人，說道：「你們過去，把這四人搬過來。」

胡老四，余老六兩人答應一聲，回身走去。

賈老二聳聳肩，笑道：「現在我們可以進去休息了。」說着，當先走上石階，推開長門，一面抬着手道：「大家請裏面坐。」

裏面是一間寬敞的起居室，中間一張八仙桌，兩旁各有一排椅几，大家落坐之後，胡老四，余老六也相繼把苗飛虎等四人搬了進來。

史琬問道：「二姐，四弟他們怎麼還不出來呢？」

賈老二道：「快了！他們也該出來了，現在，咱們就是要等他們出來了才有事做。」

× × ×

紀若男，藍如風，王天榮，任貴四人，遠遠跟在前面五人身後，直到徐少華等人進入桃花宮，紀若男才向身後三人打了個手勢，低聲道：「我們可以走了。」她走在前面，悄悄朝平台右側繞去。

藍如風，王天榮，任貴一個接一個跟在她身後疾掠過去，不過一回工夫，就已掩到桃花宮右側第二進圍牆外面、紀若男數着腳步，又朝前走了五十步，才行停住，回身道：「你們等着，由我先進去，聽到拍手為號，才能進來。」

藍如風道：「妳快去吧！」

紀若男雙足一點，身形凌空拔起，一下越過圍牆，飄身落到地上，現在她不由得對賈老二深感佩服！賈老二在臨行時遞給她的一張紙條，就是路徑圖，上面寫得很清楚，要她到了第二進牆外，再走五十步，越牆而入，裏面有一道橫亘的圍牆，她就會落到圍牆兩扇朱紅大門前面，必須站停下來，如今自己果然飄落在圍牆兩扇朱紅大門的前面了，他計算得居然如此準確。

兩扇朱紅大門兩旁，站着兩個黑衣漢子，看到紀若男飄身落地，就站立當地，沒再舉步，這一點就合乎宮中的規矩，左首一個喝道：「來者何人？」

紀若男右手一舉，答道：「我奉宮主之命趕回來的。」

左首漢子道：「可有令牌……」他話聲甫出，兩個人已經身子一歪，跌坐下去了。

原來紀若男在舉起右手之際，早已由指彈出千毒谷的「催眠散」，把兩人迷翻過去，這就舉手輕輕拍了兩下。

藍如風，王天榮，任貴三人立即翻牆躍落。

紀若男因賈老二在路徑圖上有「不可越牆」四個字，因此就走上前去，推門而入。

王天榮，任貴江湖經驗老到，不待吩咐，就把兩個黑衣漢子扶着站起，並在他們腿彎上點了兩處穴道，使雙腿可以不倒，讓他們一左一右的靠牆站立，才跟着走入。

藍如風示意他們掩上木門，紀若男早已循着中間一條白石子路行去，左右雙手不時朝兩邊濃密的花林彈出「催眠散」，是以一路並沒遇上阻攔。

白石子路盡頭，已是一座樓宇，紀若男並未停步，跨上石階，走入中間一間起居室，轉過屏風，壁間有一道緊閉的門戶，她走近門前，伸出手去，在門右齊眉處按了兩按。她這一路行來，完全是照着賈老二路徑圖上所說行事。手指按下，只見一道門戶果然緩緩向旁移開，舉目望去，裏面一片黝黑，不見一絲燈光。

王天榮立即幌亮一支火熠子，說道：「在下走在前面，給少谷主領路。」

紀若男道：「不用，你把火熠子給我好了。」

王天榮遞過火熠子，紀若男依然走在前面，四人走了不過數步，只聽「砰」然輕響，身後門戶已經自動關了起來。

藍如風輕咦一聲道：「這道門竟是鐵的！」

紀若男奇道：「賈總管對這裏好像很熟！」

藍如風笑道：「他來過一次，自然極熟了。」

紀若男問道：「他來過？」

藍如風道：「上次我們跟大哥一起來的，賈總管一個人偷偷的溜進地道，丐帮凌帮主就是從這裏救出去的。」

紀若男她想到賈老二處處料事如神，今晚他要自己進入地道來，莫非爹遭賊人刦持，被囚禁在這裏不成？一念及此，不由心頭大急，矍然道：「原來這裏已是地道入口了，我們快走。」話聲出口，人已急急往前行去。

這裏就像一條長廊，行沒多遠，已到盡頭，又有一道緊閉的門戶。紀若男低頭查看了賈老二的路徑圖，才舉右手，在門戶左首齊眉處按了一下，再下移五寸，又按了一下，才聽到地底一陣輕震，迎面門戶又自動打開，只覺一陣涼風從門內吹出，身上就有寒颼颼的感覺。她一手舉着火熠子朝門中走入。

身後三人也迅快的跟了進來，這回地勢雖然相當平坦，却緩緩向下延伸，這條地道一片漆黑，走了約有百步之多，前面又有一堵石壁擋住了去路。

紀若男腳下一停，說道：「這裏是第三道門戶了，他們要在地底設這許多門戶做什麼？」

藍如風笑道：「這樣才夠隱秘呀！」

紀若男用火熠子照着路徑圖，低頭看了一眼，說道：「這是最後一道門戶了，路徑圖到此為止，下面就沒有字了，大概已經到了，眞奇怪，他怎麼會沒說清楚，要我們做什麼來的？」

藍如風道：「賈老二就是喜歡故弄玄虛，反正已經到了，打開這道門戶，就可以知道了。」

紀若男依照路徑圖上寫着的開啓石門之法，舉手連按了三下，又是一陣軋軋輕震，石壁間果然又緩緩裂開一道門戶。這回隨着門戶的開啓，登時有柔和明亮的燈光照了出來。

紀若男依然當先舉步走入，身後三人也隨着跟入，但聽身後「砰」然一聲，門戶隨着關起。

大家舉目看去，這是一間方形的石室，四周壁上掛着紫紅絨幔，中間有一張小方桌，和四把雕刻精細的木椅，極似一間起居室。

正在打量之際，忽見左首絨幔幌動，一個青衣少女一手搴幔，閃身走出，一見四人，忽然輕咦一聲道：「你們是什麼人，怎麼進來的？」

話聲未已，忽地回身叫道：「孟婆婆，妳老快來。」

接着只聽一個尖沙的老婦聲音罵道：「小蹄子，妳大聲嚷嚷什麼？」

青衣少女叫道：「有人闖進來了。」

那尖沙老婦聲音道：「什麼人會闖到這裏來？」

紀若男應道：「是在下兄弟。」

「啊！」那老婦聲音嘹嘹尖笑道：「看來倒眞是來了不速之客！」話聲甫出，紫紅絨幔輕輕一幌，青衣少女身邊，已多了一個花白頭髮的瘦高老太婆。

這人額上戴着黑絨包頭，狹長臉頰上還畫了兩條濃濃的眉毛，一雙三角眼，和一張血盆大口，戴着滿頭珠翠金飾，一身藍布大褂，黑色紮脚褲，一雙八寸長的大脚上，還穿着繡花鞋，手裏拿一支三尺長的旱烟管，一眼看去，簡直活像京戲「拾玉鐲」裏的劉媒婆！

她霎着眼睛，忽然嘹嘹笑了起來，說道：「老婆子還當是什麼人？原來是二位小官人，你們做什麼來的？」

她這一笑，不但露出滿口黃牙，而且也綻起滿臉皺紋，笑聲更是如同夜梟，十分刺耳！

她這話，可把紀若男給問住了，賈老二並沒告訴自己此行的目的，也許他並不知道地道中還有這麼一個老婆子，如今人家問出這句話來，尤其是深更半夜，潛入地道，這話要自己怎麼說呢？

藍如風接口道：「在下兄弟是找桃花娘娘來的，是她告訴我們，怎樣開啓門戶的。」

「原來兩位小官人是仙娘要你們來的。」孟婆婆忽然喜形於色，抬抬手道：「兩位小官人那就是咱們的貴賓了，快快請坐。」

一面朝王天榮，任貴兩人看了一眼，問道：「這兩位呢，怎麼稱呼？」

王天榮道：「咱們是二位公子的護衛，在下王老八，他叫任老十。」

「原來是護衛師傅！」孟婆婆朝兩人點點頭，接着迅快的轉過身去，朝那青衣女子吩咐道：「傻丫頭，妳還楞在這裏作什？難得兩位小官人來了，這是稀客，還不快去沏上茶水來。」

那青衣少女烏黑溜溜的眼睛，朝紀若男，藍如風二人臉上一轉，口中嬌唷一聲，欵步往裏行去。

紀若男，藍如風只好拉開木椅，坐了下來。

王天榮，任貴就站到了二人的身後，孟婆婆也陪着笑坐下。

藍如風問道：「婆婆是……」

他只說了三個字，那是有意探探孟婆婆口風和她來歷，但也算得寒暄語了。

孟婆婆忽然呷呷笑道：「不瞞二位小官人說，老婆子昔年是仙娘的貼身侍女，這句話，快五十年了，目前已只剩下老婆子一個，所以，仙娘也特別信得過我老婆子……」

說話之時，只見那青衣使女嬝嬝走出，手上托一個白玉盤，把四盞茗茶放到小方桌上，輕啓櫻唇，說道：「二位公子請用茶！」

孟婆婆一臉笑意，說道：「二位小官人請用茶，這是仙娘平日喝的黃山雲霧茶，清香雋永，就算是富貴人家也喝不到的，二位小官人試試看！」接着又朝王天榮，任貴二人說道：「二位師傅也請喝盅水茶。」

紀若男，藍如風各自捧起香盞，掀開碗蓋就着鼻子聞了聞，果然一縷清芬茶香直沁心脾。

紀若男讚道：「好茶！」輕輕喝了一口。

藍如風和她同時喝了一口，放下茶盞，說道：「上次在下到貴廟來，秦宮主也以雲霧茶招待，這茶實在名貴得很。」

孟婆婆笑道：「原來這位小官人和秦丫頭認識，那是熟人了，秦丫頭是咱們仙娘的唯一傳人，還是老婆子一手帶大的呢！」一面又朝王天榮二人道：「二位師傅不用客氣，請用茶呀！」

王天榮，任貴也拿起了茶碗，喝了一口。

孟婆婆臉上笑意更濃，抬目道：「二位小官人現在可以說說來意了吧，你們找仙娘究竟有什麼事呢？」

她話聲出口，只聽「砰」「砰」兩聲，站在兩人邊上的王天榮，任貴忽然身子一歪，仆倒地上。

紀若男心頭一震，懍然道：「孟婆婆，妳在咱們茶水中做了手脚？」

「呵，呵，呵，呵！」孟婆婆發出尖沙的笑聲，說道：「小官人果然聰明得很！一說就中，你們不是叫老婆子孟婆婆嗎，這還用問？」

紀若男道：「姓孟又怎樣？」

藍如風笑道：「二哥怎麼沒聽出來嗎？她的意思就是她叫孟婆婆，下的自然是孟婆湯了。」說着又舉碗又喝了一口，笑道：「在下從沒喝過孟婆湯，倒要仔細品嚐品嚐！」

「這位小官人一點就通，更是聰明！」孟婆婆三角眼連霎了兩霎，忽然咦道：「你們……喝了孟婆湯，怎麼會不昏迷的呢？」

藍如風放下茶盞，笑道：「這也許和我們的姓有關了。」

紀若男在藍如風說話之時，也取起茶碗，一連兩口；把一盞茶都喝乾了，笑道：「這茶葉實在不錯，可惜吃不出孟婆湯的味道來。」

孟婆婆霍地站起，目光陰晴不定，問道：「你們姓什麼？」

藍如風坐着不動，含笑道：「我二哥姓紀，從小生長在千毒谷，在下姓藍，出身雲南，所以就算喝上十碗孟婆湯，也不至於迷倒，孟婆婆現在明白了吧？」

孟婆婆臉色爲之一變，哼道：「原來你們一個是千毒谷少谷主，一個是雲南藍家的少莊主，這倒好，你們自己送上門來了。」

紀若男站了起來，大喝道：「妳待如何？」

孟婆婆嘿嘿笑道：「你們以爲老婆子只懂得下孟婆湯，那就未免小覷我老婆子了。」

藍如風也隨着站起，笑道：「咱們茶也喝了，休息也休息了，現在孟婆婆要如何賜敎，在下兄弟自當奉陪，不過在下有一件事，要請敎孟婆婆，不知妳肯不肯見告？」

孟婆婆道：「你要問什麼？」

藍如風道：「這地道之中，是不是囚禁了什麼人？」

孟婆婆臉上神色又是一變，嘿嘿笑道：「你這話不是多問了嗎？你們勝得了老婆子，老婆子自會告訴你們，勝不了老婆子，問了也是白問，來，來，老婆子先伸量伸量你們的武功再說不遲。」

紀若男冷笑一聲道：「你要和我們動手。」

孟婆婆厲笑道：「老婆子要你們兩個一起上。」

藍如風忽然回身坐下，叫道：「二哥，妳也坐下來吧，一個江湖下五門的老婆子，和她動手，勝之不武。」

「好小子，你說什麼？」孟婆婆如驢長臉忽然湧起一片怒色，瞪着三角眼，厲喝道：「老婆子是江湖下五門？」

「怎麼不是？」藍如風輕哼一聲道：「妳在我們茶水中下了入口迷，難道不是江湖下五門才使的迷藥嗎？」

孟婆婆活了七十幾歲，竟被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罵她，是江湖下五門，怎不教她氣瘋了心，嘿嘿怪笑道：「小子，你逞口舌之利，不怕老婆子先劈了你。」

藍如風側身而坐，不屑的道：「那妳就試試看。」

「這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老婆子。」孟婆婆白髮飄動，右手緩緩提起，臉上每一條皺紋，都綻起一絲獰笑，正待凌空拍出，掌勢還未出手，紀若男、藍如風已可隱隱感到一陣森寒陰氣襲上身來。

藍如風心頭暗暗一驚，暗忖道：「自己聽爹說過，掌勢出手，就有一股陰寒之氣逼人而來，就是玄陰門的人，她使的莫非是『玄陰掌』一類陰功不成？」

就在孟婆婆右手要拍來之際，忽然從她黑絨包頭上掛下一條晶瑩的細絲來，一隻拇指大小的蜘蛛緣絲而下，一下落在她

手背之上，綠毛茸茸，利咀如鉗，一下咬住了手背上的皮膚。

這眞是刹那間的事，孟婆婆但覺手背像是被針刺了一下，就隱隱發麻，不覺駭然道：「苗疆綠毛蜘蛛！」一句話的工夫，整條右臂已經感到麻木失靈，再也不聽指揮，急忙運氣閉住了右肩穴道，一面怒聲道：「姓藍的小子，你暗使毒物，算得什麼？」

藍如風笑道：「孟婆婆暗使孟婆湯在先，我覺得來而不往非禮也，所以才還敬妳一下的。」

孟婆婆怒聲道：「老婆子右手縱然不能動，左手還是可以把你劈了！」

藍如風笑道：「這道理妳就是不說，我也想得到，孟婆婆不妨回頭看看，妳左肩上不是也有一隻綠毛蜘蛛在待命嗎？只要妳左手一擧，牠就會很快出動，那時怕妳雙手都會動彈不得呢！」

孟婆婆依言回頭看去，他並沒說謊，左肩上確實停着一隻拇指大的綠毛蜘蛛，心頭又驚又怕，厲聲道：「好，姓藍的，老婆子認栽，這兩隻蜘蛛大概是你爹豢養的吧？老婆子雖然栽了跟斗，那也只能算是栽在藍啓天手裏的了。」

「不論栽在誰手裏，妳反正是栽了。」藏如風笑道：「不過妳也說錯了，這兩隻綠毛蜘蛛是藍福養的，他是我家的老管家，怕我行走江湖，被不開眼的毛賊欺負，才送給我的，今晚我還是第一次差遣牠們，據藍福說，他已經養了快二十年，凡是被牠們咬上一口，一個時辰之內，沒有他配製的解藥，三個時辰，就會全身腫脹，毒發無救，所以，這一個時辰之內，妳還有機會，若是錯過了，那就無藥可救了。」

孟婆婆雖然運氣閉住了右肩穴道，但她可以感覺得出來，劇毒還是緩慢的從閉住穴道滲入，尤其是一條右臂，愈來愈覺得沉重，這一瞬間，幾乎已粗脹了一倍有奇，心頭暗暗震驚不止，這就沉聲道：「好，好，你有什麼條件，說吧！」

藍如風笑了笑道：「我只想知道你們在地窖中囚禁了什麼人？這話，我記得，方才已經問過妳了，現在、總該回答我了吧？」

紀若男心頭一緊，暗道：「看來這位四弟論年齡還比自己小一歲，但處事却比自己老練多了。」

孟婆婆道：「地牢裏確實囚禁着一個人，但老婆子並不知是什麼人。」

紀若男心頭「咚」的一跳，忖道：「那一定是爹了！」

只聽藍如風道：「這話怎說？」

孟婆婆道：「因爲他是殘缺門暫時寄放在咱們這裏的。」

「孟婆婆不知道他是誰，這並不重要。」藍如風冷聲說道：「妳領我們去總可以吧？」

「好吧！」孟婆婆說道：「你的解藥呢？」

「這個妳只管放心！」藍如風道：「一個時辰還早得很，等咱們辦完正事，在下一定會給你解藥的。」

「好！」孟婆婆答應一聲，說道：「你們跟老婆子來。」

「且慢！」藍如風道：「二哥，妳把王老八，任老十先救醒了。」

紀若男出身千毒谷，要替二人解去迷藥，當眞是輕而易擧之事，她從懷中取出一個紫銅小扁壺，拔啓咀上小塞，對準王天榮鼻孔，用手指輕輕一按，就有一縷藥粉，噴入他的鼻內，然後又朝任貴鼻孔按了按，只聽兩人先後打了一個噴嚏，就霍地醒來，口中咦了一聲，一躍站起。

王大榮道：「在下……」

藍如風道：「你們喝了婆婆的孟婆湯，剛才迷翻過去了，現在已經沒事，你們兩個就在這裏好了，我和二哥進去救一個人，」話聲一落，轉臉朝孟婆婆道：「現在咱們走吧！」

孟婆婆沒再說話，擧步朝右壁走去，一手撩起紫紅絨幔，就露出一道狹仄的門戶，當先走入。

藍如風緊跟在她身後走去，紀若男也立即跟着走入。這是一條黝黑的通道，只能容得一個人通行。這樣走了約莫二三十丈，前面已有一道鐵柵擋住了去路，門前有一塊方形的空地，可以容納七八個人站立。

孟婆婆脚下一停道：「這道鐵門，由一位柳姑娘掌管，老婆子並無開啓鐵門的鑰匙。」

藍如風沒有說話，右手抬處，响起嗆然龍吟，一泓淡淡的青光乍然亮起，就聽到一陣「嗒、嗒」輕响，鐵柵門上鎖着的一圈鐵鍊，已經被劍光削得寸斷，落了一地。

孟婆婆神情一凜，驚奇的道：「會是秋水寒！」

藍如風沒有理她，一手推開鐵柵門，當先走了進去，孟婆婆第二，紀若男走在最後，鐵柵門內，像是一條寬敞的走廊，不過七八步光景，就已到了盡頭，左右兩邊，各有一道門戶，房門是相對的。

藍如風走到兩道扇門的中間，脚下一停，問道：「孟婆婆，妳說這裏只囚禁着一個人，怎麼會有兩個房間。」

孟婆婆道：「左首一間是柳姑娘的臥室，右首一間才是……」

她話還沒有說完，左首房門呀然開啓，走出一個身穿玄色棉襖袴的少婦來。這少婦看去約莫二十四五歲，長髮披肩，瓜子臉，柳眉鳳目，身材苗條，使人感到她有成熟之美，她水樣秋波一轉，不禁咦道：「孟婆婆，他們是誰？」

孟婆婆還沒開口，紀若男接口道：「妳就是柳姑娘了，我們是找人來的。」她因右首房中囚禁的可能是爹，一下搶到右側，伸手去推房門口。

柳姑娘一眼就已看出孟婆婆雙手下垂，似是受制於人，她在紀若男說話之時，身形一幌，越過藍如風，搶先一步閃到右首門口，右手抬處，五根玉管似的手指，似拂似拏，朝紀若男右肩抓來，口中嬌聲說道：「你們要做什麼？」

這一下身法奇快，出手更是快速已極！紀若男不防她會突然出手，一時之間來不及化解，被她逼退了一步，但她急於衝進房中，一退即上，左手一圈，右手駢指若戟，朝柳姑娘迎面點去，口中叱道：「妳還不讓開？」

（未完・十九）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九龍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少飛得到布笠人之助，獲得「玄天眞經」，被北毒、西仙率衆圍攻，幸得南僧之助，奪圍而出。布笠人堅要方少飛學會了玄天眞經後，始把眞經下册送給黑煞龍飛。半月後，龍飛已熟習玄天眞經，便把眞經下册送往流沙谷交與龍飛，詎知龍飛恩將仇報，要殺方少飛，危急關頭，幸得張亞男趕到，運用機智，爲方少飛解困。兩人離開流沙谷後，立即趕返姥山，詎知抵埗後，方知姥山已被西仙所佔，正大興土木，兩人大駭，正詢問管工之際，西仙首徒四鳳之首金鳳從內走出，着張亞男別管此事，還是顧慮自己的麻煩吧……

尋親遭厄運　霸地顯刀鋒

看來還不止一個，麗影閃動，其快如風，張亞男方自心裏喊糟，還沒有決定是留？是走？銀鳳、黃鳳、與紫鳳已從磧頭那邊飛奔而至，呈扇形半包圍狀態，將張亞男困住。

張亞男問道：「金鳳姐，你們來幹什麼？」

辣手娘子金鳳面無表情的道：「一方面來看看此地蓋房子的進度，最主要的是奉谷主之命一直在四處找妳。」

銀鳳補充一句：「亞男，快主動回到谷主身邊去吧，別再惹她老人家生氣。」

張亞男毫不考慮的道：「我不去，除非娘答應陪我一起去找我爹。」

黃鳳道：「覆水難收，這是不可能的事。」

張亞男道：「那我就永遠不回去。」

紫鳳道：「這樣妳會與谷主越鬧越僵，盼能三思。」

張亞男滿臉痛苦之情，悲不自勝的道：「我已經思慮了十幾年，絕不能爲了我娘就不要我爹。」

金鳳道：「張前輩失踪已久，是否在世都成問題，妳到那裏去找？」

張亞男大發嬌嗔，道：「胡說，我爹還好端端的活着，據說是在北京隱居。」

「既然有消息，亞男，爲何不跟谷主說清楚。」

「我說過，娘臭罵我一頓了事，根本不准我去。」

「跟我們回去，我們四個人再替妳求情試試看。」

「我不回去，任何人求情，都是白搭的。」

銀鳳玉面一寒，道：「可是，我們得到的命令是，非再將小姐抓回去不可。」

張亞男頭一昂，道：「就當沒有看見我好了。」

「這怎麼可以呢，欺蒙谷主，罪不在輕。」

「那要怎麼辦？」

「回到谷主身邊去。」

「我不幹，如果回去娘一定會把我關起來。」

「關起來總比喪命好。」

「我寧願死也不回去！」

辣手娘子金鳳聞言大怒道：「這可由不得妳，我們奉命行事，不論死活，要得罪了。」

嬌軀一擰，暴進五尺，伸手就要抓活的，張亞男閃開半步，給了她一拳，銀鳳不甘寂寞，從斜刺裏衝上來連攻三掌，他們那裏知道，張亞男自學會東丐的「迷踪拳」後，功力大有精進，銀鳳的三招快攻竟告落空。

張亞男並不想跟四鳳分高下，定死生，而且憑她自己的本事，也絕對無法使四鳳雌伏，是以見好就收，道：「少飛哥，咱們走了。」

與「芙蓉四鳳」本是一家人，不論誰傷了誰，均屬不幸，張亞男處置得當，三十六計走爲上策，接連三個縱躍，人已奔出去十丈有餘。

四鳳却不這樣想，西仙重命在身，不敢怠忽，二左二右，兩面包夾，已將張亞男截住，一齊動手拿人。

「芙蓉四鳳」，名震江湖，這一聯手合擊，張亞男如何承受得起，不及十合，已是險象環生，隨時都有被生擒活捉的可能。

「住手！」

方少飛應聲而出，「分花拂柳」、「撥草尋蛇」，這是三師父牌仙包布書傳授的兩招劍法，方少飛以指代劍，得心應手，「玄天大法」的暗力更是如濤如湧，黃鳳、紫鳳首當其衝，只覺得嬌軀受力，馬步不穩，身不由己的向兩側分開，讓出一條康莊大道。

金鳳花容大變，厲色叱道：「方少飛，我警告你，不要管芙蓉谷的家務事。」

方少飛傲然卓立，嘆口氣，冷聲說道：「如果四位不難爲張姑娘，在下當然不管。」

「抱歉，四鳳職責所在，非將亞男押回去不可。」

「那在下也要說聲對不起，這檔子事我是管定了。」

「你憑什麼？」

「憑我是亞男的朋友。」

「是朋友就不該陷她於不孝。」

「是西仙不慈在先。」

「我家谷主慈不慈干你屁事。」

「朋友有互助之義！」

「你眞的想一意孤行？」

「方某從不虛張聲勢。」

「你自信是四鳳之敵？」

「在下願勉力一試。」

「別忘，八公山曾是手下敗將。」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二人唇槍舌劍，各不相讓，激怒了一旁的銀、黃、紫鳳，齊聲叱道：「金鳳姐，別跟這個楞小子磨牙，把他撂倒再說，『玄天眞經』說不定還在他身上呢。」

三鳳一齊發難，「粉蝶掌」如暴雨狂風，金鳳彈身進步，也立即加入戰圈。

方少飛不敢輕敵，左拳右指，交相爲用，一口氣連攻七拳八指，佈下一道拳牆指壁，四鳳個個受阻，難越雷池。

忙裏偷閑，方少飛道：「亞男，妳快走，咱們在老地方見。」

張亞男一時無法肯定，道：「那個老地方？」

方少飛道：「咱們上一次離開姥山時登岸之處。」

「你怎麼辦？」

「我斷後，隨後就到。」

「四鳳不好惹，我怕……」

「怕什麼，我有信心可以自保。」

「萬一我娘來到就麻煩了。」

「令堂一到妳就進不了啦，快！」

情勢急如燃眉，那容得她思前想後，張亞男畧作遲疑，轉身就走。

四鳳自然不肯袖手，全力攔截，奈何今日的方少飛功力大進，已非昔日吳下阿蒙，四鳳爭先恐後，一個個的硬衝硬闖，方少飛一夫當關，却又一個個的敗下陣來，無人能够通過封阻。

辣手娘子金鳳心裏明白，制不住方少飛，就休想擒着張亞男，眉尖挑處，頓萌殺機，道：「幹掉他！」

話聲中劍已在握，三鳳一齊效尤，四個人全部掌劍交揮，從四個不同的角度搶攻強襲。這四人一向一起練功，一起應戰，經驗豐富，歷練老到，攻守進退之間配合的天衣無縫，一劍受制，必有三劍攻到，一掌破解，必有三掌叩關，端的辛辣凌厲，威力無邊，方少飛很快便被四鳳困住，完成包圍。

這是芙蓉谷最厲害的「四象陣」。

破陣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借重外力，由外而內，可惜張亞男已去遠，方少飛必須獨力應戰。

逢掌拆掌，逢劍拆劍，「掌中刀」、「指中劍」、「迷踪拳」等功夫交互運用，方少飛愈戰愈勇，處境却愈來愈險。

因爲四鳳久戰無功，怒氣橫生，制不住方少飛就無法擒回張亞男，在金鳳的叫喊指揮下，攻勢陡地加快，力道亦告加强，四個人快速移動，滿眼都是掌影劍光。

就在這個緊要關頭，場外神鬼不覺的出現四個人，正是方少飛朝思暮想的二師父鐵掌遊龍吳元俊與三師父牌仙包不輸。

包不輸的脾氣最是火爆不過，眼見愛徒受人圍攻，便火冒三丈，掄着鐵鐧就要往上衝，却被吳元俊阻住了，道：「三弟，別莽撞，少飛這孩子大非昔比，還挺得住。」

牌仙包不輸不同意，粗聲大氣道：「我一見芙蓉谷人就有氣，早解決早好。」

鐵掌遊龍吳元俊道：「少飛最欠缺的就是實戰經驗，讓他親身磨練一下，未始不是一件好歹，你瞧，這孩子身手靈巧，招式詭異，變幻莫測，可能正如江湖傳言，已盡得『玄天眞經』上所載功夫。」

包不輸道：「二哥，你的酸理由總是一籮筐，我可以不插手，但不能完全置身事外。」

吳元俊愕然一楞，道：「三弟在打什麼主意？」

包不輸笑而不答，揚聲對方少飛說道：「少飛，要不要三師父帮你的忙？」

方少飛以一對四，全神貫注，並沒有發現兩位師父，聞言精神一振，連攻三拳四掌將四鳳的攻勢封住後，道：「不要，

這樣人家會笑師父你老人家以老欺小。」

包不輸道：「管他的，他們可以以多欺少，咱們爲什麼不可以以老欺小？至低限度爲師的要賞他們四張天九牌，方消我心頭之恨。」

四鳳耳聞目見，齊皆震駭驚惶，目前情勢急轉，情知如果制不住方少飛，不單單是無法擒回張亞男，完成使命，甚且會亡命姥山，於是攻勢更緊更急，存心想速戰速決。

這一點倒與方少飛不謀而合，他也同樣想速戰速決，以便儘早與兩位師父共敍別後離情，故而朗聲說道：「就麻煩三師父借徒兒四張天九牌吧。」

包不輸道了聲：「好！」刷！刷！刷！刷！一面拆，一面打，快若瀉電，四鳳以爲是要對付自己，騰挪閃避，這一來正好遂了方少飛的意，順利的到了他手中。

强將手下無弱兵，方少飛同樣是用牌的高手，一面接牌，一面出手，叭！叭！叭！叭！四聲響，四支長劍劍身上各被方少飛印上一張天九牌。

他用力極重，四支劍全部應勢而斷，趁四鳳驚惶失措間，方少飛巳跳出戰圈之外。

包不輸鼓掌大樂，提鐧而上，問道：「你們四個鬼丫頭，要不要再陪老夫打一架？」

辣手娘子金鳳不愧是老江湖，頗知分寸，說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要是再戰，就是不識好歹，不過，四鳳皆知恩之人，方公子的厚賜，日後必有厚報，再見。」

方少飛並未攔阻，反而叫丁大年也跟着他們一起走，沉聲說道：「請上覆西仙白前輩，請她高抬貴手，勿再存染指姥山之心，芙蓉谷花在重建上面的錢財，相信我二師父給她一個合理的補償。」

金鳳提着斷劍，拿着天九牌，巳經行出去五六丈之遠，又回頭說道：「此事不勞方公子操心，金鳳自會稟明一切，連我家小妞被人誘拐的事也會一字不漏的報上去。」

方少飛不再理她，忙向兩位師父問候請安，因久久未見大師父醉俠卜常醒、四師父玉面觀音彭盈妹到來，道：「大師父跟四師父沒有回來？」

吳元俊道：「快了，大概這一兩天就可以以到。」

要說的話太多，要問的事更多，一時間也不知從何說起，方少飛將別後之事詳詳細細說了一遍，道：「那天，徒兒曾到三河鎭魏家去過，知道二師父也到過魏府，其他三位師父怎麼沒有去，害得徒兒胡思亂想，一直在瞎疑猜。」

吳元俊道：「萬德山攻破姥山那日，你去後不久，爲師的眼見大勢巳去，我們兄妹四人便也隨後潛水離去，清晨到得岸上時，發現追兵甚緊，大哥他們爲了你的安全着想，故意將王閣引開，所以到魏家的只有爲師的一個人。」

這一段不幸的往事，的確令人傷痛逾恆，方少飛嘆了一口氣，道：「引開了王賊，還是被人釘上了，魏老爹全家死的好慘。」

包不輸氣憤不巳的道：「姥山一戰，死傷慘重，不幸的何止是魏家一家，這筆血債將來一定要找萬家父女算清楚。」

方少飛道：「四位師父近來究竟身在何方，怎麼竟如石沉大海，連一點消息也沒有？」

牌仙包布書道：「少飛，照你剛才所說的經過，我們每次差不多都在你附近不遠，只恨霉運當頭，陰錯陽差，每一次均錯失良機，未能照面。譬如重返姥山的時間，我們就僅僅只有一日之隔。」

方少飛道：「四位師父也曾回來過這裏？」

「豈止是姥山，我們還去八公山。」

「知道徒兒被西仙欺負的事？」

「道聽塗說，缺乏確切的時地，在山裏面亂轉了個把月，就是找不到你。」

「以後的情形如何？」

「後來，也不知從那裏冒出一則消息，說黑白雙煞要在太原換經，我們兄妹決定要去會一會天下英雄，那裏會想到，在黃河南岸竟錯過了船期，到達太原巳是八月十六，你說嘔不嘔氣。」

「十六那天，徒兒巳經與弓先生在農舍安定下來。」

「可是我們不知道，還在盲人瞎馬，到處亂撞，直至得知你與布笠人是雙煞的代表人，南僧，北毒，東丐，西仙巳追到南方去，我們也跟在後面猛追，現在仔細算起來，這一次是我們跑在了前頭。」

方少飛說道：「四位師父是爲何分手的？」

「還不是爲了找你，多一條路綫，就多一點希望，想不到又來遲了一步。」

「不遲，只要我們師徒能夠重聚，永遠不嫌遲。但有一點，徒兒至今仍然不解，相信二師父一定知道箇中原因。」

鐵掌遊龍吳元俊道：「少飛，你是指那一件事？」

方少飛道：「巢湖三十六寨，人數不下三千，又分散各地，死傷再多，也不可能超過十之一二，怎麼會一下子就烟消雲散？」

吳元俊笑道：「是爲師的怕老賊斬草除根，禍及無辜弟兄，主動遣散的。此次重返姥山，就是想要重建總寨，召集昔日弟兄，重振巢湖三十六寨的威風。」

方少飛喜孜孜的道：「這眞是好極了，相信二師父一定能夠如願以償，可惜徒兒因受弓先生指示，必須面對惡勢力，除奸報國，無法從旁協助，尚祈原宥。」

吳元俊笑呵呵的道：「報國第一，除奸爲先，爲師的高興還來不及，怎麼會生氣，什麼時候走？」

方少飛道：「就是現在。」

包不輸道：「這麼快？好歹也得等大哥四妹返轉後敍一敍再走。」

方少飛道：「非是徒兒不孝，實因行前曾與弓先生約定，此間事了，應即返京，還有很多事亟待當面研商，弓先生並曾鄭重囑咐，如可能，請四位師父亦能及時赴京，共襄盛舉。」

吳元俊正義凜然的道：「會的，我們兄妹早有打算，待諸事一旦就緒，自當束裝北上，毀家滅寨之仇，不共戴天，神州四傑與萬德山父女絕不善罷甘休。」

包不輸乃性情中人，聽說少飛要走，

頓生依依之情，將自己的鐵鐧，及一個包袱交給他，道：「少飛，爲師的沒有什麼值得炫耀的東西，惟一支鐵鐧，三十二張天九牌而巳，拿去吧，日後或可派上用場，包袱中尙有鐵牌備份，及一些銀兩，以備途中補充花用。」

方少飛感動不巳的說道：「天九牌乃師父成名之物，徒兒携去，你老人家用什麼？」

包不輸巳目蘊淚光，道：「無妨，精舍之內尙多得是存貨，隨時可以重組取用，你安心的去吧，咱們北京見。」

「北京見！」

方少飛不敢多所耽擱，拜別兩位師父，乘船入湖，不分晝夜，翌日凌晨便安抵北岸。

張亞男係乘原船北來，方少飛認得那條船，就停在一旁，却沒有見張亞男的芳蹤。

「亞男！亞男！」

方少飛連喚三次，無人應聲。

登上岸來，展目四顧，但見荒野寂寂，亦空無一人。

此處正是前此聯袂北上時登岸的地點，沒有錯。

二人離開姥山的時間，相差不過個把時辰，她不應該也不可能走遠。

難不成是被「芙蓉四鳳」抓回去了？

還是發生了其他意想不到的意外？

與林玲在一起，溫馨、恬淡，有一種靜謐的美感，與張亞男相處的情形則截然不同，熱烈、豪放、坦率、多采多姿，有一種奔放、洒脫、無拘無束的快樂感受。

這兩個外貌嬌麗，性格各異的女孩，均在他心版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烙印，現在，當他原以爲可以與張亞男歡聚時，伊人却突然不知去向，焦急之情，不言可喩。

方少飛一邊胡思亂想，一邊向上次曾打過尖的小鎭疾奔，半路上迎面來了一個賣早點的小販，將挑子往方少飛的面前一放，指着鍋內熱騰騰的豆汁道：「公子，來碗豆汁吧，還有剛出爐的燒餅油條。」

找不到張亞男，方少飛那有心思吃早點，口說：「不要！」放步而去。

從鎭頭找到鎭尾，又從鎭尾找回鎭頭，來來回回好幾次，始終沒有見到張亞男，方少飛不禁大爲緊張起來，以爲一定是被四鳳逮住押走了。

他傻呼呼的立在鎭尾的陽關道上，正不知何去何從，有一個不算陌生的聲音傳入耳中：「方兄可是在等人？」

循聲望去，百毒公子江明川正從鎭裏大模大樣的走出來，方少飛冷然一哂，漫不經心的「嗯」了一聲，逕自向前行去。

江明川好厚的面皮，跟了上來，滿臉堆笑的道：「方兄在等那一位？」

方少飛對他沒有好感，懶得跟他磨菇，淡然應道：「是一位朋友。」奔勢陡地加快，存心想把他甩掉，不欲與他結伴而行。

百毒公子却毫不在乎，脚下加勁，又黏上來，正經八百的道：「如果方兄等的人是張姑娘，兄弟可正好帮得上忙。」

方少飛一楞，道：「那個張姑娘，可是張亞男？」

百毒公子道：「錯不了，正是西仙之女張亞男。」

「她在那兒？」

「就在前面不遠的樹林裏。」

「謝了。」

「不謝，小弟帶你去。」

江明川蠻熱心的，領着方少飛，前行數里，左轉入山，走進一大片楓樹林內。

時値秋末，楓葉差不多業巳落盡，觸目盡是嫣紅，煞是壯麗，有一頂暖轎就停在楓林深處，暖轎的旁邊還有四名轎伕。

方少飛道：「張姑娘呢？」

江明川客客氣氣的，說道：「在轎子裏。」

緊走幾步，打開轎簾，果見張亞面泛紫黑，正半躺半坐的蜷伏在轎內，不由的全身一顫，如遭雷殛，不問也明白是怎麼回事，惶聲說道：「亞男，妳怎麼會落在他們手裏？」

張亞男中毒甚深，氣息微弱的道：「別提了，老賊卑鄙無耻，我一上岸就上了他的惡當，北毒喬裝成賣豆汁的小販，在岸邊兜售，才喝了半碗便作了階下囚。」

一股怒氣直冲頂門，方少飛猛然一拳打過去，喝道：「姓江的，你好陰險，方某要你現世報。」

百毒公子閃身一避，道：「方兄別生氣，這對張姑娘毫無助益。」

方少飛怒容滿面的道：「你們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連西仙的女兒也敢綁架，難道不怕白谷主大興問罪之師？」

北毒石天從林外大步而入，陰惻惻的道：「老夫的目標是你方少飛。」

方少飛單刀直入的問道：「毫無疑問，剛才賣豆汁的那個老傢伙就是你？」

北毒皮笑肉不笑的道：「你沒有喝豆汁，使老夫白白的損失了五十萬兩銀子，實在可惜，亦復可恨。」

石天是用毒的老祖宗，張亞男既巳落在他的手裏，必定有所圖謀，此時逞强，百害無益，這一層道理方少飛自然省得，從容不迫的道：「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不必拐彎抹角，你究竟目的何在，直說出來吧。」

北毒嘿嘿一笑，道：「方少飛，看不透你還蠻痛快的，這樣咱們就好談了，你假如想救張丫頭的命，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

張亞男不等方少飛開口，便搶先說道：「少飛哥，別接受他的敲詐勒索，他不敢殺我，殺了我我爹娘絕不會輕饒他。」

北毒衝至轎前，厲聲的說道：「丫頭閉嘴，殺了妳神鬼不覺，西仙做夢也夢不到。」

張亞男駡道：「你想的美，少飛哥自然會替我報噩耗。」

「方少飛也活不了，老夫正可拿他找萬貞兒換銀子。」

「別吹牛，少飛哥神功蓋世，你奈何不了他。」

「丫頭，妳把他抬的太高了，方小子要是不答應老夫的要求，絕難逃出石某的手掌心。」

「老匹夫，老怪物，你下流，你卑鄙，你齷齪，你不是人，你將來一定不會有好下塲——」

「死丫頭，妳如果不想死，就省省力

氣吧，說話越多，毒性發作的越快。」

的確，張亞男感覺到雙眼發黑，頭昏腦脹，四肢百骸皆疲弱無力，連罵人的氣也沒有了。

方少飛痛如己受，對北毒說道：「你想要什麼，說吧。」

北毒石天說道：「老夫想要『玄天眞經』。」

「對不起，眞經不在在下身上。」

「老夫不信。」

「不信你可以搜。」

「老夫當然要搜。」

不待北毒來搜，方少飛巳自行將包袱打開，並且解開衣袖，將口袋翻出來給他看。

江明川師徒大失所望，相顧愕然。

北毒石天怒冲冲的道：「小子，說，你將『玄天眞經』藏到那裏去了？」

方少飛說道：「完璧歸趙，物歸回原主。」

「是那一個？」

「黑煞龍飛。」

「龍老兒現在何處？」

「抱歉，抱歉。現在該在下跟你講條件了。」

「小子，你還想跟老夫討價還價？」

跟張亞男相處日久，方少飛也學會運用計謀巧思，心念三轉，早巳定下一計，慢吞吞的將衣鈕扣好，包袱收起，說道：「毒殺張姑娘，揹上一身的血債，總不及取得眞經實惠。」

這話正好說到北毒的心坎裏，他本來就是這樣計劃的，聞言冷哼一聲，道：「小子，別打哈哈，你還沒有說龍老兒現在在那裏。」

方少飛道：「想要知道龍飛的下落你必須先交出解毒藥來。」

「方小子，你保證玄天眞經在黑煞手裏？」

「是在下親手送交。」

「你保證老夫能得到眞經？」

「在下只負責領路，能否得手全憑你自己的本事。」

「小子該不會是想使詐吧？」

「帶到地頭，讓你親眼看到龍飛才算數。」

北毒石天略作沉吟後道：「老夫答應你，咱們上路吧！」

方少飛道：「且慢，先拿解藥來。」

江明川道：「不見兔子不撒鷹，天下沒有這麼便宜的事。」

「你們不願意就算了，在下也不想强求。」

「方少飛，你少神氣，惹惱了家師，連你也一起拿下。」

「貴師徒的毒陣在太原就領教過了，那時候沒能把我怎麼樣，現在更難。」

「那是你小子走狗運，又有南僧，東丐帮你。」

「你們的聲勢更大，北毒、西仙一鼻孔出氣。」

「方少飛，老子就不信你有什麼了不起，看打！」

百毒公子怒火中燒，劈面就是一拳，方少飛原地不動，打出一張天九牌，但聞叭達一聲，江明川想躲也躲不過，拳頭上印上一張大十，痛得他嗚哇大作，不停的甩着手。

北毒朗聲說道：「原則上老夫可以接受你的要求，先將解藥給你，但在見到龍飛之後才可能服用。」

「不行，現在就要服用，如果解藥是假，在下豈不要吃大虧。」

「你小子的心眼兒倒挺多的，難道老夫就不應該防備你們溜走上惡當。」

「這個閣下儘管大放寬心，待張姑娘的毒性完全解除後，你可以用普通的手法暫時將她的痲穴點住。」

雙方各不相讓，這倒不失爲是個兩不吃虧的好辦法，北毒遲疑少頃，便痛快答應下來。

立即給張亞男服下一粒解毒藥，才一忽兒工夫，她滿臉紫黑之色便逐漸散去，精神也大爲振作，一翻身就要跳出轎子來，北毒及時飛起一指，點了她的痲穴，隨又僵在原地不動了。

方少飛道：「亞男，妳現在感覺如何？體內的餘毒是否巳完全清除？」

張亞男痲穴被制，說話並無妨碍，道：「嗯，毒性好像是清除乾淨了，只是黑煞雙腿巳殘，絕非北毒對手，眞經一定會被他奪去，太便宜這個老匹夫了。」

方少飛歎了一口氣，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爲了救妳，只好犧牲龍老哥，能否活命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二人一搭一唱，北毒更加堅信不疑，一行八人即刻上路，來到八公山，進入流沙谷，直至到達黑煞所居洞穴對岸，方少飛這才叫大家停在流沙河邊。

黑煞龍飛正在洞外練功，方少飛大聲說道：「龍老哥，北毒要來搶你的『玄天眞經』，小心啊。」

「玄天眞經」是龍飛的命，就斜擺在他對面石壁上，聞言下意識的將眞經往褲襠裏一放，咬牙切齒的大聲罵道：「方少飛，你幹的好事，老夫要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黑煞龍飛是眞的在發火，「玄天眞經」大家又有目共睹，北毒師徒那還用得到猶豫，手一揮，領着四名嘍囉，一縱就是數丈，跳進流沙河。

當然，他們不可能再彈起身來縱第二次，一下子全部陷下去了。

方少飛以最快的速度將張亞男的穴道解開，道：「這是一條流沙河，根本過不去，不想死的話最好走回頭路，誰要是逞能必然會葬身流沙河。」

張亞男得理不饒人，連本帶利一齊算，接着叫罵道：「方公子大人大量，大人不記小人過，饒你們一條狗命，大概是前世都燒了好香，要是換了姑奶奶我，早就賞你們一張天九牌，送上九天，請保重，再見了。」

北毒一念之貪，上了惡當，正自全力回游，眼睜睜的看着二人揚長而去。

× × ×

由皖赴京的官道上，在一處山邊拐角的地方，有一個茶棚，秋高氣爽，本當是生意清淡的時刻，這日正午，却意外的上了六七成的座，連賣茶的都感到納悶。

茶客清一色全部是女的，一共是九個人，四人穿紅，四人著綠，一名中年婦人

高坐在中間，顧盼之間艷光四射，不怒自威。

婦人不是別個，芙蓉谷主西仙白芙蓉是也。

四名紅衣少女乃「芙蓉四鳳」，綠衣少女正是張亞男的四名使女。

春蘭、夏荷、秋菊、冬梅都只剩下一隻右手，左手皆被西仙齊腕剁掉，這是對他們看管不周，讓張亞男從容逃走最輕的處分。

西仙白芙蓉緊綳着臉，對辣手娘子金鳳說道：「金鳳，妳確定亞男巳經離開姥山？」

金鳳躬身答道：「回谷主的話，此事是屬下親目所見，絕對沒錯。」

西仙道：「那方少飛是什麼時候離開的？」

「相差不到一個時辰。」

「也是妳親目所見？」

「是的，屬下等無能，未將方少飛制住，曾在暗中窺伺，見他泛舟北去。」

「飯桶，芙蓉谷的威名全被你們丟光了，打不過方少飛倒也罷了，居然連人也追丟，將來還能幹什麼？」

「非是金鳳等不盡力，實因方少飛巳盡得眞經精髓，又有吳元俊、包不輸從旁助陣，故而辱命敗北，請谷主治罪。」

銀鳳、黃鳳、紫鳳皆垂首而立，惶惶然如待罪的羔羊。

西仙惡狠狠的瞪了她們四人一眼，道：「本谷主巳經說過，這筆賬先記着，以後再算，最不可原諒的是你們竟將方小子給追丟了。」

銀鳳戰戰兢兢的道：「方少飛乃鐵掌遊龍的徒弟，水上功夫絕佳，划起船來比箭還快，我們那能追得上。」

西仙喝了一口茶，道：「但願最後一件事你們沒有聽錯，他們眞的是要結伴到北京去。」

黃鳳堅定不移的道：「這事絕對正確，屬下親耳聽方少飛說過，要到北京去找布笠人，殺萬貞兒。」

西仙的眸中閃過一抹堅毅的神采，道：「只要他們眞的北上就好辦，此處乃通往京城的必經之地，一定可以逮得到，就怕他們長了飛毛腿，先一步溜了。」

金鳳道：「不可能，谷主封鎖這條道路巳有數日之久，任何人皆無法逃過咱們密佈各地樁卡的視綫。」

西仙聞言釋然，道：「金鳳，妳再去看看，外面可有什麼動靜？」

金鳳頷首應諾，蓮步甫移，銀鳳搶先說道：「不必去了，對面的樁子打來訊號，小姐與方少飛巳到。」

大家抬頭一看，對面山上的一名男子果然正在作着張亞男、方少飛巳到的手勢，西仙雙眉微挑，立命大夥兒背向官道坐下，低頭喝茶。

何消片刻時間，方少飛與張亞男便出現在官道上。

方少飛先說：「亞男，那邊有個茶棚，要不要喝口茶？」

張亞男道：「也好，吃點乾糧，歇歇脚，前面就不必打尖了。」

二人手拉着手，走進茶棚，坐在最外側的一副座頭上，根本沒留意在座的茶客，要了一壺茶，取出乾糧，有說有笑的吃喝起來。

還是張亞男眼尖，四鳳與她的四名使女四紅四綠，十分搶眼，被她偶然看到了，一聲不吭的，拉了方少飛一把，掉頭就走。

方少飛不明究裏，傻兮兮的道：「茶還沒有喝呢，幹嘛這麼急？」

張亞男呶呶嘴，方少飛四下一望，總算明白了是怎麼回事，跟着張亞男抱頭疾竄。

可是，爲時巳晚，想走也走不了啦，四鳳等八女巳呈扇形散開，將二人的去路堵死。

張亞男的名堂眞不少，事到如今，仍圖作困獸之鬥，大喝一聲，衝着四鳳猛攻三拳二掌，四鳳不疑有詐，以退爲進，欲以「四象陣」先將她困住，那知張亞男用的是虛招，拳掌遞出一半，倏然一個大轉身，嬌軀旋飛而起。

「小姐快請住手！」

「小姐手下留情！」

四名綠衣使女一面求情，一面攔阻，張亞男一概相應不理，四女又遠非她的敵手，卒被她突破重圍逃出去。

「大胆！」

西仙怒極而吼，去勢如風，只見人影一閃，巳搶在張亞男前頭，不問青紅皂白，劈面就是一掌。

白芙蓉挾怒出手，這一掌足足用了七八分的勁力，張亞男處境大險，又不敢還手，若被擊中，不死也得重傷。

方少飛眼見心上人閉目等死，急切間不遑多想，發招封阻，兩個人面對面的幹上了。

二人距離極近，招發即到，强勁的氣渦廻盪成風，塲中砂土飛揚，四名綠衣使女如遭巨力推撞，立身不穩，茶棚外的招貼更是「獵獵」作響，欲斷欲裂。蓬！蓬！兩股巨大無匹的暗力卒告接實，白芙蓉上身一仰，不由自主的向後退了三步，一臉驚詫，滿面殺機。

不多不少，方少飛也恰好退了三步，與她秋色平分。

雖說西仙未盡全力，這結果仍令她駭異萬分，憑她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竟然跟一個二十不到的小輩打成平手，實在令她無法忍受，從而也更加强了她奪取「玄天眞經」的決心。

從來沒見西仙這樣氣過，銀牙緊咬，滿臉殺氣，大踏步的向前走過來。

四名使女以爲她要對張亞男不利，忙不迭的一齊跪倒在小姐的四週，異口同聲的說道：「小姐，快向谷主賠個不是，以後再也不要逃走了。」

望着自己斷去的左手，一時悲從中來，俱皆泣不成聲。

他們的左手是怎麼斷的，張亞男心裏有數，也不禁爲之淚下如雨，聲淚俱下的道：「娘，千錯萬錯，都是做女兒的一個人的錯，希望妳老人家以後別再爲難他們了。」

這話軟中帶硬，柔中帶剛，表面上是在向母親道歉，實則並未對未來作任何承諾，抑且明白表示，以後的一切全由她一人承担，勿再牽連四女。

西仙當然聽得出來，怒從心頭起，惡向胆邊生，手起掌落，打了張亞男兩巴掌，氣憤不已的道：「給我綑起來！」

張亞男挺直腰幹，承受母親的責罰，面頰腫起來老高亦未予理會，伸直雙手，靜待綑綁。

谷主令出如山，春蘭那敢輕忽，找賣茶的討了一根繩子，在夏荷的帮助下，噙着滿眶熱淚，將張亞男的雙手綁起來。

方少飛於心不忍，亦復有點看不過去，聲沉語重的道：「白谷主，父女親情，乃是與生俱來，妳再怎麼禁止，充其量也只能禁住她的人，禁不住她的心，與其這樣大家都苦，何如結伴去將張前輩找回來，一家團圓，皆大歡喜。」

西仙生性最是剛强不過，豈容得方少飛多言插嘴，勃然大怒道：「閉上你的嘴，亞男根本沒有爹。」

方少飛一笑，道：「白前輩開什麼玩笑，每一個人都有爹，正如每一個人皆有娘一樣。」

「亞男她爹早就死了，化作灰，變作烟。」

「事實恰恰相反，張前輩還好端端的活在世上。」

「你怎麼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在下要是知道的，早就帶亞男去找了。」

「方少飛，本仙子要你發下重誓，從此刻起，發誓與亞男斷絕一切來往。」

「白前輩，我們的交往純出一片眞誠，在下歉難從命。」

西仙氣得全身發抖，挑眉瞪眼的道：

「好狂妄的娃兒，不發誓本谷主現在就叫你血染黃沙。」

越說越氣，挽起一片狂濤，揮手一掌劈下去。

方少飛毫不含糊，舉臂强行架住，義正詞嚴的道：「請勿一錯再錯，更別剛愎自用，無論如何，你們夫妻間的不合，不應該影響到亞男的幸福。」

「這是我們的家務事，你管不着。」

「站在朋友的立場上，在下能置身事外？」

「你敢教訓本谷主？」

「錯誤的言行，人人得以糾擧。」

「你找死！」

盛怒之下，出手極重，又是一掌罩下來，方少飛不肯退讓，再行封架，張亞男忽然說道：「少飛哥，不許跟我娘頂嘴，你去吧，今生有緣，我們也許還有再見之日，若是無緣，就只好寄望來生。」

說至最後，喉頭好像被什麼東西哽住，變作一陣嗚咽，再也說不下去了。

方少飛略作尋思，說道：「好吧，我這就走，到達北京之後，我會替妳找尋令尊大人，一旦尋獲張前輩，一定請他來找妳。亞男，妳自己千萬要珍重，咱們後會有期。」

言吧，收回雙臂，掉頭而去。

「攔住他！」

西仙一聲令下，四鳳蜂擁而上，立將方少飛攔下來。

方少飛錯愕之下，轉身對白芙蓉詥道：「白谷主不許在下管你們的家務事，現在又不准我走，究竟是何居心？」

西仙上前三步，道：「你走可以，東西留下來。」

「什麼東西？」

「『玄天眞經』！」

「不在我身上。」

「在誰身上？」

「黑白雙煞身上。」

「黑白雙煞又在何處？」

「一個在流沙谷，一個在紫禁城。」

「『玄天眞經』何等重要，天下英雄拚掉老命搶都搶不到，你會將到手的寶貝拱手送給黑白雙煞？本谷主信不過。」

張亞男怕枝節橫生，再起衝突，不論是母親，或是方少飛，她都不忍見他們落敗受辱，忙道：「娘，這是眞的，眞經的確不在少飛身上，他與布笠人只是雙煞的代表人，早已物歸原主，而且流沙谷險惡萬分，北毒師徒正在死亡的邊緣掙扎，妳老人家可千萬不要去。」

這些話，字字句句都是千眞萬確的事實，然而，在西仙的心目中，認定女兒一定是胳膊肘往外彎，帮着方少飛說話，根本不予採信，反而更加認爲「玄天眞經」一定在方少飛的身上，當下不再多言，立即展開一輪猛攻。

張亞男帮了倒忙，情勢急轉直下，方少飛且戰且說道：「請白谷主暫息雷霆，眞經確實不在在下身上。」

白芙蓉道：「本仙子不信！」

「要怎樣前輩才肯信？」

「除非將眞經交出來。」

「沒有眞經叫在下如何交？」

「交不出來你就死吧，四鳳姥山受辱的帳正好一起算。」

「姥山之事，錯不在我，前輩本來就不應該佔據家師的產業。」

「本谷主看中了那塊地方，買賣不成，只好逕行進駐，就算你那四個老鬼師父在場，也未見得敢放半個屁。」

鐵掌遊龍吳元俊在遠處接口說道：「白芙蓉，妳這話未免欺人太甚，老夫但有一口氣在，絕不允許外人强佔姥山。」

發話之初，人尙在官道上，話音一落，已來到眼前。

來的人還不止一個，牌仙包不輸手捧鐵鐧，緊隨在後，醉俠卜常醒居右，玉面觀音彭盈妹在左，「神州四傑」一下子全部到齊了。

方少飛好不欣慰，上前拉住卜常醒、彭盈妹的手，對吳元俊說道：「二師父不是要留在姥山，重建巢湖三十六寨嗎？怎麼會跑來此地？又是如何與大師父、四師父碰面的？」

吳元俊道：「爲師的此來，就是爲重振三十六寨威名奔波，因爲昔日的弟兄散居各地，此處亦數不在少，正巧大師兄與四妹路過，彼此不期而遇。」

西仙白芙蓉自視太高，儘管「神州四傑」聯袂而來，她依然面不改色，語冷如冰的道：「四位來的正是時候，關于姥山的事咱們正可作一澈底了斷。」

醉俠卜常醒憤憤然道：「姥山與妳毫無牽連，無須了斷。」

西仙白芙蓉道：「凡是本仙子看中的東西，沒有一樣弄不到手，我以前說過，可以買。」

鐵掌遊龍吳元俊道：「老夫早就說過，不賣！」

西仙道：「換也可以。」

彭盈妹突然想起布笠人以前說過的一句話，道：「妳拿什麼換？」

西仙道：「西域芙蓉谷。」

彭盈妹道：「芙蓉谷太遠，我們沒興趣，如果你能交出兩顆人頭來，我吳二哥或許可以考慮。」

西仙一怔神，道：「誰的人頭？」

吳元俊早已會意，道：「是萬貞兒父女的人頭。」

萬太師權傾朝野，萬貞兒更是貴爲貴妃，集寵幸於一身，這兩顆人頭可不好取，也不好惹，西仙冷笑一聲，道：「本谷主不幹！」

醉俠卜常醒故意激道：「白谷主可是不敢？」

西仙憤怒不已道：「笑話，天底下沒有我白芙蓉不敢的事，問題是區區姥山一地值不了這許多，換一顆別的人頭吧。」

吳元俊道：「不換，除萬貞兒父女的人頭外，其他的一概免談。」

西仙冷笑道：「姥山總寨早已毁於大火，目前是本谷主在出資重建，破地方値不了多少，總寨主別死心眼，換幾個銀子等於是白撿的。」

這話太刻薄，惹惱了吳元俊，聲色俱厲的道：「金窩銀窩總比不上自己的狗窩好，姥山雖破，畢竟是老寨主畢生血汗的結晶，妳出再多老夫也不能賣，至於重建的費用，吳某倒可以如數照付，不會讓妳吃半點虧。」

西仙好大的火氣，威風八面的道：「吳元俊，本仙子做事一向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有折扣，不打回票，姥山是要定了，『玄天眞經』也要定了！」

作了一個手勢，佈置在外面的二十四名身穿青衣，腰繫白色絲帶，手握鋼刀的男子，已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奔至現場，在「神州四傑」的身後佈下一道人牆。

醉俠卜常醒眼一瞪，道：「看這架勢，白谷主是想動硬的？」

西仙冷森森的說道：「好說，姥山的事不解決，眞經不交出來，你們一個也別想走。」

牌仙包不輸是火氣最大的一個，一直隱忍未發，這時已是忍無可忍，突地獅吼一聲，道：「他媽的，妳簡直把四傑看扁了，今天我老包就是拚着這條命不要，也要鬥鬥妳，老子就不信妳是成了精的狐狸，還是會變魔法的老巫婆。」

他的脾氣一發不可收拾，天九牌疾射如雨，張張均打向西仙全身致命要害之處，把個白芙蓉激得直跳脚，一叠聲的道：「給我殺！殺！殺！」

西仙確非等閑人物，包不輸打來的天九牌，她接一張打一張，借花獻佛，又打向卜常醒、吳元俊、與彭盈妹，只見場中鐵牌紛飛，來去如梭，蔚爲奇觀。

包不輸眼見暗器奈何她不得，馬上改以拳掌，雙方短兵相接幹上了。

芙蓉四鳳及二十四名青衣男子，也早已加入戰圈，與方少飛師徒鬥在一起。

刀光劍影，拳掌交揮，打得慘烈，打得兇險，打得天昏地暗，打得日月無光，一個小小的茶棚已是面目全非，場中的每一個都在動，每一個人都有隨時喪命亡魂的可能。

只有張亞男及看守她的四名綠衣使女沒有動。

而張亞男則是最最痛苦的一人。

一邊是她親生的娘，一邊是她心愛的人師徒，不論是誰勝誰負，誰死誰亡，都足以令她難堪，甚至遺恨終身。

偏偏，她的雙手被縛着，根本無能爲力。

事實上就算行動自由，也同樣無力化解這一場紛爭。

她是個智多星，一時間却黔驢技窮，一策莫展。

她畢竟還是足智多謀的人，沉思良久，終於被她想出一個點子來，不着痕跡的跟春蘭、夏荷、秋菊、冬梅聊起天來，道：「依你們的看法，這一場惡鬥誰會是贏家？」

年紀最小的冬梅道：「當然是我們谷主。」

年紀最長的春蘭有不同的看法：「神州四傑均非庸手，方公子更是後生可畏，認眞打起來，谷主恐怕不易取勝。」

秋菊道：「我們的人數比他們多得多，獲勝的機會也應該多一些。」

只有夏荷沒有講話，張亞男道：「夏荷妳怎麼不說話？我想聽聽妳的意見。」

夏荷朝場中仔細的觀察了一下，道：「依奴婢看，雙方勢均力敵，打至最後，很可能是兩敗俱傷。」

張亞男道：「嗯，我同意妳的看法，兩敗俱傷，到最後問題還是解決不了，爲了方公子師徒，更爲了我娘，我們得設法化解才行。」

春蘭道：「如何化解？」

張亞男道：「放我走就可以化解。」

冬梅臉都嚇白了，道：「我的姑奶奶，妳可千萬別逃，小姐要是一走，我們準沒命。」

張亞男啐了她一口，道：「冬梅，妳想到那裏去了，緊張個屁，我的意思是說，等我跑出去一段距離後，你們再告訴我娘，我娘一定會追我，這樣一個跑，一個追，只要我娘離開這裏，這場混戰就打不下去了。」

春蘭想了想，道：「辦法是不錯，只是盛怒之下，我担心谷主會傷了小姐。」

張亞男道：「不會的，知母莫若女，別看我娘管我管得很嚴，不准我去找我爹，其實娘最疼我了，是怕被爹搶去。」

夏荷道：「小姐是谷主的命根子，相信不會有危險，可是令谷主如果找我們四個人算帳怎麼辦？」

張亞男道：「天大的事我担當。」

四女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一陣密商後終於點了頭。

場中熱戰正酣，方少飛力戰「芙蓉四鳳」，白芙蓉面對醉俠卜常醒、牌仙包不輸。鐵掌遊龍吳元俊、玉面觀音彭盈妹則與二十四名青衣男子大打出手，彼此旗鼓相當，難分軒輊。

張亞男毫不猶豫，躡手躡足的從母親身後繞過，一到大路，奔勢陡地加快，向北飛馳。

（未完・十三）

子午石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莫先生因爲卜可夫將占如森殺掉，劉耀柱怕被卜可夫謀殺，便離家出走到處躲避，藍星公司亦派了黑黨去找尋他，莫先生怕劉耀柱有閃失，亦派了李敏、林鈴分頭找尋他的下落，同時通知司馬洛協助她們。李敏按照電腦資料找到劉耀柱曾住過的所謂鬼屋，其實是假的，只是一個吊鋼綫的黑衣服的型像來嚇唬人，李敏不小心跌落陷阱內，不能跑上來，幸好司馬洛接到通知趕來，把她救出……林鈴這邊出動也不好過，劉耀柱利用村人迷信把他所住的村屋說成是風水屋，生人勿近，林鈴找到他的村屋，被村人圍趕，才知道劉耀柱的詭計……

難逃厄運

林鈴說：「你們這些傻瓜！幸好來的是我！」

「你——難道不是來破壞的？」那人問。

林鈴的意思是，假如來的是黑黨，他們這一圍捕，可就後果堪虞了。不過黑黨又未必會在這裏開殺戒吧？他要找的是劉耀柱，非不得已，他也不想留下太多屍體，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的，也許假如他沒有給捉住的話，他也是逃掉就算了。

她說：「我是朱先生叫來的，我不過是試試你們有沒有依他的話去做罷了！」

「原來是這樣的？」那人狐疑地看着林鈴。

卒被捉着

「是的，」林鈴說道：「朱先生沒有對你們講過，風水與人的鬥志之間的關係嗎？」

「什麼人的鬥志？」那人更加感到莫名其妙。

「風水這門學問，」林鈴說：「許多地方還是非常深奧，我們也是不易了解清楚的。不過朱先生認爲單靠風水也不是好辦法，人是還需要有奮鬥心的。譬如說：你這裏風水非常之好，應該發達得很了，但是你們都不做生意，不做工作，那更沒有用，難道坐在家裏，錢就會從天上跌下來了？所以，必須要人的本身有奮鬥心，所謂天時地利人和，三種因素都要配合的，即使風水不大好，你們能夠努力奮鬥，亦是可以改善得多，現在你們肯這樣努力，證明你們是有奮鬥心的，那就足以應付任何困難！」

林鈴這一番話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她不過是信口開河，但是講出來卻又不無道理，所以那人也是相當信服的。

他說：「眞的是朱先生派妳來試我們的？」

「是的，」林鈴說：「他担心你們不知道把事情弄成怎樣，而他自己又沒有回來，所以就派我來了。」

「這個——」那人又說：「但是現在那些玻璃打破了，怎麼辦呢？」

「破了即是等於把災刦抵消了，」林鈴說：「因此你們也可以放心了。有什麼災刦也不會降臨到你們的身上來了。這是他的特別安排，因此假如以後還有人來做什麼破壞的事情，你們也是大可以不必理會的，就由他們去弄好了，越弄對你們就越有益！」

林鈴這樣講，似乎有導人迷信之嫌，不過這卻是無可奈何的，印象已經由劉耀柱造成了，深印腦海，而且他們本來亦是相信這些事情的，林鈴即使花很長的時間和很多的唇舌亦未必能夠說服他們，反而足以令他們感到困惑。

現在林鈴這樣講，會大大增强他們的自信心，在心理學上來講，對他們會有一定的好處，而且這樣，假如黑黨下一步再來探頭探腦，亦不會引起衝突了。他們實在亦都是良善的人，假如給黑黨傷害了，那就未免太不值了。

而那人亦很相信林鈴之所講，其他的

人雖然未能動手，但是在並不遠，亦是聽見的，而他們對事情的「眞相」亦表示歡迎。

「好了，」林鈴說：「我現在的工作已經做完了，我也要走了，你們好自爲之吧！」

他們呆呆地看着林鈴走了。

在林鈴離開了之後，他們都一一從暫時的痛苦中恢復過來，回到了村中之後，他們商量了一遍之後，對這件事情的發生果然都表示欣慰。同時，他們亦不由得奇怪，林鈴是一個什麼人，竟可以輕易把他們這幾個大漢輕易制服。他們這位「朱先生」眞是了不起的，認識那麼多的能人異士。

林鈴則是一面走，一面仍感到啼笑皆非。

劉耀柱開的這個玩笑，可眞是豈有此理。

她這一找是失敗了，劉耀柱並不是躲在這個地方。李敏的找尋又如何呢？其他那些人的找尋又是如何呢？

× × ×

另外一組莫先生的手下，此時亦找到了另一個劉耀柱可能躲着的地方了。

他們也是相當能幹的兩個人員，本領也許比不上林鈴、李敏及司馬洛三個人，不過卻是比普通的人能幹許多了。

他們的目的又是一間荒僻的屋子。

這一間屋子，又不是在一條村子中，有其他村民在裏面帮助防守着，亦不是一間鬼屋。祇是一間普通的別墅式屋子，不過並沒有花園。

兩個人從遠遠小心地向屋子望過去，看見這屋子是緊閉着門戶，而窗內亦是垂着厚厚的窗簾，什麼都看不見的。外表看來屋中似乎沒有人，也似乎目前是沒有人住在屋中。但實情卻未必是如此的。假如劉耀柱躲在這屋子裏，他也會裝成沒有人在家的樣子。

兩個人小心商量了一下，其中一人低聲說：「我過去看一看，你在這裏掩護着我！」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

於是這人便悄悄地摸索前行，逼近那座屋子，而他的同伴則拿着槍在後面掩護着他。

他們兩個人，也認爲應該相當夠了，因爲照他們所知，假如是劉耀柱躲在這屋子裏面，他應該是祇有一個人。劉耀柱是正在躲藏在逃匿之中，不應該會有什麼人與他在一起的。

那個人到達了屋子的門口前面，才發覺門外是並沒有門鈴的，於是他祇好伸手去敲門。

沒有人應門。他改爲用拳頭搥門。假如屋中人已經睡着了的話，搥門的聲音是應該可以使屋中的人醒過來的。

但是仍然沒有人應門。

那人搥了一陣門，便把身子貼在門邊的牆壁上，叫道：「喂，開門！有人在屋裏嗎？假如不開門，我要破門而入了，我們是警探，我們是來查案的。」

他那個同伴在較遠的地方可以看見這屋子的後門，假如有人從後門逃出來的話是逃不過他的眼睛的。不過暫時則未發生這個情形。

「好了，」敲門的那個人員叫道：「我給你一分鐘時間，假如一分鐘之後還不開門，那就別怪我不客氣！而且你也不要妄想抵抗，你已經被包圍了！」

他很可能祇是對着一間空屋說話，屋子裏可能是根本沒有人在着的，但他還是必須如此做。先禮後兵，先警告過了之後才採取行動，那就可以說是仁至義盡了。

一分鐘很快就過完了。那人叫道：「你的時間已經過完了！」這樣叫着，他就提起脚來，向門上猛的一撐。

他是受過訓練的人員，氣力很不差，亦懂得撐向門的什麼部份是最爲有效，因此這樣一撐，那度門就給他撐開了。

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門一打開，就像引爆一隻炸彈似的，七彩的烟撲面直衝而出。

這情形也就像是黑黨在那湖邊別墅遭遇到的差不多。

門內就是藏着一些會把化學性的烟噴出來的機關，而現在，這些烟就把他包圍了。

這烟有一種奇特的氣味，使這個人頭暈目眩，身子發軟，呼吸不暢，他不但不能衝入屋中，就是要退後避開亦來不及了。他軟軟地跪下，然後就在地上躺倒了。

他那個同伴看見了大吃一驚，心知情形不妙。這些烟可能會有劇毒，致人於死的？假如撞門那個人員就此中毒而死去，那就是太寃枉了。

他奮不顧身，向屋子的門裏放了兩槍，便連忙衝前去，一面掏出手帕掩住自己的口鼻，這樣他可以避免吸入那些毒氣。

他盡量忍住呼吸，跑到他的同伴身邊，把那個同伴拖走。幸而此時風是相當勁的，清勁的風把那些彩色的烟不斷吹走，不致於向他迎面湧過來。

把一個不能發力的人拖走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尤其是他又要摒住呼吸，自然更是使不出什麼氣力來了。

就好在有風的帮助，他只要把他的同伴拖了一小段，那些彩色的怪烟侵襲不到的地方，就可以暫停下來，休息一下。

他拿開了掩住口鼻的手帕，深深吸入新鮮空氣，他的同伴已經失去了知覺，而他雖說摒住了呼吸，亦是難免吸入了一點，他感到頭痛，暈眩和作嘔。

他咬着牙再把他那個同伴扶起來，這一次搭到自己的肩上抬着走。

他不知道那烟究竟是什麼。他們可能是中了一些很可怕的劇毒，因此他們是必須快點趕到醫院去的，越快治療就越好。

假如此時，劉耀柱是在屋子裏的話，他是很容易逃脫了，因爲這二個人員並沒有機會追他。

但是劉耀柱卻並不是在屋子裏，這間屋子又是一個烟幕，他們兩個人是白受苦一趟了。

那個人員好不容易才把他的同伴抬回車子，放上去，馬上就忍着頭痛和暈眩開車，趕到醫院去。

在一個小時之後，另外有二個他們的同事在警察的陪同之下趕到這間屋子來了。在這座城市裏，他們沒有足夠的人手，所以就要有勞警察之助了。

那屋子裏根本沒有人，亦沒有什麼東西，祇是留下了一隻噴氣筒和一個簡單的機關，祇要把這個機關噴氣筒接上，門一打開，那些奇怪的烟就會噴出。此時，瓶中的烟則是已經噴盡了。

警方人員之來，是要把這隻噴瓶拿回去研究一下，因爲一個莫先生手下的人員給那些烟燻暈之後，雖然是已經醒過來了之後還是甚爲辛苦，而醫院裡的醫生不大能夠肯定他所中的究竟是什麼毒氣。

把現場留下來的東西拿回去檢驗一下就可以較爲清楚，而清楚了是什麼東西之後，治療是亦會容易和有把握得多。

那隻噴瓶在檢驗過了之後，醫生果然就是比較有把握了，他再到那個人員躺着的病房中。

那個人員此時還是苦着臉，因爲頭還是很痛。

「仍然頭痛，」醫生說：「這是當然的病狀！」

「究竟我中了的是什麼毒？」那人員問道。

「大碍是沒有的，」醫生說：「這種氣體，我講出來你未必認識，名字又是很長的，總之就是一種加進了化學物品的氣體，而這種化學物品，會使你連續頭痛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那個人員呻吟地說：「沒有辦法可以止痛嗎？」

「沒有什麼有效的辦法，」醫生搖搖頭說道：「祇有等它的藥效自己漸漸消退，而且，反正是沒有大碍的，你就在這裏休息一下好了。」

「休息！」那個人員呻吟一聲。「換了你是我，你就知道滋味了。」

但是醫生的確是沒有什麼辦法，這個人員就是不能忍也是非忍不可了。

那種氣體的作用就是要嗅到的人頭痛臥床，因而也暫時失去追捕的能力了，如此而已。

黑鯊也就是嚐過這滋味的。

黑鯊在那山頂的湖邊別墅追上了劉耀柱的時候，却給門裏噴出一陣彩色的烟迷住了而倒下來，這一陣彩色的烟就是相同的。

黑鯊總算逃得快而沒有給迷得暈倒了，他亦能及時爬到溪邊把臉浸進水中，因而他當時沒有那麼辛苦。然而在後來，他却還是感到陣陣隱隱的頭痛，無藥可治，因此他亦是行動不便了幾天，也許就是爲什麼林鈴、李敏與莫先生的手下們紛紛上當，他則無事，因爲他慢了。

黑鯊的運氣似乎是相當之好的。

而這一天，黑鯊又巳經開始恢復活動了。

他是一個喜歡女人的人，而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一個女人。他喜歡到那些酒吧式的夜總會去。那裏的女人多數是出賣的。

但是出賣之中亦有賣得願意與免强之分，賣給一個看見外表就討厭的男人，自然是心裡不舒服了。但假如是賣給一個外表翩翩，英俊瀟洒的男人，那心裏又會舒服得多，甚至高興。

這個世界上的人多是以貌取人，尤其是那樣的地方的女人。

黑鯊這個男人，假如不知道他是一個殺手，那女人對他是會有好感的，因爲他的外表相當英俊，雖然全身黑色，却也算是一個講究打扮的人，而他又是出得起錢的。

他把一個女人帶回他所住酒店裏，與他狂歡一番，那個女人因爲對他頗有好感，所以對他一些近乎虐待狂的動作亦忍受下去了。

後來，黑鯊得到了發洩之後，就長嘆一聲，軟軟地躺倒她的身邊，說：「我早就應該試用這個辦法的。」

「怎麼，」那女人說：「你病了！」

「又不是什麼大病，」黑鯊說：「祇是一直頭痛！」

那女人咭咭地笑起來。「頭痛嘛，這個的確是最有效的了，你實在應該早一些實行，而且早一些找我最好！」

「現在你巳經替我醫治好了。」黑鯊說。

那女人又得意地笑着說：「醫治頭痛是我的專長，以後你再頭痛，記得來找我，明白嗎？」

「一定，」黑鯊微笑着：「現在我得睡覺了，你在這裏陪我。」

「很好！」那個女郎說，雖然她們通常是不陪夜的，「解決」了之後就可以走而去做自己的事情，但是黑鯊給她的價錢夠高，她就認爲大可以這樣做而遷就他一下了。

「不過我明天一早就要起身了，」黑鯊說：「七點。」

「眞奇怪，」那女郎說：「這算是享受嗎？」

「有什麼辦法？」黑鯊說：「明天一早有重要的工作。」

「哦，」那女郎說：「你也是要工作的？」

「當然了，」黑鯊說：「男人都是要工作的，不工作，哪裏拿錢給你？你七點鐘叫我起來。」

「唔——七點！」那個女郎呶着嘴唇說，「我可能早上七點鐘才上床，但是從來沒有過在七點鐘起床的，我就怕醒不過來。」

「好！」黑鯊說：「我自己叫酒店的人叫醒我好了。」

他拿起電話接通了酒店的服務處，吩咐在七點鐘叫他起床。跟着他閉上了眼睛，幾乎馬上就入睡了。

他睡得很熟，然而一有異動，他却是會馬上醒過來的。

有一次，在半夜的時候，那個女郎起身上洗手間去，黑鯊就馬上張開了眼皮。當然這個女人是不會亦沒有理由做什麼對他不利的事情的。

黑鯊這就是一種習慣，這種習慣使人不容易乘他睡着的時候暗算他。

第二天早上，酒店的服務員還未有來電話，黑鯊就巳經醒過來。其實他這種人，假如一定要依時醒過來的話，通常亦是可以辦到的。

那個女郎倒是睡得很熟，假如依賴她叫醒黑鯊的話，那可眞是誤事了。她一直睡到近中午時才醒過來。那時黑鯊巳經不在了。

黑鯊並沒有在這裏留下什麼東西，假如有人走進來看看的話，很可能以爲這房間祇是這個女郎租住的，黑鯊可能會回來，但更可能是不會回來了。

但黑鯊倒在床頭几上，留下了一張鈔票。

這是夜渡資以外的打賞。黑鯊這個人不是良善的人，但是他亦有虛榮心，希望能在女人的心中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

那個女郎喃喃着說道：「工作！男人都是把工作看得比女人更重要，不過，假如一個男人不工作，又討厭死了！他雖然可以整天陪着你，但是他却要向你要錢，那時却是弄得你非要工作不可！」

她以爲黑鯊是一個商人之類，其實却並非如此。黑鯊的工作就是找尋劉耀柱。

此時的黑鯊巳經在很遠，在一條郊外的公路的斜坡上，樹林之中看着前頭的路面。

有一部送伙食用品的小型貨車沿路駛進來。因爲黑鯊是在較高的地方居高臨下而望，所以遠在這部小型貨車未到達之前，他巳經看見了。

黑鯊馬上就走下山坡，到了路面上。

這車子是由一個年輕的送貨員駕駛的。車子是屬於一間很大的百貨公司，幾乎什麼東西都有賣，客人可以打電話訂貨，多也好少也好，遠近都送到。這樣的服務宗旨也使客人不好意思訂得太少。這間公司每天都派出很多部這樣的車子，負責駕車的，也就是負責送貨的人，一人管理一部車，簡單方便。

這個年輕的送貨員一面開車就一面吹着口哨，相當輕鬆。車子轉過了一個路彎，他就忽然看見了黑鯊在前頭，黑鯊是埋伏在路的中心。

假如路過的駕車人不想停車管閒事的話，黑鯊所躺的位置也使車子不能通過，非要停下來不可的。

這個年輕人亦是很關心，馬上就把車子停了下來，而且匆匆下車走過去扶起黑鯊。

他這樣做就上當了，黑鯊根本不是遭遇了什麼意外而躺在那裏的，這祇是一個詭計。他把黑鯊扶轉身來，黑鯊拿在手中，壓在肚子下面的手槍便也轉了過來，而指着他的肚子，黑鯊低聲喝道：「好了，不要動。」

「唏！唏！」那人叫道：「這算是什麼？」

「打刦！」黑鯊說。

「但——但我是沒有現錢的，」那人說：「我通常祇是收支票，或者客人是用信用卡賒貨——」

「別多講了，」黑鯊說：「回到車上去說。」

他推動這個人，而以黑鯊的氣力，這個人就是想不依也不行，就這樣給黑鯊推了上車，黑鯊在車上一揮手槍，擊在這人的頭上，使這人失去了知覺，不會再與他爭辯或者向他求情那麼嚕囌麻煩，跟着就把這部車子開動了，開進林中。

這車子裏不乏可以用的東西，而黑鯊便就地取材，拿了繩子和布，把這個人縛起來，嘴巴亦塞住了。這個人醒過來時巳不能動靜，祇能在喉嚨間發出「唔唔」的聲音。

但是雖然是這並不刺耳的聲音，黑鯊亦是並不贊成的。黑鯊轉過去再用槍對着他說：「你太吵了！」

他停下了車子，那人想問他究竟想做什麼事情也不能開口，而且即使能夠開口亦沒有機會開口，因爲黑鯊的槍又一擊下來，擊在他的頭上。這個人眼前一黑，又再度暈了過去，而這一次，是沒有那麼容易醒過來，因爲黑鯊這一次，是擊得重得多了。

其實這樣也巳經算是他的運氣不錯了，因爲黑鯊並沒有把他殺掉。黑鯊是一個殺人不霎眼的人。而黑鯊之所以沒有把這個人殺掉，乃是因爲這個人假如活着的話，對他可能還有用處。

黑鯊現在就是去捉劉耀柱。他巳經相當肯定這一次是會成功的了，不過有時人算不如天算，仍然有些微發生意外的可能性的。

比如說：劉耀柱可能忽然爲了某種理由决定出外，而不在家裏。

這部車子就是送貨到劉耀柱隱居着的地方的。黑鯊知道劉耀柱是在那裏，不過他不敢再魯莽地闖進那屋子去了，劉耀柱的陷阱使他頭痛，眞眞正正的是頭痛。現在，他喬裝了這個送貨的人，就應該可以順利地進入劉耀柱那間屋子了。

劉耀柱果然就是匿居在黑鯊心目中的目的地那間屋子裏。黑鯊果然就運氣較好，雖然頭痛了一段時間，還是能夠比林鈴他們先找到來。

劉耀柱也正在焦急，因爲車子所用的東西他是很等用的。他這間屋子本是屬於別人的，這個人不在此地，亦很少用，他就不問自借，臨時借來藏身。

假如房屋的原主回來也不要緊，祇要講幾句好話就行了。

其實他祇要打一個長途電話給那正在外地的屋主，也是毫無困難可以借到這間屋子的。但是他不想這樣做，多一個人知道，總是不大好的，這也是他自己不露面去買東西而叫人送貨的原因。

劉耀柱打了一個電話催促送貨的公司，公司的人告訴他貨巳經送出了，很快就會到。

那人解釋：「我們一車子的貨是依着地區的遠近而輪着送的，所以雖然送貨的車子一早就出去了，還是要遲一些才能到達……」

劉耀柱不耐煩地摔下電話。這個脾氣古怪的人，脾氣同時亦是相當壞的。

他剛剛摔下電話，抬起頭，就看見車子正在沿路駛過來了。果然送到了，於是他就馬上跑回樓下去。

車子在花園的大鐵門的外面停了下來，開車的人響號，劉耀柱按了電掣，讓鐵門自動打開來。

那部房車駛入花園中，那鐵門又自動關上了。

這屋子門禁森嚴，也是黑鯊不想貿然闖進的原因。

黑鯊恐怕會碰到比頭痛更厲害的陷阱，不過現在喬裝了送貨的司機，他就可以順利進入了。

車子開到了屋前，停下來。

劉耀柱已經出現在門口，不耐煩地揮手叫道：「快點，拿進來。等得我頭上也冒烟了！」

「對不起，來了！」黑鯊說：「馬上就到了。」

他回身鑽進車子的後面，那載貨的部份，露出着一個狡猾的微笑。那個本來的司機，就躺在貨堆上面，給一隻紙盒遮住了，劉耀柱即使走到車子旁邊來亦是不容易看到的。

不過劉耀柱亦沒有過來，他祇是留在屋子的門內。他就是在花園的範圍之內，還是不願意現身。

黑鯊拿了一堆盒子，捧着從車子後面下來。

「快點，拿進來。」劉耀柱命令。

黑鯊亦服從地把那堆盒子拿着捧進屋中。

他現在仍戴着一副黑眼鏡，而巳經換上了那司機的衣服；頭上一頂工人的帽子又拉得低低的，所以劉耀柱認不清他的樣子。事實上劉耀柱本來亦是不大認得清楚他的樣子的。

黑鯊捧着那堆貨進入了廳中，劉耀柱揮着手命令：「拿進來，拿進來！」

黑鯊一進得門來就不那麼服從命令了，他停下來說：「叫人來帮帮好不好？那麼重！」

「這裏沒有人帮，」劉耀柱生氣地叫道：「你怎麼了？你是負責送貨的人呀！後生小子，連這樣的氣力都沒有嗎？」

因爲這個送貨員並不是普通的送貨員，而乃是由黑鯊所喬裝的，因而黑鯊的反應亦使劉耀柱大感意外了。

黑鯊就這樣把那些盒子一丟，散得一地都是。

盒子破了，其中有一隻大紙袋裏面裝的是橙和蘋果，這些水果就在地上亂滾。

「豈有此理！」劉耀柱氣急敗壞地叫着：「你這個人，你這是做事的嗎？」

他一面卻忙着去拾那些橙，狼狽地走來走去。這是相當特殊的反應，因爲在那些東西之中，那些果品，應該不是最重要的。

黑鯊微笑着站在那裏，手巳經從衣服下面把一把手槍掏了出來了。劉耀柱却還是在拾那些橙。黑鯊不慌不忙地站在那裏，等劉耀柱抬起頭來看他。

劉耀柱說：「你還不帮手收拾好？」

黑鯊還是沒有反應，劉耀柱才抬起頭來看他，看見黑鯊手中的槍，就愕住在那裏，還是爬在地上，不敢站起來。

「你！」他說：「又是你！」

「是的，」黑鯊說道：「又是我，不過，這一次，恐怕你是使不出什麼詭計來吧？」

「我……我不會跟你走的。」劉耀柱說。

「你不跟我走也不要緊，」黑鯊說，「我大可以把你縛起來抬走，你想舒服一些，就乖乖地跟我一起走吧！」

「我不走，」劉耀柱固執地道：「諒你也不敢殺我！」

「這倒是眞的，」黑鯊得意地說：「其實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你殺掉，因爲你跟我開的玩笑是太大了，沒有人敢開這樣的玩笑的。不過我不能殺你，我是奉命要把你活捉回去的。但這却並不就是說我不能夠令你受苦！你走得舒服與否，是操縱在我的手中的，現在走吧！」

「我不走。」劉耀柱爬到的那是一個角落，沒有可逃之路，他就索性鑽進了兩隻沙發之間的角落裏，差點把那裏的一盞企燈亦撞倒了。

黑鯊格格地冷笑着：「怎麼？難道你變成了一個小孩子了嗎？好！你不走，我把你抬走。你大可以叫救命的，這裏連隣居也沒有，不會有人聽到。」

「救命！」劉耀柱眞的叫起來。

黑鯊哈哈大笑着，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上前來。劉耀柱就在此時扳動了沙發後面那個電掣。原來他不是全無所覺的。

當黑鯊一開口講話，他對那把聲音就巳經有似曾相識之感，而且黑鯊的態度亦使他早就覺得情形不妙。所以東西跌在地上，劉耀柱就祇是去拾那些橙。那些橙滾得到處都是，劉耀柱也就很有理由爬到任何地方去。他於是就爬到沙發的後面，那個可以讓他扳動電掣的地方。

他祇是等待黑鯊上前，到了適合的地方時才把電掣扳開。

黑鯊忽然發覺脚下的地板浮動起來，使他不能站穩。假如地板向下面沉的話，黑鯊是會馬上跳開的，然而這地板却並不是向下面沉，而是向上浮升。

這使黑鯊立足不牢而仆倒了地上。

黑鯊知道他又上了劉耀柱的當，大爲憤怒，提起槍來向劉耀柱放了兩槍。就是把劉耀柱打死，他也顧不了許多了。

然而劉耀柱的佈置是很周密的，他的人巳經閃到了沙發的後面，黑鯊的槍彈給沙發擋去了。

物體神秘升空的事情又再度出現了。那地板就這樣把黑鯊抬起來向屋頂升上去，越升越快，黑鯊在那地板上很難保持平衡，也因此無法用力，想跳開也不行。

轉眼之間，他巳經升到很高，連手中的那把槍亦丟掉了。

這屋子有兩層，但這客廳的部份則祇有一層的，因而客廳的屋頂就是有兩層那麼高。黑鯊在那很短的時間內焦急地考慮着，要盡快作出一個決定來。

假如他迅速在地板上滾動，他可以滾離地板而跌下去，但是從這樣高跌下去，下面又有各種傢俬雜物，假如他跌在一件硬的傢俬上，給擱一擱，那是很不妙的。

但另一方面，假如他不離開地板，他就會給夾住在屋頂上，說不定會給夾扁，那是更不妙了。

沒有選擇，在最後的一刻，黑鯊滾身離開了地板，地板「蓬」的一聲撞在天花板上，就貼在那裏。

但黑鯊亦並不是就此直向下跌的。

他在滾離那塊地板的時候，巳及時看到了一條可以讓他逃走的路。

這就是大廳中間那盞琉璃大吊燈，是用一條鐵鍊吊在天花板上的。

他兩手執住了這吊燈，就懸在那裏而不跌下去了。

吊燈搖晃起來，而因爲這鐵鍊裝設的時候並不預算再支持一個人的體重的，因而裝在天花板處那些灰泥也開始裂了，隨

時都會脫出而跌下。

黑鯊迅速地一手前一手後，向下面爬下。

劉耀柱在看見他這個陷阱亦並沒有把黑鯊弄倒，大爲吃驚，連忙從沙發後面爬出來，撲過去拾起了黑鯊丟下來的那把手槍。

鐵鍊裝在天花板的地方此時巳支持不住了，「格勒」一聲脫了出來。

但此時黑鯊巳經一跳而離開了吊燈。吊燈「嘩啦」一聲跌在下面那張大餐枱上，黑鯊則是跳到了沙發上。

黑鯊的動作迅速，而且一直是在移動着，劉耀柱雖然抓到了那把手槍，一時之間却還是無法向黑鯊射擊，因爲移動的目標是最難射中的，尤其他又不是一個善於用槍的人。

他剛剛把槍擺向吊燈，吊燈巳經跌了下來，而黑鯊則巳跳到沙發那邊去。

他再把槍擺向沙發那邊，黑鯊却又巳經不在了，因爲沙發是有彈性的，黑鯊就像落在一張彈床上，一彈又跳開，而跳到另一邊的地上。

劉耀柱再把槍擺向黑鯊，黑鯊又不在了。他巳經躲到另一張沙發的後面。

「你不要動！」劉耀柱喝：「我拿了你的槍，我是可以把你殺死的！」

這一次，劉耀柱很可能是眞的决心把黑鯊殺掉了。

但是在這件事情上，黑鯊乃是一個專家，劉耀柱比較起來，有如幼稚生與大學生之比，雖然槍是在他的手上，他亦是未必能佔到什麼便宜的。

黑鯊的腿子從沙發的左邊伸出來，劉耀柱手中的槍就下意識地向沙發的左邊擺過去。但這是聲東擊西之計，黑鯊的人却是從沙發的右邊跳出來。

黑鯊巳抓起了手邊一件最現成的武器，就是一隻那些滾得一地都是的橙。

黑鯊迅速一揮手，這隻橙子就向劉耀柱直擲過去。

劉耀柱也沒有機會看清楚那是什麼，祇是看到一團金黃色的東西直逼過來。跟着他的鼻子就給橙擊中了。

橙並不是一件很硬的東西，但是同樣地，鼻子也並不是很硬的東西。這樣一擊，劉耀柱就痛得眼前金星亂冒，不由自主地連槍也丟掉了，用兩手掩着鼻子，呻吟起來。

鼻子一痛，自然的反應就是眼淚也直流，一時之間什麼都看不見了。橙眞好用，使他失去了抵抗力又未受傷。

黑鯊哈哈大笑聲在他的耳邊響起來。劉耀柱慌忙揮手，盲目地亂打。黑鯊當然是毫無困難地就可以避開他的擊打。劉耀柱發覺自己的手給捉住了，扭到背後，給用繩子縛起來。

他拚命掙扎，沒有用，黑鯊在他的肚子上擊了一拳，他痛得呼吸也幾乎停頓了，沒有辦法站穩而軟倒下去。黑鯊就讓他在地上倒下來，另一條繩子把他的雙脚亦縛住了。

劉耀柱終於可以張開眼睛了，看見黑鯊就站在他的脚部，哈哈地大笑着。

從地上仰望，黑鯊似乎特別高大，就像變成了一個巨人似的。

「你！」劉耀柱掙扎着說：「放我！我是不會替你們工作的，我寧願死也不會替你們工作。」

「那是你的事情了，」黑鯊說：「你回去跟老板講吧。我的工作就是把你捉回去，而現在我的工作也大致完成了！」

「上一次，我早就應該把你殺掉！」劉耀柱恨恨地說。

黑鯊伸出脚，鞋底踏在劉耀柱的嘴巴上，又哈哈笑起來：「對了，朋友，這是一個教訓，做人應該心狠手辣，下一次，不要那麼傻了——假如你還有下一次！」

劉耀柱閉上眼睛，他知道這一次，他是輸掉了。

他再也不容易從黑鯊的掌握中脫出來了。

黑鯊滿意地把脚從劉耀柱的咀巴上拿開，四面望望，說：「唔，很好，相信你雖然有如狡兎之有三窟，但是你也不會在這裏而東西在另一個地方的，所以，除了把你的人搬走之外，還要把東西搬走的，現在讓我看看有什麼可搬的東西！」

黑鯊離開了劉耀柱，立卽在屋中走了一遍。

果然，屋中並沒有別人，但是有很多重要的東西。劉耀柱果然是人躲在這裏，亦拿這裏作爲做實驗的地方。

黑鯊再回到劉耀柱的身邊，格格地笑起來，說：「呀！眞妙，現在，原來連子午石都是在這裏，我也用不着再東奔西撲了。」

劉耀柱却正在慌張地不斷掙扎着。

「怎麼了？」黑鯊冷笑着。「你還是不肯放棄？就是你掙得脫這些繩子，你又打得過我嗎？」

此時劉耀柱却又再停止了掙扎，而眼睛望着別處，不看黑鯊，黑鯊則發現他上半身巳經鑽進了餐桌的下面了。

黑鯊這個人非常機警，雖然得勝，亦並未讓勝利沖昏了頭腦，他馬上就覺得情形還是有點不對。爲什麼劉耀柱並不是企圖掙扎，而是那麼辛苦，蜿蜒着爬進了餐桌的底下去呢？

腦筋才轉動了一下，黑鯊便馬上醒覺過來了。

他立即跳前一步，一脚在劉耀柱的腿子上一撑，使劉耀柱的下半身亦進入了餐桌下面，跟着他自己的身子一旋，亦跳開了。

這可以說是在千鈞一髮之間，時間配合得十分之好的動作。就在他跳開之後，升到了天花板上的那塊地板便跌落下來了。「拍啦」一聲。

假如黑鯊還是站在剛才的地方的話，這塊地板就會壓中他，那時情形就很不妙。劉耀柱就是因爲知道支持地板上升的東西快要消失能力了，所以要爬開，以免自己給壓着。

不過黑鯊走過來，站在危險的地點的時候，他却又並不提出警告。

「媽的！」黑鯊喃喃地咒罵着。「你還要弄死我！」

他在劉耀柱的屁股上踢了一脚，這一脚，可踢得不輕，劉耀柱痛得呱呱大叫起來。

不過，屁股這個地方，給踢一脚雖然

相當痛，受傷的程度，却又不會怎麼嚴重的。黑鯊再踢了一脚，然後咆哮着說道：「你這個老不死！終有一天我會把你殺掉的！」

劉耀柱苦着臉在那裏呻吟着。

黑鯊再上前兩步，看着那個地板升起來了之後留下來的一個大方洞。原來那下面是給挖空了，大約有十五公分那麼深，不過裏面仍放有許多塊磚頭，平均地分佈着，因此那一大塊地板舖在上面，仍然有這些磚頭在支撑着，不會陷跌下去。

這地板下面之所以要造成中空，乃是因爲這空間裏面要收藏着一隻金屬的噴筒，而劉耀柱所開的那隻電掣就是與這金屬的噴筒中噴出，噴到這塊地板的底下，地板便會升進空中。

黑鯊小心地把這隻金屬噴筒拆了下來，這也是一件他要帶走的東西。

劉耀柱躺在那裏，眼巴巴地看着黑鯊把東西一件一件從屋裏搬出來，搬出門口，顯然乃是搬到貨車上去。

對於黑鯊這個行動，劉耀柱是毫無制止的辦法的。

而他看見黑鯊搬得很徹底，劉耀柱認爲重要的東西，他都搬走了。

最後，黑鯊就把劉耀柱拉了起來，用槍在他的額上一指，說道：「好了，現在我們一起走！假如你是聰明的，你就不要做聲，不要亂吵亂鬧，跟我回去，其實是對你有好處的！」

劉耀柱咬緊牙齒不睬他。

不過，黑鯊其實亦並不打算給劉耀柱一個叫喊的機會的，他把劉耀柱的咀巴也用布幪了起來，然後才押着劉耀柱出門口，把劉耀柱押上了停在門外那部送貨的貨車。

現在車上的貨已經搬了下來了，車上載着的都是黑鯊從屋子裏搬出來的東西，黑鯊搬出來的都是各種科學研究用的原料和儀器。

劉耀柱給黑鯊放在那些東西的中間，與那個還未曾醒過來的本來的送貨員在一起。劉耀柱的身上用更多的繩子縛了起來，以防萬一劉耀柱會在中途掙脫。

黑鯊把車子開動了，離開了那座屋子，在僻靜的郊外公路上馳行着，後來車子轉進了樹林，停下來。

黑鯊上車，把那個送貨員搬下車。

「你要殺死他嗎？」劉耀柱問。他的咀巴被封着，不能夠大聲叫喊，不過他倒還是可以含糊地吐出這樣一句問話的。

「不是，」黑鯊說：「不過是把他在樹林中留下來！」

「這倒眞是意外，」劉耀柱說：「你這個人，也會手下留情嗎？」

「這是我的作風，」黑鯊說：「假如我殺人，我是不喜歡有一個目擊證人看着的。你就是目擊證人！」

劉耀柱沒有作聲，黑鯊把那個送貨員丟在樹林中，便又開車走了。

劉耀柱躺在車子的載貨的部份，那裏連窗口都沒有，是不容易看到車子開到甚麼地方去的。他只是後來發覺車子開進了一個陰暗的地方，他通過車頭的玻璃斜斜地向上望出去，相信車子現在是開進了另一部車子的肚子裏。那是一部搬家用的大貨車，足以把這部小型貨車裝載着。

黑鯊就是要用那大貨車把小貨車載走，假如此時有人開始找尋這部小型貨車的下落，已經是不容易找到了。

另一方面，那個本來的送貨員，也是在此時才剛剛把縛着他的繩子掙脫了。這個人還不知道自己是多麼幸運。其實落在黑鯊的手中的人幾乎是必死的，但這一次，黑鯊就偏偏破例，沒有殺死他。

他痛苦地爬出了路上，向經過的汽車求救，有一部汽車載了他去報警。

起先警方只以爲是有一個歹徒把車子連同貨物刼去而已，以爲歹徒的目的是在於得到那些貨物，所以並未到劉耀柱那間屋子去查究。

但是跟着，司馬洛、林鈴與李敏也來了。

這是那副司馬洛看不起的電腦的功勞。電腦收到了這樣一段新聞，分析了這個送貨員所形容的「刼賊」的樣子，就撥歸「緊急注意」的項下。

就因爲這送貨員所供出的這個刼賊身上的一切打扮幾乎全是黑色的，而且亦因爲他們相信劉耀柱在這座城市裏有一個可以躲藏的地方，却還未能夠查出這個地方的地址。

假如這個刼車的人是黑鯊，那麼很容易就可以猜出，黑鯊的目的乃是爲了利用送貨而賺到進入某一間屋子，祇要看看那個送貨員的貨車，有多少個目的地就知道了。

這樣，他們毫無困難地找到了劉耀柱那間屋子。

他們到達的時候當然是已經太遲了，黑鯊早已帶走了劉耀柱，可能是帶到了任何地方去。

不過他們起碼可以知道，他們找尋劉耀柱的行動是大可以結束了，這個地方顯然並不是劉耀柱的其中一個空城計之所在，而的的確確是一個劉耀柱曾經躲藏過的地方，而劉耀柱已經給黑鯊捷足先登奪去了。

從屋中那些刼後的遺跡，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可以看出那塊破破爛爛的地板是曾經升起過而撞上天花板的，由於天花板撞破了一部份。吊燈跌了下來，廳中有一個地方還有一個子彈洞。

別人也許不會猜出地板曾經升起，因爲別人不知道，這件事情的關鍵就是在於有些神秘的東西能够令地板升上天空的。

「黑鯊眞幸運，」司馬洛說：「他到這裏還是上了一次當，地板把他帶上了空中，但是他拉着吊燈跳下來了。他還向劉耀柱放了一槍，沒有射中亦是幸運。總之，他是比我們先到，也先把東西全部拿走了。」

「這個老傢伙也是眞莫名其妙，」李敏恨恨地說：「既然設陷阱，那就設些致命的陷阱好了。難道他不知道黑鯊這人簡直是一個死神嗎？對黑鯊這種人，就是非要施辣手不可！」

「殺人不是劉耀柱的擅長，」司馬洛說：「而且妳亦應該謝天謝地，假如他的陷阱是殺人陷阱，妳現在也不能活着在這裏講話了！」

林鈴從樓上下來說：「那傢伙，東西全給他搬走了！」

他們都已看過了，這間屋子的東西的確是給黑鯊搬得甚麼都不剩了，那是說，對他們有用的東西一件都不剩下來。

雖然，裏面的房間裏，牆壁，天花板及地板上留下的痕跡，與及棄下來的科學原料用品的容器，與及那個送貨員的車子上所列出的一批化學藥品，都指出這個地方是曾經給用來做過科學實驗的。

「奇怪，」司馬洛說：「這裏的實驗室中的天花板又並沒有被擊穿甚麼洞，看來，劉耀柱的研究是巳經入成功的階段了，他的升空的東西，再也不會亂射一通的了。」

「豈有此理，」李敏在旁邊恨恨地瞪着眼：「這個人，他怎能夠搶在我們的前頭？我們有一個這樣大的組織，有這樣的人力物力，我們却鬥不過他。」

「所以我說他的運氣很好呀！」司馬洛說：「而且，藍星公司亦不是一個很小的蹩脚組織，他們是也有他們的辦法的。更重要一點是，他們對劉耀柱比我們知道得更多，劉耀柱是早就替他們工作的了！而我們則是在出了事之後才開始調查劉耀柱的，所以他們比我們先找到，也並非不合理！」

他們在那個地方忙於調查，警方的專家亦與莫先生的手下合作，而這件事情巳經變成了是由莫先生的組織主持了，因爲劉耀柱乃是莫先生急於找尋的人物。

李敏亦是在那裏不斷地走來走去，看看這個，提議那個。後來，她忽然發覺，林鈴與司馬洛都不見了。

她跑進花園裏，發覺司馬洛與林鈴就在樹林的下面談着話。

她說：「怎麼了？人家在忙着工作，你們却躲在這裏談情說愛？」

「胡說八道！」林鈴的臉紅了起來。

司馬洛嬉皮笑臉伸手由李敏的臉頰一捏，李敏忙閃開，憤怒地一脚向司馬洛踢去。她這一脚司馬洛輕輕閃過了，但她却沒有閃過司馬洛的手，臉頰給輕輕捏了一下。

李敏咬牙切齒地叫道：「下流鬼！你敢再碰我，我就把你殺掉！」

司馬洛吃吃笑着：「誰叫你亂講話呢？我跟林鈴就是認爲留在屋裏並沒有甚麼用處，我們可以知道的巳經知道了，我們知道屋裏是劉耀柱藏匿和研究的所在，我們也知道是黑鯊把他帶走了。黑鯊是不會在屋裏留下一個地址給我們的。屋裏的人祇是在做着搜集資料的例行手續，我們又何必去參加呢？還是討論一下另一些對我們有益處的事情吧！」

「你討論出了甚麼呢？」李敏問。

「現在情形是無可置疑了，」林鈴說：「劉耀柱用這塊子午石製造出一種可以抵抗地心吸力的東西，能夠令物體自動飛開，有如正常的情形之下向下跌那樣，祇是倒轉過來。藍星公司對這種發明十分重視，所以使用這樣的手段，也要把他捉回去。」

「這個當然了，」李敏說：「有了一種反地心吸力的用品，發射火箭都可以完全不用燃料了。」

「但我們就是不明白，」司馬洛說：「藍星公司拿來有什麼用途？」

「可以賣錢，也可以做很多古怪的事情。」李敏說。

「但這其實並不是一個很值錢的發明，」司馬洛說：「因爲主要的原料是那兩塊子午石，子午石却是不可能補充的，用完了就沒有了，它是從太空飛來的，就是再等上億萬年也沒有把握再等到同樣一塊，而且飛來時可能跌在地上的任何地方，取到的機會亦是很微。還會不會有也是一個疑問。殞石實在乃是一顆巳脫離了軌道的小星，可能它剩下來的就祇有這兩塊子午石，整個宇宙中再找不到同樣的。而且，卽使知道了它是從某個星球來的，也是無法去拿。現在我們人類，就是到月球去拿一些石頭也不容易。有這個發明而沒有可用的原料，那是等於零了。」

「也許，」李敏說：「子午石是不會用完的呢？祇是在它的影响之下就能製造一些反地心吸力的物質？」

「假如是這樣，」司馬洛說：「劉耀柱就不必那樣急把格蘭飛機廠的那一塊也帶走了。而且，照我們所知亦不是如此，那個在郊外拾到另一塊子午石的阿洪。他說子午石熱的時候就很輕，冷却之後又很重了。這顯然是子午石在加熱了之後就有反地心吸力的功能，越熱就越輕，以至輕到要逃上太空去！」

「唔！」李敏說：「那亦即是說，這種神秘的東西是要從子午石上割下一點，加熱製成的了。」

「應該是這樣的，」司馬洛說：「但不論每一次祇需要用多麼少，子午石還是有用完的時候。用完了就沒有了。藍星公司拿來幹什麼呢？」

李敏皺着眉頭想了一陣說：「他們一定有一個很可怕的計劃。是一次過的用途，用完了之後達到了目的就不再用了。」

「不錯，」司馬洛說：「我也正是這樣想，我奇怪他們有一個什麼計劃。」

「這個可能性就很多了。」李敏說：「捉不到他們的人問問，恐怕很難猜中，對了，那個拾到另一塊石頭的人阿洪，他的同居女人蘇美英，不知道有沒有替我們查出什麼綫索？」

「我就是剛剛接到總部的通知，蘇美英有一些報告，」林鈴說：「她說她聽到一些傳說，藍星公司巳經恢復活動了，而沈自重可能是有關的，因爲沈自重曾經給一些情報組織的人潛入他的家擄刼，幸而他能夠脫身回來。」

「這個擄刼他的人是你！」李敏說。

「不錯，」林鈴說：「她所講的就是我去的那一次！」

「這傳說不對，」李敏說：「沈自重並不是幸而能夠脫身回來！」

「傳說中也正是這樣講，」林鈴說：「並不是蘇美英才這樣講，還有其他方面的來源亦是這樣講、人們認爲，沈自重未必就是幸運脫身，而是作了妥協之後才能夠脫身的。我那一次去找他，秘密結果還是保不住而傳了出去，不過那是人算不如天算，假如不是他那二個保鏢如此狼狽地追出去，秘密應該是不會洩漏的。」

（未完・七）

鐵胆傲骨

雲海排山湧 劍芒匝地輝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中堅被天行一尊以金鋼掌擊傷後，被恨天姥姥救走，然而身中金鋼掌傷的石中堅，因傷重而變成白痴，恨天姥姥之徒上官娥正求師父用千年獨角獸的獨角醫治之際，龍衣仙子恰於此時到來，要向恨天姥姥討回石中堅，恨天姥姥不允，雙方乃放手搏鬥，就在恨天姥姥正欲施展殺手之際，上官娥突在後面大叫，說是石中堅已出走，不知去向，恨天姥姥不再纏鬥，立偕徒向山下追去，龍衣仙子循踪追去，在一密林中，突見紅魔教刑堂主中天魔君私出魔教，要殺石中堅，龍衣仙子要他說出此行目的及受誰指使，倘有半句謊言，當以教規處罰……

此時——中天魔君垂手恭立，緩緩的道：「是『紅面尊者』請我們來的！」

「紅面尊者」，「龍衣仙子」臉色驟然大變，道：「他找『鬼劍客』的弟子幹什麼？要你替他出面。」

「因為他殺了『紅面尊者』的徒弟！」中天魔君道。

「你這笨蛋，你想上那老奸巨滑傢伙的當，他自己何以不出頭，而要你出頭，莫非你就了不起……」說此突然頓了頓，接又說道：「不錯，已然招惹了許多武林高手，正想除掉他！走！你跟我一起去看看。」話一說完，一幌身，逕直奔西向古廟。

中天魔君見教主神色緊張，不禁感到有些奇怪，此時也不容他多想，只得施展身法，緊隨而去。

兩人身形何等快捷，已然在林中穿出數里之遠。

驀然間——「龍衣仙子」發覺林之盡頭處，隱約有一個年青人，緩緩的朝前走着。

是誰？

「龍衣仙子」心頭突然起了一個問號，只見那年青人，垂頭喪氣，神情異常漠落，一步步朝前面的古廟行去。

那是石中堅！

「龍衣仙子」此時已然看出，心裏不由升起一股興奮，臉上也突然開朗，再沒有那憂愁之色。

這是她所要找的人，終於被她尋得，她高興得一個箭步衝了上去。

她歡喜得忘了一切，於是柔聲說道：「你不能再往前走，這是危險的地方，快離開這裏吧！」

但，她的話，就若石沉大海，沒有得到一絲回音，石中堅似是聽而不聞，眼睛依然平直的望着前面，緩緩的挪動脚步。

「龍衣仙子」見石中堅不答，心裏不禁覺得奇怪，又說道：「你必須趕快離開此地！」

此時她說得非常着急。「如果再往前去，必然遭致不測！」

石中堅依然不言不語，就沒有覺得身旁還有一個人似的。

他為什麼要這樣呢？其實他並不認識「龍衣仙子」，也更不知道這「龍衣仙子」就是其中愛他的一位，而且曾經暗中救過他。

此時——「龍衣仙子」一連說了兩次，仍不見石中堅開口，不禁感到一陣心酸，淚水幾乎脫眶而出。

她想到了樹林中的人所說，石中堅已然變成了白痴！

她突然不由自主站住，癡情而傷心的，望着石中堅的背影，一直朝前走着，而是那麼的慢。

中天魔君看得不禁恍然大悟，但，他甚為不解，難道他們的教主，也會有愛上人的一天嗎？這簡直是一件使人太難以置信的事了。

眼見石中堅即將近古廟之時——

驀然！古廟之中，閃出兩個怪老人，緩緩朝石中堅逼近，而石中堅卻視若未見，仍然目空一切的，朝前走着。

「龍衣仙子」一看之下，不禁大吃一驚，心叫不妙，一個縱身，欺身而上，不由得脫口輕聲道：「南北二奇！」

這兩個奇人，豈會此時出現？

照此情形看來，石中堅是危險重重，尤其他又重傷未癒，「鬼劍」已失，豈是這兩個人的敵手。

可是——

而石中堅並不知道，眼前已至危險關鍵。

而此南北二奇——南疆火叟、北河冰魔，都是紅極一時的厲害人物，武功之高，已達化境，令人高深莫測。

但他們極少涉足江湖，何以今日忽然出現？莫非與「鬼劍客」也有不共戴天的血仇大恨嗎？

不錯——他們正要找「鬼劍客」報殺兄之仇！

此時兩人，臉上滿佈殺機，面對這年方十七八歲的石中堅，突然發出一聲刺耳的暴喝道：「站住。」

但石中堅却似乎充耳不聞，仍然朝前走着。

南北二奇不由氣得暴跳如雷，緊跟一聲暴喝，兩人幾乎同一時間，推出一道奇猛掌力向石中堅狂襲而至。

這電光石火的一瞬，只覺眼前人影一幌。

南北二奇大吃一驚，心知不妙，掌勢一挫，縱身閃開，定神一看，臉色驟然大變，不約而同脫口道：「龍衣仙子。」

不錯，果然是「龍衣仙子」穿着一身鮮紅的衣裳，立在二奇之前，冷冷一笑，說道：「兩位老前輩，竟然聯手對付一個年青人，也未免有些太不像話了，即使取勝，又算何本領。」

南北二奇被說得愕然無語，半晌方冷冷叱道：「龍衣仙子！咱們的事，最好少管，對於『鬼劍客』這流人物，還要什麼正大光明的手段？」

「他並不是『鬼劍客』呀。」

南北二奇冷然一笑道：「他現在就是『鬼劍客』的替身，『鬼劍客』既然已死，我等只有找他報仇，妳若再多管閒事，我們可要開罪了！」

「龍衣仙子」冷哼一聲，不屑的叱道：「今天誰要傷他一根汗毛，誰就活不過今天，不信的就試試看！」

南疆火叟聽得縱聲狂笑，吼道：「老夫今天就要會會所謂『龍衣仙子』有何能耐！」

話聲甫歇，身子微挫，雙掌齊揮，頓時兩道如剪的掌力，直朝仍然向前走着的石中堅背後擊去。

這一揮，南疆火叟用了七成功力所發，但其力道，仍然非同小可。

掌力方出，「龍衣仙子」一聲厲喝，身形一閃，也自運足掌力，正迎南疆火叟推去——

她這一掌，勢若瘋狂，撲擊過去，掌力勢如山崩海嘯，滾滾擊至。

南疆火叟不禁一聲冷笑，掌勢突而一歛，雙掌運足功力，剎那之間，環掃三掌擊向「龍衣仙子」上中下部。

龍衣仙子年齡雖然不大，武功造詣，已然高深莫測。

此時——一見南疆火叟三掌已至，急忙挫身，左手緊跟推出一掌。

而石中堅對這一切，視若未睹，竟連頭也不回，仍然不停的，一步步緩緩朝前走着。

但他身後，一個要殺他，一個却要極力的挽救他，而在全力拚鬥。

驀然！北河冰魔暴喝一聲，也出掌朝「龍衣仙子」擊去。

這突來之變，「龍衣仙子」豈會注意得到，眼前一道威猛掌力已然直擊身後而到——

中天魔君也已出手，擋在北河冰魔之前。

四人這一對手，轉瞬已過二十餘招，但誰也不敢硬接對方擊出的掌力。

就在四人力拚最激烈之際，驀地裏，林中閃出三個人來，也未分說，同時出掌朝石中堅就劈。

這三道掌力，直若疾勁狂飈般，帶着風嘯之聲，捲上石中堅。

可是——石中堅此時仍然未曾回頭，似乎身後發生的一切，似與他全無一點關係。

他難道真的不知嗎？還是有意如此？

不——他並非不知，也並非有意如此，因為他變了，變成了一個白痴，他忘了以前的一切，而這些人，他全不認識，因此他認為，這些人都與他無關。

此時——「龍衣仙子」看得心急如焚，一聲大叫道：「石中堅！小心！」

石中堅被這突來一聲大喊，呼叫出他的名字，不由感到有些奇怪，楞頭楞腦的轉身望了一眼。

只見三個人直朝他推掌擊來，不禁睜着銅鈴似的大眼，問道：「怎麼，你們要打人。」

說話之間，雙掌一推，也不知他施何式，頓覺其勢剛猛無匹，朝着推來三人，硬揮過去。

他這突然出手，驚楞了出掌的三個人，而樂在「龍衣仙子」的心上。

「龍衣仙子」可以不再為石中堅而担憂分心，因為石中堅已然出手。

可是——石中堅身負重傷未癒，此時再經提氣出掌，豈能吃得消，而且對方似乎也知道這一切，是故掌勢未收，硬推而去。

驀然！頓聞石中堅一聲悶哼，「哇」的一聲，張口連吐了兩口鮮血，腦海一陣暈眩，幌了兩幌，幾乎倒下——

石中堅對此，並未過份担心，强自振作精神，一咬牙關，雙手又復擊出一股奇勁掌力。

但，此時看在「龍衣仙子」心頭，難受已極，又無法分身前去助他，只是心中乾自着急，不由粉頰顯得格外怕人。

此時的石中堅，掌勢一出，已覺心血有如海潮翻湧，眼目暈花。

這是多麼危險！

就是對方不再還擊，恐怕石中堅也會血崩而亡。

這斷崖之處，此刻又集起了一場大的殺刼。

所有的人，都在為着「鬼劍」而拚命，似乎是不除「鬼劍」，將永遠無安寧日子，真是勢不兩立。

「龍衣仙子」看得心中有數，不禁喝道：「你還不快走，在此等死不成！」

眼前三人，見石中堅如此倔强，超乎常人，也不免心頭一驚，暗自讚道：好厲害的小子！

但仇却不能不報，也都同時又各出一掌。

又是一聲悶响，雙方掌力相擊一起，突而散開，雙方均被掌力相撞，震退三四大步之遠。

石中堅又吐了一口鮮血！

他沒有倒下去，只是臉色變得蒼白，

雙目直視。

三個武林高手，也不禁爲石中堅的武功而震懾，發楞之刹那間，石中堅突然一展身形，直朝崖邊瀉去——！

他這突然一走，大出三人意料之外，暴喝聲中，身形齊躍，猛向石中堅背後飛馳追去。

南北二奇，一見此情，再也顧不得與龍衣仙子，中天魔君動手力拚，也在幌身之際，追了過去。

「龍衣仙子」看得何等心急，帶着她紅魔教的刑堂堂主中天魔君，也在後面緊追而去。

石中堅這一走，一片緊張恐怖的氣氛，跟着緩和下來。

他已消失在樹林之中，其餘之人却四處尋找着他。

可是——奇怪！他怎麼突然之間不知去向，難道身受重傷的他，能跑得如此之快嗎？這是他感到情形危險，而逃的嗎？

都不是！

石中堅突然想起一個人對他的講話，須要盡快趕去。

但——是誰告訴他一件事呢？而使他如此急忙的離去，而他又是趕到什麼地方去呢？

此時的石中堅，已然受了極重的內傷，但他得了「鬼劍客」百年以上的功力，依然强忍着傷痛，向前飛奔。

踉蹌的往前仆倒下去。

他咬着牙，終於又站起身來，繼續向前狂奔而去。

此時，他所疾馳的方向，正是崖頂最高之處。

奇怪！他爲什麼如此拚命的，朝那斷崖奔去？這斷崖，是江湖中人所懼怕的「死谷」！

凡是來此死谷之人，也就從來沒有一個活着回來，都葬身死谷之底，所以此處，已成了一個不祥之地。這死谷爲什麼如此可怕，以及貯藏了什麼？至今沒有一個人知道。

石中堅所以朝此死谷急奔，就是聽那人講的。

那人到底是誰？

其存心何在？

石中堅因爲成了痴呆，而令其受騙，有意叫他到「死谷」去送死嗎？

不錯——正有一個人讓他這樣做，所以他才會來到這崖下，爲武林高手所圍。

可憐的石中堅，現在全在受人之驅使，被人愚弄。

就在他將近死谷崖頂之際——

驀然！追他的南北二奇等武林高手，已然發覺了他，當時無不大吃一驚，愕然楞住，不敢再往前再追。這些均是江湖閱歷極深之人，不由爲石中堅這去向，感到吃驚不解。

每個人心裏，都不約而同的自問着：

「他朝『死谷』去幹什麼？」

的確這是一件令人費解之事。

而此時，「龍衣仙子」急得淚水充滿了眼眶，情不自禁的叫喊道：「去不得呀！去不得呀……」

可是——

石中堅就像聽而未聞，自顧自的朝前走着。

「去不得呀！……去不得呀……那是『死谷』……」

「龍衣仙子」施着哽咽的喉嚨，粉臉緊繃着，像要哭出來的樣子，不斷的叫喊着——

這是多麼感人的一幕，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竟會變成這樣，讓人看去，不由得生出同情之心。

石中堅漸漸的走向自焚自滅之路。

原來他自從離開「恨天姥姥」之處，便遇上了一個人告訴了他，世界上沒有一個好人，除了他之外，要石中堅不可聽信任何人的話。

所以石中堅沒有理任何人，只照着那人告訴他的方向，朝「死谷」崖頂走去，找一件東西。

找什麼東西呢？石中堅並不知道，只知是一件武林至寶。

如果他不是變成一個白痴的話，也許他不會如此傻的，爲人家做這種事，受人家之騙。

「龍衣仙子」此時看得心酸已極，再也難以忍耐，心酸之淚，簌簌而下，她再也顧不得自身的危險，就朝着石中堅疾急馳去。

她愛石中堅，當然不忍心見石中堅去「死谷」送死。

她阻止不了石中堅，但，她要冒着生命危險去救他，不然就兩人死在一起！

就在她縱身一起之際——

驀然！中天魔君一個箭步，擋在「龍衣仙子」之前，道：「敎主去不得。」

「龍衣仙子」臉色一沉，冷冷說道：「讓開路，聽到沒有，我如果此去不回，你立即返回總壇去，傳諭總堂主，代理敎主之位……。」

話中帶着悲痛之感，一個幌身，緊朝着石中堅追去。

中天魔君萬沒想到，敎王變得如此痴情，不由搖頭黯然一嘆，道：「敎主還是攷慮攷慮……」

可是——「龍衣仙子」已然竄出了老遠。

她還有什麼攷慮！所有在場的人，眼見這感人的一幕，都無言的屏息望着面前兩個朝「死谷」去的人，這無疑的，是在眼看着兩個人自取滅亡。

「龍衣仙子」此時一面追着，一面泣聲的喊着：「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你不能再往前走了……」

是的！

石中堅已經不能在往前走了，如果再走的話，馬上即要墜入崖下，葬身「死谷」之中了。

但石中堅沒有聽，也沒有回頭，他不相信「龍衣仙子」的話，因爲在他的心目之中，她是騙人的，不讓他得到那武林至寶。

「龍衣仙子」此時花容失色，不由一聲驚叫，提起最後一口丹田眞氣，「嗖」的一聲，緊朝石中堅電馳而去。

驀然——

石中堅一個回身，雙掌平胸，朝「龍衣仙子」一推，道：「妳給我滾開！」

「龍衣仙子」心頭一酸，也未回手擋閃，頓被石中堅一掌擊中，「哇」的吐出一口鮮血！

她口吐鮮血，身體踉蹌朝後倒去。

但——她傷心的黯然的一笑，道：「石中堅你好狠呀！」

可是石中堅却無動於衷，驀然，一聲輕狂大笑，眞氣一散，也吐了一口鮮血，頓時眼目一陣暈眩——

石中堅一咬牙，拭擦了嘴角的溢血，一個旋身，直朝着「死谷」，縱身躍了下去——

倒在地上的「龍衣仙子」，當時驚叫一聲。

但已然來不及了！

石中堅連聲音都沒有出，就默默的投入了「死谷」

這當兒——

不但「龍衣仙子」的芳心欲碎，就是南北二奇，和那三個武林高手，也不禁大爲震駭，不知這個「鬼劍客」的弟子，爲何跳入「死谷」之中。

更使南北二奇大感困惑的是，像「龍衣仙子」這種心狠手辣的淫蕩嬌娃，居然會愛上了「鬼劍客」的替身，這簡直令人不可思議。

「龍衣仙子」眼望着「死谷」，淚珠兒滾滾濕透了半片衣襟……。

她從來沒有流過眼淚，這一次她實在太傷心了。

她從來也沒有心眞眞意的愛過一個人，如今她動了眞情，偏偏又那樣不如人意，心愛的人，如同曇花一現，便無聲無息的消失了……。

這又有什麼辦法呢？她不願心愛的石中堅遭受任何凌辱，可是石中堅又偏偏的不聽她的話，縱下了「死谷」……

「龍衣仙子」越想越傷心，簌簌而落的淚水，已變成了汨汨而出的鮮血了！

中天魔君眼見「龍衣仙子」的悲傷神情，也不禁大爲凜駭！

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敎主，竟變的這樣痴情，會愛上了武林公敵——鬼劍客的替身——石中堅。

可是——當他與「龍衣仙子」的血紅眼神相接之時，忽然一個可怕的陰影閃過腦際，不禁大吃一驚，暗道：「不好，石中堅跳落『死谷』，有去無回，如果敎主責怪自己沒有得到她的許可，擅自接受紅面尊者的邀請，對付石中堅時，我這個罪名可就大了……」

他身爲「紅魔敎」刑堂堂主，自然知道敎規厲害，一念及此，不禁冒出一身冷汗，下意識的後退了三步！

「龍衣仙子」的一顆芳心早已牢牢縈繫在石中堅身上，她知石中堅跳下「死谷」，必死無疑，於是，她也不想活了！

她本要向中天魔君交待幾句，自己也跳下去，但見中天魔君驚異的後退了幾步，不禁怔了一怔！

就在這時——一向陰沉機詐的北河冰魔，忽然冷笑一聲，向「龍衣仙子」陰聲說道：「姑娘，人死不能不復生，我看，還是身體要緊，要是傷了身體，嘿，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龍衣仙子」本是一肚子怨氣無處發洩，聞言大怒，冷喝一聲道：「好小子，竟敢管老娘的閒事，今天若不叫你這魔崽子腦袋搬家，我龍衣仙子誓不爲人。」

嬌軀一幌，身隨掌進，「刷」的一聲，照北河冰魔猛劈一掌。

她盛怒之下，出手的力道，甚是强猛，掌風過處，帶起一陣山崩地裂的呼嘯之聲。

北河冰魔吃了一驚，沒有料到她說打就打，而且出手的招式，也是疾如電閃，凌厲驚人，當下身子一閃，向後飄退！

他本是性情陰沉，喜怒不形於色的怪人，讓過龍衣仙子的一擊之後，口裏仍然陰沉沉的說道：「姑娘千萬別動火氣，老夫完全是一句金石良言，姑娘若是不高興聽，嘿！我就不說啦！」

「住口！」龍衣仙子怒極叱道：「老娘非收拾你們不可！」

紅影閃處，右手猛劈一掌，向北河冰魔追襲過去，左手倏然一招「八方風雨」，翻出八朵掌影，攻向南疆火叟！

她一攻之間，分取兩人，而且掌力如濤，威猛驚人，若非功力已達火候，絕難臻此化境！

南北二奇，也非等閒之輩，「龍衣仙子」掌勢一出，兩人便自旋身飄退，同時兩人的腦海中，也在打着主意！

南疆火叟，性情最是暴燥，閃過一擊之後，心中暗道：「哼！如果妳再攻，就讓妳這淫蕩娃兒，嚐嚐老夫的『霹靂雷火掌』！」

「龍衣仙子」柳眉一挑，殺機陡起，冷叱一聲：「那裏走！」

人影幌動，「刷刷刷」！向南疆火叟連攻三掌。

這三掌詭異絕倫，南疆火叟武功雖高，也不禁心頭一凜，暗道：好厲害的傢伙！身子左幌右閃，才讓過這一輪快攻。

但——這一下子，却激起了他的怒火，不由暴喝一聲，道：「老夫倒要看看妳『龍衣仙子』到底有些什麼本領！」

他早已運聚了雷火功力，雙掌一合立分，半空中劃了個弧形，呼的劈出一股火辣的掌風，直向追襲過來的「龍衣仙子」擊到。

「龍衣仙子」早已把南北二奇恨之入骨，見南疆火叟揮掌攻到，不由殺機陡起，厲叫一聲，揮掌硬接來勢。

那知——她掌勢甫出，忽覺對方劈出的力道奇熱無比，不由吃了一驚，身軀滴溜溜一轉，斜跨了三步，右腿起處，一脚向南疆火叟的胯下踢去！

南疆火叟萬萬沒想到她這樣機警靈活，而且進攻的招式，也是這等驚人心魂，不由心頭一懍，向後飄退！

但他乃是自負絕學之人，讓過「龍衣仙子」的一脚之後，立即揮掌攻來，刹那間，狂飈大起，草木蕭蕭，掌風到處，大地變成一片枯黃！

「龍衣仙子」知道他雷火功的厲害，也自潛運罡氣護身，閃招搶攻，仍然威猛無匹！

北河冰魔，爲人最是陰沉，他見兩人一出手便是全力相拚，不由心中一動，暗自忖道：「我們南北二奇和紅魔敎素無怨仇，如今那石娃娃兒已跳崖自斃，何苦再樹此强敵……。」

一念及此，脫口叫道：「老哥子，算了吧！憑咱們的身份名望，怎可和女孩子家一般見識，快走吧！」他心裏雖不願和「龍衣仙子」結仇，但口裏却仍然陰森至極。

南疆火叟素知自己這老弟，妙計多端，聽他這樣一叫，霍霍連拍兩掌，縱身向後飄退。

這兩掌神速威猛，「龍衣仙子」雖有追襲之心，但却被逼的向旁讓去。

就在她閃讓的當兒——

忽然聽到一陣陰沉沉的冷笑聲，但見南北二奇身形幌動之間，巳快速的向林中掠去。

「龍衣仙子」氣得暴怒已極，冷聲喝道：「今天先放過你們，總有一天，姑奶奶要把你們兩個老怪物毀在掌下，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儘管她狠狠的罵着，冷笑聲中，兩人巳沒入林中！

兩人一走，「龍衣仙子」不禁又把滿腔的怒火向中天魔君身上發洩，那知她凝眸一掃，暗道了一聲「怪」！中天魔君早巳走的無影無踪了！

這一下子——氣得「龍衣仙子」狠狠的一跺脚，罵道：「好一個吃裏爬外的叛徒，哼！本敎主若不把你活點天燈，誓不爲人！」

她叫罵之聲尚未落下，忽然密林之中響起了一聲「哇呀」慘叫！

「龍衣仙子」心頭一震，只覺得這慘叫聲，是出自中天魔君的口。

當下，也來不及細想，身軀一閃，「嗖」的向林中撲去。

她的身法神速無比，起落之間，巳穿入林內。

運目一看——

只見一株古樹之下，橫臥着一個血淋淋的人……

此人，果然正是中天魔君。

「龍衣仙子」大吃一驚！霍地紅影一閃，飛飄過去。

就在她身軀閃動之際——

突然一陣冷冷笑聲傳播過來，「龍衣仙子」心頭又是一震，側眸一看，只見一條黑影，疾如閃電一般，悄然消失！

此人身法之快，當眞是舉世罕見，像「龍衣仙子」目光這等銳利，竟然沒有看清那黑影是誰？這怎能不使這位貴爲「紅魔敎主」的「龍衣仙子」，大爲震駭呢？

「此人是誰？……」

這個紅粉妖姬正在想着這個問題時，忽然看到中天魔君的屍體之旁，寫着兩個血漬未乾的小字：「鬼劍……」看樣子他還沒有寫完，人便氣絕身亡了。

「龍衣仙子」楞了一楞，忽然腦海裏閃出了冷傲瀟洒的石中堅，不由心中怦然一震，暗道：「難道他沒有死？……」

繼而一想那是不可能的。

因爲凡是進入「死谷」之人，任你武功多高，也休想活着回來，何況石中堅身受重傷，又是一個毫無江湖經驗的人，更不可能在這極短的時刻內活着回來，何況她看到的黑影，輕功之高，舉世罕見，石中堅也沒有這樣高的輕功呀！

那麼，中天魔君在臨死之前，寫下這兩個字又是什麼意思呢？……

「龍衣仙子」雖然聰明絕頂，機智過人，也不禁眼巴巴的望着這兩個血淋淋的小字——鬼劍，感到百思莫解，墜入五里霧中。

一會工夫——這個妖姬的腦海裏，忽然閃過了一個念頭，暗道：「對！石中堅是被『天行一尊』打傷，不管怎樣我都要替他報仇，就算爲他拚上一命，我也心甘情願……」

這個一向殺人如麻，視人命如同兒戲的淫蕩「魔頭」，居然對石中堅這樣情深，眞是使人不敢想像。

她這樣一想，又不禁喃喃的自言自語，道：「石中堅呀！我的心肝呀！你好好的安息吧！姐姐一定要替你報仇，你若有知，可不要再離開姐姐啦……」

突然——一陣嘿嘿冷笑，傳來說道：

「哼！不要臉，白日做夢！」

隨着話聲，突然一條綠影，神速絕倫的從她身旁掠過。

「龍衣仙子」吃了一驚，脫口叫了一聲「什麼人？」縱身追撲過去。

那綠影身法奇妙絕倫，宛如一朶綿綿青雲，倏然之間，巳掠出密林之外！

「龍衣仙子」心中暴怒巳極，厲聲叫道：「看你能跑得了嗎？」

「嗖」的一聲，閃電追去。那綠色人影冷冷一哼，說道：「我就不信妳能追得上我！」

人影閃動之間，巳翻過了一個山頭。

「龍衣仙子」心中一震，暗讚了一聲「好快的身法！」霍地展開「巧燕掠波」身法，疾如劃空飛矢一般，緊追而下。

她雖然也是奇快無比的越過了當面的山頭，但那綠色人影，却巳走的無影無踪了。

這刹那之變，饒是「龍衣仙子」胆識過人，也不禁大爲凜駭！她不知那綠衣人爲何把自己引來此地？

更不知那綠衣人是何用心？就憑這份驚世駭俗的上乘輕功，如果那綠衣人向「龍衣仙子」貿然出手，恐怕她早巳身受重創了！

正當她感到震駭不巳之際——突見不遠的嶙峋怪石間衝出一片銀色劍芒！

這劍芒奇特無比，閃動之間銀光奪目，令人看來眼花繚亂。

「龍衣仙子」不由怔了一怔，忖道：「奇怪！這熠熠劍芒，好像出自石中堅的『鬼劍』，難道他當眞沒有死……」

繼而一想，那是不可能的，因爲石中堅跳下「死谷」時，身上並未帶着「鬼劍」，而現在的劍芒，可能是出自他人之手的。

此人又是誰呢？……「龍衣仙子」腦海裏轉了幾轉，忽然明白過來。

她知道石中堅中了「天行一尊」的「金鋼掌」，毫無疑問石中堅的鬼劍巳被「天行一尊」奪去，現在這耀目生花的熠熠劍芒，一定是出自天行一尊之手。

她不禁越想越對，狠狠的一跺脚，罵道：「若眞是那獨腿老怪，哼！我龍衣仙子就把他碎屍萬段！」

身軀一幌，直向那嶙峋的怪石間飛撲過去。

她知道「天行一尊」是領袖武林的赫赫人物，當今世上，無人不對他敬畏三分，她雖然把「天行一尊」恨之入骨，不敢過分大意，故而，穿入嶙峋的怪石間後，也自掩遮身形，凝目望去。

那知——她一看之下，不由得大吃一驚！

雙眸越睜越大，敢情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她急忙的揉了揉血紅的眼睛，仔細的端詳之下，發覺那揮動「鬼劍」之人，不正是石中堅嗎？

不錯，那正在揮動鬼劍之人，正是石中堅。

「奇怪！他不是巳經跳下『死谷』了嗎？怎麼又會在這裏出現呢？……

「他跳下死谷時，身上並沒有帶着那驚動江湖的『鬼劍』呀，爲何那鬼劍又在他身上出現呢？……

「他不是巳被『天行一尊』打傷了嗎，怎麼看不出一點受傷的跡象呢？……」

這幾個問題，在她腦海裏想着，有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她本是要找「天行一尊」給石中堅報仇，可是當她忽然發現心上人並沒有死在「死谷」中時，心中又是何等的驚喜！

但見石中堅掌劍並施，雖然出手之間毫無章法，可是那個紅衣紅面的怪客却被他逼得團團亂轉，連連後退。

「龍衣仙子」生似怕石中堅再突然離她而去，雙眸緊緊的隨着石中堅的身子轉動着，一顆激動的心，幾幾乎要從口裏跳將出來！

她這副貪戀、驚愕的神態，使她身旁不遠處的綠衣人看得暗自嘔心，覺得好笑，敢情她眞是在白日作夢吧！

× × ×

「死谷」，是一個不祥之地。

凡是進入「死谷」之人，從來沒有一個活着回來，爲什麼「死谷」那麼可怕呢，到底「死谷」之中又藏着什麼呢？至今沒有一個人知道。

然而——

一個身受重傷，變成白痴的人，竟然跳下「死谷」，不但活着回來，而且功力也增進了不少，這的確是一件令人費解之事……。

奇怪！

石中堅如何脫出那不祥之地呢？……

原來就在石中堅不知所以的跳下「死谷」之時，山峯的頂上，突然出現了恨天姥姥師徒兩人。

上官娥眼見石中堅躍下死谷，不由吃驚的叫道：「糟啦！他跳下死谷去啦！師父……。」

叫聲未完，恨天姥姥突然身軀一閃，疾如流星一般，「嗖」的穿入那雲霧繚繞的死谷之中！

上官娥大吃一驚，她知道這是武林中人，視爲「死谷禁地」的不祥之地，師父跳將下去，如何是好？……

她雖知師父一身功力，巳達神化妙境，也不禁驚出一身冷汗，全身的毛髮也都完全直豎起來！

就在她驚愕不巳的刹那間——

恨天姥姥突然從那雲霧繚繞的「死谷」電閃衝出，脅下挾着那身受重傷的冷傲少年——石中堅。

上官娥芳心一振，脫口叫了聲：「師父！」

縱身迎奔過去，恨天姥姥嚴肅的說了一聲：「娥兒快走。」

身軀幌動之間，巳掠過峯頂！上官娥芳心又是一驚，她從來沒有看到師父這樣的神態，知道不無原因，立即嬌軀電閃跟了過去。她掠過山頂，見師父肅然立在一塊突石之前，急忙縱躍過去，問道：「師父！妳老人家有什麼發現嗎？」

一面說着，一面察看師父面上的奇異表情！

「唉！師父幾乎喪身在那『死谷』之中！」

「什麼？」上官娥驚的反問了一句，敢情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朶。

「師父穿入雲霧中後，只見這娃兒，竟然虛飄飄的停留在雲霧之中！」

恨天姥姥倒吸了一口冷氣，又道：「我以『三陽吸力』把他吸到手裏之後，用盡了全身的功力，竟然無法穿出那密密麻麻的雲霧層中！」

上官娥聽得大爲震駭，不自禁的脫口叫了聲：「師父！」

恨天姥姥面色之上，倏然現出一副驚愕之色，道：「就在師父進退兩難的情況之下，那雲霧倏然散開，化成了『太陰古刹』四個字，把石中堅包圍起來，但倏然之間，立即散去，到底那太陰古刹是什麼意思，師父也不明白。」

恨天姥姥頓了一頓，又道：「雲霧一散，師父的身子也自向『死谷』中墜去，暗中覺得好像被一股綿綿的力道一托，師父才提氣竄出！」

上官娥大感奇怪，脫口說道：「雲霧會化成字，這眞有些奇怪，師父知道其中的原因嗎？」

恨天姥姥略一沉吟，對她說道：「這事自然不無原因，但那太陰古刹是什麼意思，師父活了這把年紀，却從來沒有聽說過！」

說完，輕聲一歎，探手從懷中取出那枝「千年獨角獸」的靈角，道：「這枝千年靈角，師父本想和『千年雪蓮』，煉成『九轉還魂丹』，可是師父怎能見死不救，先解開他的『丹田穴』，拿去給他吃下去吧！」

上官娥早巳打着這個主意，聽師父這樣一說，芳心竊喜，立即接過「千年靈角」，解了石中堅的穴道，納入石中堅的口中！

這「千年靈角」，是那「千年怪獸」吸取的日月精華，不但可治百病，去百毒，而且可助長半甲子以上的功力，當眞是曠世仙品，妙用無窮！

上官娥把靈角納入石中堅的口裏之後，立即化成一團靈和之氣，隨着血液的滾動進入百穴之中。

未消片刻——

石中堅突然血管暴漲，「哇」的一聲，噴出一口淤血，猛然一睜雙眸，躍立而起！

他眼見自己身前站着一個白髮老嫗，和一位美麗絕倫的綠衣少女，不禁怔了一

怔，喝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他心中突覺舒暢無比，精神也似勝過往昔，全身勁力倍增，不由眼巴巴的望着這一老一少，又回憶起那似夢似幻的斷續往事，不由口中喃喃的自語道了一聲：「奇怪！」

突然——他發現那綠衣少女手中拿着自己的鬼劍，不由冷哼一聲，道：「妳爲何搶了我的鬼劍，還不快快還來！」

上官娥見他不但不謝救命之恩，反而冷言冷語，怪自己搶了他「鬼劍」，不由嬌性大發，冷冷說道：「你這人眞是不知好歹，我師父冒險救了你的命，給你吃下千年靈角，不但不謝過救命之恩，反而怪我搶了你的鬼劍，哼，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上官娥雖然偷偷的愛上了石中堅，但她却不願自己心愛的人，對師父無禮，於是，忍不住的反言相譏。

石中堅心中一震，覺得這綠衣少女，不但言詞鋒利，而且神態之間，有一股令人不敢逼視的威稜，使人莫測高深，不由暗道一聲：「好厲害的丫頭！」

但他天生一副冷傲的骨頭，仇恨世人的心理，已根深蒂固，雖然知道這兩位是救命恩人，仍是倔强的說道：「兩位救了石某一命，有生之年，定然圖報，不過姑娘手中的『鬼劍』，乃是先師交給石某的紀念之物，尙請還於石某！」

「什麼圖報不圖報的！」上官娥冷冷接道：「哼！誰稀罕你這塊廢銅爛鐵，你拿去好啦！」

說着，伸手把鬼劍遞給石中堅！

石中堅冷哼一聲向前走了一步，說道：「姑娘雖然看不起這塊廢銅爛鐵，石某却視如珍品！」

說着，伸手去接鬼劍。

上官娥雙眸滴溜溜一轉，道：「慢點，就這樣把鬼劍接過去嗎？哼！一點禮貌也不懂，虧你還是鬼劍客的徒弟！」

說着，倏然把鬼劍背到身後。

石中堅倏然後退了一步，暗道：「哼！妳別一個勁的發狠，總有一天我石中堅要妳向我道歉！」

他雖然覺得這被稱爲娥兒的少女嘴巴厲害，但一時間却找不出適當的措詞回答人家，不禁楞了一楞！

恨天姥姥目光何等銳敏，早已從石中堅那副堅毅冷傲的神態中，看出他有着和常人不同的拗性，不由輕輕一笑，道：「娥兒，別難爲他啦，把劍還給他吧！」

上官娥見石中堅態度冷冰冰的，心裏自然有氣，但她却不敢違背師父的話，當下櫻口輕啓，應了一聲：「是。」

立即把「鬼劍」遞交過去。

石中堅跨步接過「鬼劍」，只見上官娥面色沉凝，幽幽似是無限傷心，不禁心中一震，暗道：「奇怪，她好像傷心似的，難道她不願意把劍還給我嗎？……」

心裏想着，傲然的暗哼一聲，接過「鬼劍」又自退回原地。

上官娥見他接過「鬼劍」連個謝字都不肯講，不由芳心微微一震，冷哼一聲，忖道：「好小子，你別對我上官娥這樣狂傲，哼！總有一天叫你跪在我的面前，向我告饒……」

石中堅接過鬼劍振腕一抖，森森劍芒，耀目生輝，恨天姥姥輕笑一聲問道：「石中堅，你知道這鬼劍的來歷嗎？」

她這突然一問，頓使石中堅吃了一驚，霍地挫腕收劍，瞪着兩隻冷芒逼人的眼神，在恨天姥姥臉上一掠，道：「這鬼劍乃是我師父『鬼劍客』防身之物！」

恨天姥姥笑道：「話雖不錯，但這鬼劍本身却隱藏着無邊浩刦……。」

「這個我師父已經告訴過我了！」石中堅不待恨天姥姥話說完，冷冷的說着。

恨天姥姥倏地仰臉打了個哈哈說道：「鬼劍客會告訴過你鬼劍是來自關外嗎？尤其鬼劍和關外二叟的一段往事……」

石中堅聽她話中之意，似乎說鬼劍不是自己師父之物，不由心中大怒，冷聲說道：「鬼劍是師父交給我的，石某自然尊從恩師之命，至於什麼關外二叟，石某並不在乎！」

他雖然答的話不對題，但骨子裏却是冷傲至極，顯然恨天姥姥一番善意，他並不相信。

恨天姥姥何等人物，豈會不知石中堅的心意，不禁氣得全身發抖，一時說不出話來。

但她的確不愧是個了得人物，心中雖然氣憤，仍然不形於色，好像充耳不聞，帶着平靜的微笑。

可是上官娥却氣得粉面一變，冷冷叱道：「你這人好生沒有道理，像你，哼！總有一天會吃苦頭的！」話聲說出，似有無限傷感。

石中堅冷笑一聲，並沒有回答上官娥的話，反而向恨天姥姥說道：「老前輩如果沒有話說，請恕晚輩告辭了！」

恨天姥姥笑道：「要走就走吧！不過，你雖然吃下了千年獨角獸的靈角，但內腑的傷勢並未完全復原，還得休養半日才可，至於你手裏的『鬼劍』，對你關係甚大，江湖之上，波譎雲詭，望你以後多多小心！」

石中堅輕笑一聲，道：「石某敬領教言！」

說完仰首闊步而去。他剛剛走出一丈之外，忽聽恨天姥姥叫道：「慢走，我老婆子還有幾句話說！」

石中堅倏然止步轉身，問道：「老前輩有話請講！」

他話雖這樣說，心裏却怪恨天姥姥實在太嚕嗦！

恨天姥姥面色倏地一肅，說道：「大概你可能怪我老婆子太過嚕嗦，不過這件事必須告訴於你。」

石中堅聽得心頭一震，暗道：「這老太婆子端的有點邪門，她竟然知道我的心意……」

心想之間，恨天姥姥又道：「我老婆子剛才穿入死谷救你之時，忽見死谷中的雲霧，突然化成『太陰古刹』四個字，繚繞着你，如果我老婆子想的不錯，那太陰古刹可能與你有着重大的關係，至於太陰古刹是什麼意思，我老婆子也不知道，現在話已說完，你就走吧！」

石中堅楞了一楞，暗道：「奇怪！雲霧會化成字，這倒是件罕聞之事，那太陰古刹究是什麼意思呢，到底又在什麼地方

呢？……」

就在他心念轉動的刹那——恨天姥姥已和上官娥走的無影無踪了！

「這一老一少，端的使人莫測高深，我石中堅被她們攪糊塗了……」

他喃喃的自言自語着，不知不覺的走到一叢嶙峋的怪石之前。

「鬼劍」的來歷，關外二叟，以及那陰霧化成的「太陰古刹」，使冷傲孤僻的石中堅大爲困擾！他越想越氣，振腕一抖手中的「鬼劍」，「刷」的向着怪石上削去！

他雖然內腑傷勢並未全癒，但功力却已增進了不少，劍光閃處，劍芒陡然暴長了二丈，熠熠的銀光過處，「察」的一聲，怪石應手而裂！

這一來——

他似乎已把胸中的悶氣洩去了不少，冷笑一聲，跨步向前走去。

突然！身旁傳來一聲喋喋怪笑道：「小娃兒，你手裏可是『鬼劍』嗎？」

這突來的喋喋怪聲，好像夜梟悲鳴一般，頓使石中堅大吃一驚！

轉頭望去，只見峭立的突石後方，赫然走出一個紅衫紅面的怪人來。

石中堅一見此人，心中猛然一震，脫口說了聲：「紅面尊者！」

紅面怪人喋喋怪笑兩聲，道：「不錯，是我，小娃兒你可是鬼劍客的徒弟？」

石中堅突然暴叱一聲，道：「好一個無恥之徒，數日前，你以假亂眞逃過一死，今日石某定不饒你！」

暴叱聲中，右腕一抖，霍霍劍芒，已劃起一片銀色光幕！

紅面尊者知道鬼劍的厲害，身軀一閃，向後飄退，口裏冷冷喝道：「小娃兒，休在我老人家面前逞匹夫之勇，只要你把鬼劍給我，我不但饒你不死，而且還給你一些好處！若是一味逞强，嘿嘿……」

石中堅聞言殺機陡起，驀然暴喝一聲：「無恥狂徒，接我一劍！」

「刷刷刷」疾出三劍猛攻而至！

他出手一擊，雖然毫無章法，但森森劍芒，帶起一片呼呼勁風，如山的劍影，由四面八方籠罩而下。

紅面尊者見他不但劍勢凌厲，而且似乎已把眞力貫注到劍身，不由心中一震，暗道了一聲：「好厲害的傢伙！」

紅影左幌右閃，疾如風車一般，閃了開去！這一來，却激起他的怒火，厲嘯一聲，霍然揮掌攻到，綿綿的掌影，有如翻山倒海一般帶起風嘯之聲。

石中堅見他出手這樣威猛，不禁吃了一驚，縱身向旁閃去。

他本是毫無對敵經驗的人，雖然鬼劍客以百年眞元打通了他任督兩脈，但他一肚子浩瀚武學，却不知如何應用，一見對方掌影翩翩，不免心裏有點發慌！

紅面尊者，不僅經驗老到，而且狡猾異常，見石中堅向後一退，右掌一翻，陡然一股如錘的掌風，追襲而至！

石中堅突覺勁風襲到背後，不禁大吃一驚！

在無法躲閃的情况之下，身軀霍地一旋，左掌猛劈而出。

他左掌一出，忽然想起了書中記載的一招「風雷交擊」絕學，右手驀然一揮，劍芒熠熠，暴射而出！

紅面尊者見石中堅轉身硬接自己的威猛一掌，心中不禁竊喜，暗自忖道：「縱然你功力深厚，只怕也難擋住我這開山一掌……」

那知——他念頭剛自轉動，突見石中堅右手一招，森森劍芒，陡然射到頂門之上。

這突然之變，頓使紅面尊者吃了一驚，但他乃是老奸巨滑之人，身子一斜，跨向一旁，但右手疾出的掌力，仍然追擊過去！

他閃讓得雖快，但左肩之上，陡覺一陣刺肌冰寒，已被森森劍芒，劃了一道兩寸長短的口子，鮮血汩汩流出。就在他突覺刺肌冰寒的當兒——

兩人的掌力，已激起了一陣狂飆旋風，沙土飛揚冲向天際！

紅面尊者，頓覺對方的潛力奇大震得右掌酸痲，不由心頭一怔，踉蹌後退了兩步，凝目瞧去！

只見對方滿臉驚異之色，望着自己，但他却卓立如樁，紋風未動！

紅面尊者大爲駭異不已，瞪着兩隻三角眼，盯着石中堅一瞬不瞬！

敢情他不相信當面這個年青人，功力這等深厚。

石中堅也沒有料到出手一掌，能把對方震退，先是吃了一驚，繼而傲然大笑道：「紅面尊者，今天小祖宗要取你的狗命，替我師父完成一件未了心願！」

喝叫聲中，舞出朵朵劍花，凌空撲擊而到。

紅面尊者知道對方一身武學，已得鬼劍的眞傳，顧不得左肩的隱痛，當下身子一旋，展開一套威猛絕倫的掌法，奮力搶攻。

兩人甫一交手，立時天昏地暗，陡起的狂飈，和森森的劍芒，已籠罩了三丈方圓。

×　×　×

石中堅連攻十劍之後，傲性大發，倏然長嘯一聲，掌劍兼施，狂風暴雨般「刷刷刷」疾攻三招。

這三招詭異兇猛，紅面尊者立時被逼退一丈以外！

石中堅得理不讓人，劍光閃處，又把紅面尊者籠罩起來。

這當兒——隱在突石後面的「龍衣仙子」，已看得大感奇怪。

她見石中堅越攻越猛，而且招式也越打越奇，不由心中一動，暗道：「難道他在『死谷』有什麼奇遇不成？……」她心裏這樣想着，嘴角之上，也掛起了一副甜美梨渦！

「龍衣仙子」，本是一個淫蕩無比的女魔頭，她眼望着石中堅那瀟洒不羣的身影，想到甜處，玉臉上不禁漾起了一片彩紅……

就在龍衣仙女心神蕩然，暗萌淫念的時候——

突然——她耳邊響起一聲嬌笑道：「喂！妳看那持劍的少年人，能勝得了那個紅面人嗎？」

「龍衣仙子」吃了一驚，轉頭一瞧，

不知何時自己的身旁已站着一個美艷絕倫的綠衣少女。

這綠衣少女，蛾眉淡掃，肌膚似雪，兩隻剪水雙瞳，眞似天女下凡，王嬙再世，當眞是美絕塵寰；舉世無雙，直看的「龍衣仙子」自嘆弗如！

綠衣少女見「龍衣仙子」呆呆的瞧着自己，「噗嗤」一笑，道：「喂！妳怎麼不說話呀？」

「龍衣仙子」一歛心神，冷冷問道：「妳是什麼人？」

綠衣少女輕輕一笑，道：「我和妳不是一樣嗎？」

「龍衣仙子」見她口詞鋒利，答非所問，不禁心頭冒出一股妒火，正待發作，忽然想起剛才那條一閃而逝的綠影，不由腦海裏轉了一轉，問道：「妳把我引來此地意欲何為？」

綠衣少女，雙眸倏然一轉，嫣然笑道：「這年頭好人眞難做，妳不謝我反而怪起我來，這太不應該啦！」

「龍衣仙子」心頭剛自一震，綠衣少女又自說道：「難道我把妳引來和心上人見面也不好嗎？」

「龍衣仙子」雖然見識廣博，但面對這樣一個貌美如花，口詞鋒利的妙齡少女，也不禁覺得有口難開，無言相對了。

綠衣少女倏然一笑，道：「我看那手持鬼劍的小伙子，可能把那個紅面怪人打敗，不過那小伙子太過冷傲，而且又毫無江湖經驗，說不定將來會吃苦頭的！」

她似自言自語，又好像說給「龍衣仙子」聽，神態又是那麼輕鬆高貴，頓使怒到心頭的「龍衣仙子」感到莫測高深？

「綠衣少女」突然冷哼了一聲，正待開口——

突聽鬥場響起一聲冷喝，轉臉一瞧，只見石中堅，宛如生龍活虎一般，抖動出滿地的劍影，向對方猛攻過去。

這雖是極短的刹那——當「龍衣仙子」再側目看向綠衣少女之時，綠衣少女已無影無踪了！

那綠衣少女來的突然，走的更突然，饒是「龍衣仙子」機警絕倫，也猜不出一絲端倪！

這時——石中堅已殺得性起，暴叱一聲，劍化「精光四射」，向紅面尊者當頭劈下。

這一招精光四射，乃是鬼劍客手創絕學，此招共有九式；而且每式暗藏着三種奇妙的變化，石中堅全力一擊，劍光閃動之間，已化成點點寒星。

紅面尊者，不禁大吃一驚，正要旋身飄退——

石中堅手中的鬼劍，驀然地化成「急如火星」，暴長的劍芒，「噗」的一聲穿到紅面尊者的前胸之上！

只聽他慘叫一聲，鮮血暴射而出，仰倒地上。

石中堅手刃紅面尊者，心中甚是高興，忍不住仰天一陣狂笑！

笑聲直冲霄漢，四野蕩起一陣回響。

石中堅倏然收住笑聲，一把提起紅面尊者的屍體，縱身向前掠去。

他身形剛動，忽聽一聲嬌喝，道：「小兄弟，慢走！」

隨着喝叱之聲，「龍衣仙子」已掠到石中堅的身旁。

石中堅一看是「龍衣仙子」，不禁楞了一楞，冷冷道：「原來是妳！」

「嗯！」龍衣仙子盈盈一笑，道：「他人已經死了，你還提着幹嗎？……」

石中堅冷冷說道：「妳喊住我就是為了說這句話嗎？」

「龍衣仙子」怔了一怔，繼而嫣然笑道：「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石中堅冷笑一聲，道：「有話請快說，我還有要事在身。」

「龍衣仙子」想不到他對自己這樣冷漠，不禁芳心微微一震，眼望石中堅的俊美面孔，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石中堅見她兩隻水晶眸子，有着一股蕩人心魄的魅力，不由愣然一楞，暗道：「這個『紅魔教』的教主，眞是有點古怪，不知她這樣看着我是何用心！」

「龍衣仙子」忽的「噗嗤」一笑，道：「我喊住你自然有話和你說，幹嗎這麼兇！」

石中堅面色一肅，說道：「我最討厭人家和我嚕嘛，妳若不高興說，我可要走了！」

說完，轉身向前走去，「龍衣仙子」見他眞的要走，不由心中大急，脫口叫道：「你知道你已是大禍臨頭嗎？」

石中堅突然止步冷笑一聲：「妳是說有人找我報仇嗎？」

「龍衣仙子」怕他走了，才順口說了那麼一句，聽他這樣一說，不禁順水推舟的應道：「不錯，就是隱居了三十年的南火北冰也在找你！」

此言一出，石中堅突然哈哈大笑一聲，冷聲說道：「什麼南火北冰，東魔西怪，我石中堅並不在乎！」話聲一落，倏然身形一閃，提着紅面尊者的屍體，電閃掠飛而去。

「龍衣仙子」本想穩住他，那知他却無動於衷的電閃而去，不由狠狠一跺脚，暗道：「我就不信你永遠這樣對我無情，總有一天，哼哼！讓你知道我『龍衣仙子』的厲害！」

她這樣一想，本是一肚怨氣，也自然消失了，因為她自信憑她一身似冰如綿的功夫，任何堅如鋼鐵的漢子，她都有辦法，把他們熔化，使他們甘心情願的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就在龍衣仙女淫念初萌，洋洋自得的當兒——

驀然——她身旁響起一陣清脆的格格笑聲！

「龍衣仙子」大吃一驚，霍地身軀一轉，只覺那神出鬼沒的綠衣少女，又俏生生的來到她的身旁。不由脫口說了一聲：「又是妳？」

「嗯！」綠衣少女倏然一笑，道：「快去追他吧，要是晚了可就來不及了！」

說完，又「格格」嬌笑了兩聲！

「龍衣仙子」芳心一震，冷冷說道：「妳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若再這樣順口胡言，可別怪我龍衣仙子要開罪了。」

綠衣少女突然嬌笑一聲：「原來妳是頂頂大名的『紅魔教』教主，失敬失敬！請妳先不要動氣，既然妳知道有許多武林人物找那石姓小伙子報仇，就應該助他一臂之力呀！妳說對不？」

「龍衣仙子」聽得心中一震，眼見綠衣少女，嬌艷欲滴的神態，不由惡念陡起，暗自忖道：「這丫頭長得這樣清麗脫俗，萬一石中堅動了心，豈不把我拋到九霄雲外，何不趁她不注意時，賞她一記『追魂針』……」

她心裏雖這樣想着，但却不動聲色的輕輕一笑，道：「妳叫什麼名字呀？妳認識那石姓少年嗎？——」

嘴裏說着，探手入囊，扣住了一枚歹毒至極的「追魂針」！

「我……」綠衣少女剛自說了這麼一個我字，忽然面色大變，驚聲叫道：「不好了！妳看！」

她一面叫着，一面向「龍衣仙子」的身後一指。

「龍衣仙子」吃了一驚，轉頭一瞧，四野空空蕩蕩，除了風吹樹枝聲外，根本就沒有一點可疑之處，那知——

就在她凝眸掃視之際——

忽然耳際中響起了一陣傲然清脆的笑聲，轉頭看去，那綠衣少女已掠到十數丈外了。

這一下子，「龍衣仙子」知道上了綠衣少女的當，不由恨聲罵道：「好個狡獪的丫頭，竟敢捉弄我『龍衣仙子』，非取妳的狗命不可！」

身軀一閃，疾追過去，舉手一揚，「追魂針」脫手飛出。

綠衣少女倏然輕笑一聲，轉臉說道：「龍衣仙子，妳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姑娘和妳無怨無仇，又何必心懷鬼胎，出手傷人呢……」

話聲清脆悅耳，說完，身軀一幌，宛如陡起的彩虹般，「刷」的掠到了十數丈外？

「龍衣仙子」不禁惱羞成怒，見對方這等神態簡直沒有把自己放在眼裏，忍不住的厲聲叱道：「看妳能跑得了嗎？」

紅影閃處，騰空而起，宛如一團火球似的，劃空追去。

但見一綠一紅兩條人影，疾如閃電一般，刹那間，消失在莽莽山野之中。

×　×　×

再說石中堅提着「紅面尊者」的屍體離開「龍衣仙子」之後，立即展開身形，如飛掠去。

他生怕「龍衣仙子」隨後追來，躭擱了自己的大事，因此越過了兩處叢林之後，立即循着迴谷穿道向前奔行。

他本人是極端憤恨世人之人，覺得這世界上，除了自己的師父——鬼劍客之外，根本就沒有一個好人。

尤其鬼劍客在臨終之前，要他做的，他更是銘記在心……

雖然——鬼劍客身上中了匕首，他不知那是出自何人之手，但他的心中仍然十分快慰！

因為——他已經完成了鬼劍客交給他的第一個未了心願！

「恨」字的最後一劃，要用「紅面尊者」的屍體，塡補起來。

「這一個『紅面尊者』，不會是假的了吧……」他心裏想着，不禁低頭看了一下手裏的屍體，「不會的吧！」

他邊走邊想：「因為這個『紅面尊者』的武功，比第一個厲害得多，第一個一掌就被擊斃，而這一個，却和自己打了老半天……。」

忽然間——他想起那白髮老嫗，給自己吃下「千年靈角」的一幕，不禁心中一震，暗道：「若非那老婆子給我吃下靈角，說不定，我還打不過這個『紅面怪人』呢……」

心想間，又不禁狠狠的盯了一下紅面尊者的屍體。

就在他心念轉動，瞧着紅面尊者屍體的當兒——

突聽一聲驚叫：「鬼劍！」

這突如其來的叫聲，頓使奔行中的石中堅吃了一驚，霍然止步。

循聲瞧去，只見左旁的垂簾瀑布下，赫然閃出三條人影，這三人的身法快速絕倫，人影閃動之間，已距離石中堅三丈遠近。

當石中堅一眼看清三人之時，不禁吃了一驚，下意識的後退了兩步。

原來這三人都是穿着一式一樣，紅白相襯的奇裝異服，都長的奇醜無比，尤其中央的一人，豎眉吊目，身高不過三尺，肥胖的身軀，令人看來活像一個大冬瓜。

三人也未想到手持「鬼劍」之人，竟是個不見經傳少年，而且手裏提着一個紅面屍體之時，也不禁怔了一怔，倏然穩住身形。

這三人，正是心狠手辣的巫山三怪，因三人武功甚高，不論正邪各派，都對他們忍讓三分。

也正因此，養成三人目空一切的驕狂氣燄，居然想鬥一鬪，名震江湖的武林三客，現在，三人見手持鬼劍之人不是「鬼劍客」，不禁楞了一楞，相對一笑。

石中堅本是冷傲倔强之人，見三人那副怪模怪樣，心裏就沒有好感，再見三人相對一笑，不由怒火大起，冷聲問道：「你們笑什麼？」

巫山三怪中的老大，賽冬瓜戚四海，驀地大嘴一咧，發着破鑼似的嗓音，嘿嘿冷笑了兩聲，說道：「小娃兒！鬼劍客是你什麼人？」

石中堅口中冷哼一聲，說道：「你不配問！」

戚四海聞言大怒，雙目突然一翻，喝道：「不知死活的娃兒，你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嗎？……」

石中堅不待他說完，傲然一笑，道：「大不了是三個怪物！」

此言一出，激的戚四海「哇哇」怪叫了兩聲，老二呂太白驀然暴喝一聲，聲色俱厲的怪聲叫道：「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他正待出手，老三賽五常，冷聲說道：「且慢！先命這娃兒把鬼劍交過來，他若不知好歹，叫他腦袋搬家。」

石中堅仰天狂笑一聲，不屑的說：「如要少爺手裏的『鬼劍』，嘿嘿！除非拿你們腦袋來換。」

說着，一抖手中的鬼劍，劍芒暴射而出，熠熠的冷芒，倏然化成三點寒星，疾向三人的前胸射到。

（未完・六）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江玉南直指周鵬是小西天雷音寺魔教中的人，而周鵬否認，對江玉南的指證，心裏恨極，但又不敢用殘心指的魔技，二人正在爭持，一個說是，一個否認，曲樂山已進來，正在謎惑不解，金長久、閻五亦覺得三鳳所說不錯，慫恿江玉南對付周鵬，而周鵬已先用「五指聯彈」出擊，無法奏效，認出江玉南是「雲頂神府」的人，便更想將他誅殺，又用四柄薄斧逼攻，江玉南退至兩樹之旁，雖然脫險，身有血跡，金長久、閻五獻計以三敵一，從旁押陣，周鵬似看出他們的用意，叫尤護法領十八金剛出手攻擊，閻五上前想說服尤天健，但已來不及……

對證找長老　預防施陰謀

十幾件攻向江玉南的兵刄，全數被彈震開去。

尤天健緩緩向後退了一步，十八金剛立時展開了連綿攻勢。

這是一場激烈絕倫的惡鬥。

但見寒芒飛轉，雙方的搏殺，已經打入了難分難解的境界。

尤天健眼看丐帮中最精銳的弟子，展開了圍攻，對方仍然應付如裕，不禁一呆，暗道：「這小子的劍上造詣，當眞是驚人的很。」

周鵬輕輕吁了一口氣，說道：「尤護法。」

尤天健應了一聲，行了過去，道：「帮主有什麼吩咐？」

周鵬道：「你這十八金剛，是咱們丐帮的精銳，全數出動，難道連一個年輕的小後生也收拾不了麼？」

尤天健道：「帮主放心，屬下相信百招之後，定可取他之命。」

周鵬道：「有把握麼？」

尤天健道：「是！屬下相信可以。」

周鵬道：「好！如若百招之內，仍無法取他之命，那就別怪本座了。」

尤天健道：「屬下知道。」

大步向前行過去。

尤天健輕輕吁一口氣，高聲說道：「全力施爲，生死搏擊。」

但見圍住江玉南的十八金剛，突然又後退了回來。

場中只剩下六個人圍攻江玉南。

人數是減少了，但攻勢却更見猛烈。

六個人中三個用刀，三個用劍。

刀是一色的緬鐵軟刀，平時圍在腰中，看不出帶有兵刄。

劍是短劍，未超過一尺二寸的短劍。

這樣的短劍，身上任何地方，都可以收藏。

丐帮弟子平常不帶兵刄，就算帶兵刄，也都是棍棒之類，不會帶刀劍一類的兵器。

但十八金剛，都是帶刀藏劍的。

六個人，比起十八個人，攻勢更加凌厲。

田榮冷眼旁觀，發覺這些丐帮弟子的年齡都不太大。

年齡大約在二十四五歲左右。

江玉南手中長劍施展開來，有如一片光團，全身都在劍光圍繞之中。

但六個丐帮弟子的攻勢，猛銳無比，完全是一副捨死忘生的打法。

高泰輕輕吁一口氣，低聲說道：「閻前輩，你皆出今日之局勢？」

高泰輕輕吁一口氣，低聲說道：「閻前輩，你看出今日之局麼？」

閻五道：「很兇烈的搏殺，看樣子，如果不打出一個血濺黃沙的悲慘局面，很難有一個結果了。」

高泰道：「不錯，閻前輩，咱們是不是要帮帮忙？」

閻五道：「帮忙？」

高泰道：「對！咱們總不能讓江玉南獨撑大局。」

閻五道：「十八金剛，一共有十八個人，老要飯的久聞丐帮中，有這麼一批很傑出的人，但今日還是初見……」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如若咱們一出手，另外的十二個人，只怕也會全力出手了。」

高泰道：「難道任他們全力攻殺江兄一人麼？」

閻五低聲說道：「小要飯的，他們人多，咱們帮不上忙的，咱們出手，只不過惹起一場混戰罷了，我看江兄還撑得住，六個人攻勢雖猛，但並沒有對江少俠構成大威脅。」

高泰想一想，說道：「閻前輩說的也是。」

閻五道：「其實，今日之局，情勢十分明顯，江少俠如若死在對方手中，只怕咱們都很難逃過這一刦。」

高泰道：「這麼說來，咱們的生死大事，完全寄託在別人的手中了？」

閻五道：「小要飯的，這不是抬槓的事，就目下情形而言，確然如此……」

談話之間，場中搏鬥已有了變化。

原來，六個合攻江玉南的丐帮弟子，都已經施出了全力三刀、三劍、佳妙的配合，使攻勢更見凌厲。

江玉南一把劍，有如海浪滾滾，湧起了千層波影，揮洒的寒芒，綿密如網，封拒六人的攻勢，但久戰之後，似已不耐，劍招變化上，透出了濃重的殺氣。

雲頂神府的劍法，果然是非同小可，神妙無方。

忽然間，寒光突起，金鐵交鳴聲中，飛起了一道紅光。

一個用刀的丐帮弟子，人頭和軟刀齊飛，橫屍當場。

江玉南雖然殺了一個丐帮弟子，但自己却微一疏神，後背被劃中一劍。

劍芒劃破了衣服，鮮血湧了出來。

這一劍，雖不足以致命，但却傷的不輕。

緊密、交錯的刀影、劍光之中，有不得絲毫大意，但江玉南背受創傷，更激起了丐帮弟子的豪勇。

只聽一聲大喝，一個施刀的弟子，忽然飛騰而起，連人帶刀，直向江玉南撞了過去。

但這一劍，也激起了江玉南的殺機。

他感覺到背上的傷勢不輕，失血過多，可能會使他失去了對敵的能力。

所以，他必須在極短的時間之內，殺退强敵，至少，要騰出一段包紮傷勢的時間。

揮劍架開了衝擊而來的一刀，突然一個閃身，穿過了兩柄交叉而來的短劍，反來劈出一劍。

這一劍，時機、力道無不恰到好處。

那揮刀飛衝過來的丐帮弟子，還未落地，劍光已然劃過，兩條腿由膝處被長劍斬斷。

田榮低聲道：「高兄，江兄傷勢不輕，咱們得替他下來。」

長老久道：「只怕用不着咱們帮忙，他身中一劍，已然激起了他的殺機。」

見識廣博的一品刀，推斷不錯，江玉南奇招迭出，六名圍擊他的丐帮弟子，全部中劍受傷。

江玉南劍下留情，四個丐帮弟子，都是右肘中劍，一臂殘廢。

六個丐帮弟子，片刻間，一齊受傷，使得一側督陣的尤天健，倒抽了一口冷氣，這時，他已經相信了江玉南確是來自雲頂神府。

除了雲頂神府的奇奧劍法之外，還有何人能夠在一擧之間，去對付六個丐帮弟子。

江玉南收劍疾退，躍到了田榮身側，急道：「田兄，想法子，替我包紮一下傷勢，止住流血。」

高泰、閻五、金長久，投過來的一包藥物，迅速的替江玉南包好傷勢。

尤天健一直呆呆的站着未動，望着江玉南出神。

丐帮中十八金剛，一下傷了五個，死了一個，還是從未有過的紀錄。

周鵬重重地咳了一聲，說道：「尤護法……」

尤天健哦了一聲，回身一禮，道：「帮主。」

周鵬道：「你怎麼不出手？」

尤天健道：「十八金剛，已經傷了三分之一。」

周鵬道：「還有幾個人？」

尤天健道：「還有十二個人。」

周鵬道：「既然還有十二個人，爲什麼你不下令他們一齊出手？十二個人總比六個人的力量大一些，何況，江玉南已經受了傷。」

尤天健道：「回帮主的話，十八金剛最强的攻勢是六個人一組。」

周鵬道：「哦！」

尤天健道：「如是六個人的合攻，傷不了他，再上一組也是一樣。」

周鵬道：「不錯，這姓江的小子，劍術十分精絕，但如長期搏鬥下去，他也無法支持，這叫車輪大戰。」

以丐帮帮主之尊，說出此話，聽得尤天健臉色一變。

金長久冷笑一聲，道：「周帮主，咱們對閣下，總算又多了一層認識。」

周鵬冷冷說道：「就算丐帮今日盡折

精銳，你們也別想有一個生離此地……」

語聲一頓接道：「尤護法，下令十八金剛出手。」

尤天健道：「回帮主，已經沒有十八金剛了。」

周鵬道：「十二個人也行啊！他們只要還有活的，就要出手。」

尤天健道：「帮主，除了雲頂神府中的精奇劍法之外，很少人能夠連傷六個金剛弟子。」

周鵬道：「你是說，他是來自雲頂神府中人？」

尤天健道：「屬下可以斷言，只有雲頂的神妙劍法，才有如此威力。」

周鵬道：「就算他是雲頂神府中人吧，那又如何？難道咱們丐帮中人，還怕了雲頂神府不成？」

尤天健怔了一怔，道：「帮主，咱們丐帮雖然不怕雲頂神府，但咱們丐帮欠了神府很大的一個情，老帮主沒有告訴帮主麼？」

周鵬道：「這種事，我怎麼不知？但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折辱咱們丐帮，難道就爲了欠他們一次情，丐帮就得受他們的壓制了？」

江玉南想要開口，但却被金長久伸手攔住。

尤天健道：「帮主，這件事……」

周鵬接道：「這件事怎麼樣？難道咱們丐帮就永遠作雲頂神府的奴才不成？」

尤天健道：「帮主，雲頂神府中人，從來沒有找過咱們丐帮的麻煩。」

周鵬道：「這小子不是麼？」

江玉南冷冷說道：「找麻煩的，是你周帮主，要殺我江某人的，也是你周帮主，在下覺着奇怪的是，你周帮主敢下令殺人，爲什麼不敢承認這件事情。」

周鵬冷冷說道：「尤護法，你聽到沒有？就是這小子說的話，在他眼中，還有咱們丐帮麼？還有我這個帮主麼？」

江玉南道：「周帮主移禍遁罪之詞，實在不得不叫在下佩服。」

金長久道：「這就叫惡人先告狀，區區本來對丐帮十分敬重，尤其是對你周帮主的爲人，更是敬慕萬分，想不到一旦見面，竟然是如此的叫人失望……」

周鵬怒道：「金長久，就憑你的聲譽、身份，怎能和本座論事？」

金長久道：「不錯，在下只是一個小小的塘主身份，不配和你這大帮主平行論交，如若世上有君子小人之分，在下是小人，帮主是君主，只不過，你是一個僞君子……」

周鵬怒聲喝道：「你說什麼？」

金長久道：「在下覺着，你周帮主的所作所爲，無一不是僞君子的行徑。」

周鵬冷冷說道：「放眼當今武林，敢如此罵我的人，還沒有幾個。」

金長久笑一笑道：「以公理而論，你周帮主的作爲咱們應該罵，以私情而言，你周帮主今天已是非殺我們不可，在下罵你幾句也不過稍稍出一口胸中的怨氣罷了。」

周鵬道：「尤護法，這些話你都聽到了？」

尤天健道：「聽到了。」

周鵬道：「那很好，有一個人當面辱罵丐帮的帮主，你們這些屬下的，應該如何？」

尤天健道：「金長久應該身受拔舌的懲罰。」

周鵬說道：「好！那就去拔下他的舌頭。」

尤天健道：「帮主，在下覺着，應該先解決了雲頂神府和丐帮的事。至於金長久這個人，不過是一個跳樑小醜罷了，七刀塘那點實力，如何能和丐帮相比？」

周鵬冷笑一聲，道：「你的意思，咱們對付七刀塘，也要先和江玉南商量一下了？」

尤天健道：「屬下之意，應該先勸阻雲頂神府中人，不再插手此事。」

周鵬冷冷一笑，道：「好，你說說看，咱們如何解決目下的紛爭？」

尤天健道：「在下覺着，先和江少俠談一談，中間如有什麼誤會之處，也好消除。」

周鵬冷哼一聲，道：「好！你和他談罷！如是談不攏呢？」

尤天健道：「這個，屬下試過之後，再作道理。」

回頭一抱拳，道：「江少俠眞是來自雲頂神府麼？」

江玉南道：「我如不承認，只怕你尤護法也不肯相信。」

尤天健道：「雲頂神府，百年以來一直領導武林，最近三十年來，才關閉神府，不大問武林中事，但丐帮和神府源遠流長，彼此在江湖之上，一直保持着一個互相敬重的局面。」

江玉南道：「哦！」

尤天健道：「江少俠離開神府之時，是否有人和少俠談過丐帮的事？」

江玉南道：「有。」

尤大健道：「那就好，但不知神府中前輩告訴少俠些什麼？」

江玉南道：「家師告訴在下，小西天雷音寺的魔爪，已經伸入了中原，要晚輩查明內情，立刻回報。」

尤天健道：「少俠查明內情沒有？」

江玉南道：「查出了一點眉目。」

尤天健道：「沒有提到神府和丐帮的關係。」

江玉南道：「提到一些。」

尤天健道：「那位老人家，如何交代少俠？」

江玉南道：「神府和丐帮，不但相處得很融洽，而且，彼此之間，交誼很深，要在下如若遇上了什麼疑難之事，不妨找貴帮帮忙。」

尤天健道：「這就是了。」

江玉南道：「可笑的事，在下竟然和貴帮衝突了起來。」

尤天健道：「江少俠，這件事，叫化子也不知道該如何談起……」

周鵬冷冷接道：「那就不用談了，神府中人高高在上，根本不了解江湖上的形勢，和他們談江湖上事，豈不是隔靴搔癢麼？」

尤天健道：「帮主，雲頂神府和敝帮相交數十年，延伸到兩代以前的帮主，難道這份君子之交，就要在帮主的手中割去麼？」

周鵬道：「尤天健，神府中人，如若眞的關心江湖中事，爲什麼不多派些人，下山來多管些江湖中事？」

尤天健沉吟了一陣，道：「帮主一向待人和氣，怎的會和雲頂神府中人心存成見？」

周鵬道：「我對神府，倒沒有什麼成見，只有對這小子有些不滿，你瞧他那股神氣，那會把咱們丐帮放在眼中？」

尤天健道：「帮主，屬下有一愚見，希望帮主能予採納。」

口氣雖然仍極恭謹，但詞意之中，已然有了堅持己意的成分。

周鵬一皺眉頭，道：「尤護法，你知道咱們帮中的規戒麼？」

尤天健道：「知道。」

周鵬道：「那就好，你要好好的記着你自己的身份。」

尤天健頷首道：「屬下决不敢有所踰越。」

周鵬冷哼了一聲，道：「你知道就好了。」

尤天健道：「帮主指教。」

周鵬道：「好！現在，你可以說說你的意見吧！」

尤天健道：「屬下之意是，咱們不能和神府中人衝突。」

周鵬道：「哦！」

尤天健道：「本帮和神府交往，淵源流長，這份交情，一直受着歷代帮主的敬重，如若一旦毀在帮主手中，只怕是有些不太妥當。」

周鵬道：「哼！雲頂神府是不是武林中的霸主統帥？」

尤天健道：「不是。」

周鵬道：「既然不是，咱們丐帮，爲什麼要聽他們的？」

尤天健道：「誰說要聽他的了？屬下的意思是……」

周鵬接道：「既然你也覺着不用聽他們的，那就不要多費心思了，先把這小子擒下，然後，把他送往雲頂神府，問他個不敬尊長之罪。」

尤天健道：「帮主，除非他願意放下兵刃，束手就擒，生擒於他，只怕不太容易。」

周鵬道：「丐帮弟子，如此之衆，而且，大家都是帮中精銳，難道生擒他一個人，也有所不能麼？」

尤天健道：「不能，神府劍法，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十八金剛既無法制服於他，其他弟子又如何能是他的敵手呢？」

周鵬冷冷說道：「照你這麼說法，他是鐵打的金剛，銅澆的羅漢了？」

尤天健道：「那倒不是，不過……」

周鵬厲聲接道：「他既然不是，你們難道不能多派人手對付他？」

尤天健說道：「那只怕會造成很大的傷亡，十八金剛，很可能要盡喪在他的劍下。」

周鵬道：「丐帮有上萬的弟子，死個百十個，有何關係？」

尤天健怔了一怔，道：「帮主，這個說法，屬下不敢苟同……」

周鵬厲聲說道：「尤天健，你要造反了？」

尤天健道：「屬下不敢。」

周鵬緩緩向前行來，一面說道：「尤天健，本座今日如不懲罰於你，帮主的神威豈不是要折喪於你的手中了。」

緩緩舉起了右掌。

江玉南悄然移動身軀，暗用功力，抬手一掌，封了出去。

兩人的掌力，出手時不聞點聲息，但雙掌接實，却響起了一聲蓬然大震，湧起了一股强烈的掌風。

尤天健一直低着頭，不敢望周鵬一眼，直到掌風捲起，才知道自己死裏逃生。

江玉南索性橫跨一步，擋在尤天健的身前，冷冷說道：「周帮主，這一拳力道很强，如若不是在下接這一掌，只怕尤護法已經橫屍當場了。」

周鵬道：「江玉南，你們雲頂神府中人，當眞是厲害得很啊！連我們的家務事也要管了？」

江玉南道：「家務事，只不過是閣下一個藉口，你眞正的用心，不過是在誅殺異己，便於有機會多引入一些魔教弟子加入丐帮。」

周鵬道：「你這小子，眞是滿口胡言亂語……」

江玉南道：「你身懷魔教絕技，也只有那種邪惡的武功，才會使你變得非常嗜殺。」

周鵬冷冷說道：「尤天健，你聽到沒有，我是一帮之主，竟然受他這等羞辱，你們都是丐帮弟子，……」

江玉南歎息一聲，接道：「周帮主，大丈夫頂天立地，你領導丐帮上萬之衆，怎會變得忽硬忽軟，這做法是想要他們聽命行事呢？還是想逃避公正的調查？」

尤天健站在一側，沉吟不語。

周鵬突然縱聲大笑道：「江玉南，雲頂神府是何等受人敬重之所，怎容你這個狡詐陰險，極盡挑撥離間的弟子！」

江玉南道：「眞金不怕火，只要帮主同意，在下願意和帮主對質。」

周鵬不屑道：「笑話，你和我對什麼質？」

江玉南道：「你練過魔教武功，身有異徵，在下不難指出來。」

周鵬道：「那很好，你倒說說看，本座異徵何在？」

對江玉南而言，這是一個很大的冒險，他也實在無法說出他的異徵何在。

但他推想必有異徵。

看周鵬神情，江玉南料知自己的判斷不錯，冷然一笑道：「在下可以指出，不過不是此地，不是此時。」

周鵬道：「一派胡言……。」

江玉南道：「周帮主，如若你敢召集貴帮中的長老，和在下爭論，在下立刻可以指出你周帮主的異徵之處。」

周鵬道：「丐帮長老會，是何等重大的會議，豈能隨便召開。」

江玉南道：「貴帮在此舉行會議，在下相信，大部份長老還未散去，帮主如是問心無愧，何不把他們召集來此，在下如是不能說個明白，只怕貴帮長老不會放過在下。」

尤天健神態恭謹的說道：「帮主，這位江少俠說的不錯，召集長老，看他還能

要出些什麼花樣，他如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以諸位長老，生擒他不是什麼難事。」

周鵬冷冷說道：「生擒以後呢？」

尤天健道：「生擒之後，把他送往雲頂神府，要他們給咱們一個交代。」

江玉南道：「那是死罪、神府戒律不多，但執行極嚴。」

周鵬沉吟一陣，道：「尤護法，這個辦法不行。」

尤天健道：「爲什麼？」

周鵬道：「咱們還無法證明他是雲頂神府中人，萬一是冒充的，那豈不留人笑柄？」

尤天健道：「江少俠，你能夠拿出證明你身份之物麼？」

江玉南道：「尤護法，在下如若能夠拿出證明之物，尤護法又能保證什麼？」

尤天健呆了一呆，回顧周鵬道：「帮主，這個，咱們該如何回答？」

他經驗豐富，已瞧出平日受敬重的帮主，有些情形不對，但事關重大，心中雖然懷疑，但却不敢表達出來。

周鵬似是也有了警覺，態度忽然一變，道：「尤護法的看法呢？」

尤天健道：「這件事，已逾越了屬下的權責，要請帮主決定了。」

周鵬淡淡一笑道：「尤護法，是不是本座決定有悖常情？」

尤天健道：「這個屬下不敢妄論，只不過茲事重大，在下倒希望帮主處理慎重一些。」

周鵬道：「怎麼一個慎重法？」

尤天健道：「這個要看帮主的英明卓裁了。」

周鵬歎息一聲，道：「尤護法，我處理不少疑難的帮務，但從來沒有遇上像今天這樣的事情……」

尤天健接道：「對雲頂神府的事，不得不用心一些，那不止是因爲神府一直是領導天下武林同道的精神領袖，而且，也是和丐帮有着很深交誼，唉，這實在是一件很棘手的事。」

周鵬道：「咱們丐帮和神府有些什麼關係呢！」

尤天健怔了一怔道：「怎麼？老帮主沒有告訴你麼？」

周鵬道：「說了，只可惜說的不夠詳盡。」

尤天健道：「咱們上一代帮主，都受雲頂神府的帮助，所以，丐帮的竹符令有兩塊都落在神府之中。」

周鵬道：「有這等事？」

尤天健臉上閃掠過一抹訝異之色，但不過一掠即逝。

幸好，周鵬沒有留心看。但江玉南看到了，金長久也看在眼裏。

尤天健道：「是！千眞萬確，丐帮竹符令對丐帮弟子有着絕對約束的效力，令到之處，赴湯蹈火，亦是不能違背。」

周鵬冷笑一聲，道：「對我這個丐帮帮主，也有絕對的約束力量麼？」

尤天健道：「有！」

周鵬道：「如是本座不遵從竹符令，那又會如何？」

尤天健道：「那是丐帮歷代相傳的最高權威徵象——如何能夠違背。」

周鵬冷笑一下，道：「這麼說來，有一枚竹符令，豈不大過帮主了？」

尤天健道：「話不是這麼說，帮主的身份，在本帮中，仍然是至高無上的，不過，那竹符令乃是本帮中歷代相傳之物，是受了尊重丐帮傳統規戒約束。」

周鵬笑一笑，道：「尤護法，咱們舉個例子來說吧！如今本座和竹符令持有人，各下一道令諭，要你去辦兩件不同的事，或是兩件相互衝突的事，不知你要聽那個的？」

尤天健說道：「這個，這個，怎麼會呢？」

周鵬道：「我只要明確的答覆，不要模稜兩可的說法？」

尤天健道：「這個，屬下自然是聽從帮主的令諭了。」

周鵬道：「這話是當眞麼？」

尤天健道：「屬下言出至誠。」

周鵬笑一笑，道：「好！那你立刻率人殺了江玉南。」

尤天健說道：「江玉南身份還未有證明。」

周鵬道：「不用證明了。」

尤天健道：「爲什麼？」

周鵬道：「如若他身上帶了一枚竹符令，那將如何？」

尤天健道：「這個，屬下……」

周鵬接道：「到時間，難免使你爲難，所以，我覺着你應先聽命行事。」

尤天健道：「這一點，屬下只怕無法從命。」

周鵬歎息一聲，道：「看來，作一帮之主，也是無味的很。」

尤天健道：「如若江少俠是雲頂神府中人，不但屬下不便殺他，就是你這帮主身份，也不能對他太過輕視。」

周鵬道：「你不肯聽命行事，本身已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對麼？」

尤天健道：「對！」

周鵬說道：「所以，你應該先受到處罰。」

尤天健道：「是！」

周鵬道：「違抗帮主的令諭，不知是什麼樣一個罪名？」

尤天健道：「是死罪。」

周鵬道：「好！那你就去死吧！」

尤天健道：「帮主，屬下……」

周鵬突然而上，右掌一揚，道：「你自己死呢？還是要我動手？」

尤天健道：「屬下不知犯了丐帮中那條戒規？」

周鵬右手一沉，五指半屈半伸，直向下劈去。

這一掌力道强猛，挾着一股强大的勁力而下。

江玉南大喝一聲，道：「住手！」

寒光一閃，迎向了周鵬的右掌。

劍如流星，封住了周鵬的掌勢。

周鵬收掌而退，冷冷說道：「江玉南，你敢插手丐帮的家務事？」

江玉南道：「你借口殺人，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周鵬道：「尤護法，給我出手，就算十八金剛全數戰死，我也留他不得。」

尤天健道：「帮主，就當剛才你殺了

屬下。」

周鵬道：「你敢抗命！」

尤天健申辯道：「不敢，不敢，不過，江少俠說得很清楚，你不是動怒殺人，也不是爲了貫澈丐帮的令諭殺人，你只是排除異己。」

周鵬道：「反了，反了，你敢對本座無禮，拿命來！」

尤天健道：「本帮帮規，載諸明文，帮主對長老，護法，只有收押之權，不能斷然處置，必須有長老會議決定他們的生死。」

周鵬道：「好！那本座就先把你收押起來。」

尤天健笑一笑，道：「帮主，何不容屬下說完話，你再下令不遲。」

周鵬道：「你還有什麼話說的？」

尤天健道：「屬下本來不信江少俠的話，也不相信他是來自雲頂神府，但我在他的劍招上，看出了他的來歷，由帮主這等惶急的處事情中，瞧出了破綻，也證明了你的身份。」

周鵬眼看殺死尤天健的機會已經不大，才緩緩地說道：「尤天健，你在丐帮中身份不低，聲譽也不錯，爲什麼要抗拒令諭？」

尤天健道：「老叫化區區一人，死而何惜，但我必須要活下去，明白內情，揭發你的陰謀。」繼而又搖搖頭，道：「你，你是魔教中人，混入了丐帮，篡奪了帮主之位，唉！二十年來，我們都沒有識破你的身份，想來，眞是可怕得很。」

周鵬臉上一片冷肅，緩緩說道：「難道你敢背叛丐帮？」

尤天健道：「屬下不敢背叛丐帮，但也不容人出賣丐帮。」

話已對面說明，周鵬心中恨怒已極，厲聲說道：「本人就任帮主以來，你是第一個敢於抗命的人，我如不把你碎屍萬段，此後如何服衆！」

尤天健道：「帮主，咱們帮規沒有這一條約定，只要你召開長老會，屬下自會在會中述明內情，恭請長老會議裁決。」

周鵬眼看尤天健的態度愈來愈是强硬，已知難以帮主身份壓住他，但要此人必死，只有動手搏殺他一途可循了。

心中念轉，沉吟不語。

江玉南却高聲說道：「周帮主，狐狸已露了尾巴，在塲中的丐帮弟子，都已聽明，稍具智慧，他們都應該有個判斷，誰眞誰假，他們心中都有個數了。」

周鵬冷笑一聲，道：「江玉南，如若本座召開了長老大會，查明眞象之後，你要如何？」

江玉南道：「眞查明了你不是魔教中人，在下願領受貴帮制裁。」

周鵬說道：「你是雲頂神府中人，敝帮只怕沒有法子判裁你，我要你承諾一件事。」

江玉南道：「好，你說。」

周鵬道：「查明眞象之後，你就當塲自絕。」

江玉南道：「好！這個我答應……」

金長久接道：「且慢答應。」

周鵬道：「你們害怕了？」

金長久道：「不是害怕，而是應該把話說清楚，查明眞象這句話，太過籠統，你如不是魔教中人，江少俠當塲自絕，你如是魔教中人，那又如何呢？」

周鵬道：「老叫化如是魔教中人，丐帮長老會也不會放過我。」

金長久道：「這才是一句公平話。」

周鵬回顧尤天健一眼，道：「你怎麼說？」

尤天健道：「屬下抗拒令諭，亦願當塲自絕。」

周鵬道：「好！我立刻召集長老會，今晚掌燈時分，你們到青石樓中相見。」說完話，轉身而去。

尤天健遣散了丐帮弟子，帶走傷亡，只留下十二金剛。

尤天健望着周鵬的去向出了一陣子神，才緩緩說道：「江少俠，能夠回答老叫化子幾句眞誠的話麼？」

江玉南道：「知無不言。」

尤天健道：「你是神府中人？」

江玉南道：「不敢相瞞，在下確是來自雲頂神府。」

尤天健道：「你有證據能證明敝帮主是魔教中人？」

江玉南道：「這一番爭執，鹿死誰手，很難預料，尤護法也該知道，周帮主是一個機智多變的人，他如去佈署準備，定有使人難找空隙的安排。」

尤天健道：「我是說，他是不是眞的魔教弟子？」

江玉南道：「千眞萬確。」

閻五道：「尤兄，丐帮數百年來，一直以維護武林道統爲己任，近年中尤爲顯著，如若貴帮……」

尤天健搖搖手，接道：「閻五，不用說下去了，尤花子會盡力維護敝帮的傳統，生死在所不計，諸位好好研商一下，如何能指出確證，使敝帮長老相信，我先走一步了。」

帶着十二金剛，轉身而去。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道：「金王塘，你經驗豐富，可曾瞧出那周鵬有些什麼破綻？」

金長久說道：「看他今日處置事情的激動，手法，是魔教弟子，已無可疑，問題在如何能指出確切證明，使丐帮長老相信。」

江玉南道：「他練過殘心指，如若仔細的檢查不難找出一點蛛絲馬跡，但我不知道這一門武功，是否有掩飾之法。」

金長久道：「魔教武功，必有具獨特之徵，只要江少俠能指出來，周鵬作賊心虛，必然會露出馬脚，再說，丐帮長老都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大多爲人精明，自不易被他欺騙過去，尤天健就是很好的例子，不過，金某人担心的倒是另一件事。」

江玉南道：「什麼事？」

金長久道：「你想想看，如若周鵬眞是魔教弟子，他怎會給你怎麼一個機會，讓你在丐帮長老會上，揭發他的瘡疤？」

閻五道：「看他爲人兇殘、陰險，必會另有佈置，可惜，咱們無法猜出他佈署的方法。」

金長久道：「這才是最重要的地方，他心中打的什麼主意，安排的什麼鬼計，

咱們如何應付？」

高泰道：「這件事，尤護法已經知曉了，他如有什麼陰謀佈置，可以欺騙咱們，只怕無法欺騙過尤天健。」

田榮道：「這倒也是，可惜，咱們剛才忘了提醒他一聲。」

老謀深算的金長久輕輕吁一口氣，道：「江少俠，剛才那個局面，如若堅持下去，或者周鵬下令丐帮弟子出手，必然是一場很慘厲的殺戮，但周鵬却忍了下去，那表示了什麼？」

田榮道：「那表示什麼呢？」

金長久道：「他早巳想到了更好的應付辦法，胸有成竹。」

田榮笑一笑，道：「金塘主，不論他想到了什麼辦法，也只有半天的佈置時間，只要咱們能夠事先找出他們陰險所在，那就不難對付。」

金長久說道：「這件事，咱們一直處於被動之中，無法制敵機先，這就叫棋差一着，束手縛脚，如若咱們無法在今晚一會之中，扳回劣勢，這一仗，咱們就敗定了。」

田榮說道：「這話不錯，但金塘主只是指出咱們處境之惡，却沒說出應付的辦法。」

金長久笑一笑，道：「辦法，在下倒是想出了兩個，只不過，一切都要先看對方的行動，咱們才能定出對付之策，就發展而言，不外兩途。」

江玉南道：「金塘主，說下去吧！咱們都在洗耳恭聽。」

金長久略一沉吟，緩緩說道：「一個是他眞的召集了丐帮長老會議，只不過，那巳控制了大部份丐帮長老，會議由他操縱……」

江玉南道：「控制了丐帮的長老會，豈不是等於控制了整個丐帮？」

金長久道：「自然，那些丐帮長老會也並非是甘爲所用，幾百年的傳統，丐帮中人一直保有他們那一股忠義之氣。」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道：「還有一個情形呢？」

金長久道：「丐帮中長老，相信了你的話，要舉行丐帮大會，推選新帮主，可能會立刻引起一場紛爭。」

江玉南點點頭，道：「這該是最好的一種結果了。」

金長久道：「江少俠，我看周鵬爲人，不是那麼簡單，如若他沒有幾分把握，決不會請我們去參與這一次長老大會。」

江玉南道：「在下也是這麼個想法，我們也該準備一下，萬一丐帮長老會在周鵬的控制之下，咱們又如何應變？」

金長久道：「這件事，咱們應該和鐵劍三雄商量一下。」

閻五說道：「一個弄不好，必將陷入一場苦戰，這件事，咱們得好好的商量一下。」

從這些事上，就瞧出金長久和閻五的老練來，經兩人一番佈置、安排，把僅有的人力，作了最適當的分配。

決定參與丐帮大會，是田榮、高泰、江玉南。

金長久不想去，但却被田榮拖了一把，道：「金塘主經驗老練，閱歷豐富，咱們希望金老去主持大局。」

這一記有如鐵索套頭，金長久只好硬着頭皮答應下來，道：「當然，在下應該去，不過，主持大局，要靠江老弟，在下只不過是提供一二愚見罷了。」

田榮道：「主意還得你金老來出，除了江兄之外，你是目下咱們這一羣中，最重要的人物了。」

金長久苦笑一下，說道：「言重！言重！」

反而是閻五爭着要去，却被留了下來，大家都信任他，要他率領鐵劍門中人作爲接應。

人手分配好，天色還早，江玉南等吃了一點東西，又找清靜的地方，坐息了一陣。

夕陽殘照，黃昏將近。

江玉南等一行正準備動身，却聽到了一陣鷹鳴之聲，傳了過來。

這正是江玉南和鐵劍門中人約定的信號。

接着有人闖了進來。

來人速度奇快，眨眼之間，人已到了江玉南等身前。

大出人意料之外，來的人竟是三鳳姑娘。

金長久輕輕吁一口氣，道：「姑娘來得正好，我們正感爲難，希望姑娘給咱們指點指點。」

三鳳神情冷肅，緩緩說道：「你們太沉不住氣了。」

金長久道：「這話怎麼說？」

三鳳道：「你們知曉了內情，就該設法安排一下，怎麼莽莽撞撞就鬧了出來，如今周鵬巳經有了準備，你們要如何應付這件事情？」

江玉南道：「三鳳姑娘，周鵬氣勢咄咄逼人，如若在下不把事情點明，那就鬧成不了之局，除非我們願意面對着數百餘位丐帮精銳弟子的猛攻。」

三鳳道：「你們說出了內情之後，又成了一個什麼結果呢？」

江玉南道：「丐帮護法尤天健，似乎是巳被我們說動和周鵬起了爭執。」

田榮道：「周鵬眼看帮中弟子巳然心生動搖，答應我們召集長老會，約我們今夜到青石樓上，在長老會中，和我們辯明是非。」

金長久道：「咱們正担心證據不夠，無法使長老會心服口服，姑娘來得正好，可以多說明一些內情，咱們在長老會中，也好能說服丐帮的長老。」

三鳳說道：「你們認爲周鵬眞的會爲你們召集丐帮的長老，舉行一次長老會議麼？」

江玉南道：「就算他有所安排，但丐帮中人，巳經有人對他動疑，那也會使他在丐帮中的威信大受影響。」

三鳳沉吟了一陣，道：「事已至此，就算我再責備你們，也是沒有什麼用了。眼下之計，必須先使周鵬身份暴露，讓他無法在丐帮中再待下去。」

金長久道：「對！這才是釜底抽薪之策，周鵬仗恃的，不過是他帮主的身份，指揮着丐帮的龐大實力，如若他無法再在丐帮中待下去。用不着咱們對付他，丐帮也不會放過他了。」

三鳳點點頭，道：「希望你們能說服丐帮長老，不過，我總覺得，周鵬不是這麼簡單的人。」

高泰道：「自然，這位江少兄來自雲頂神府，劍術絕世，也是我們敢於和他對抗的原因之一。」

三鳳哦了一聲，回顧了江玉南一眼，道：「你是雲頂神府的人？」

江玉南點點頭，道：「是！在下來自雲頂神府。」

三鳳沉吟了一陣，道：「你們現在就準備到青石樓上赴約？」

江玉南道：「是！」

三鳳道：「好吧！我跟你們一起走一趟。」

高泰呆了一呆，道：「姑娘就這樣去麼？」

三鳳說道：「不！我要易容改扮一下自己。」

舉步行入不遠處一座樹林之中。

金長久皺皺眉頭，欲言又止。

江玉南低聲道：「金前輩，你有什麼高見？」

金長久道：「江少俠，在下覺得事情有點不對？」

江玉南道：「什麼不對？」

金長久道：「江少俠，你覺着三鳳姑娘怎麼樣？」

江玉南道：「在下瞧不出來？」

金長久道：「三鳳姑娘常住三鳳閣，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動，怎知周鵬是魔教中人……」

高泰接道：「她看出了周鵬的武功路數。」

金長久笑一笑，道：「高兄弟，咱們的經驗，不算不豐富，但却無法瞧出周鵬用的是魔教武功，三鳳姑娘却一眼就瞧了出來？」

高泰道：「嗯！倒也有理。」

金長久道：「三鳳姑娘，既然能一眼瞧出，那周鵬身懷魔教武功，其中必有原因。」

高泰道：「對！這位三鳳姑娘，怎會有如此能力。」

金長久道：「那不外兩個原因，第一，她也是魔教中人，所以，一眼就能瞧出對方身懷魔教武功，第二，她早知周鵬身份，有意的陷害於他。」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如若周鵬是魔教中人，這就談不上陷害。」

金長久頷首道：「他如不是魔教中人呢？」

江玉南道：「那三鳳根本就不會來，但她却來了。」

談話之間，三鳳巳然慢步行了過來。

這時，她巳改扮成了一個外貌俊俏的後生，笑一笑，問道：「我跟着你們那一位？」

江玉南道：「姑娘……」

三鳳接道：「由現在開始，不能叫我姑娘了，要叫我小三。」

江玉南道：「小三。」

三鳳道：「對！公子有什麼吩咐？」

高泰哈哈一笑道：「小三，我看妳就跟着江兄好了，我們這一羣人中，看來看去，只有江兄和田兄可以帶你這麼一個漂亮的書童。」

三鳳笑道：「好，我就跟着江少俠好了……」

抬頭看看天色，接道：「目下的辰光還早，我還有幾句話，奉告各位。」

金長久道：「咱們洗耳恭聽？」

三鳳道：「照周鵬的爲人，他決不會眞的爲你們舉行一個長老會議。他必然有他的陰謀。」

金長久道：「如若丐帮長老在場，他就算有陰謀，只怕也無法施展。」

三鳳道：「我唯一担心的是，那些丐帮長老，有人冒充。」

金長久呆了一呆，道：「冒充，這個不太可能吧？」

他千算萬算，就是沒有算到這一招。

三鳳道：「沒有什麼不可能，魔教中作事，一向是不擇手段，除非周鵬能控制長老會，否則，他必採李代桃僵之計。」

閻五道：「周鵬如行李代桃僵之計，必須有一個極重要的條件，那就是丐帮之中，早巳潛伏了很多魔教中人。」

三鳳道：「周鵬任丐帮帮主數年之久，豈會沒有佈置？他雷厲風行，執行帮規，自然是早有預謀，一面安插魔教中人手，一面清除反對自己的力量，老實說，目下的丐帮，只怕巳經不是昔年的丐帮可比了。」

金長久道：「姑娘推斷的確是有理，不過，在下倒還想請教幾句不當之言。」

三鳳道：「請說。」

金長久道：「姑娘對魔教中事，似是十分瞭解。」

三鳳道：「這個何足爲奇？因爲，我也是魔教中人。」

金長久呆了一呆，道：「這麼說來，妳和周鵬算是同一師門了？」

三鳳道：「不錯，要不然，我對魔教中事，怎會如此瞭解？」

金長久道：「姑娘，既是同屬魔教中人，妳又爲什麼揭發周鵬的隱秘？」

三鳳歎息一聲，道：「因爲，我發覺了事態太嚴重，魔教中的弟子，竟然作了第一大帮的帮主，如若這件事再不揭穿，只怕整個中原武林之門，都是落入魔教的控制之中而不自覺了。」

金長久道：「在下不解之處也在此，姑娘既是魔教中人，爲什麼又和魔教中人作對？」

三鳳道：「魔教中人能夠派入中原，難道中原人物，就不能混入魔教中麼？」

金長久道：「姑娘是？……」

三鳳接道：「別問我來自何處，就算是我們魔教中自相殘殺吧，但對你們也有好處。」

金長久道：「姑娘，既是彼此眞誠合作，姑娘又爲什麼不肯坦白說出妳的身份呢？」

三鳳道：「自然有很大的原因，我如此作，巳經暴露了身份，老實說，我巳經毁去了身上所有的證物，咱們今夜之行，一旦失敗，我自絕一死，除非你們都有着和我以身相殉之心，我告訴你們。」

她本是當爐送酒的姑娘，外面看上去，是那麼風情萬種，妖艷冶蕩，但誰想得

到她竟有清風明月的內涵。江玉南、高泰等，都流露出欽佩之色。

田榮道：「姑娘，照妳這涵說法，今夜咱們進入青石樓，是必敗無疑了？」

三鳳道：「那倒不是，咱們也有機會，只見咱們能不能掌握。丐帮基礎雄厚，周鵬這幾年，未必就能摧毀丐帮的雄厚基業，所以，咱們有機會，挑起丐帮中人的覺醒……」

金長久接道：「姑娘，妳覺得這個機會大不大？」

三鳳道：「一半一半，看咱們的運氣和作法了。」

金長久苦笑一下，說道：「三姑娘，如若事出意外，咱們要如何應付這一場變化？」

三鳳道：「一場血戰，周鵬有機會殺咱們，決不會放過。」

金長久道：「哦！」

三鳳道：「所以，眞到了動手時間，還望諸位同心協力，放手一拚。」

金長久道：「放手一拚？」

三鳳道：「周鵬不會放咱們走！除了放手一拚之外，別無他途……」

回顧了一眼，接道：「諸位都是武林中有名的人物，想來，每個人都有特殊的成就，放手搏殺，生死之機，各佔一半，如若不動手，咱們就死定了。」

金長久歎息一聲，道：「這一點，咱們都明白，不用姑娘費心，問題是，咱們如何應付他們？是不是要有個安排。」

三鳳道：「什麼安排，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些。」

金長久道：「在下的意思，是說周鵬身懷魔教的武功，咱們之間，什麼人去對付他？」

三鳳道：「說了半天，原來是這麼回事！」

金長久道：「這件事很重要，如若咱們之中，有一個人不幸中了魔教的掌指，喪命當場，那就會有很大的影響了。」

三鳳道：「我明白了，金塘主的意思，是咱們先找出個人來對付周鵬，免得他施展魔教武功殺人？」

金長久道：「不錯，在下就是這個意思。」

江玉南道：「在下對付周鵬。」

三鳳搖搖頭，道：「我看用不着了，周鵬由我來對付。」

江玉南道：「神府之中的人，對魔教的武功，也有一點瞭解……」

三鳳接道：「周鵬的造詣很高，殘心指殺人於無形之中，你不能死，也不能受傷，還是小妹來對付他吧！」

高泰道：「姑娘有把握麼？」

三鳳道：「沒有，不過，我也可以施展魔教武功對付他。」

高泰道：「妳也會殘心指？」

三鳳道：「我不會殘心指，但我會別的魔功。」

高泰道：「姑娘，妳如沒有把握對付周鵬，那就不用勉强……」

三鳳道：「我如不勉强出手，對付周鵬，還有什麼人可以出手？」

高泰道：「小要飯的願意試試。」

金長久道：「慢着，高少俠，這不是意氣用事。憑仗一股血氣之勇，咱們寧可多派幾個人對付周鵬，只要能把他纏住，咱們就多些機會。」

這一番話，不但聽得高泰不明所以，就是江玉南也有些不太明白，輕輕咳了一聲，道：「金塘主，可否說清楚一些？」

金長久道：「周鵬是魔教中人，到目前爲止並沒有明顯的證據，只不過是聽我們說罷了，如若我們很快被周鵬和死黨殺了，那就死無對證，只有我們活着，才能揭露他的身份。」

江玉南點點頭，道：「這話不錯。」

金長久說道：「所以，咱們要好好的活着，那就得先對付着周鵬，使他不能傷人。」

田榮道：「但咱們之中，有誰能對付殘心指力呢？」

金長久道：「至少，我們要有一個最好的安排。」

江玉南道：「願聞高見。」

金長久道：「在下之意，由三鳳姑娘和江少俠合力對付周鵬。」

高泰道：「咱們人數已少，由兩人對付周鵬，丐帮還有那麼多人手，咱們又如何對付？」

金長久笑道：「咱們有高少俠，田少俠和金某人三人聯手，丐帮就算有千百位高手，他們也無法一起上來，動手時，咱們只有平穩二字，不急功求勝，盡量保持體能，能撐好久，就撐好久，江少俠和三鳳姑娘聯手對付周鵬，至少可以保持個不勝不敗之局，丐帮中人數集中的越多，對周鵬越是不利，他雖然收有部份死黨，但無法一手遮天，收服全部丐帮中人。」

這地方，就看出薑是老的辣了。

金長久一番話，使得江玉南和三鳳等，個個聽得點頭佩服。

三鳳笑一笑，道：「對，就照金塘主的意思去作。」

金長久道：「這其間還有一件重要事，必須各位配合。」

江玉南道：「你請說吧！」

金長久道：「選擇地形，那地方使他們無法出動太多的人手圍攻，所以，這就要不受對方的激騙，不輕作任何承諾。」

江玉南道：「我明白了。」

金長久道：「諸位，會用暗器的多帶些暗器，暗器不足，不妨多撿一些小石塊或制錢，帶在身上，不論何物，以適應自己的手力就好，丐帮中人，不少會用暗器，長久搏鬥下去，只怕他們難免施用。」

江玉南點點頭，當先折下一些竹枝，揣入懷中。三鳳等隨着動手，各自撿了不少的竹枝，石塊，揣入懷中。

金長久眼看羣豪準備完全，回顧了閭五一眼，道：「閭兄，你只在路上設些埋伏就是，如是咱們能破圍而出，要仗憑你閭兄接應了，萬一我們出不來，閭兄就不用管我們了。」

閭五道：「這種事，老要飯的作不出來。」

金長久道：「你不出來也得作出來，總不能咱們全部死在這裏。」

閭五豪氣干雲的說道：「如若諸位都可以死，爲什麼我老要飯的獨生？」

（未完・廿一）